VOYAGE D'EXPLORATION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原著=Jean Vercoutter
译者=吴岳添



VOYAGE D'EXPLORATION À L'ÉGYPTE OUBLIÉE

VOYAGE D'EXPLORATION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原著=Jean Vercoutter

译者=吴岳添



LA MYSTÉRIEUSE ÉGYPTE OUBLIÉE

AUX PAYS DES PYRAMIDES

发现之旅 02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原著: Jean Vercoutter
译者: 吴岳添
出版者: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特约编辑: 李 云
执行编辑: 金良年
技术编辑: 毛志明 吴 放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1998 年 11 月初版
印次: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4000 册
书号: ISBN 7-80622-457-2/G·84
定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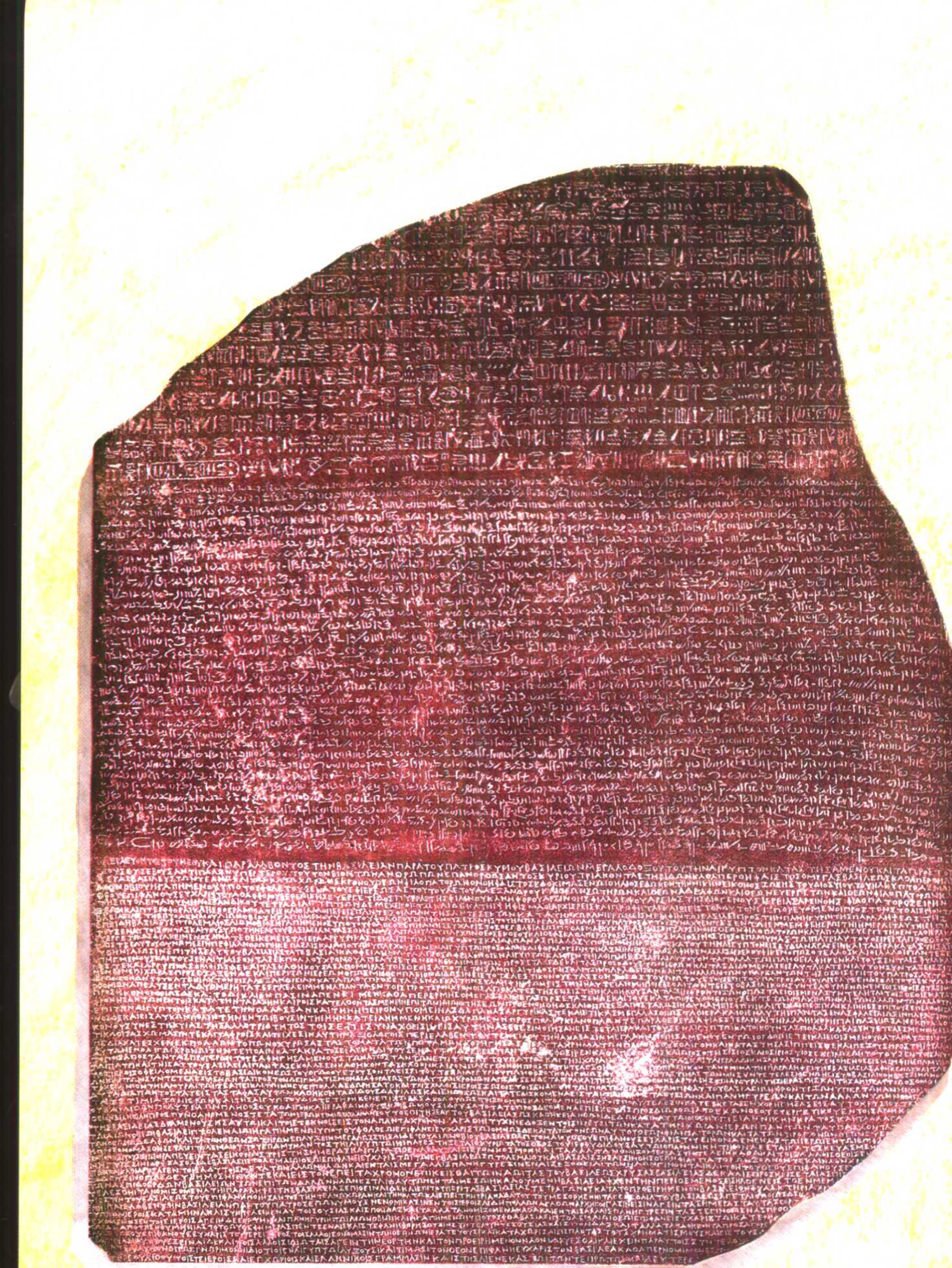
1999.1.5
考古书店

Copyright © 1986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799年，驻埃及的一名法国军官，
在亚历山大城附近的罗塞塔(Rosette)地方，
发现了一块玄武岩石碑，
上面用不同的文字刻着三段铭文

法国军队里的学者很快就发现:
罗塞塔石碑上的三种文字,
显然是同一篇原始文献的三种版本,
因而是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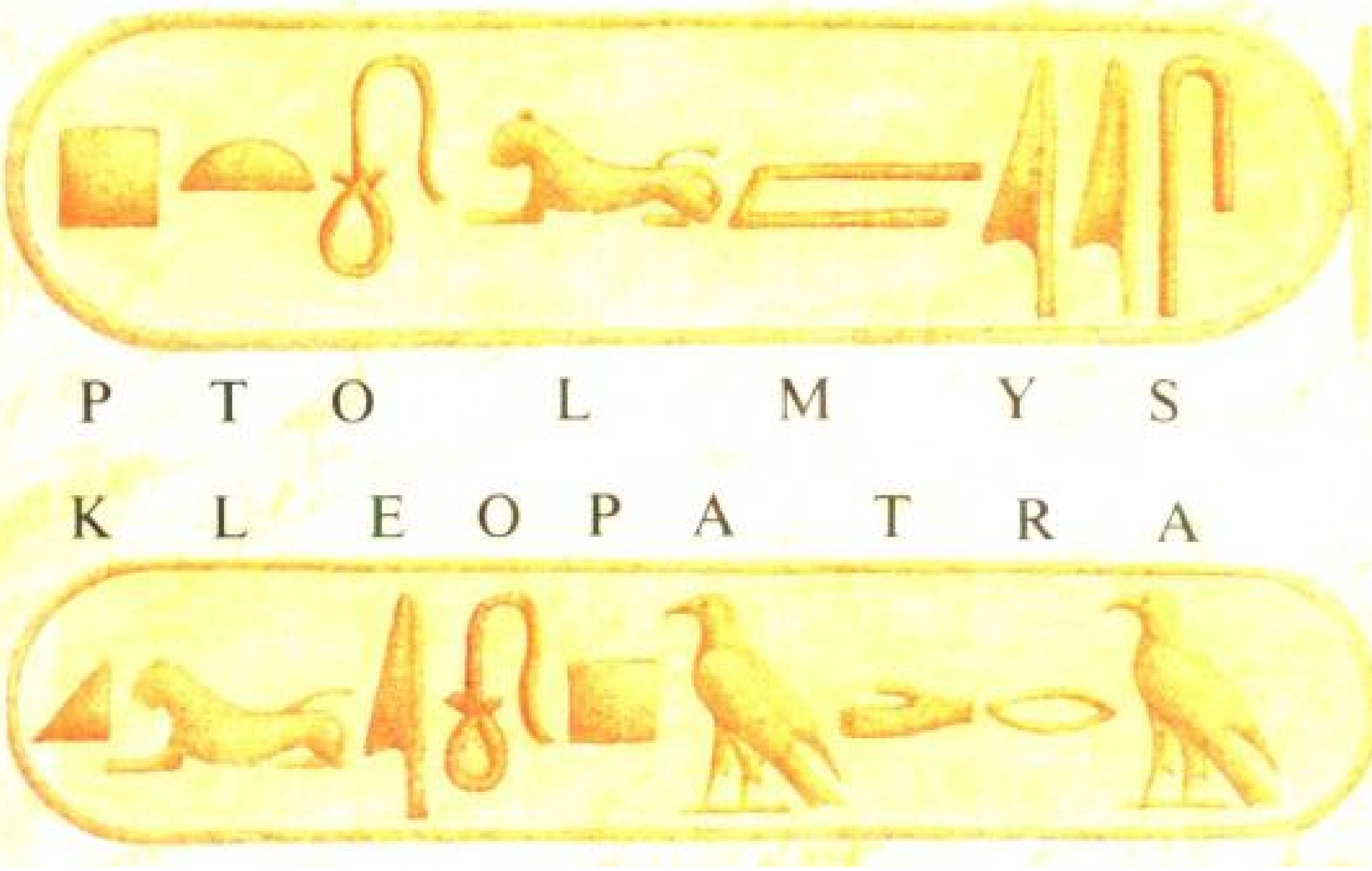




PTOLMYS



PTOLEMAIOS



P T O L M Y S

K L E O P A T R A

石碑上的文字，是国王托勒密五世的一道诏令。学者相信，如同其中的希腊文版本，象形文字版本也应有这位法老的名字。按照埃及人的习惯，碑文中国王名字的周围有一圈边饰。根据这位法老的希腊文名字 Ptolemaios，法国东方学者尚波里庸(Champollion)辨认出相对应的象形文字。1822 年，他在尼罗河上菲莱(Philæ)岛屿的方尖碑上，又发现这个名字，旁边另一个边饰里的名字则是埃及艳后克丽欧佩脱拉。比较这两个名字，他发现四个符号的语音，并且把其他字母也排出了



a



i



y

p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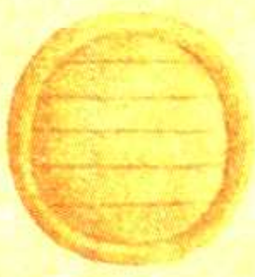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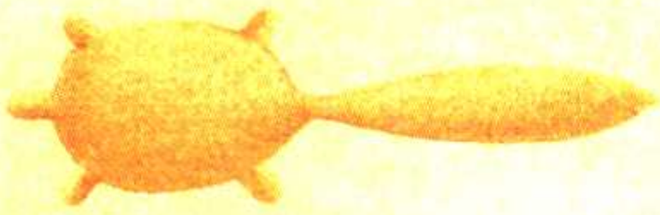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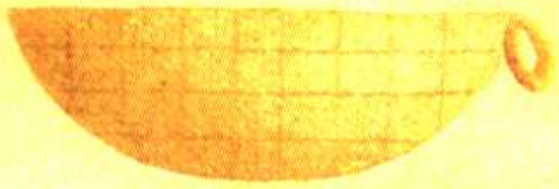
ḥ

ḫ



h





k

g



t





顺序。碑文里的象形符号共有 1,419 个，而希腊文的字是 486 个。由此尚波里庸发现：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标音作用；而且有些符号发音，



â



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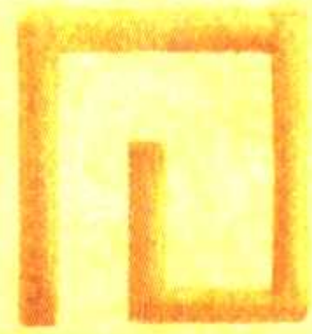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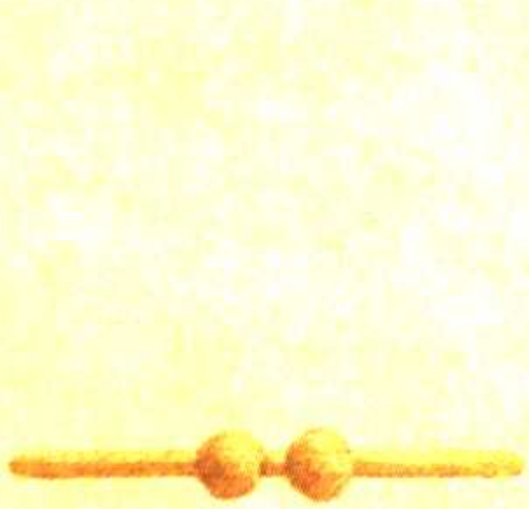
n



r



h



z



s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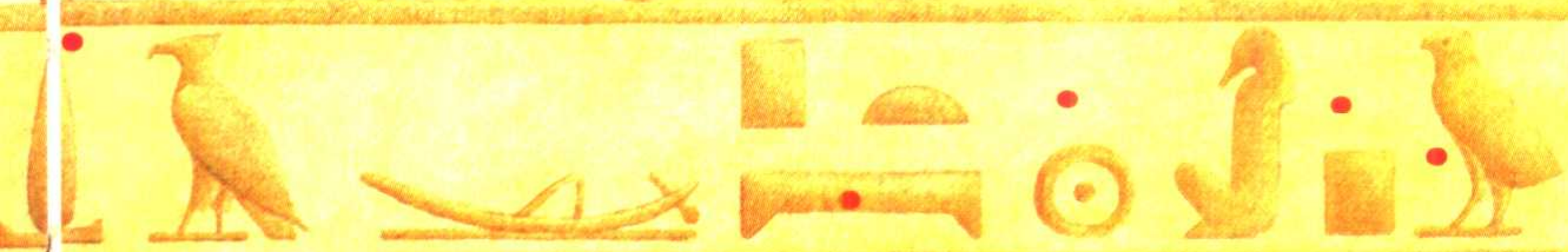
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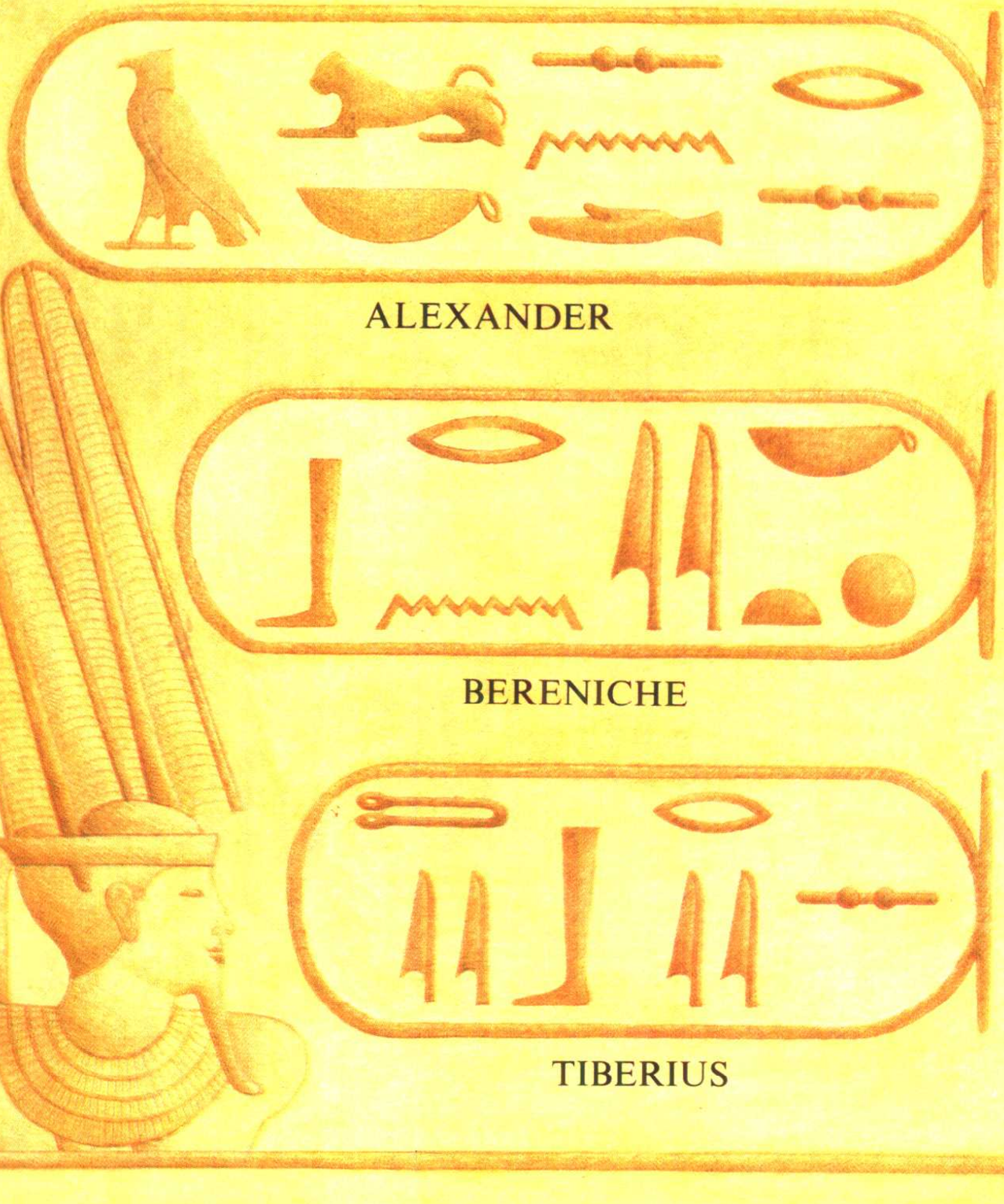
d



dj



有些则不发音。举例言之，在上面这个句子里，只有我们加了一个红点的符号才发音，读成：“他说，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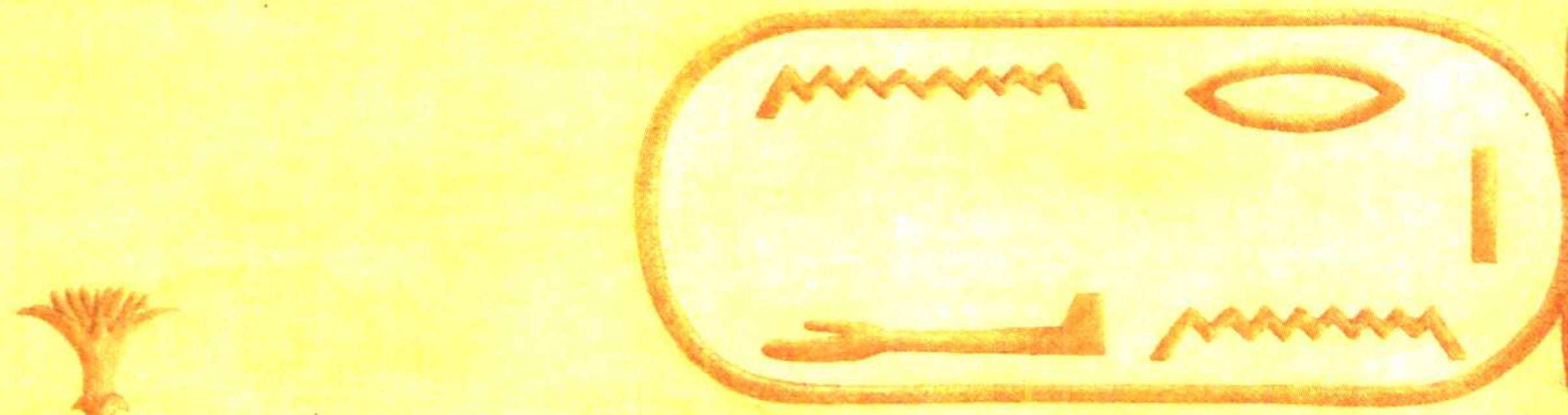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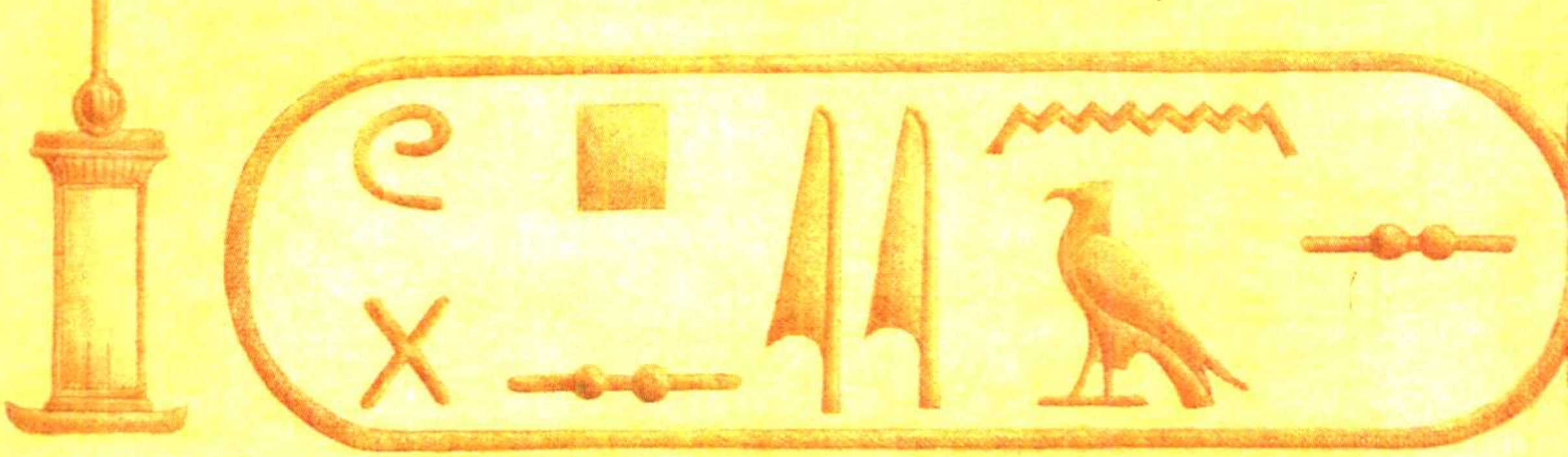
ALEXANDER

BERENICHE

TIBER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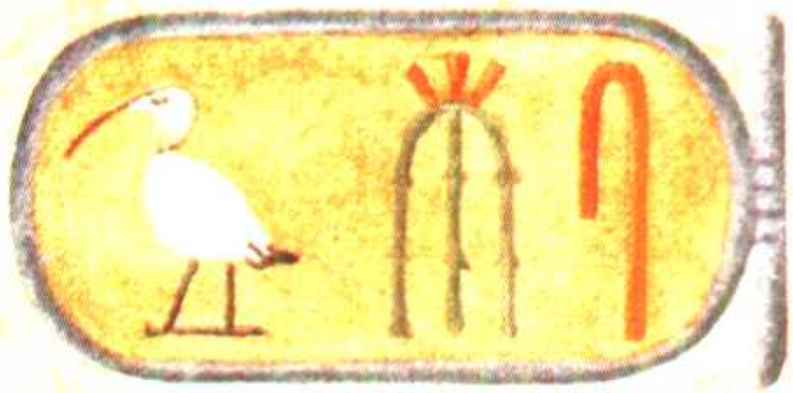
在托勒密和克丽欧佩脱拉这两个名字的边饰里，共有 12 个象形文字。尚波里庸根据这些符号，研究罗塞塔石碑和其他石碑上，有边饰的 84 个名字，接连认出了“亚历山大”、“贝雷尼斯”、“蒂贝尔”、“尼禄”、“韦斯巴芗”和“图拉真”等名字(依序分别由本页上至下，右页上至下)。







他的方法很有成效。1822 年 9 月 27 日，尚波里庸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宣布自己的发现：《致达西埃(Dacier)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标音象形文字字母表》，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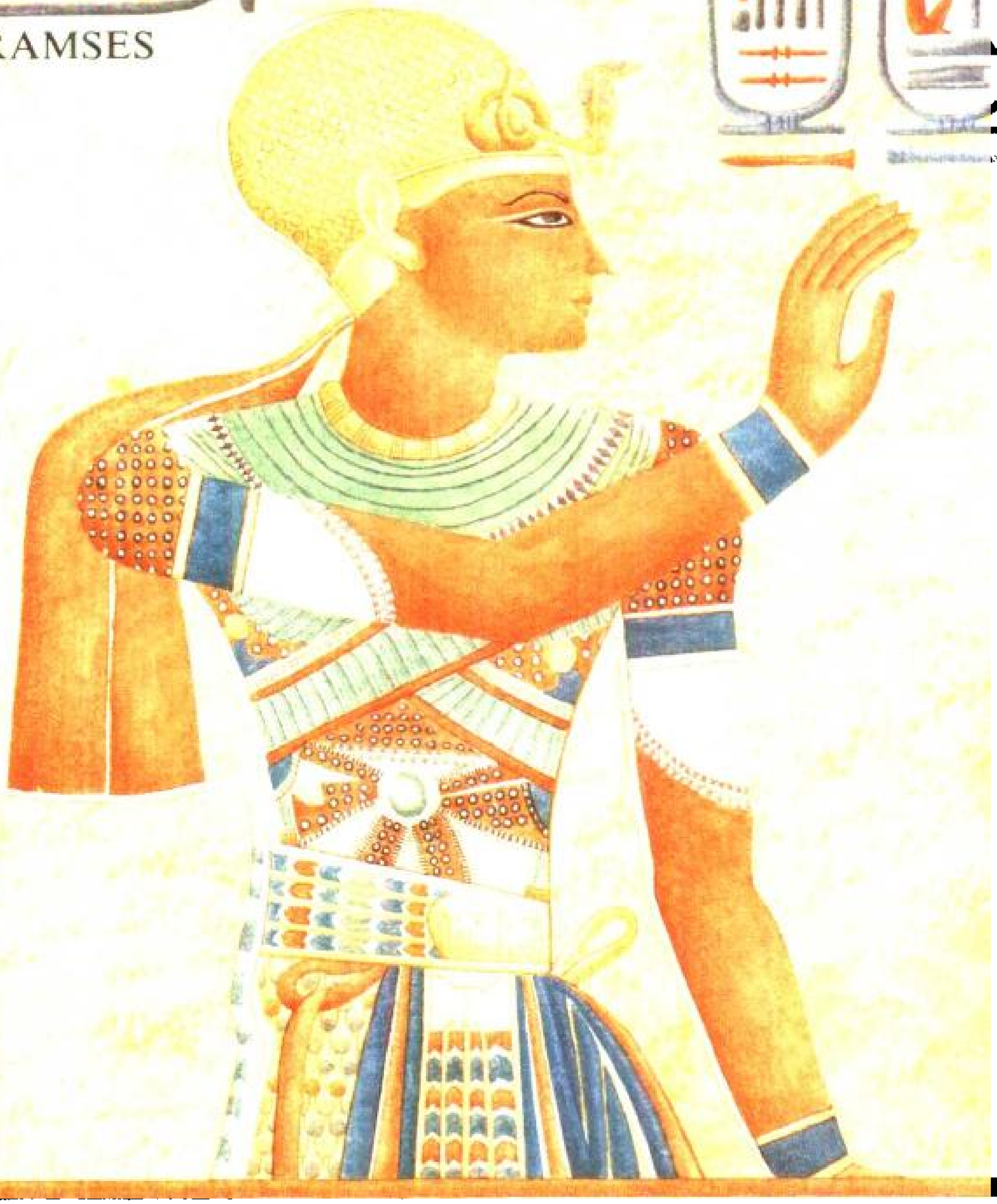


THUTMOSE



尚波里庸从此致力于辨认更多的名字，冀图确定他发现的字母表适用于法老时代的所有文献。从一些自埃及寄来的碑文抄本，他读到了“图特摩斯”（本页上图）、“拉美西斯”（右页左上图）等一些名字。几年之后，他梦想成真，乘船去埃及实地研究困惑欧洲人数个世纪的文献。

RAMSES



在德尔巴哈里(Deir el Bahari)，一块浮雕上刻着一位正在祭祀的法老。他举起的手臂上方，边饰和其中的名字指出他的身分：图特摩斯三世。在底比斯(Thèbes)一个小王子的墓中壁画上，有一位盛装的国王。围着边饰的名字指出，他正是国王拉美西斯三世，也就是墓中王子的父亲。

目录

13 第一章:消失的法老

19 第二章:古代的旅行者

29 第三章:尼罗河畔的十字军、僧侣和收藏家

53 第四章:冒险家和盗贼

87 第五章:学者的时代

101 第六章:考古学家抢救埃及

113 第七章:重新发现埃及

129 见证与文献

198 埃及诸神

202 古埃及年表

208 图片目录与出处

213 索引

Jean Vercoutter

本来可以成为画家,却选择当考古学家。
参加过卡纳克等地的发掘。
1955 年,埃及准备建造阿斯旺水坝时,参与抢救古代建筑的工作。
60 年代,担任法国里尔(Lille)"纸莎草纸文献研究院"院长。
1976 年,任开罗学院院长和开罗大学教授。
1984 年,当选法兰西研究院的"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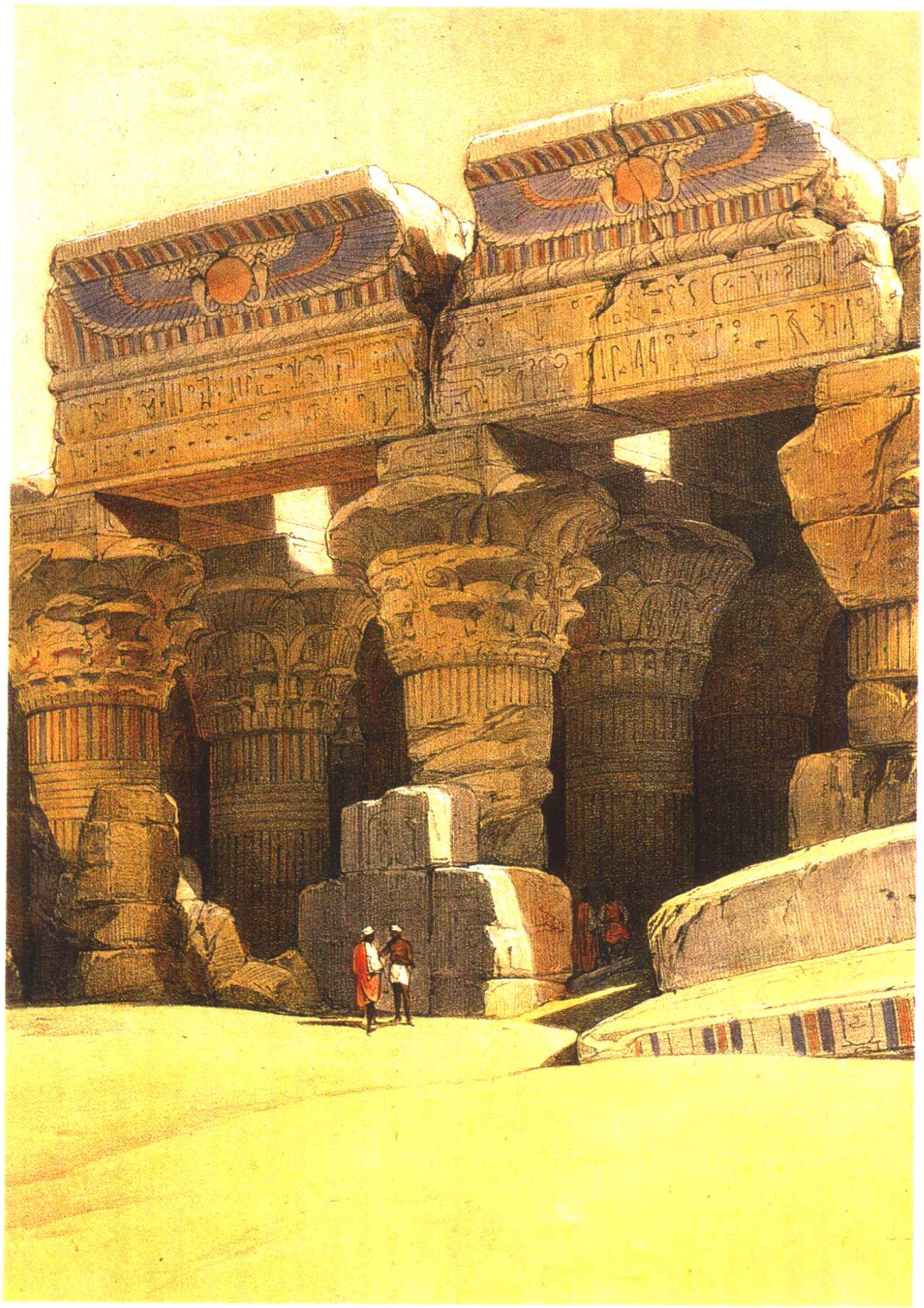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原著=Jean Vercoutter
译者=吴岳添







公元330年，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
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拜占庭易名为
君士坦丁堡，扩建为永久性首都，
并修筑了几座大教堂。在拜占庭帝国，
基督教乃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
391年，其时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
(Théodose I)颁布法令，
关闭帝国境内的所有异教神庙。
当时，埃及信奉古代诸神的人已经廖廖无几，
关闭神庙更造成进一步出乎意料的后果：
在此之前还和生活结合的象形文字，
突然无法再为人理解了。

第一章

消失的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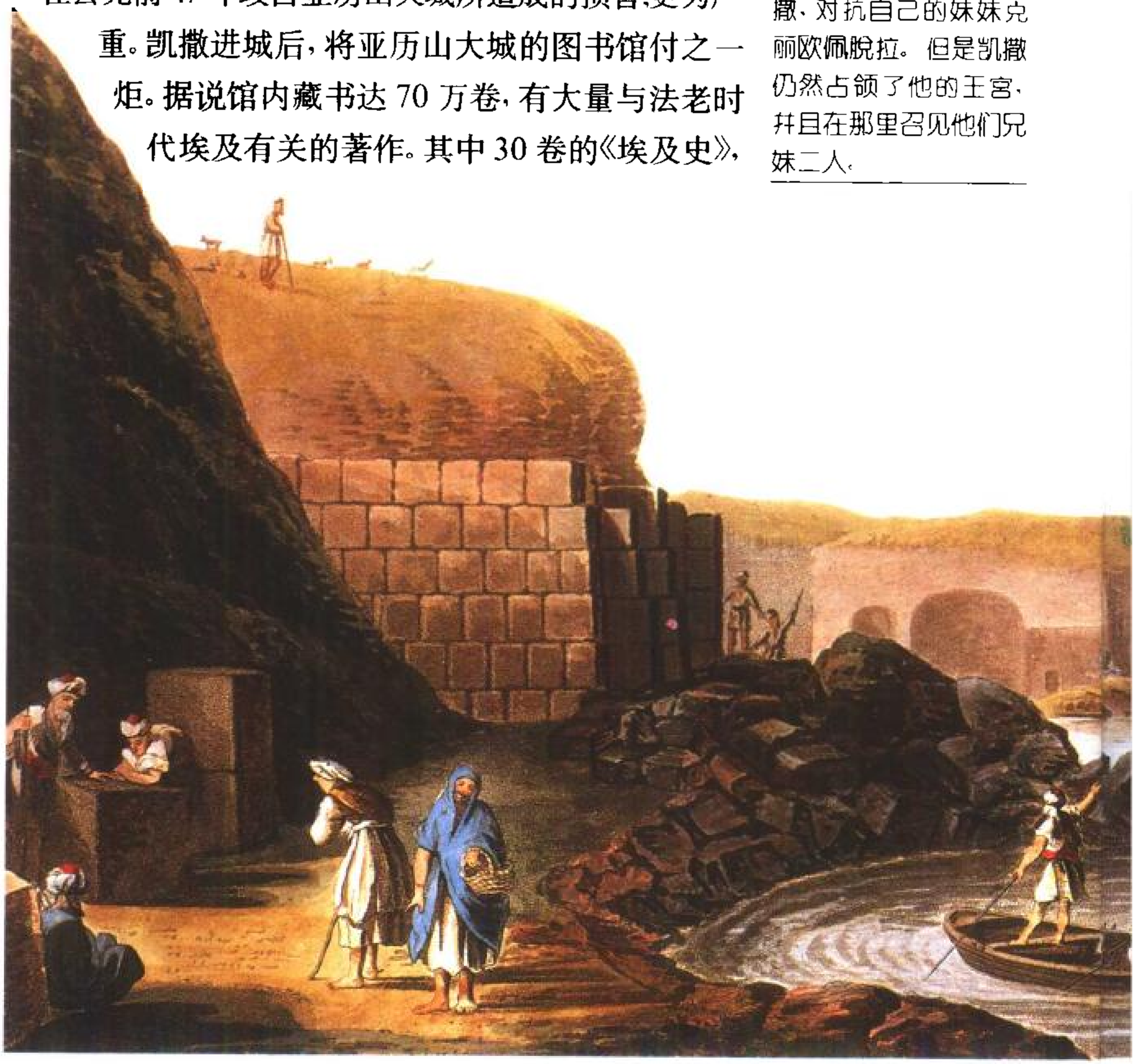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在地中海边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他于公元前323年去世后，托勒密一世把他的遗体运回亚历山大城，并为他建造了一座陵墓。

埃及的祭司既要理行日常的祭祀，又要教授祭祀时必不可少的语言和文字。然而，391 年以后，这些祭司如鸟兽散，一批接一批地不见了。于是无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或者保存在图书馆里纸莎草纸上的作品，埃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辨认。

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付之一炬

狄奥多西一世颁布的这道法令，比凯撒(Jules César)在公元前 47 年攻占亚历山大城所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凯撒进城后，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付之一炬。据说馆内藏书达 70 万卷，有大量与法老时代埃及有关的著作。其中 30 卷的《埃及史》，



公元前 48 年，罗马共和国后期，大将庞培(Pompée，公元前 106～前 48)和凯撒内战加剧。庞培在法尔萨拉(Pharsale)战败后逃往埃及，却在前往亚历山大城的船上被托勒密十二世下令杀害。托勒密十二世想借此与凯撒结盟，以便联合凯撒，对抗自己的妹妹克丽欧佩脱拉。但是凯撒仍然占领了他的王宫，并且在那里召见他们兄妹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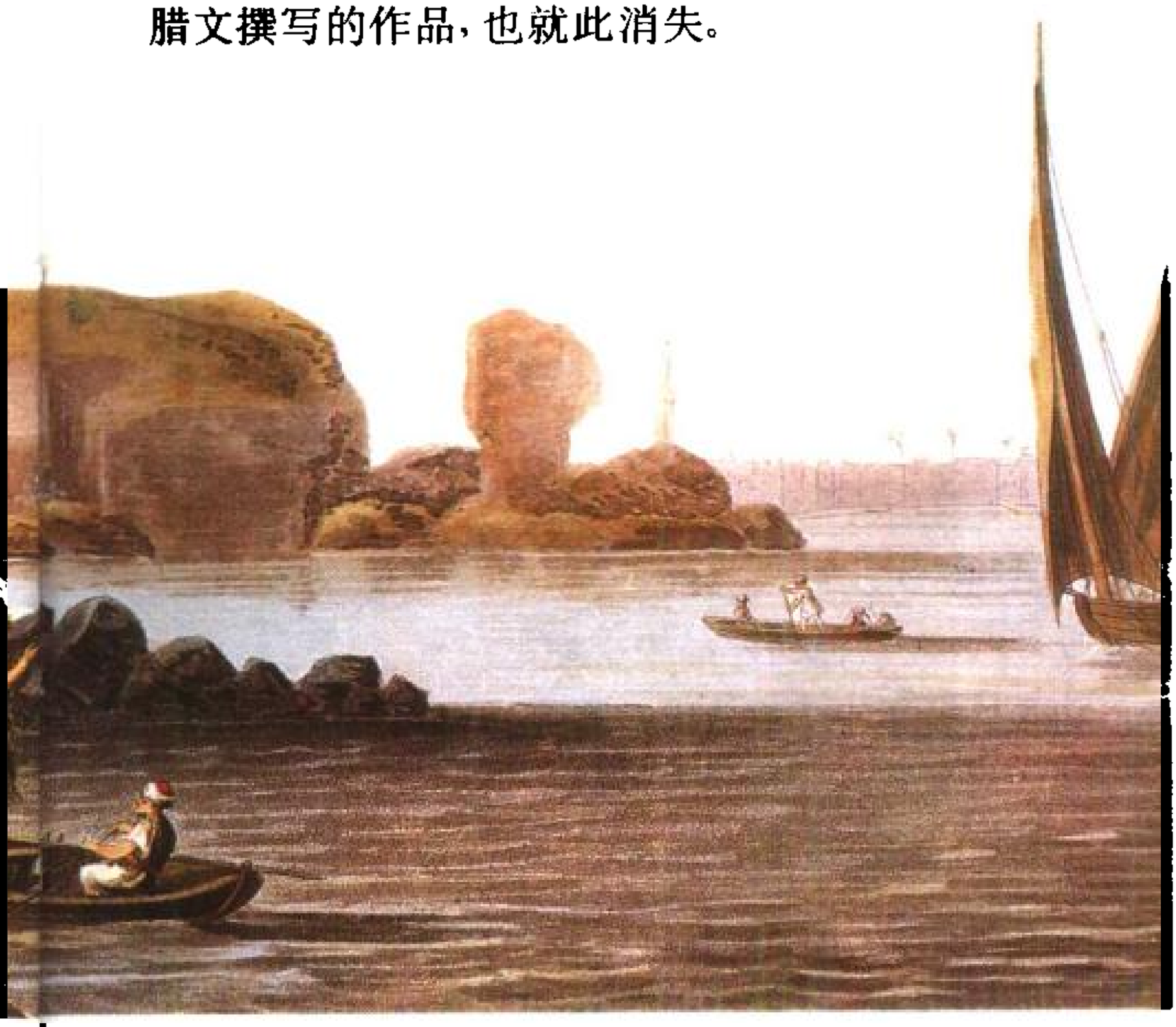
是埃及祭司马内松(Manéthon)应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60～前283)的要示，用希腊文撰写的。他的著作不但记载了远古时代的事件，而且叙述了民间的习俗和宗教。

马内松的《埃及史》被烧毁，是最严重的损失之一。印刷术发明之前，复制书籍都得靠抄写。像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这样的大图书馆，许多藏书都是孤本。此外，城里的塞拉皮斯(Sérapis)神庙，也是保存古文献的宝库。神庙是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时代，塞拉皮斯神仰由希腊传入埃及以后建立的。不幸，这座神庙在391年不仅被关闭，而且烧毁了。逃过公元前47年那一劫的剩书，也随之荡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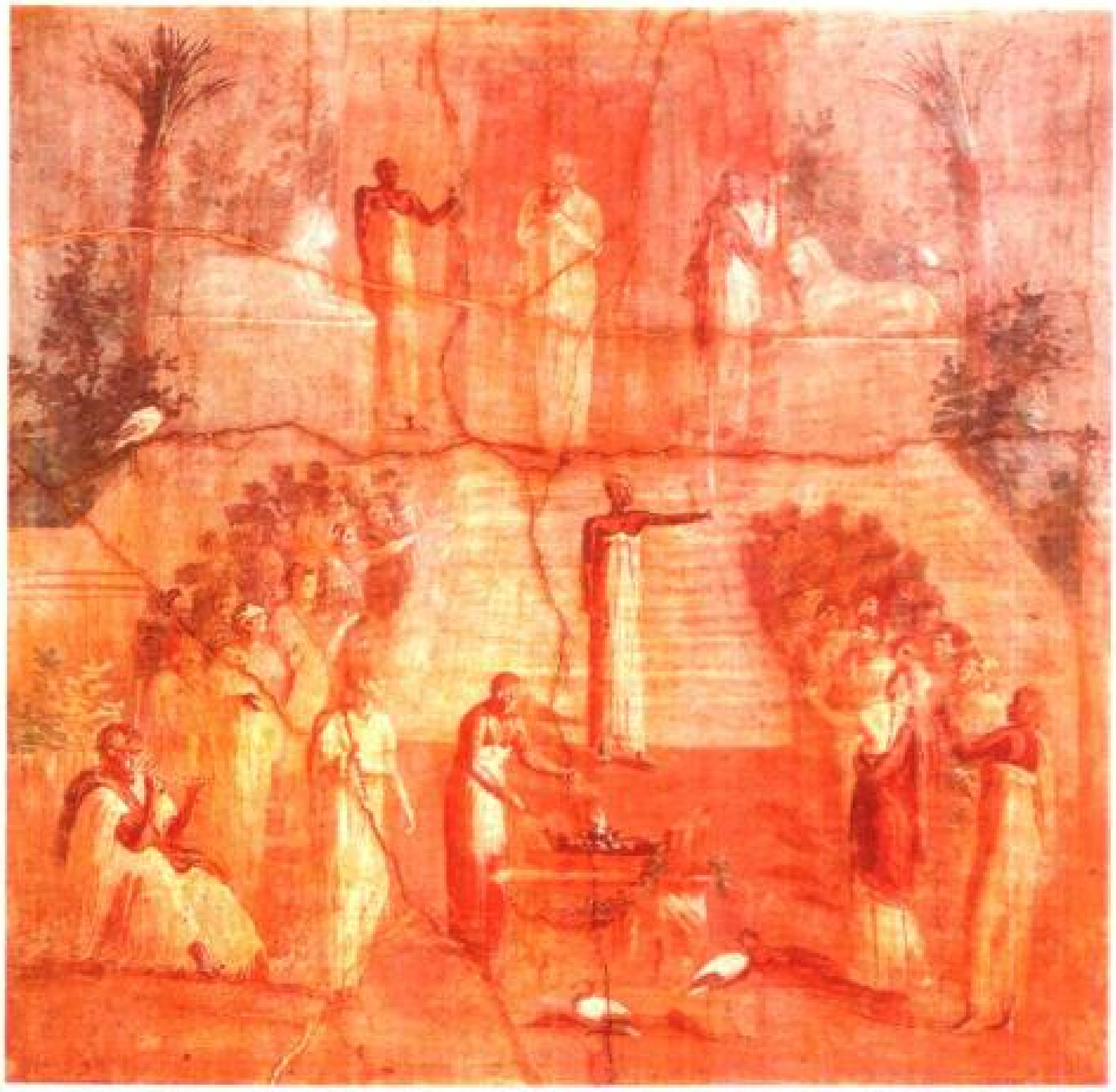
到公元450年左右，不但没有人能辨认古代埃及的文献，就连埃及人为了使占领者了解埃及，而用希腊文撰写的作品，也就此消失。



亚历山大去世后，托勒密一世引进埃及法老们未曾见过的金币、银币和铜币。



克丽欧佩脱拉穿过被她哥哥军队占领的亚历山大城，企图潜往王宫时，因为怕被杀害而一路坐船，并躲在船上的一条毯子里。凯撒赞赏她的机智，遂决定与她联手对付托勒密。此举激起了亚历山大城的反抗。凯撒担心舰队也跟着起义，便把它焚毁了。火势蔓延到城里，图书馆被烧得一干二净。这个杰出的研究中心，从此荡然无存。很久以后，浪漫派画家试图再现港市风貌。1804年，路易吉·马耶(Luigi Mayer)凭想像画出了这幅火劫后的亚历山大城港湾。



位身穿白色亚麻布长衣的祭司走出神庙。他的两旁是另外两个主祭，摇晃着指挥仪式乐舞的的叉铃(sistre)。这是公元 1 世纪埃及人祭祀伊西斯的场面。伊西斯是冥土俄赛里斯的妻子，埃及最著名的女神，威力强大的女巫师，在许多神庙里受人崇拜，其中最有名的是菲莱神庙。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对她的崇拜，从尼罗河流域传播到意大利和高卢。在高卢地区的神庙中，曾发现一些祭献给这位女神的埃及物品。

虽然神庙被关闭了，亚历山大城也两度葬火劫，法老时代的埃及还是有迹可寻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家对埃及很有兴趣。他们的著作保存在拜占庭，也保存在罗马。此外，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的希伯来人历史，往往和埃及的历史有关联，所以《旧约》的一些章节，如《创世纪》、《出埃及记》等，都保留了埃及政治史的片段，对埃及人的风俗也偶有提及。接着，早期基督教会的神父，为了证明《旧约》的真实性，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马内松的作品片段。这位埃及祭司的作品片段，才因此而得以留传后世。现代的埃及学学者习于将埃及历史划分为 30 个朝代，便是袭用马内松的说法。

希腊和罗马的古代传说时常提到埃及的宗教，认为它既奇特又迷人。对生命与健康之神伊西斯(Isis)

在国家蒙受灾难之后，法老允许摩西带领希伯来奴隶到沙漠里纪念逾越节。但是法老随即改变主意，把他们驱赶到红海边上。红海的海水竟自动分开，在他们通过之后又合拢，淹没了埃及的军队。这个故事见《旧约·出埃及记》第 14 和 15 章。

的崇拜,在罗马帝国全境都十分流行(高卢尤然)。对冥王俄赛里斯(Osiris)和引魂之神阿努比斯(Anubis)的祭祀,更使法老宗教如同巫术般的仪式得以保存下来。多亏古罗马作家普卢塔克(Plutarque, 46～119)的巨著《论伊西斯和俄赛里斯》,人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关于俄赛里斯的传说,因为真正的埃及文献提到神祇时,通常仅限于暗示和影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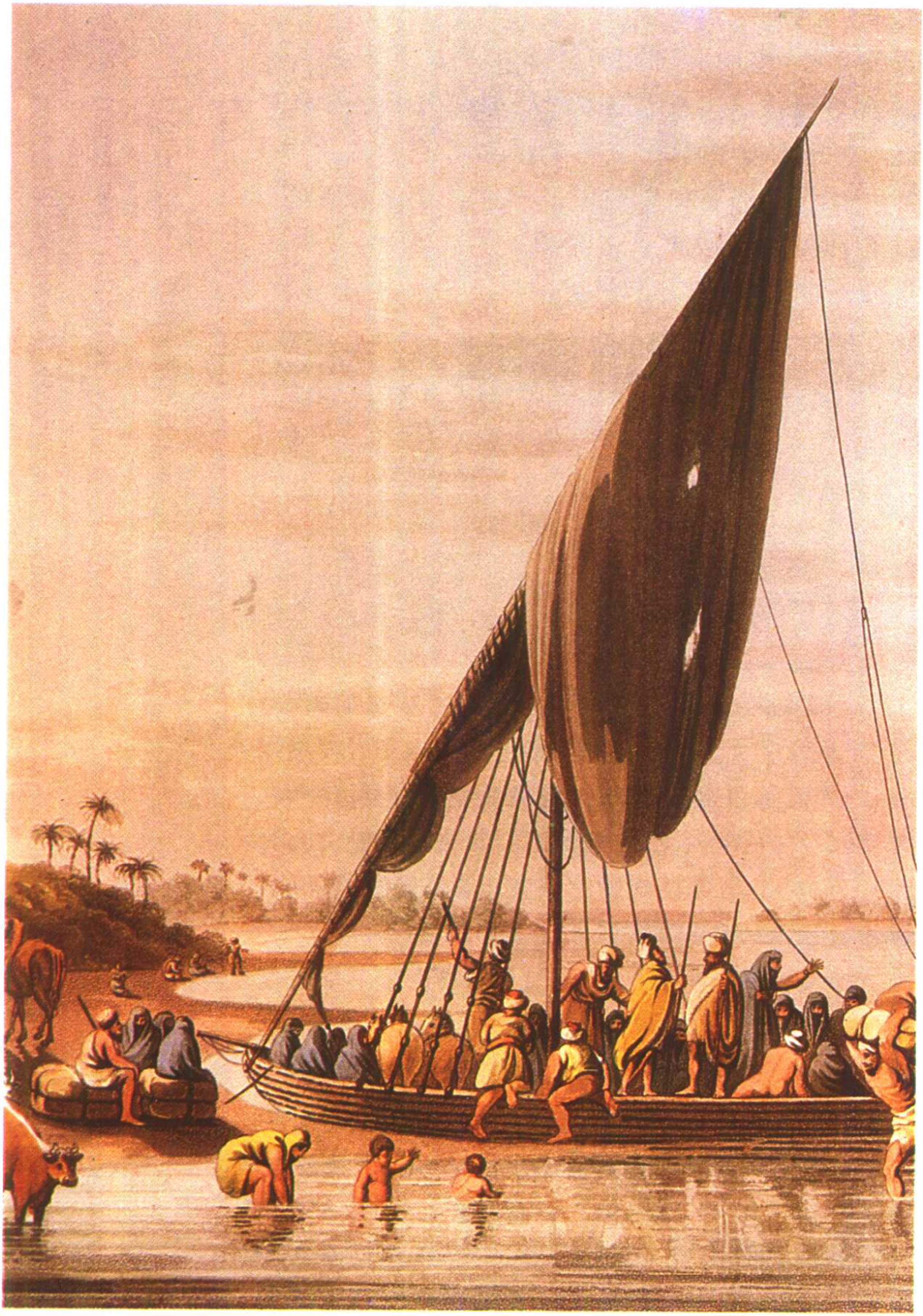


许多与埃及有关的传奇故事,则多半是藉由《圣经》才流传至今。被法老军队追击的希伯来人渡过红海;约瑟被兄弟出卖,后来出现在法老的宫廷;摩西幼时被抛弃在尼罗河上的一个篮筐里,由法老的女儿收养——这些故事都使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保持着对埃及的生动回忆。

埃及的许多纪念碑,都被罗马和拜占庭的皇帝抢走,用来美化他们的城市。刻写在这些纪念碑上的奇特文字,始终引人入胜。--些方尖碑被带到罗马,竖立在帕波罗(Popolo)和密涅瓦(Minerva)等各个广场上。在 17 世纪初,耶稣会教士阿塔纳斯·基切尔(Athanase Kircher)正是因为目睹这些方尖碑,而油然产生解读这些象形文字的兴趣。不过,对埃及学的形成,最有影响的还是旅行者留传下来的故事。

方尖碑成对地竖立在神庙的入口处,是太阳的象征。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海岸的居民，
是最早拜访埃及的人。
一些优美的埃及壁画，描绘了这些旅行者；
反倒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献，
来记录在埃及的所见所闻。
直到古希腊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埃及，
才留下了一些在尼罗河流域旅行的故事。
诸神的化身鳄鱼、猫、母牛，
是故事里频频出现的神圣动物。
最吸引旅行者的，正是埃及的宗教。



第二章

古代的旅行者

每个神在人间都化身为一种神圣的动物：隼是何露斯(Horus)，母牛是哈托尔(Hathor)，母猫是巴斯泰(Bastet)。这类动物生前被供养在神庙里，死后被制成木乃伊，葬入一个特殊的墓地。埃及宗教的此一特色，吸引了不少外国旅游者。

在希腊史诗《奥德塞》(*Odyssée*)里，诗人荷马谈到希腊海盗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次袭击行动。海盗杀死男人之后，把妇女和儿童当做奴隶带走。后来，埃及人包围了海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海盗们或者被杀，或者被俘；《奥德塞》的主人翁尤里西斯(Ulysse)，就在许多俘虏当中。

继海盗之后来到埃及的，是佣兵和商人。第26王朝的法老为了要对付亚述人(Assyrien)和波斯人，雇用了一批亚洲的希腊移民，特别是爱奥尼亚人(Ionien)。有些希腊商人乘机定居埃及，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Naucratis)，或者象关(Eléphantine)这类的军队驻地附近。

希腊士兵虽然英勇，却未能阻止波斯王冈比斯(Cambyse)的入侵。他于公元前525年在佩吕斯(Péluse)打败埃及军队，并占领埃及。埃及虽然成了波斯的一部分，却并未向外国人关闭。波斯人当时是整个中亚的主人，他们的臣民中有许多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海岸及附近岛屿上的人。

杰出的希腊史学家和旅行家希罗多德(Hérodote)，于公元前450年到达埃及

他在旅行之前，仔细阅读了希腊著作中有关埃及的一切，为一次值得预期的旅行作充分的准备。他从不隐瞒

在贝尼·哈桑(Beni Hasan)，"东方沙漠的管理者"克努姆霍特普(khnoumhotep)王子的墓里，有一幅壁画(约公元前1900年)，画上的中东沙漠游牧民族贝都因人(Bédouins)，在首领阿布夏(Absha)的率领下，携家带口到达埃及。最小的孩子骑在驴上。图上画了15个外来的人，不过文字中说他们共有3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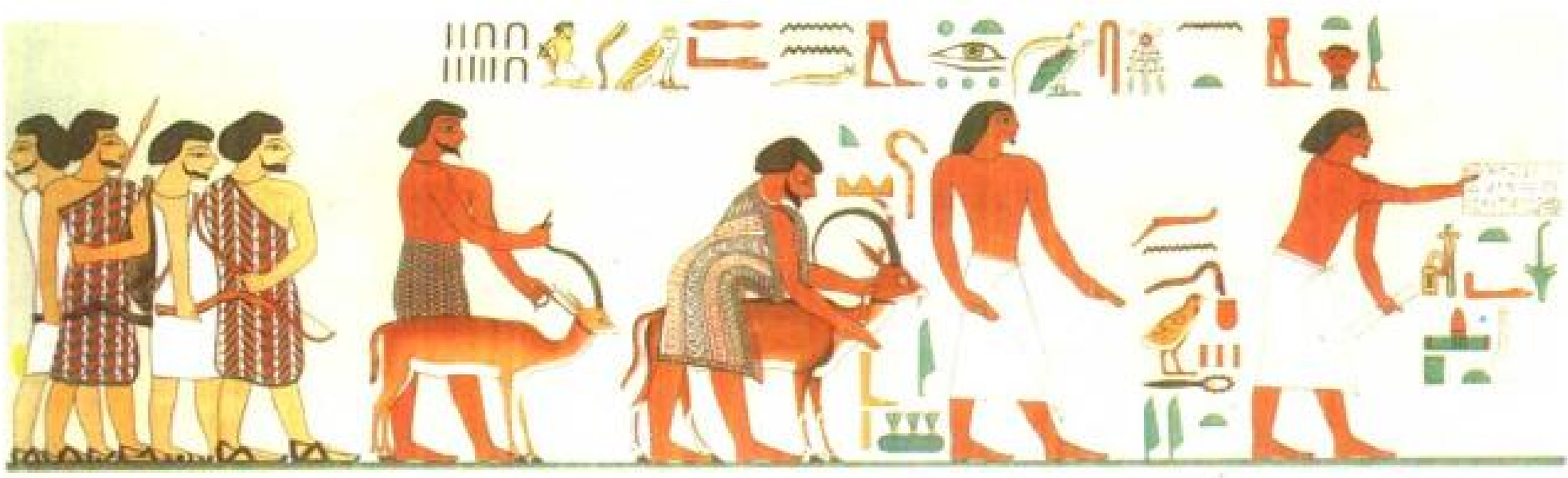
自己对埃及人的好感。他以巨著《历史》的第二卷整卷描述埃及，其中有许多部分乍读之下似乎是想像力的产物，或他误解埃及人意思的结果，实际上却是符合事实



塞贝霍特普（Sebekhotep）是图特摩斯四世的"总司库"。他的墓在底比斯。墓中壁画上的叙利亚首领们身穿长袍，来向埃及国王献上镶有次等宝石的金银器皿。其中一位首领，还用手拉着和他一起来的小女儿。

的。因此，他的著作到今天仍常为埃及学学者所引用。

他的著作中最有用的资料，乃是他对于日常生活、宗教，以及这个国家本身的观察。关于埃及人生活中的许多特征与细节，光靠绘画或石碑铭文，我们实在很难获得清楚的认识。多亏希罗多德的敏锐眼光和生花妙笔，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这一切。确实，对于他这个希腊人来说，埃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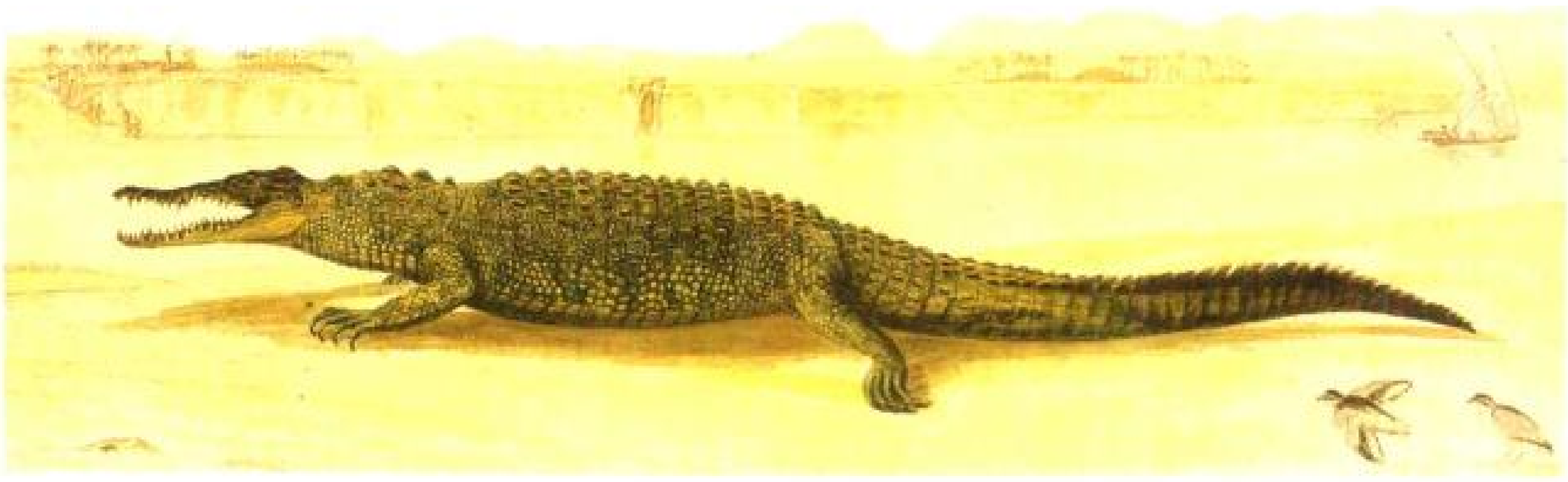


“在其他国家里,祭司都留长发。埃及的祭司却把头发剃光。其他民族在服丧期间,死者的近亲都要剃光头。埃及人却让平时剃光的胡子和头发,在这时长出来。”这段说明,解释了一张非常漂亮但是未刮胡子的法老肖像。这幅肖像画在一块白色的石片上,显然是一个正在为前任法老服丧的新法老。



图中的法老未刮胡子,表示他正在为前任法老服丧。

希罗多德对埃及和希腊诸神所作的比较,往往出于随兴的联想,谈不上严谨。但他目睹埃及的民间宗教节日活动,描述得十分详细、准确。例如,他这样写尼罗河三角洲上帕普雷斯(Paprémis)一年一度的节日:“仪式像其他地方一样,以献祭和别的传统程序开始。然后,太阳一下山,少数一些祭司就在战神的雕像周围忙碌起来。另一群祭司则拿着粗短木棍,站在神庙门口。多达上千名的信徒也拿着粗短木棍,聚集在门口这些祭司的对面。神像放在一个贴金的木盒里,前一天已经从神庙移送到另一幢房子。节日当天,负责守卫神像的祭司就准备一辆四轮车,将装神像的木盒放到车上,企图进入神庙。站在神庙门口的祭司不让他们进去。于是,全体信徒都冲上去援助自己的神,攻击看门的祭司。双方挥舞木棍,大打出手。虽然埃及人向我保证,从未有人被打死,我相信还是一定有人受伤至死。”



埃及的尼罗河里,今天已经见不到鳄鱼,在古代却数量很多。在18世纪末,欧洲人远征埃及时,就已经要上溯到中游的底比斯,才能见到鳄鱼了。随拿破仑远征的博物学家乔孚瓦·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在《埃及记行》中,对鳄鱼的特性描绘得十分细腻。

希罗多德对动物崇拜尤感兴趣。这种崇拜在他前往

埃及旅行的时期十分流行。他写道:“在某些地区,鳄鱼是神圣的,在某些地区则不然。底比斯和法尤姆地区(Fayoum)的人,把鳄鱼看得特别神圣。这两个省的每个地方都养着驯服过的鳄鱼,给它戴上玻璃头饰、金手镯,进奉特别的食物和供养。死后,人们为它涂上香料,装进神圣的棺木。至于象关一带,人们不但不把鳄鱼当成圣物,甚至拿它打牙祭。”神庙和坟墓里的绘画,常常可以证实希罗多德的观察。



罗马艺术家都喜爱凭借想像,来描绘尼罗河景色。例如这幅罗马镶嵌画中的河上人家,是在尼罗河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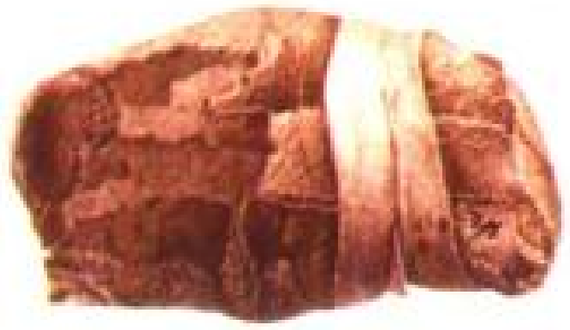
埃及变成一个希腊化国家,只有人民还保留着法老时代的风俗习惯和宗教

在希罗多德之后的希腊、罗马作家,留传下来有关埃及的文献,虽然与前人的著作已大不相同,但总是有助于后人认识古埃及。

这些稍后的旅行家,大多注意事先阅读资料。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德·西西里(Diodore de Sicile),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他游览过埃及,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很难区别哪些内容是他从书中看来的,哪些是他亲眼目睹或从埃及人口中听来的。他比希罗多德还要轻信,一下子便相信了埃及人认为老鼠是从

尼罗河巴里生出来的说法。但他也留下了一些精确的纪录，如："在收获的时候，第一批麦穗被用来献祭。居民站在一捆麦子旁边，一边打麦子，一边祈求伊西斯。"只是这类敏锐的观察，在他的作品中为数极少。动物崇拜令狄奥多吃惊。他指出：饥荒的时候，埃及人宁可食人，也不吃神圣的动物。

罗马杰出的地理暨历史学家斯特拉蓬(Strabon)，在公元前30年左右来到埃及时，埃及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斯特拉蓬和总督埃利乌斯·加鲁斯(Aelius Gallus)交情很好，所以备受优遇地游遍埃及。在他的巨著《地理学》中，埃及之行占了整整一卷。他饶富兴味地描绘了自己见到的宗教节日："有人求医，有人求签，但最有趣的，莫过于人群在亚历山大



许多木乃伊都被人盗走，切成碎块，磨成粉末。原因是直到18世纪末，木乃伊始终被视为一种万应灵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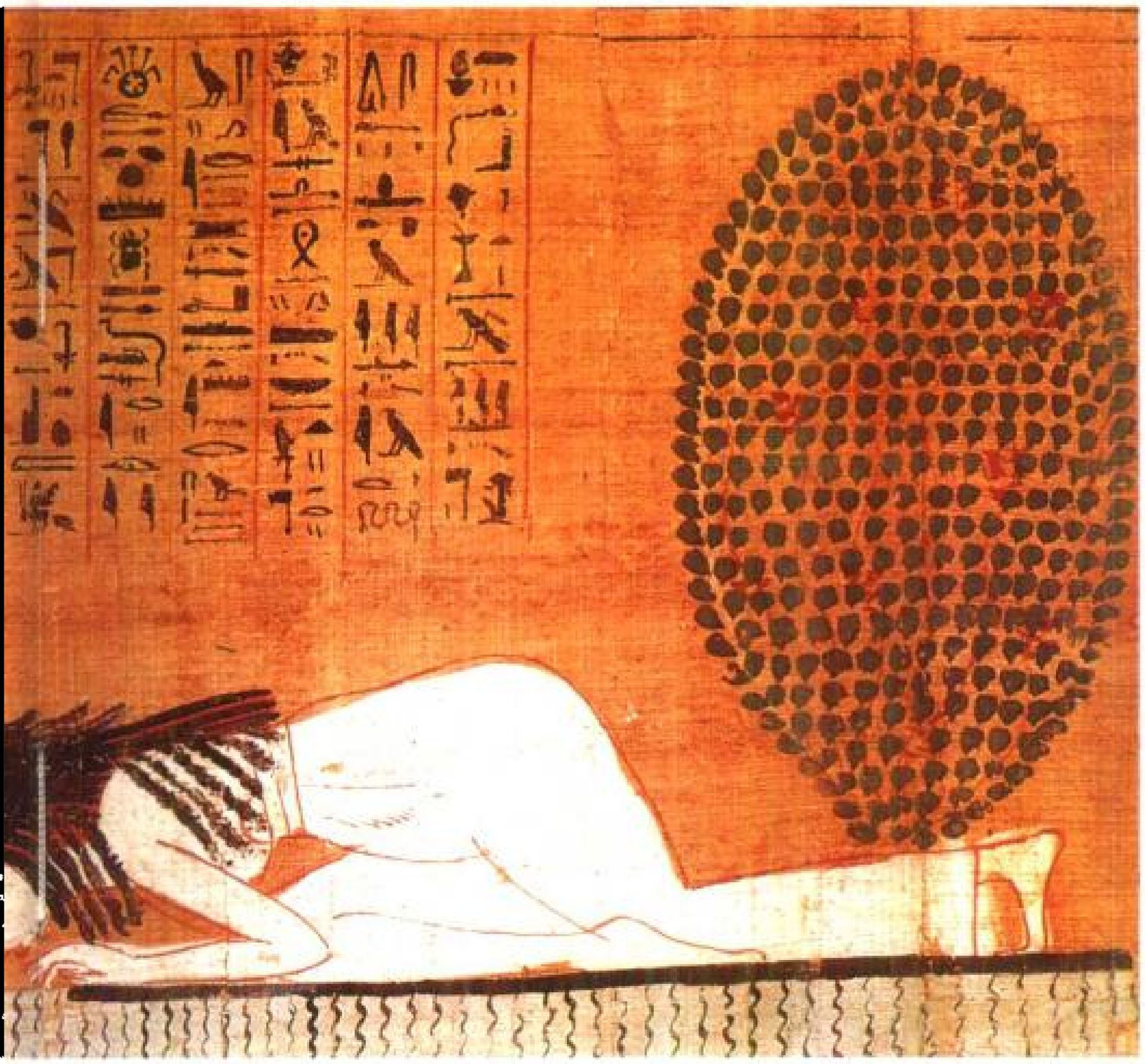
木乃伊往往虚有其表。例如左图这条鳄鱼，只有头部是真的，其余部分都是用带子包裹的棕榈枝。下图狗的尸体则被裹成圆柱形，上面再另外加一块状似狗头的东西。

港上船，顺着运河到达卡诺普城(Canope)的场面。运河上日夜布满小船。船上的男女，在乐曲声中昼夜不停地跳着最放纵的舞蹈。卡诺普的人，在运河岸边有许多游乐设施，也都习于这种欢乐、松弛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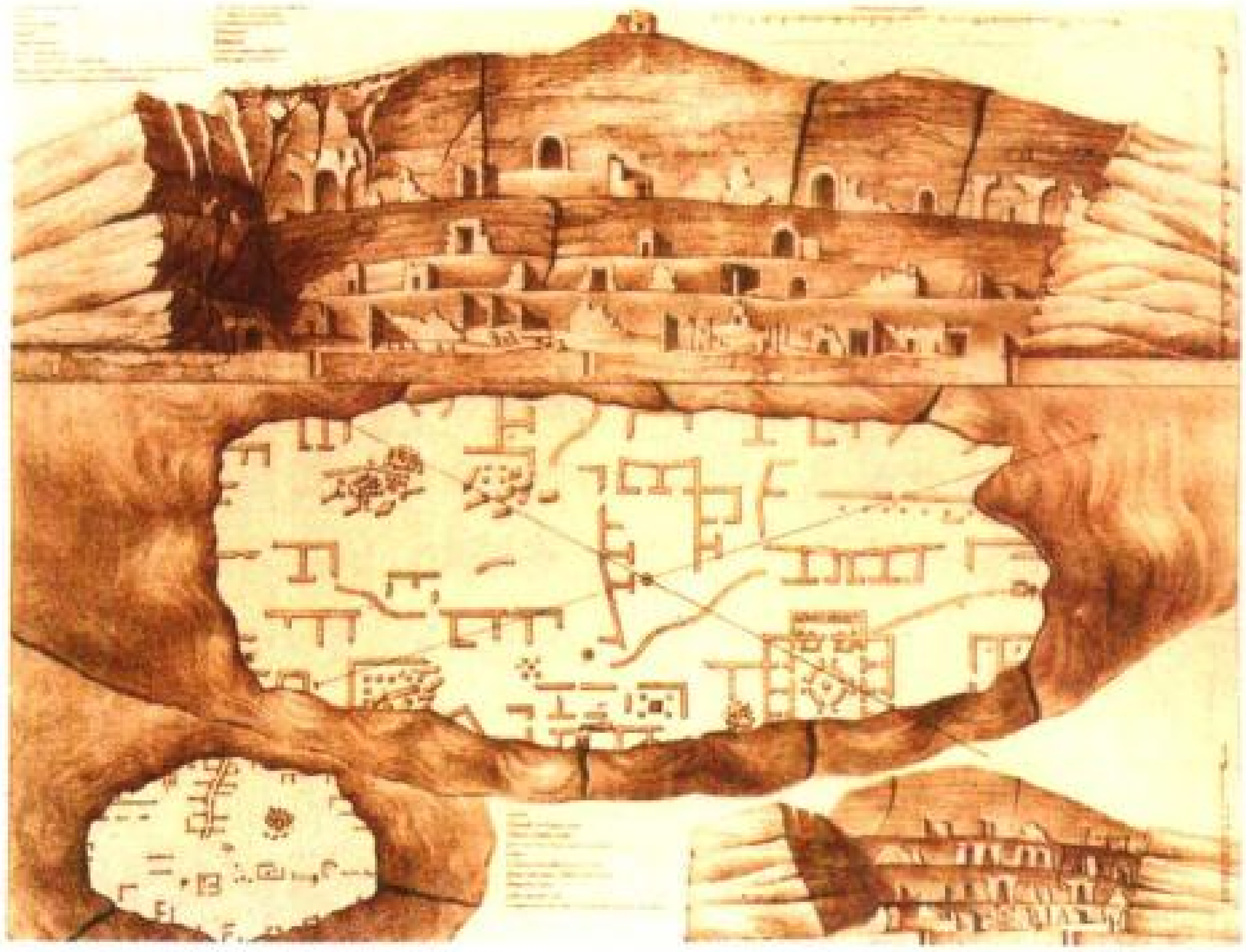
斯特拉蓬像前人一样关心动物崇拜

在游览尼罗河西岸法尤姆地区的鳄鱼城时，他写道：“神圣的鳄鱼养在一个特别的湖里，对祭司都很驯服。祭司称它为‘苏科’(Soukos)。它的食物是旅客喂的面包、肉和酒。到了湖边，我们看到那个东西躺在岸





底比斯主神阿蒙(Amon)的女祭司埃鲁本(Herouben)，死后在阴间向代表水神索贝克(Sobek)的鳄鱼膜拜。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鳄鱼代表索贝克，在这里却代表地神盖伯(Geb)。



马赛人里福(Rifaud)于1823年发现鳄鱼城，这是该城的剖面图和平面图。

阿门诺菲斯三世的坐像，从前都放在法老陵庙的入口处。人们说，其中一尊雕像，在黎明和黄昏时会发出呻吟。希腊人把他当成死在埃及的英雄门农(Memnon)，而类似人声的哀鸣，则当作门农迎接母亲朝露女神伊俄斯(Eos)的表示。其实呻吟也许是早晚温度变化造成的。这座雕像在塞蒂姆·塞韦尔时代经过几次整修后，便不再发出呻吟。

上。祭司走过去，一些人合力扳开它的嘴巴，有一个人就向它嘴里放蛋糕，然后放肉，甚至让它喝蜂蜜酒。鳄鱼吃完之后，便跳入湖中，向对岸游去。这时又来了一名旅客，也带了一些供养食物。祭司照样收下，并跟着绕到湖的对岸，抓住鳄鱼又照本宣科地重新喂它一遍。”

斯特拉蓬提供的资料非常详尽。在很久以后，法国学者马里埃特(A. Mariette,1821～1881)便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发现了萨卡拉(Saqqarah)的神牛墓。



另一位著名的旅行者是作家普卢塔克，
他的著作曾对欧洲产生莫大影响

普卢塔克在埃及旅行的时候，亚历山大城还保存着马内松著作的抄本。马内松写了三部关于法老宗教的著作，普卢塔克把它们的基本内容，写进了他论述伊西斯和俄赛里斯的巨著，并题献给德尔斐(Delphes)的女祭司克雷娅(Cléa)。普卢塔克的书，除了验证马内松写过的东西，更大的贡献，在于使后人得以清楚地认识埃及

的冥王神: 俄赛里斯。这位冥王使万物自阴间复生，使植物萌芽，使尼罗河泛滥。

在心仪古埃及神采的古代旅行者当中，不乏罗马的皇帝。其中至少有两位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和塞蒂姆·塞韦尔(Septime Sévère,146～211)，曾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法老阿门诺菲斯三世(Aménophis III)的巨像上，作为他们到过埃及的纪念。其他皇帝也大都对埃及表露兴趣，虽未亲炙斯土，却先后以自己的名义为埃及诸神建造或修复神庙。拉丁作家塔西特(Tacitus)告诉我们一个例外: 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在公元 19 年曾到过埃及，以便了解这个国家的古代建筑。一位老祭司带他去看了底比斯的神庙。多谢这位祭司，以及记录了他观感的塔西特，我们多少得以了解昔日埃及的"各属地交纳的贡品……金银之丰溢，武器与马匹之众多；象牙与香料可以献祭，谷物与各种原料堆满仓库"。

安蒂诺乌斯(Antinoüs)是哈德良皇帝宠幸的美男子，125 年溺死在尼罗河里，皇帝为纪念他，建造了安蒂诺埃城(Antinoë)。1789 年，学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但尚波里庸 1828 年来到这里时，就只看到断垣残壁了。


Comment le roy saint loys en allant retourner a dumiete fut
prins. le xxvi[e] chapitre.
Apres ceste desconfiture ainsi faitte sur
les sarrazins ne
demourerent gueres apres que
le filz du soudan mort. vint
des parties dorient a aumua
a la massore et le remurt
les cyprens a grande ire
ire z honneur comme leur

从1世纪到14世纪，欧洲再没有出现
一部能与古人媲美的有关纪录。
十字军东征时期，
虽然有人新写了一些谈论埃及
及其古迹的游记，然而当时已经
没有一个人能阅读象形文字的文献。
同时，埃及信奉了伊斯兰教，
外人很难再进入这个国家。
欧洲人即使来到埃及，
几乎也都不能越过开罗，进入其他地区。

第三章

尼罗河畔的十字军、僧侣和收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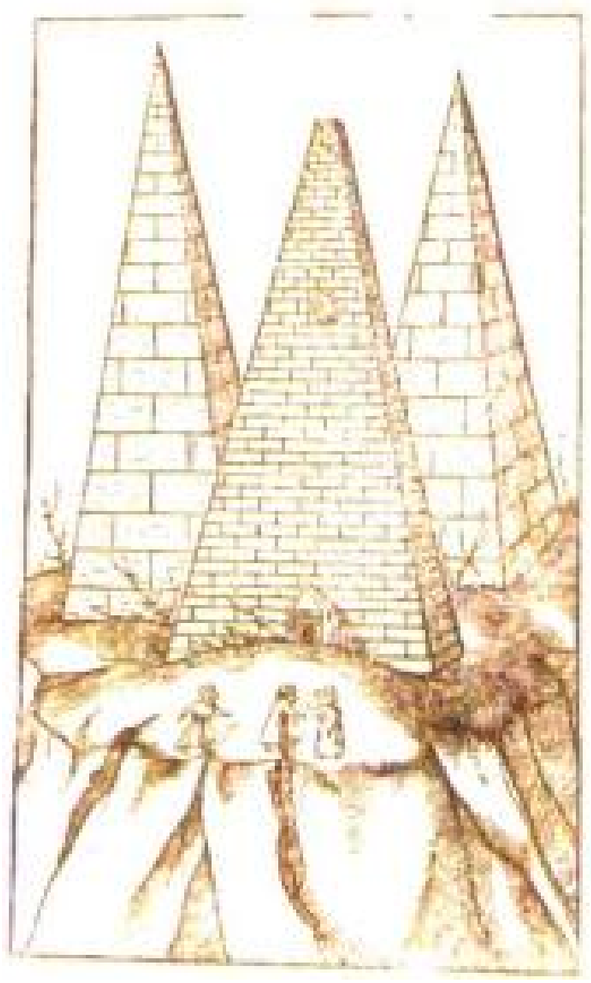
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曼苏拉(Mansourah)败战之后，十字军边打边撤，到达米埃塔后即遭撒拉逊人(Sarrasins)击溃(左页图)。

从欧洲到埃及的旅途，漫长而艰苦。搭乘超载又不舒适的小吨位船只，往往要六个月才能到达(右图)。



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者，只能提提尼罗河三角洲和那一带的城市，例如达米埃塔（Damiette）和罗塞塔，或者是吉萨(Gizeh)的金字塔。由于《圣经》的影响，他们竟把这些金字塔当成约瑟的谷仓！他们关心的，是基督教的历史，而不是法老埃及的往事。埃及往往只是他们到基督圣地骷髅地朝圣时，中途的落脚站，极少停留超过半个月。

大旅行的时代，要到 17 世纪才开始。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欧洲人才真正“再度发现”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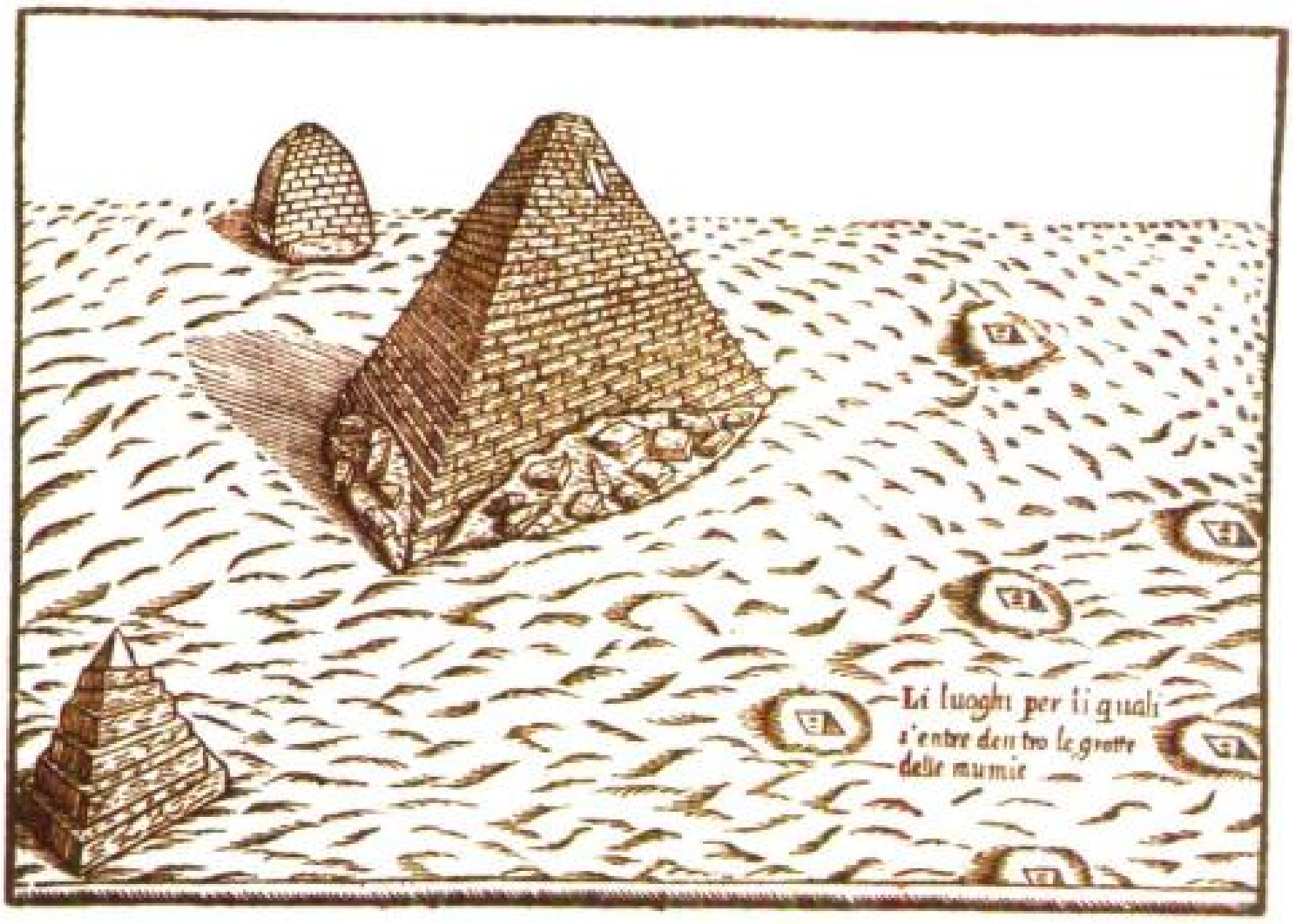


17世纪，游览金字塔简直是一次远征。旺斯莱布神父写道：“1672 年 4 月 24 日，我在法国领事陪同下去看金字塔。有三名士兵保护我们。我们五个人就像骑在驴背上的骑兵，还带着够吃四天的食物。”

远行的僧侣在近东继续传播福音

从 17 世纪初开始，卡布奇奥会、道明会和耶稣会的传教士，在近东地区，特别是开罗，都有或多或少的常设机构。以这些地方为基地，他们把福音传向整个世界。

1672 年，道明会修士旺斯莱布（Vansleb）接受法国政治家兼学者科尔贝 (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的委托，前往开罗搜购古代手稿和钱币。他跑遍埃及，甚至旅行到北纬 30 度以南的上埃及地区。



他起初被古埃及基督教徒科普特人(Copte)的修道院所吸引，参观了索哈格(Sohag)的“白”修道院和“红”修道院，以及红海边上的圣安东尼修道院。他也是第一个为安蒂诺埃废墟留下纪录的欧洲人。旺斯莱布回到法国后失宠，科尔贝拒绝负担他旅行的费用。几年后他便在贫困中死去了。

特弗诺(Jean de Thévenot)是17世第一个纯粹因为好奇，到近东旅行的欧洲人

他穿过叙利亚和波斯，一直走到印度。1652年路过埃及时，像先前的人一样，特弗诺只看了尼罗河三角洲、开罗及其附近地区。他在吉萨测量了大金字塔，并描绘塔里的情形。他是第一个猜想法老的首都孟斐斯(Memphis)应该在萨卡拉附近的人。他在萨卡拉让人打开一座古埃及贵族石墓，买了一具硬纸板制作的棺材，纸板上“全是偶像和象形文字”。

科普特人的圣西门(Saint-Siméon)修道院位于阿斯旺(Assouan)，可能在14世纪时被废弃。它是埃及最大的修道院之一。围墙里有僧侣的斗室、餐室和教堂。





特弗诺生于1633年1667年在波斯去世(下图)。他的铜版画使欧洲人重新注意到中东(左图)。





特弗诺在埃及的时候，对木乃伊很感兴趣。和他同时代的旺斯莱布，在萨卡拉让人打开了一口井。井底发现了一条地道，地道里全是装着鸟类木乃伊的坛子。他带走了其中六个。另一口井里，他发现了两口棺木，打开后感到很失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奇特的东西，于是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了。"从这幅图可以看出，特弗诺也做过同样的事。该图载于他1664年出版的《地中海东部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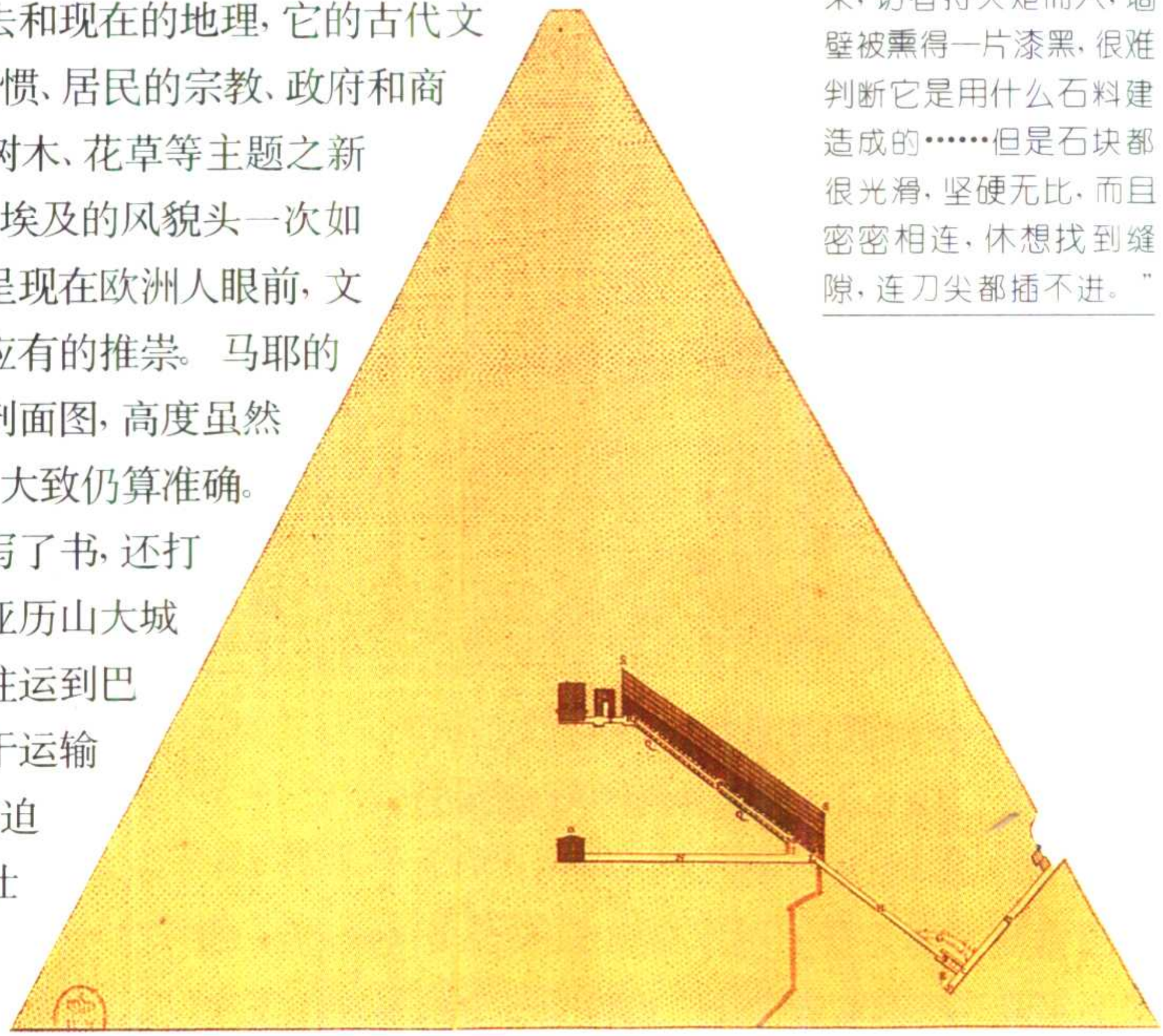
路易 14 时代，法国驻埃及总领事马耶(Benoît de Maillet)的行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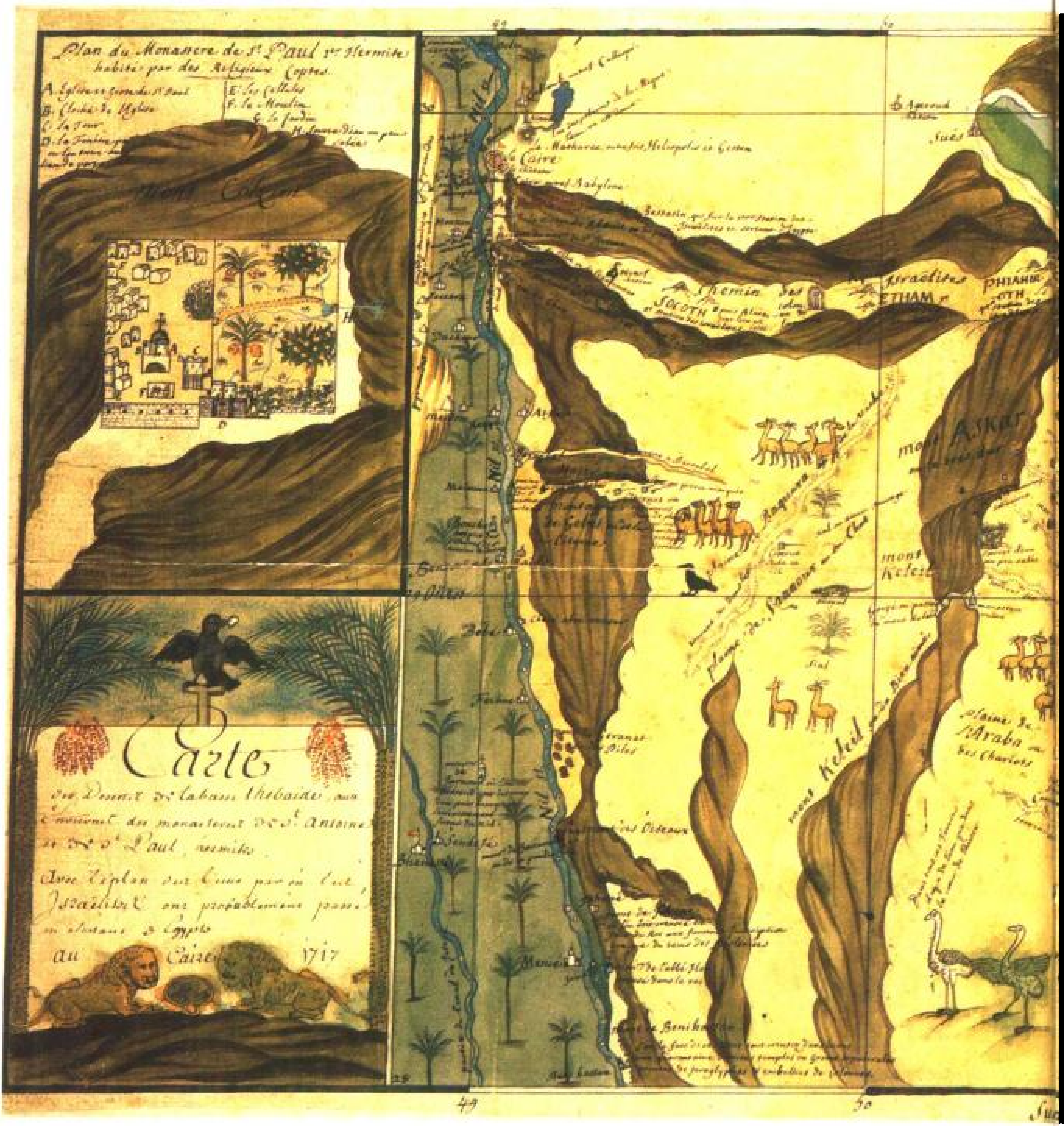
为了丰富欧洲大博物馆的收藏，19 世纪的西方各国领事都以掠夺埃及的古物而闻名，18 世纪上半叶的马耶则是他们的先驱。

除了把许许多多古代艺术品献给路易 14 世之外，马耶也把古物送给蓬夏特兰(Pontchartrain)伯爵，和在希腊发掘过文物的凯吕斯(Caylus)伯爵。凯吕斯收集的埃及文物，现在大部分都在法国国立图书馆里。

1735 年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根据马耶回忆录写成的著作，标题长得简直像个提要：《埃及记行：关于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它的古代文物、风俗习惯、居民的宗教、政府和商业、动物、树木、花草等主题之新奇评述》。埃及的风貌头一次如此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眼前，文物也得到应有的推崇。马耶的大金字塔剖面图，高度虽然略嫌夸张，大致仍算准确。马耶不仅写了书，还打算把一个亚历山大城的庞培圆柱运到巴黎。但由于运输困难，他被迫放弃这个壮举。

贝努瓦·德·马耶在 1735 年发表了胡夫(Chéops)金字塔的第一幅剖面图。这张图的比例基本上是准确的。他描述了金字塔的内部，不过他也说："金字塔的内部昏暗无比。几百年来，访者持火炬而入，墙壁被熏得一片漆黑，很难判断它是用什么石料建造成的……但是石块都很光滑，坚硬无比，而且密密相连，休想找到缝隙，连刀尖都插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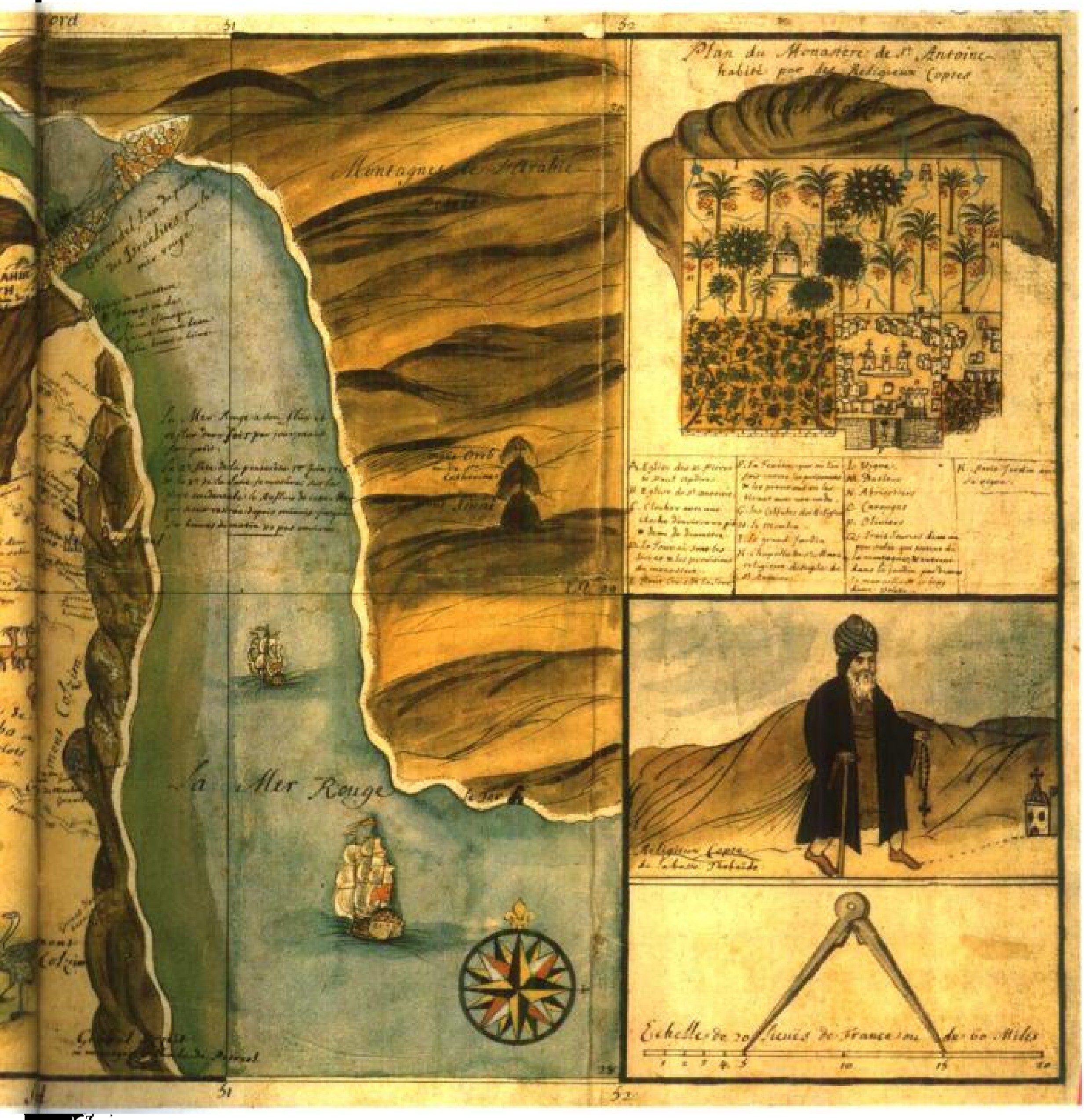




开罗耶稣会传教团团长西卡尔(Claude Sicard)跑遍埃及，画出第一张地图

西卡尔旅行的目的，是重画《出埃及记》的路线。这张"下底比斯"沙漠地图，是在西卡尔指点下，由一位画圣像的亚美尼亚人绘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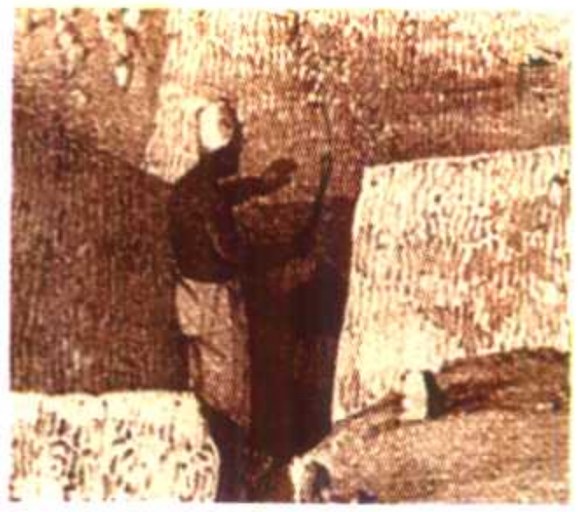
法国摄政王菲力普·奥尔良(Philippe d' Orléans)命西卡尔寻找埃及的古遗迹。他带了一个画家同行，好把遗址画成图册。西卡尔在里昂(Lyon)的耶稣会中学



教授人文学科，是出色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者，还能说、写流利的阿拉伯语。后来，他对埃及的古代地理产生兴趣，根据希腊文、拉丁文、科普特文和阿拉伯文等文献，寻找城市和村镇的古代名称，然后依次探查。他和当时所有的耶稣会会士一样，懂得如何使用六分仪。他的第一张以科学方式绘制、从地中海到阿斯旺的埃及

穿越沙漠之后，西卡尔记下了这个地区的植物和动物、古代建筑的位置，并绘制科普特修道院的平面图。

地图，于 1722 年呈给国王（最近才又重见天日），标明了孟斐斯和底比斯的确切位置，也标出了所有大神庙所在地，譬如象关、埃德夫（Edfou）、科姆·翁波（Kom Ombo）、埃斯纳（Esneh）、登德拉（Denderah）的位置……1726 年，西卡尔在开罗死于瘟疫，时年 50 岁，甫写完《埃及古代与现代地理之比较》。



哈夫拉（Chéphren）金字塔上方的入口朝北（上图），离地约 15 公尺。这里有一条走道可以接上通往墓室的甬道。

马耶和西卡尔的精确研究，为日后的埃及探查之旅打开方便之门。从此以后，埃及不再是个“野人、魔鬼、妖蛇、矮人和怪兽居住的神秘地区”。在法国军队于 1798 年登陆亚历山大城之前，诸多旅行者中有两人特别值得一提，萨瓦里（Savary）和伏尔奈（Volney），他们的记述，对跟随拿破仑远征的学者们颇有影响。

18 世纪末，埃及吸引了越来越多访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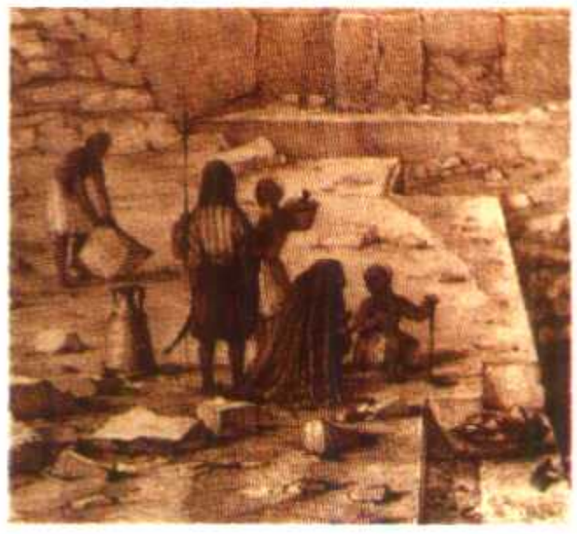
萨瓦里生于法国莱恩省维特雷（Vitrü），酷爱旅行。他从 1776 年起，在开罗待了三年多。他的《埃及书信》，关于古代遗迹的内容，部分根据古籍，部分借用马耶和西卡尔的资料，但全书主要描绘当代埃及的特色。他描述参观吉萨大金字塔的段落，不乏情趣。

“清晨三点半，我们来到最大的金字塔脚下。

把大衣放在进入塔里的甬道门口，每人持一支火把。我们一路下行，快到底部时，必须如蛇般匍匐前行，才能进入更深处的上坡通道（正好彷佛先前那条的镜中影像）。这条通道向上倾斜，我们跪在地上，用手撑着两壁前进，否则就会立不住脚而滚到塔底。爬到一半时，我们开了一枪。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座庞然巨物中回荡久久，惊起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从高处扑下，撞在手、脸上，好几把火炬都被打灭了。”

萨瓦里对大金字塔的剖面图作了说明，不过这张图却是他厚着脸皮向马耶照抄的。他接着描述了墓室和已被揭掉盖子的棺木，棺木周围还有一些“陶土器皿的碎片”。萨瓦里的《书信》文笔优美，使 1798 年法国远征军中的许多人为之着迷。但是他们后来都抱怨受了他骗，因为他笔下的埃及，优美如诗——然而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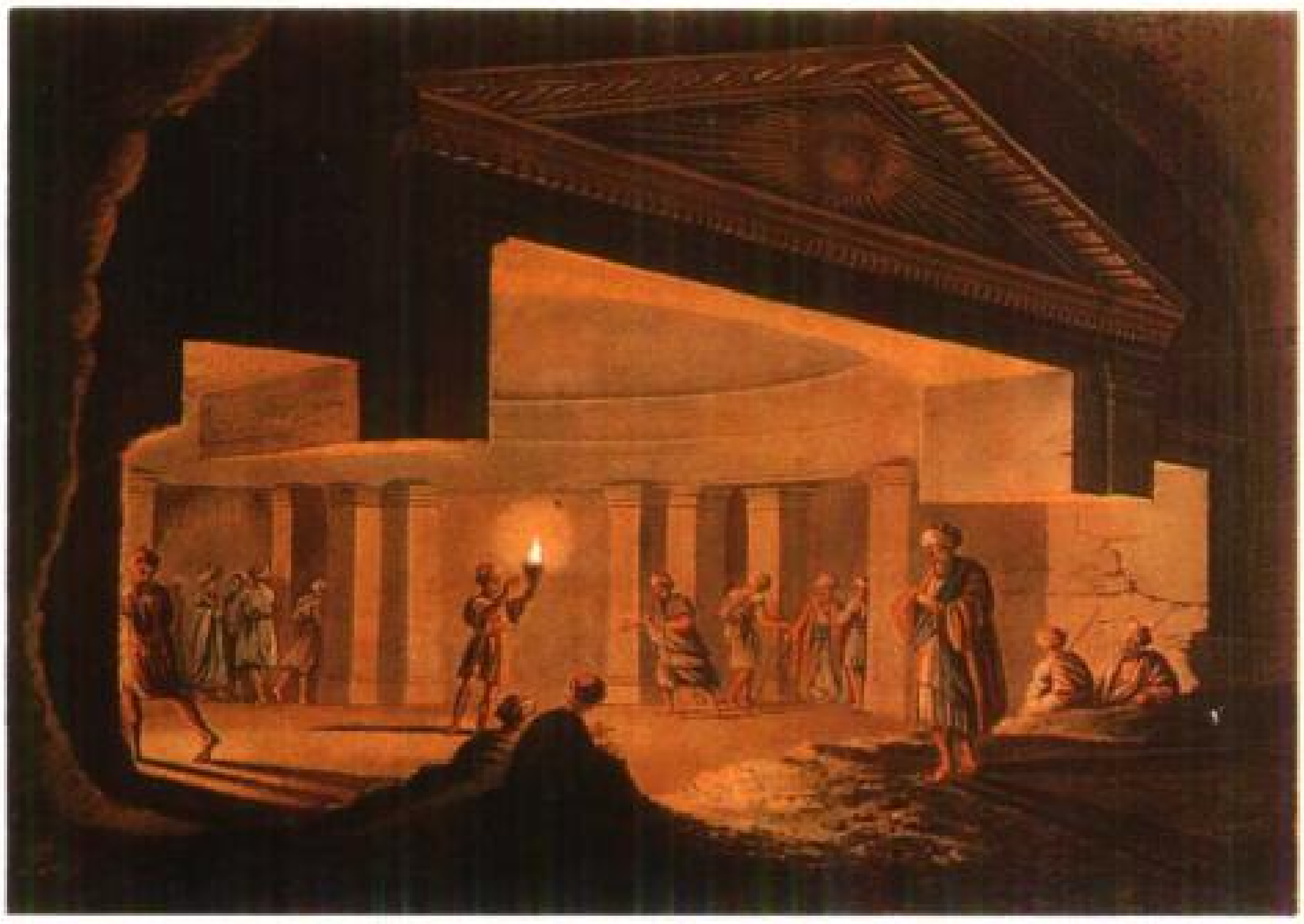
伏尔奈的《叙利亚暨埃及游记》，笔调就显得没有萨瓦里乐观了。他于 1757 年生于法国西部马延省的克拉翁(Craon)，



哈夫拉金字塔的下部入口，是在金字塔基座的岩石上直接挖成的，由一条长长的地下甬道通向墓室。

“我们才走了一公里路，便瞥见两座大金字塔的尖顶。这些古建筑经历了民族的毁灭、帝国的崩溃、时间的侵蚀。见到它们的外观，令人油然生出敬意。回顾在这些巍然不动的躯体面前流逝的茫茫岁月，心灵真会不由自主地震颤。向世界七大奇迹致敬！光荣归于建造者的血汗。”

萨瓦里



地下墓窖(左图)和吉萨大金字塔内部的大甬道(下图和右页图)。



原名夏斯波夫(Chasseboeuf)。他仰慕作家、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而因为伏尔泰住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菲尔奈(Ferney),他便把这两个词融合成一个词,当作自己的名字。

伏尔奈先是在巴黎西南的昂若(Angers)接受严格的古典教育,后定居巴黎学医,才 20 岁便发表了论文《论希罗多德的编年史》。他当时和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lembert)、蒂尔戈(Turgot)等人时相过从。1781 年,他继承了一份遗产,遂决定出门旅行:"新兴的美洲和那儿的印第安人相当吸引我,别的想法则使我渴望去亚洲,特别是叙利亚,而埃及则适合从事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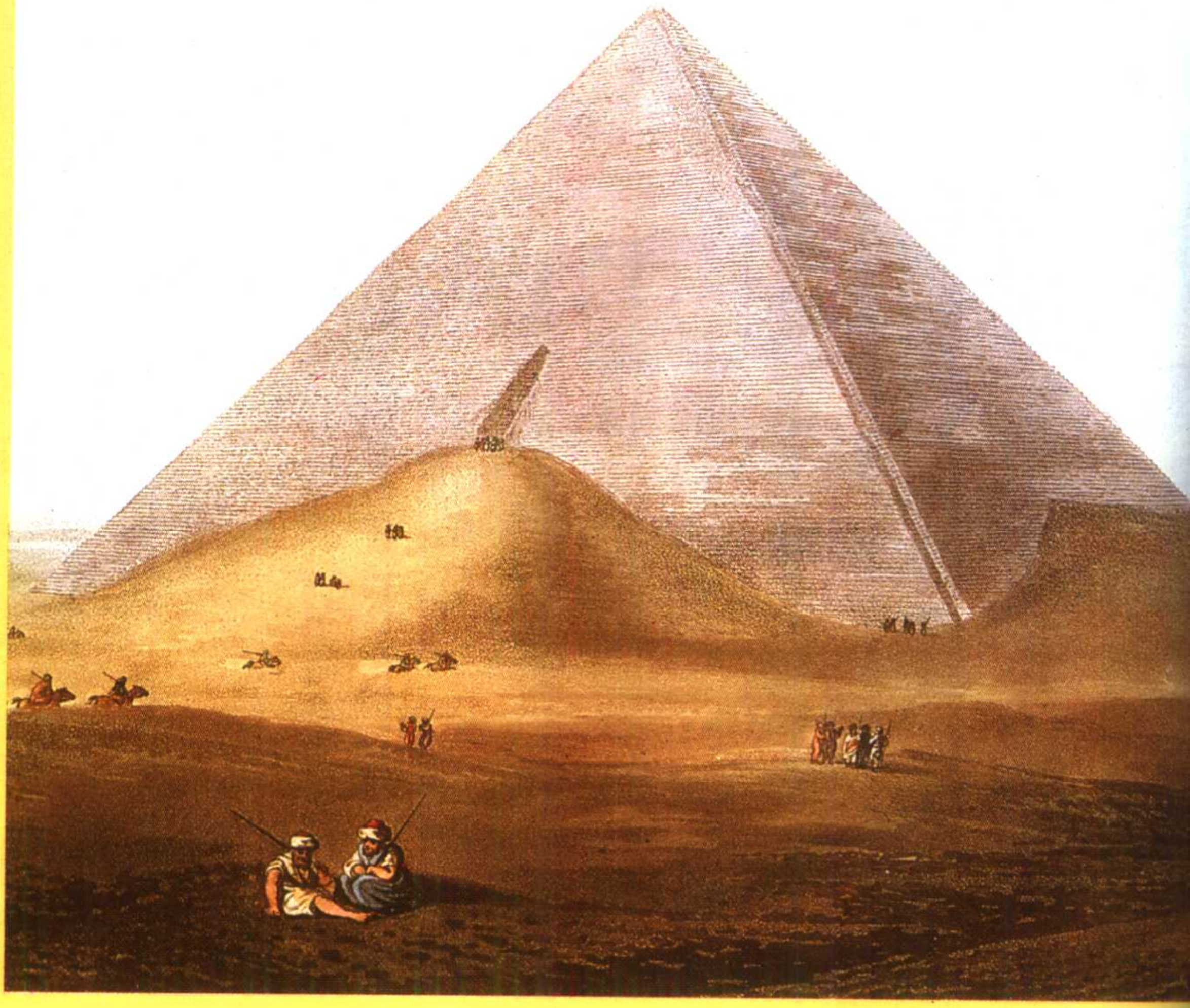
他果然出发了。出发前,他着实准备了一番。由于身体纤弱,他便先训练体能:跑步,跨越宽沟渠,攀登高墙,并练习一连数天不吃东西。昂若居民看得无不惊讶。等他感到身体够健壮时便出发了。他背着旅行袋,扛着枪,"腰围一条藏有 6,000 枚金法郎的

铜腰带”，于 1782 年在亚历山大港上岸。他的《叙利亚暨埃及游记》，没有针对当时埃及的状况做任何描述，尽管他在那里待了七个月。不过后来参加远征埃及的法国学者对此书都很熟悉，书中对古代遗址的介绍也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一向掌控埃及的是一个爱好艺术的民族，那将提供许多其他地方没有的材料，拓宽我们对古代的认知。但实际上，尼罗河三角洲已经没有值得注意的废墟。此地居民不知是出于生活需要或迷信，竟把一切都毁掉了。不过在人口较少的萨伊德(Saïd，即上埃及)，及人迹罕至的沙漠边缘地区，倒还留有少数保存完好的遗迹。这些遗迹埋在沙里，有待后世挖掘。”伏尔奈的冀望，比他预期的提早很多就成真了。他的著作于 1787 年出版，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所带的唯一一本书。后来，伏尔奈成为代表一般平民的第三等级议员，接着又成为制宪会议秘书。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时期，他被投入监狱，差点上了断头台。1795 年他终于去了美洲，但被控进行间谍活动，只得于 1798 年回到法国，后来拿破仑任命他为内政部部长，但是伏尔奈为了忠于自己的革命理想而拒绝了。然而在第一帝国时期，他同意担任上议员。路易十八也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他于 1820 年在巴黎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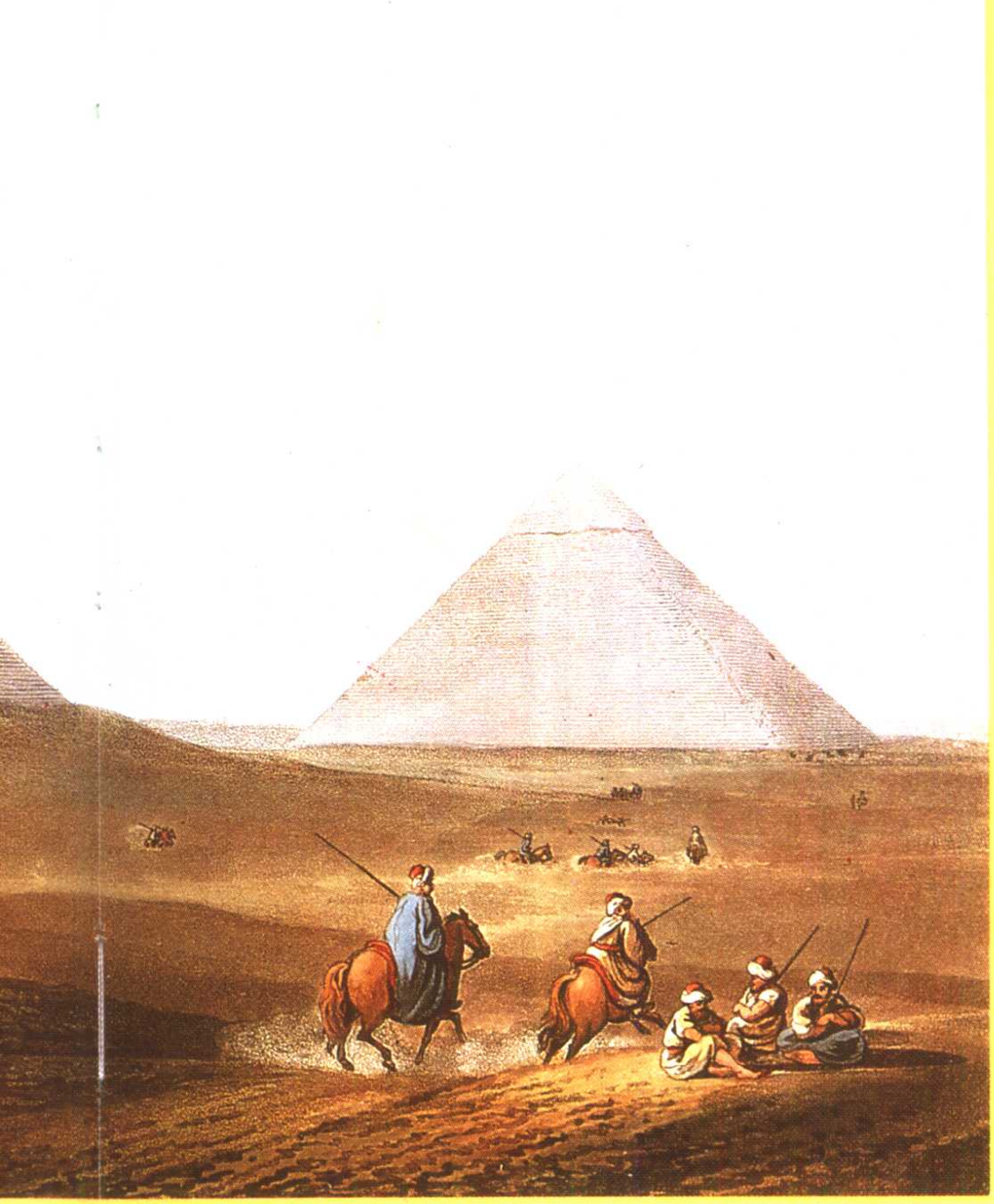
1798 年，拿破仑的军队登陆亚历山大城，德农(Vivant Denon)也踏上埃及土地

维旺·德农男爵是个奇特的人物。他于 1747 年出生在法国索恩省(Saône)索恩河畔的夏龙城附近他当过路易十五的宫内侍从；路易十六时代，先后担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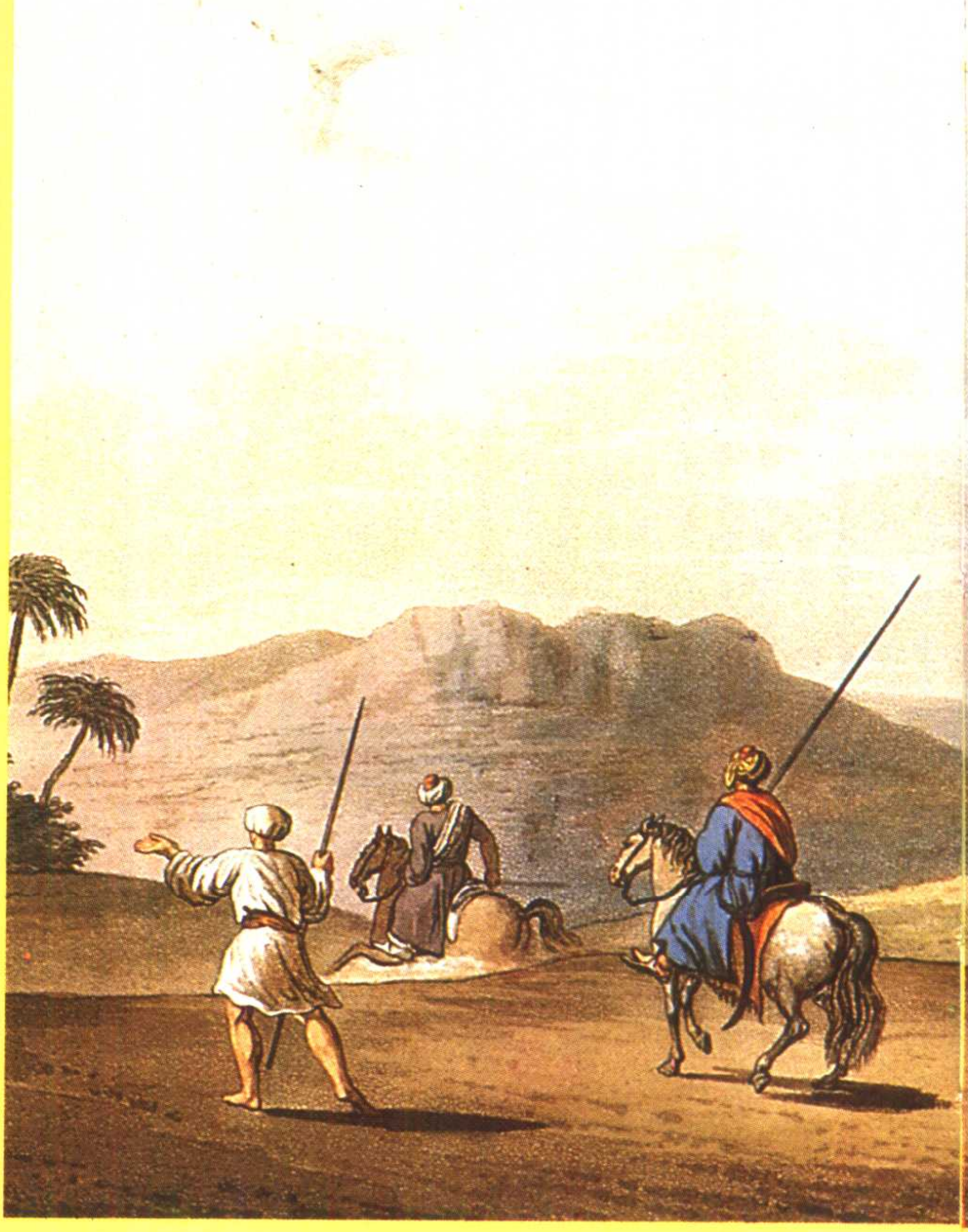
吉萨的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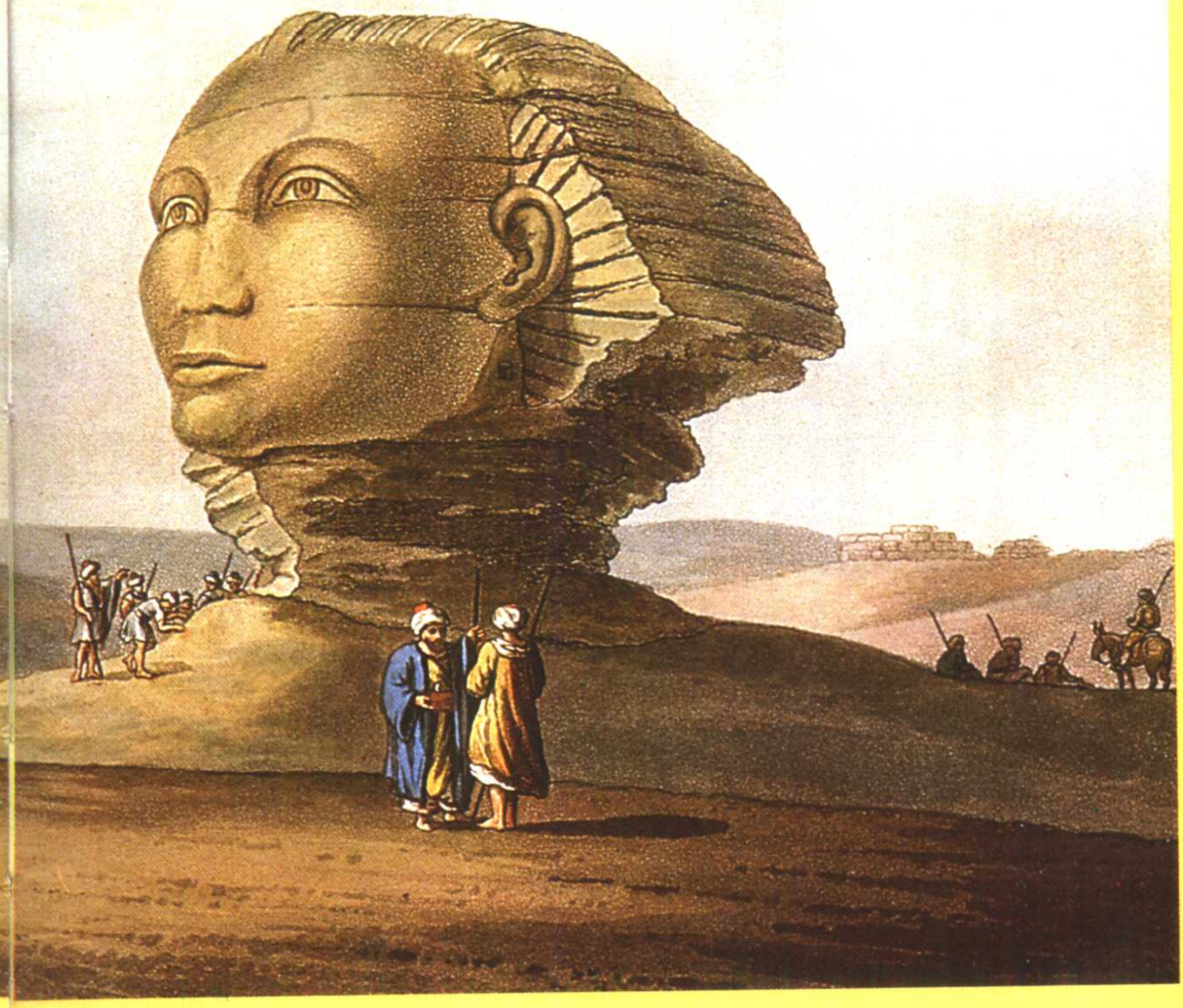
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保存至今的只有胡夫金字塔，又叫大金字塔(la grande Pyramide)。它每边长230公尺，底座占地5公顷。最初高度为146公尺。由一层层一立方公尺的巨石堆积而成，共有201层。第一层高150公分，然后依次递减，顶上的一层高55公分。总计共有260万块巨石，总重700万吨。石块取自附近的采石场，用大车运到工地，随着金字塔的升高一层层吊上去。若以现代的技术运送这些巨石，需要7,000列每列装1,000吨的火车，或者70万辆每辆载重10吨的卡车！拿破仑命人计算过：用三座金字塔的巨石，可以在法国国境四周建造一道高3公尺、厚30公分的围墙！如此异乎寻常的体积，难怪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揣测了。



斯芬克斯(Sphinx):狮身人面像

神秘的斯芬克斯石雕，引起朝圣者和旅行者的兴趣。1735年，马耶把它看成“接在狮身上的一个女人头”，又表示，若说它是十二星座里处女座与狮子座的某种结合，也不无可能。以前的绘画，都只画斯芬克斯浮现在沙地上的巨大头部。加维格里亚(G. B.Caviglia)从1816年开始，清除头像下面的沙子，后来中辍。到1853年由马里埃特接手。直到1886年，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和布鲁施(Emil Brugsch)才把沙子清干净，露出了卧着的狮身。斯芬克斯是法老哈夫拉陵墓的守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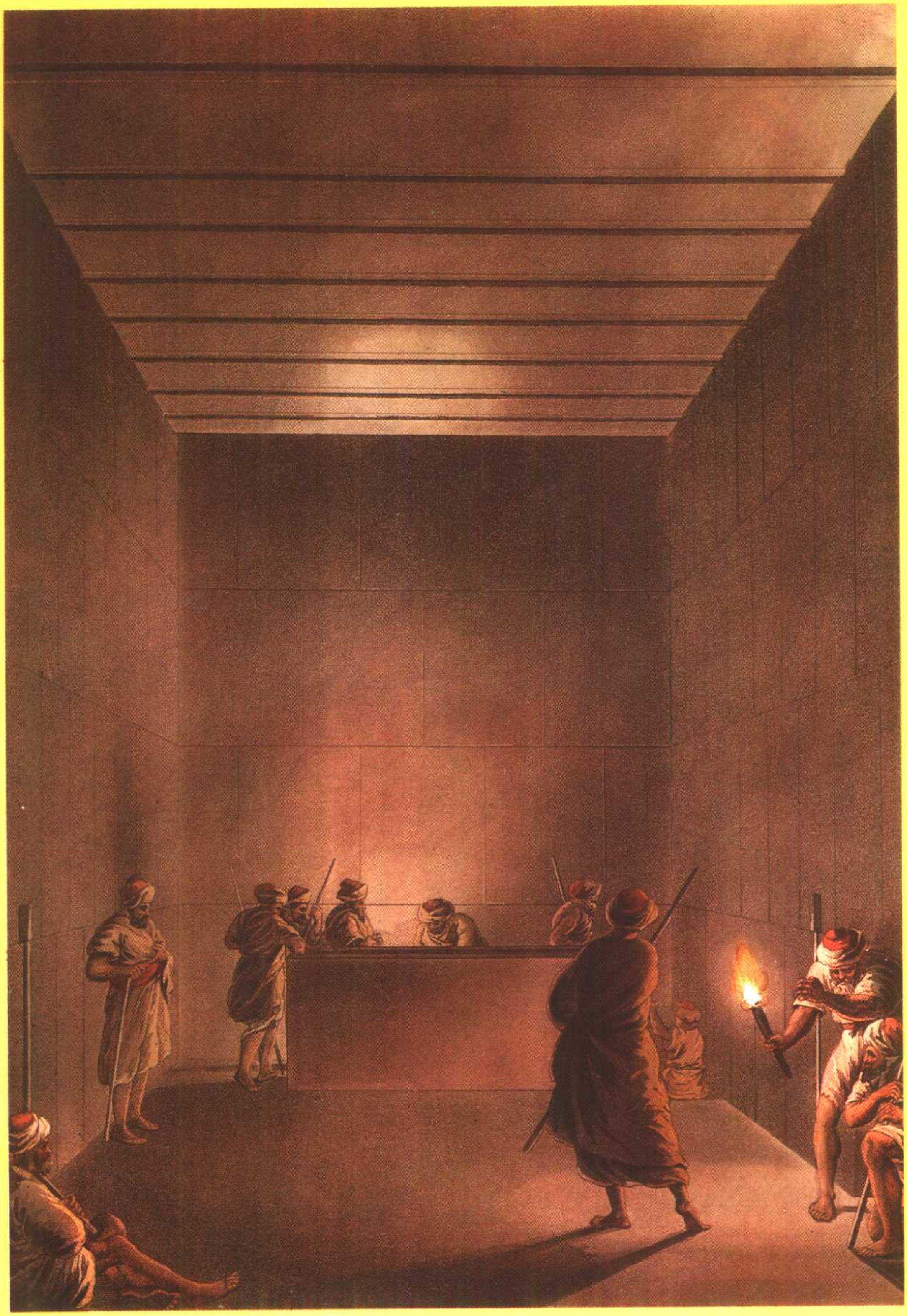
在金字塔顶……

大金字塔的顶部，原本有一个用一整块花岗岩或玄武岩打造成的“方尖锥”（pyramidion），旅行者和游客都喜欢在方尖锥底座的石块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尽管爬上方尖锥十分危险，许多人还是冒险尝试。让·帕莱姆（Jean Palerme）在1581年写道：“一位好奇的绅士爬了上去，到了顶部，因晕眩而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连人的形状都看不出来了。”在路易吉·马耶的这幅画中，方尖锥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作为底座的石块。

大甬道和国王的墓室

在堆砌巨石时，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在塔内留下一些走道通向法老墓室。原来被巨石堵住的北口，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往大甬道的下方底端。大甬道十分宽大（高 8.5 公尺，长 47 公尺），上去之后可到达一块平台，从平台就能进入国王的墓室。胡夫法老的木乃伊就曾经躺在墓室的石棺里，而周围都是珍宝。当初建造者为了封闭走道，使人无法进入墓室，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但是并未能阻止盗墓者三番两次潜入，把东西偷光。后来，旅行者才与附近胆大的农民，冒险进了迷宫，爬上大甬道，进入墓室。他们这时只能看到一口空的棺椁，那死于公元前 2600 年的法老王的木乃伊，已不见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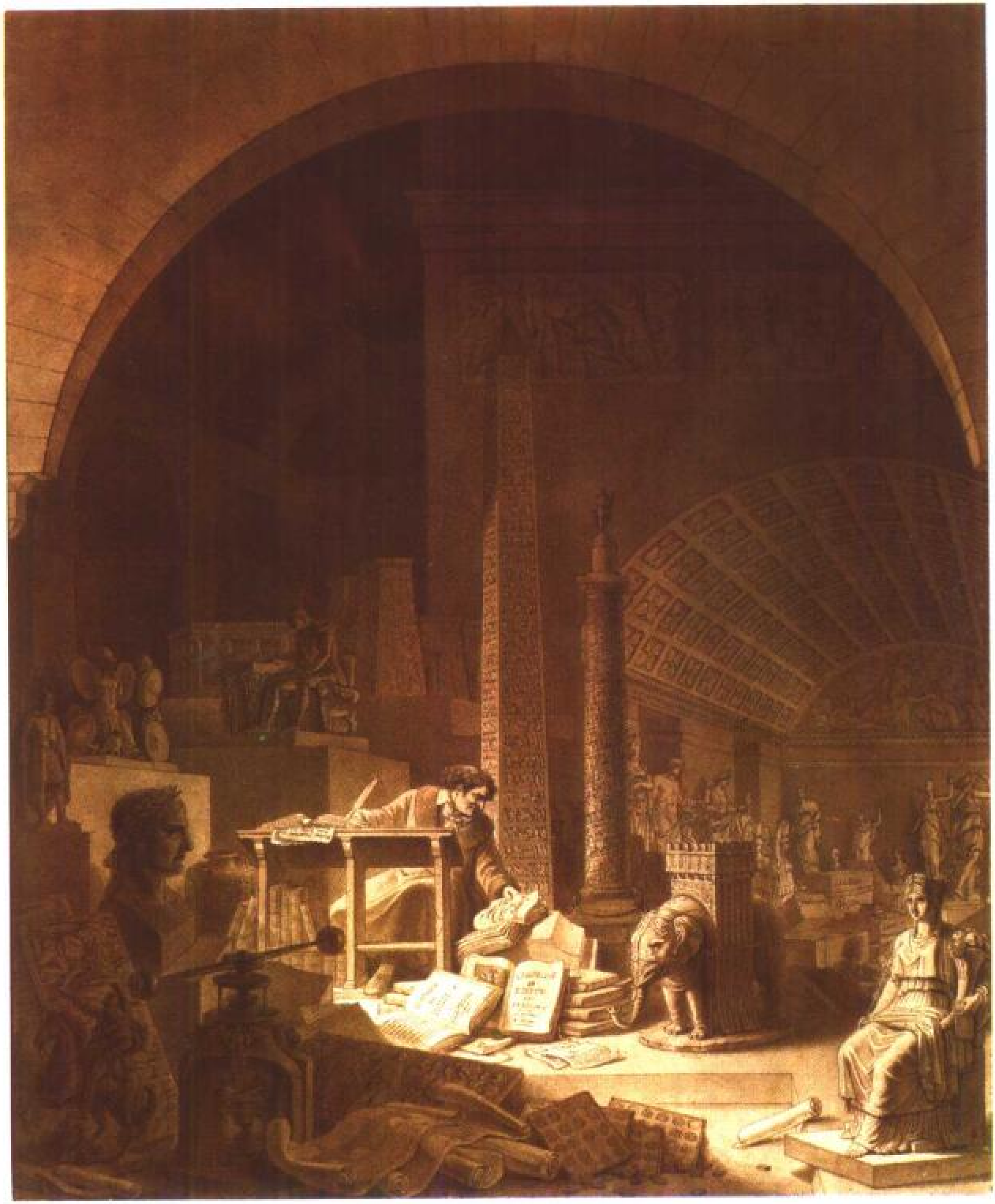


国驻圣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大使馆秘书。他在巴黎经历恐怖时期，得以幸存。后来在督政府时期，约瑟芬王后(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1763～1814)将他纳为亲信，还让他加入远征行列。从埃及回来后，拿破仑任命他为博物馆总馆长。他建立了拿破仑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罗浮宫。第一帝国垮台之后，路易十八保留了他的职务。欧洲联盟各国表示抗议，他便辞职了。退隐后，他写了《从远古时代至19世纪初的艺术史》。78岁这一年，他死于巴黎的伏尔泰河边。



面带微笑、头戴大毡帽的青年，是维旺·德农。他在路易十五时期，展开了冒险家生涯。

德农对埃及学颇有贡献。他的著作《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把法老时期的埃及，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该书1802年在巴黎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连续再版40次，并立即被译成英文和德文。此书能引起轰动决非偶然，和德农本身是版画家，拥有艺术素养，擅长素描，大有关系。他曾跟随德塞克斯(Desaix)将军率领的远征军，在上埃及追击埃及苏丹穆拉德(Mourad)的卫队骑兵，从而发现了古埃及遗址。



维旺·德农设计了拿破仑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罗浮宫。

这位美学专家在战争中过着士兵的生活

然而德农充满热情，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也尽可能地描绘所见所闻。他自己解释：“无情的读者坐在桌旁，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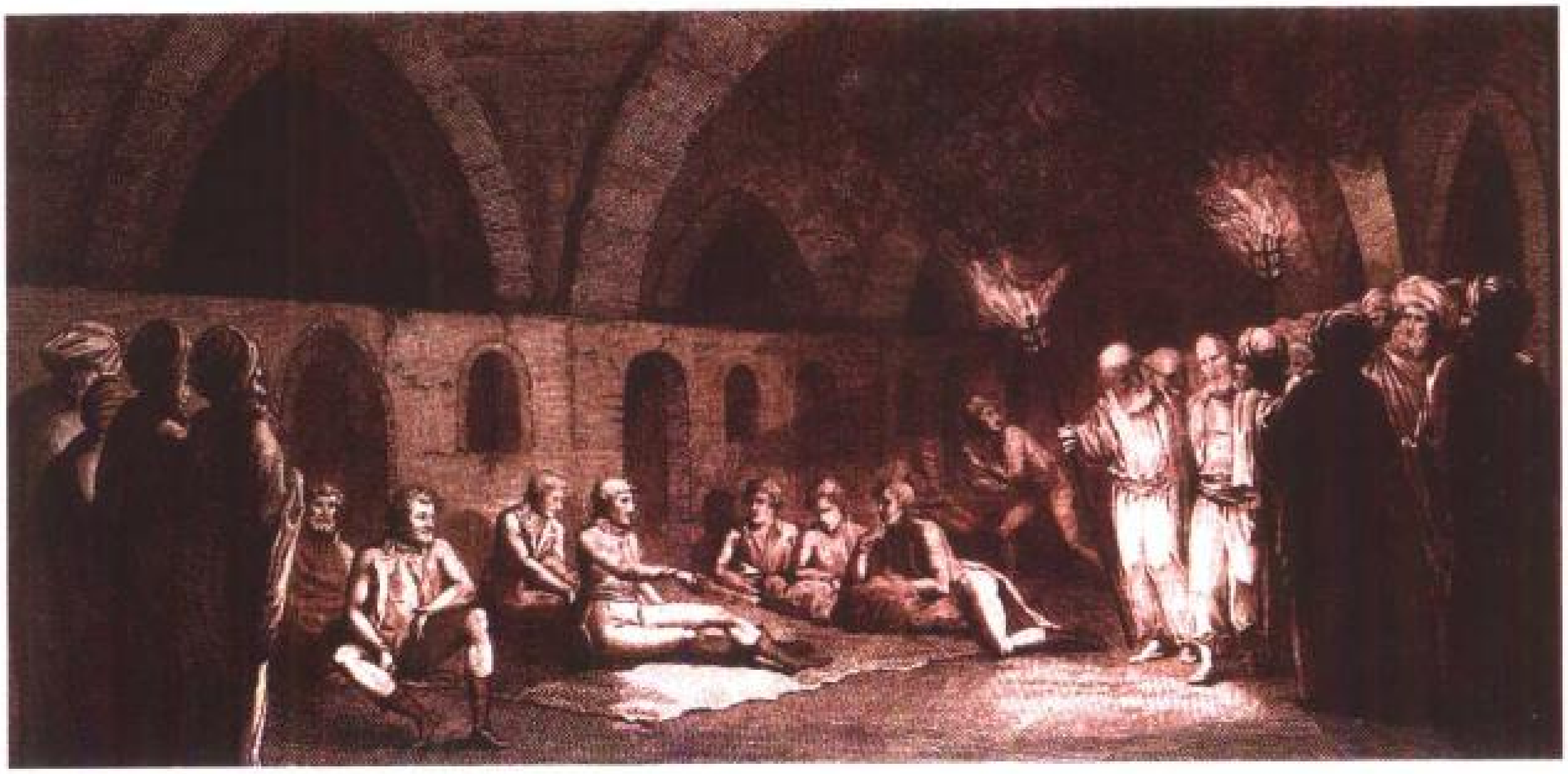
地图，问我这可怜的旅行者，饿着肚子被敌人追击，饱尝战争痛苦的人：‘我看不到爱神阿弗狄忒城、鳄鱼城、托勒密依斯(Ptolemaïs)的描述。这些地方都怎么了？你如果一点东西都不能告诉我们，那还去那里做什么？你难道没有马，没有军队吗？……’读者诸君呵！请想想，我们被阿拉伯人，被埃及苏丹的卫队骑兵包围了，我如果想稍稍走那么100步，为您找几块阿弗狄忒城的砖头，很可能就被他们抓走，或杀死的啊。”

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c France，1844～1924)写了一则轶事，可以概括德农当时的处境：“有一天远征舰队在尼罗河逆流而上，他瞄到一些废墟，就说一定要画下来。他硬要同伴们让他上岸，跑到平野，坐在沙地上画将起来。才要画完时，一颗子弹呼啸过他的画纸，他抬头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正在重新上膛。他抓起地上的枪，向阿拉伯人胸部开了一枪，合上纸夹上了船。晚上他把画稿拿到参谋部，德塞克斯将军说：‘您的地平线画得不直。’德农回答：‘哦！这要怪那个阿拉伯人，他太急着开枪了。’”

“1797年，他在塔莱朗(Talleyrand)先生家里的舞会上，碰到一位年轻将军向他要水喝。德农把自己手里的柠檬水递给了他，将军表示感谢，两人攀谈起来。德农一向谈吐优雅，所以立刻博得拿破仑的好感，也成了拿破仑夫人的好友。第二年冬天，他在这位夫人的起居室里的壁炉旁烤火，她问道：‘您愿意远征埃及吗？’‘我是否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行动？’他反问。她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说：‘我去。’当时他已年过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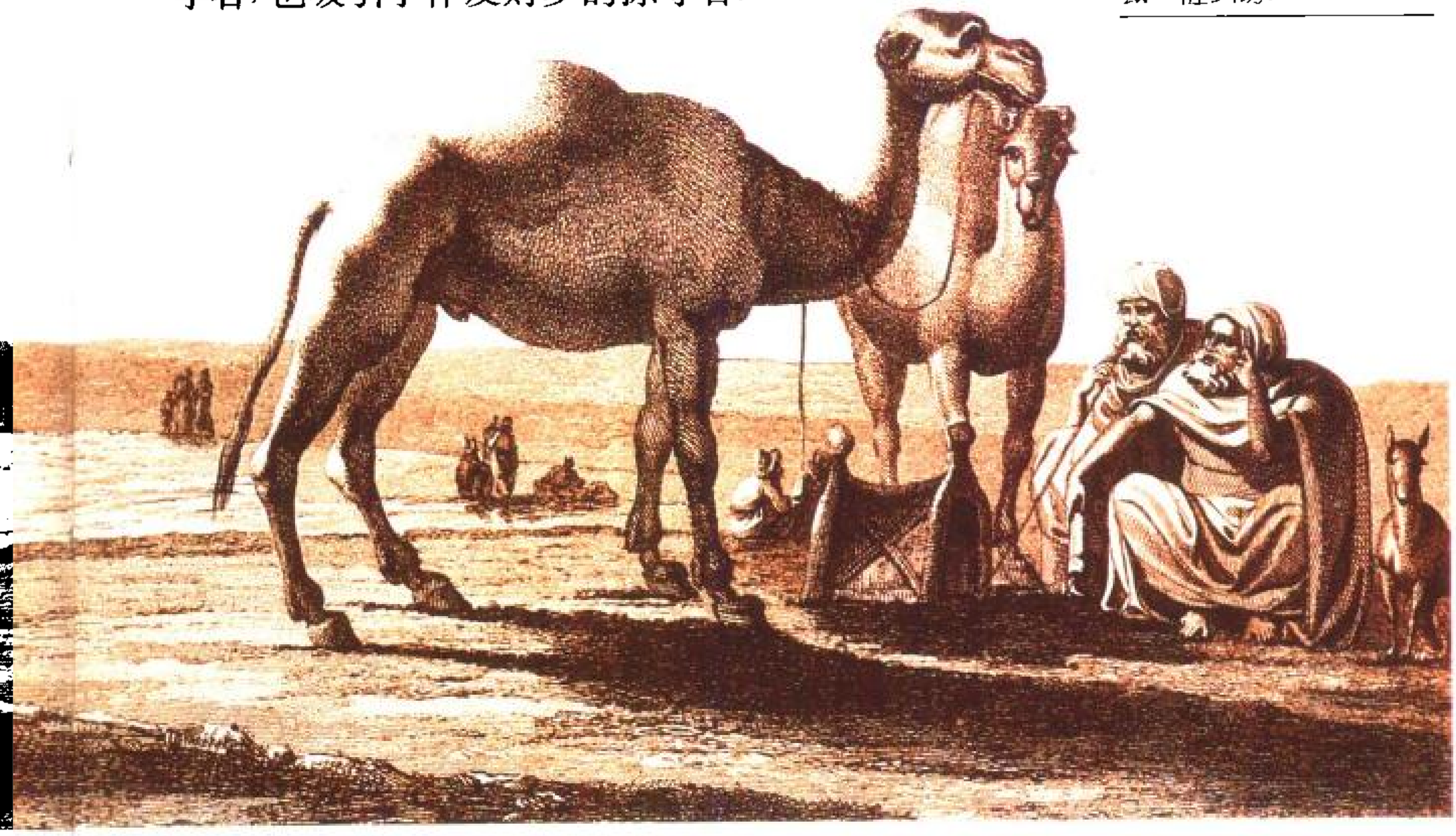
阿纳托尔·法朗士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德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木板雕出《下埃及和上埃及》里的插图。他的插图不及后来的《埃及记行》精确，但是极能引人遐想。借着这些版画，欧洲人了解到埃及遗址数量繁多，内涵丰富，美不胜收。由此引发的埃及热，既吸引了尚波里庸这样的学者，也吸引了作发财梦的掠夺者。

德塞克斯在纳加达（Nagada）附近的陵墓里设立了司令部（上图）。坐在最左面的是维旺·德农。中间是埃及远征军的贝里亚尔将军（Belliard），他正在仲裁一桩纠纷。





维旺·德农于 1799 年 7 月从上埃及
回到开罗，向拿破仑报告他的见闻，
并以画稿作为证明。拿破仑于是
指定成立两个由学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负责测量德农见过的遗迹，
并且将之画下来，以便继续研究。
这两个委员会马上前往上埃及，
搜集了《埃及记行》这部巨著的资料。
《埃及记行》是集体撰写的，挂名的作者
就是“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



第四章

冒险家和盗贼

1798 年 7 月，拿破仑在吉萨的金字塔之役前，发出号召：“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顶上，40 个世纪注视着你们！”金字塔之役引动了人类的想像力，许多绘画和雕刻从中获得灵感。

《埃及记行》又名《奉拿破仑皇帝陛下之命发表的，在法军远征埃及期间进行的观察和研究文集》，于 1809 年至 1822 年间在巴黎出版，共有文字 9 卷、大型插图 11 卷。这部篇幅庞大的著作，对维旺·德农的作品做了大幅补充和发挥，内容也更精确，因此成为埃及学得以形成的稳固基础。



东征军队里，165 位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学者，穿着绿色厚呢礼服，贴身的军裤加毡帽。这样的服装根本不适合埃及的夏天。

在整个欧洲，人们重新发现了埃及

德农的著作和《埃及记行》先后出版，霎时间就引燃了异乎寻常的埃及热。今天的人很难想像其风靡程度。从 1802 年到 1830 年，至少十余位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的著名旅行家，相继来到埃及，渴望亲眼观察《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和《记行》所披露的奇迹。随后，他们也相继发表文字记述和绘画，使当时的埃及变得益发热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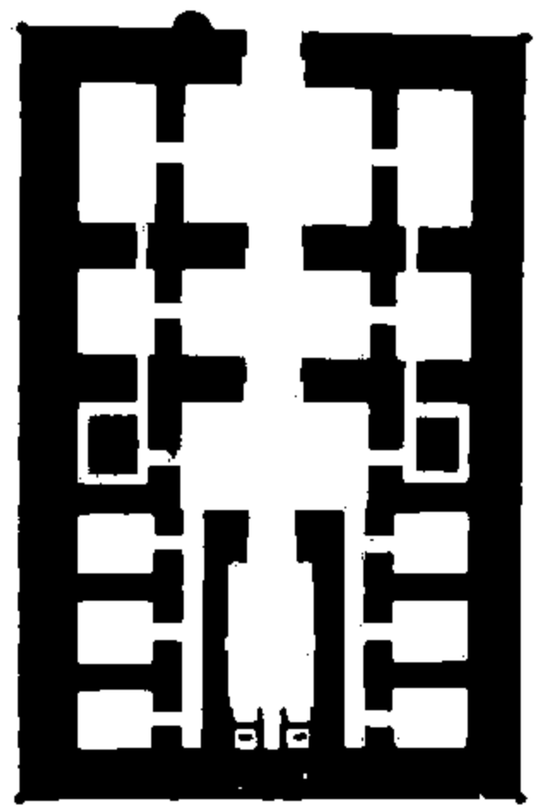
1798 到 1801 年间大量出土的古物，被集中到开罗的埃及研究院。其中许多文物后来流到英国，图中这些铜像便是例子。

对埃及的狂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遗症：盗窃古物。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éhémet Ali, 1769～1849)的政府对这类行径，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也公然参与盗窃。古埃及文物的流失，诚



卡斯尔-卡鲁恩(Kasr-Qarun)神庙在法尤姆的西北端。左图为日落时神庙的景象。图的右边是法国工程师的队伍，他们有一些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左边有一个敌对部落的营地，隐蔽在沙丘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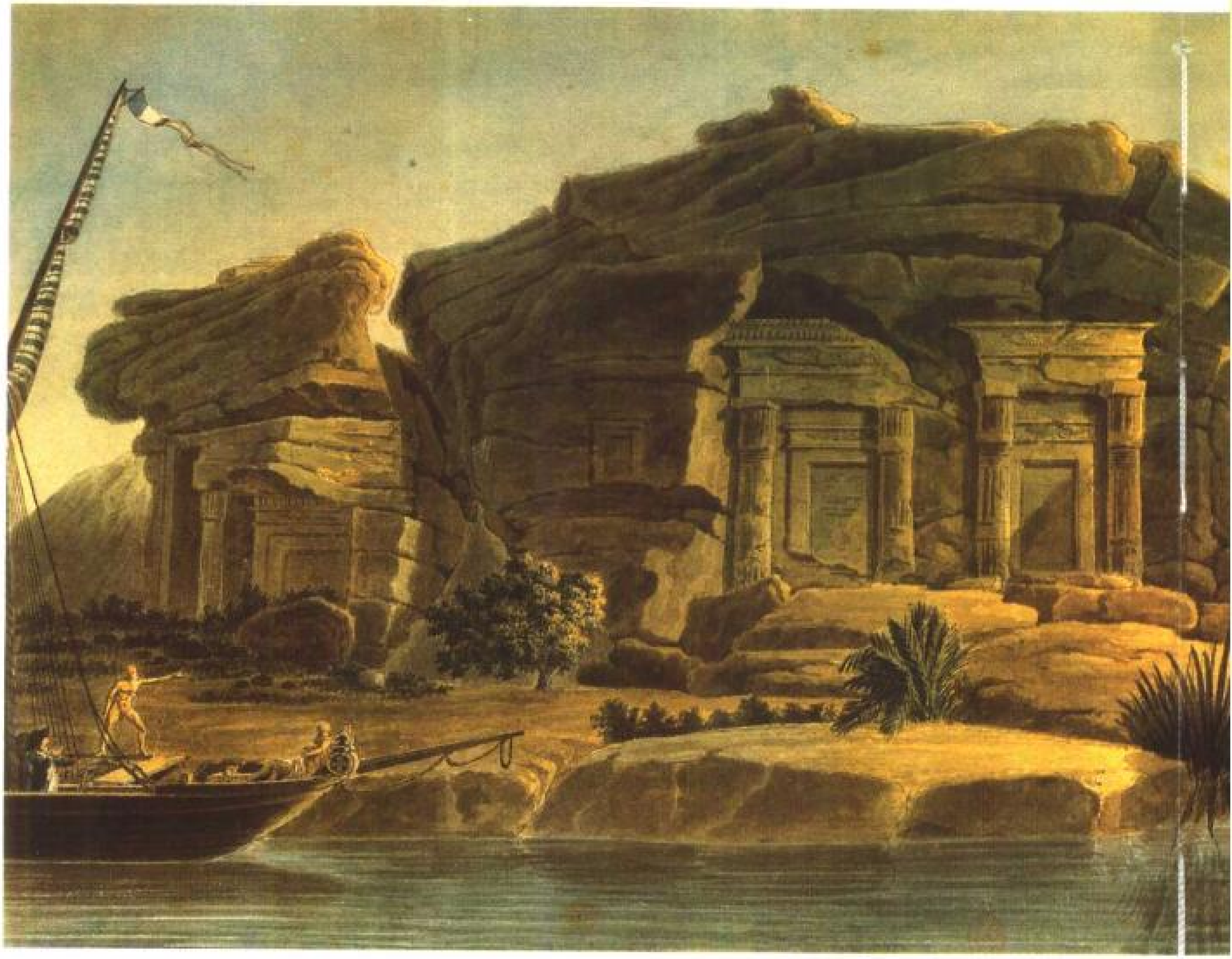
中图是卡斯尔-卡鲁恩神庙的正面。"月光下，这座建筑物格外吸引人。旅行者在入口处由向导带入庙内。右面是工程师的营地。"上图则是神庙的平面图(在《埃及记行》中，类似的描述与插图很多)。

然令人心痛；回顾历史，却也有其正面的意义：盗窃者把各个时代的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学者得以藉此发现象形文字的秘密。

其实，劫掠古文物在埃及并非新鲜事：陵墓里的珍宝向来是诱人的

大约公元前 2000 年，法老默利卡莱(Merikarê)向他儿子承认："有人在墓室里搏斗过，坟墓被抢劫一空。我也曾经下过手。"公元前 1100 年，底比斯政府发现，王室陵墓连连遭盗贼集团劫掠。从保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案卷上，我们还可以得知审判此类案件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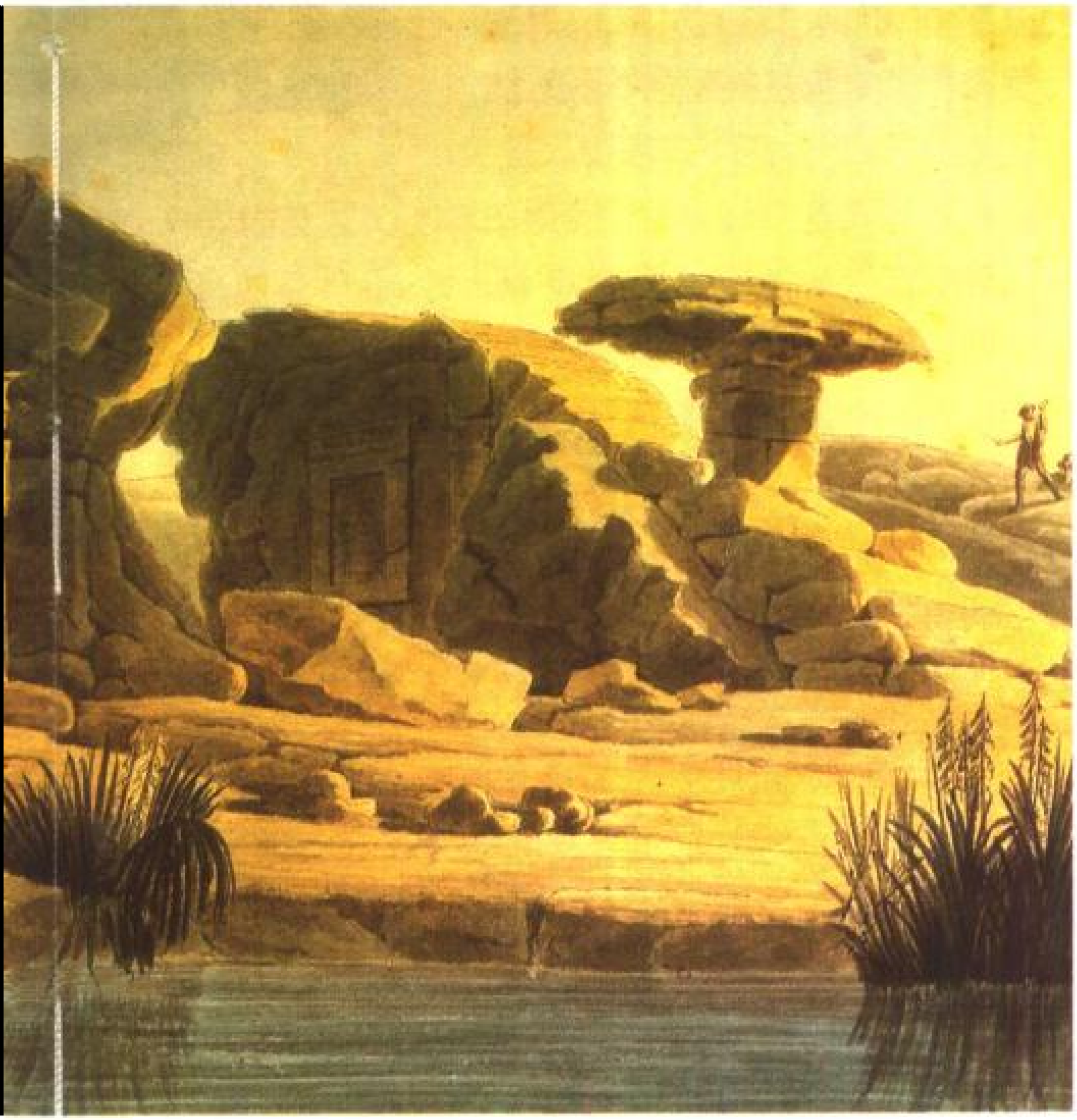
那时，由底比斯政府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先彻查所



有的王室陵墓，发现："太阳神之子塞贝克姆萨夫（Sebekemsaf，约公元前 1700 年）的金字塔陵墓，被盗贼闯入。窃贼挖了一条隧道，从图特摩斯三世的谷仓视察员纳巴穆恩（Nebamoun）坟墓的外厅，直挖过来。国王的墓室里不见了遗体，王后努布卡斯（Noubkhas）的墓室也一样。"

调查中指控了一批盗贼，包括一大群墓地管理处的工人和小职员。他们被逮捕并带上法庭，发誓说实话，否则就要"被割掉鼻子和耳朵，或者处死"。其中一人招认："四年前，我们找到塞贝克姆萨夫法老的陵墓。我们闯进陵墓，打开外椁和内棺，找到一身战士装束的

艘大船停在古代采石场入口处凿出的岩洞前（图左）。画面上可以看到岩石凿成的圆柱和雕刻。砂岩采石场位于岩石的背面。右后方是一块孤立的岩石，顶部宽大。有人猜测，古时候，它用来系住一根横跨尼罗河的铁索，以阻止船只再进一步往下航行。



尚波里庸于1829年间，在塞尔塞勒(Selseleh)采石场停留了一段时间。这个采石场中央的大圣殿，可以追溯到第18王朝(约公元前1350年)。至于那条铁链的作用(如果真有的话)，应该是为了阻止努比亚的船只进入埃及。这一带采石场的石块，正是昔日用以建造卡纳克(Karnak)和卢索尔神庙的材料。







象关岛中央的小神庙(左图)。维旺·德农画了这张图之后不到30年，尚波里庸来到此处时，神庙已不见踪迹。它的石头很可能拿去制造石灰了

国王木乃伊。他脖子上有许多护身符和纯金饰物，还戴着黄金头盔。木乃伊全身覆盖金子，内棺里外都镶嵌了许多金银和宝石。我们拿走了覆盖在木乃伊身上的金子，还有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和饰物。我们偷走了我们看得到的所有金器、银器和铜器，把全部物品平分为八

份。”案件笔录的结论是:“他们的案子和判决都正式记录下来呈送法老。”因为只有法老能宣判死刑,'记载这类案件的纸莎草纸都长达数公尺,但保存下来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劫掠古墓的行为有多普遍,同时也说明了王室陵墓陪葬品之丰富。这一点,在 1922 年第 18 王朝法老图坦卡蒙(Toutânkhamon,约公元



前 1333～前 1323 年在位)陵墓被发现时,获得证实。

埃及本地的农民向外人学样,也掠夺文物。威尔金森(Sir John Gardner Wilkinson)的这幅水彩画里,有一个女人在底比斯某个堆放木乃伊的陵墓中翻寻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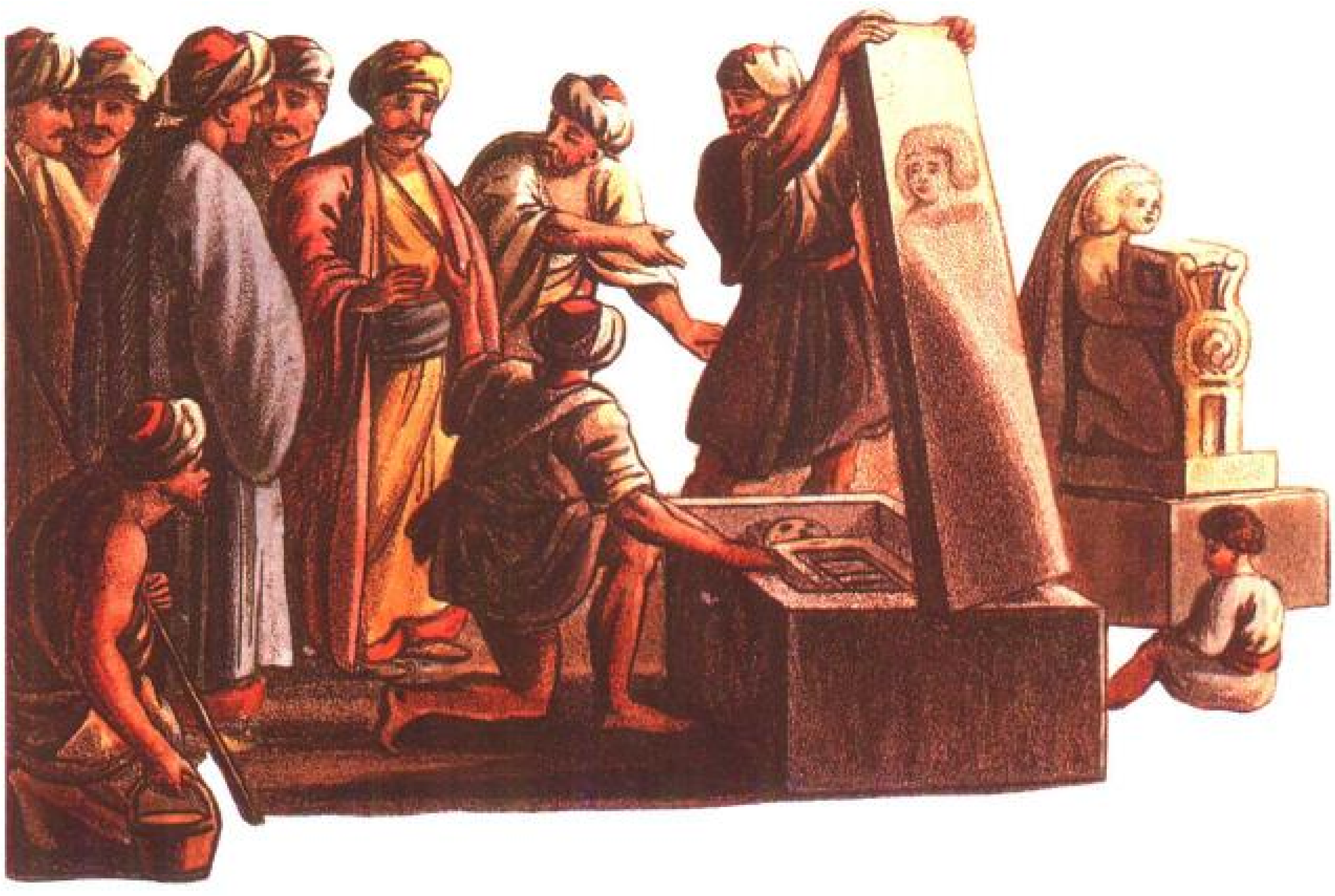
盗窃不止:甚且出现指南手册

由埃及人自己带头展开的盗窃行为,在罗马和拜占庭皇帝治下继续进行。这些皇帝从埃及劫走了许多纪念碑、方尖碑、斯芬克斯人面兽身像和各种雕像,拿来装饰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像罗马皇帝哈德良和戴克里

先(Dioclétien,约公元 243～313)那样,干脆用来装饰自己的别墅。波斯国王从神庙里夺走雕像,则是更早以前的事了。

埃及人代代口耳相传:神庙中藏有财宝,坟墓里有丰富的陪葬品。后来,科普特人却把神庙改成教会,修道士占领了石墓,毁损了浮雕和绘画: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劫掠。

16 世纪以前,在业已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出现了



19 世纪初起,开罗的商人就向农民购买文物。图为人们让一个埃及富人看货:一具石棺及棺材里的木乃伊,和一座雕像。

一本以阿拉伯文撰写的巫术书,名为《藏珠之书:藏宝挖掘指南》。此书详列了各个宝物埋藏地点,细说各种瞒骗宝物守护神的巧妙巫术,以便把宝物占为己有。埃及的寻宝者日渐增多,到 14 世纪时竟已被视作一种"工匠",成为一种行业。20 世纪初,这本巫术书仍然到处流传。开罗博物馆的馆长在 1900 年时说:"战争和漫长的岁月所毁掉的文物,比不上这一本书的罪过。"

19 世纪没有法令惩处盗贼

1810 年以后，盗贼和冒险家们大肆掠夺埃及的文物。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则大开方便之门。他于 1769 年生于巴尔干半岛，当时是土耳其一个省份的马其顿。当英国人离开埃及时，穆罕默德·阿里被编入一支阿尔巴尼亚人的部队，并于 1803 年成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1805 年，土耳其苏丹任命他为埃及总督。1811 年，他在开罗城屠杀了反对他的埃及苏丹卫队骑兵。



土耳其苏丹的卫队骑兵，是土耳其军中的精锐部队，享有许多特权，后来在穆罕默德·阿里手下式微。

从这时开始，穆罕默德·阿里虽然在名义上还受君士坦丁堡苏丹领导，实际上却独立统治埃及。他决定使埃及现代化，雇用了许多技术顾问，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以便建立埃及向来缺乏的工业。这些 1810 年至 1850 年招募来的外国人当中，着实有许多人是冒险家，他们掠走了为数可观的文物。

文物交易之所以络绎不绝，驻埃及的各国领事难辞其咎。原因很简单，要运走文物或着手发掘，必须使用当地的劳力，而劳力和土地都属于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必须得到他的敕令批准才能雇用工人。穆罕默德·阿里任埃及总督的时期，各国领事可以随时会见总督，因为想要从欧洲进口埃及工业所必需的机器，总督本人常常需要他们的协助，他们也因此轻易取得了敕令。

像瑞典和挪威的阿纳斯塔西(Giovanni Anastasi)，法国的德罗韦蒂(Bernadino Drovetti)、米诺(Jean-Francois

穆罕默德·阿里曾在土耳其军队里和法国人打过仗。在土耳其苏丹卫队骑兵的支持下，他在 1805 年成为埃及总督。他提倡埃及的现代化，建造了许多工厂、兵营和商店，也破坏了许多古文物。



Minaut)和萨巴蒂埃(Raymond Sabatier),英国的萨尔特(Henry Salt),这些总领事获得敕令后,便在前来埃及碰运气的冒险家当中招募合伙人。冒险家以领事的名义挖掘或购买文物,也负责把它们运走。

德罗韦蒂的宝贝

德罗韦蒂是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Piémont)人,后来入了法国籍,在 1798 年的远征军中打过仗,官拜上校。在某次战役中,他救过日后成为拿破仑妹夫的米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一命。1803 年他以副领事的身分重返埃及,1810 年升任总领事。这个职务使他与穆罕默德·阿里交往密切,因此在 1814 年路易十八登基之后,虽然丢了总领事的职务,却仍能留在埃及、

18 18 年左右的德罗韦蒂和他的工作人员。图中,在巨像的面孔前面吊垂线的人,正是德罗韦蒂。右方,一个身穿东方服装、倚着雕像的人,乃是让-雅克·里福。最右边可以见到一个发型与众不同的努比亚人。这幅版画取自福尔班(Comte de Forbin)的《地中海东部游记》。





曾任驻埃及法军上校的德罗韦蒂，保有军人气派，蓄留唇髭和颊髯(下图)。



都灵、巴黎、伦敦、柏林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大部分来自德罗韦蒂和萨尔特。左图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 1490～前 1436)黑色花岗石雕像上，里福刻了一段文字(其中还有拼音错误)："雕刻家雅克·里福为德罗韦蒂先生发现于底比斯，1818 年。"它属于德罗韦蒂的第一批收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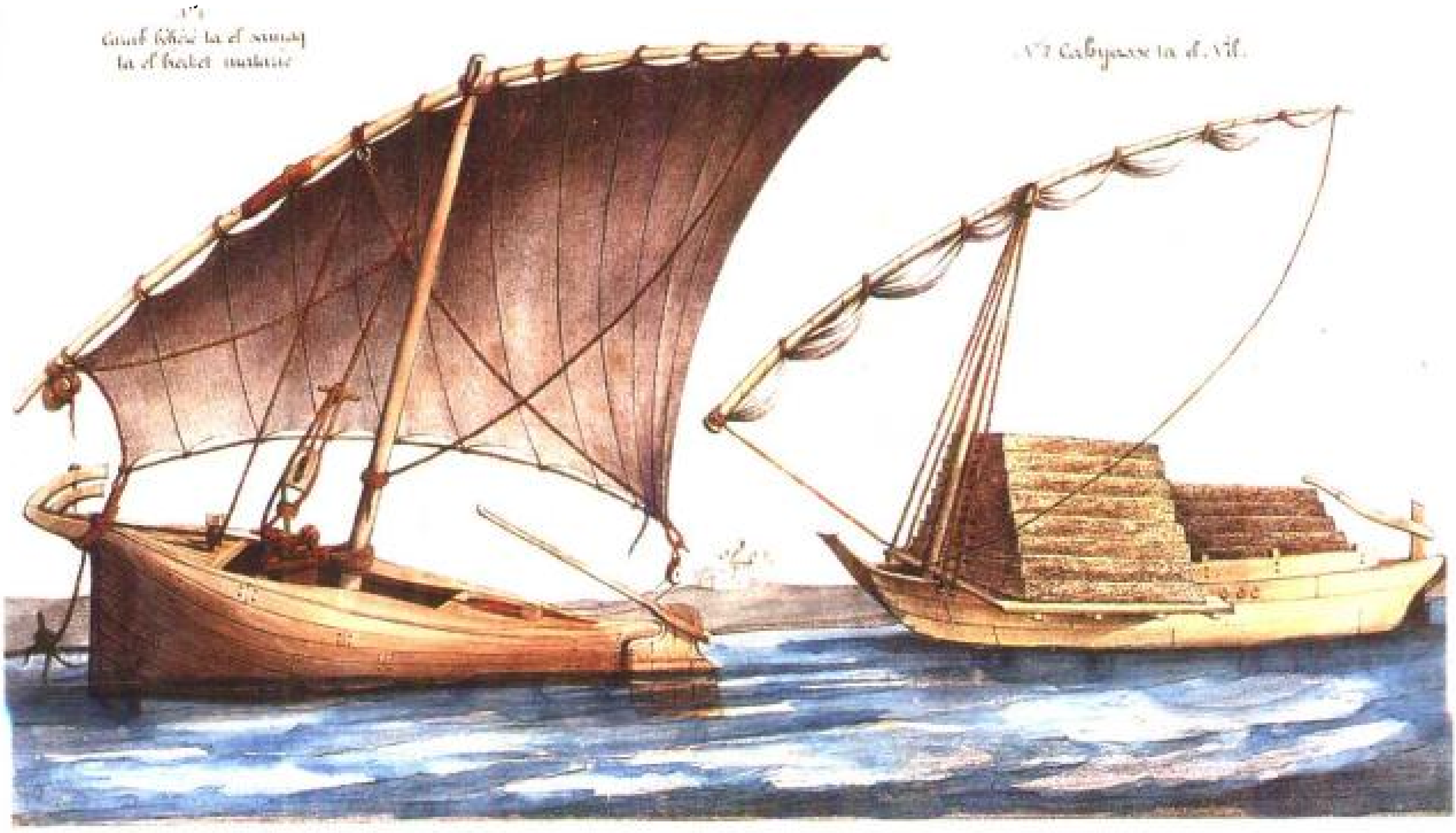
并在总督的照顾之下继续大做文物交易的买卖。

德罗韦蒂参加过探寻文物的活动，并且亲自指挥挖掘工作。他的一干工作人员，大肆掠夺，恬然无耻。其中劫掠手法最高明的，首推由马赛来的雕刻家让-雅克·里福(Jean-Jacques Rifaud)。此人机灵非常，但也脾气暴躁。他在埃及前后待了40年。里福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打算提供给德罗韦蒂的埃及雕像上。当德罗韦蒂的工人，和英国总领事萨尔特的工人吵架时，“里福便暴跳如雷，像只斗鸡般扑到两队人马之间，滔滔不绝地训斥一通。由于工人们都听不懂他的马赛方言，最后他就挥舞棍子痛打他们”。

日积月累，领事的院子里堆满了古物。德罗韦蒂认为数量已足，便建议路易十八为罗浮宫购买这些文物，可是国王认为价格太高而拒绝了。德罗韦蒂的第一批收藏品，最后由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国王查理-费里克思(Charles-Félix)买下，价格为40万里拉。后来进了都灵(Turin)博物馆的这批古埃及文物包括：阿门诺



里福在埃及生活了40年，留下约4,000幅绘画。这两张描绘的是石棺和尼罗河上的船只。



菲斯一世(公元前 1558～1530 年在位)、图特摩斯一世、第 19 王朝拉美西斯二世(? ～公元前 1251)、阿门诺菲斯二世(公元前 1450～前 1425 年在位)等法老完整无缺的雕像；另外有一个阿门诺菲斯三世(公元前 1408～前 1372 年在位)时的斯芬克斯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图特摩斯三世的一尊花岗石坐像，坐像基座上刻有这样的句子："雕刻家雅克·里福为德罗韦蒂先生发现于底比斯，1818 年。"都灵博物馆共收藏有一千多件埃及器物与碑刻，是欧洲第一家藏有上好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1825 年尚波里庸曾前来此馆，参考这些文物，以检验自己对象形文字的辨认是否正确。

德罗韦蒂对第一批发掘的收获颇为满意，遂继续发掘工作，获得第二批收藏品。他打算卖给法国，查理十世听了尚波里庸的意见，用 20 万法郎买下，收入罗浮宫。在这批第一流藏

没有牵引设备和起重机，寻找文物的人只雇用数百个埃及农民，把几吨重的石块运到尼罗河畔。一到河边，这些古代石雕就被装上船，运到亚历山大城，那里有船把它们运到欧洲。

品中，有图蒂（Thoutii）将军的厚重金盘，是埃及金银器皿中的佳作。

1836 年，普鲁士国王听从埃及学学者莱普西乌斯（Karl Richard Lepsius）的意见，买下了德罗韦蒂的第三批挖掘物。这批藏品虽不如前两批重要，也只值三万法郎，却都精美无比。



图特摩斯三世颁给图蒂将军这个金盘，奖励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功勋（约公元前 1455 年）。这个金盘现存罗浮宫博物馆。埃及民间故事里，图蒂曾攻占雅法城（Jaffa），攻城的士兵都藏在罐子里。这个故事显然是《一千零一夜》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的起源。

亨利·萨尔特也从埃及弄走了数千件文物

萨尔特是画家。从 1802 年开始，他遍游东方，为旅行家们回到英国后出版的游记画插图。从 1809 到 1811 年，他待在阿比西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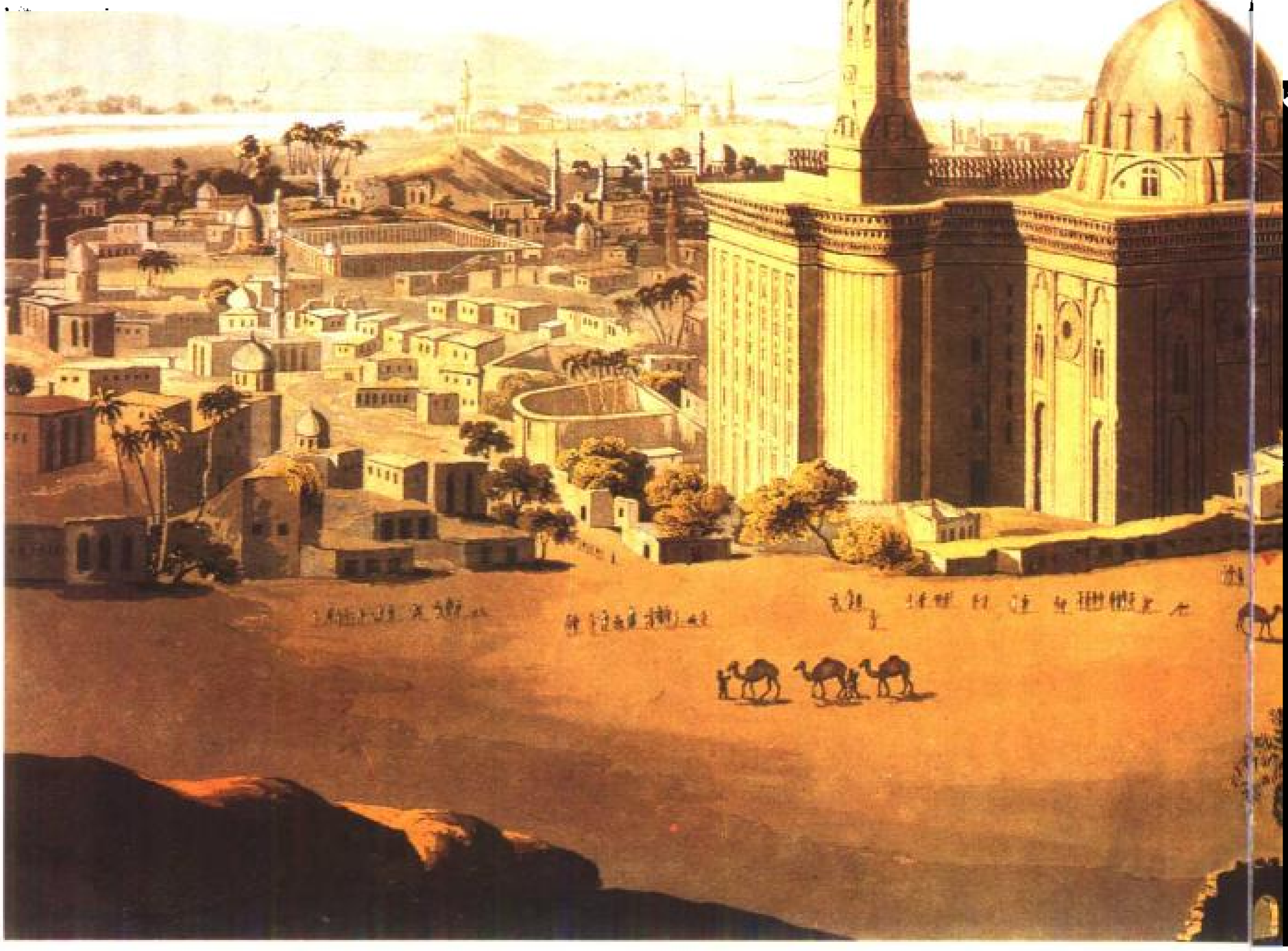


1844 年，莱普西乌斯逗留苏丹期间，在 92 个努比亚农民的协助下，仿照贝尔佐尼的方法，从巴尔卡尔山（Gebel Barkal）的阿蒙神庙里，运走一座巨大的公羊雕像，它是阿门诺菲斯二世（约公元前 1450）的保护神阿蒙，现存柏林博物馆。

(Abyssinie,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在当时是个偏远的国家。他于1816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领事后,立刻效法德罗韦蒂的作为。他养的一批工作人员,较之德罗韦蒂的帮手毫不逊色。其中有个希腊人,名叫阿塔纳西(Athanasi),当时的旅行者都称他为雅尼(Yanni);还有让-巴蒂斯特·贝尔佐尼(Jean-Baptiste Belzoni)。萨尔特于1818年就拥有了第一批收藏品,卖给大英博物馆。双方讨价还价,大英博物馆只肯出2,000英磅,还不够发掘和运输的费用。萨尔特于是拿出了藏品中最精美的文物,第19王朝塞蒂一世(Seti I,公元前1312~前1298年在位)的大理石棺,把它卖给了私人收藏家索阿纳(Sir John Soane),价格相当于其他全部收藏品的总和。



未当上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之前,亨利·萨尔特(1780~1827)是个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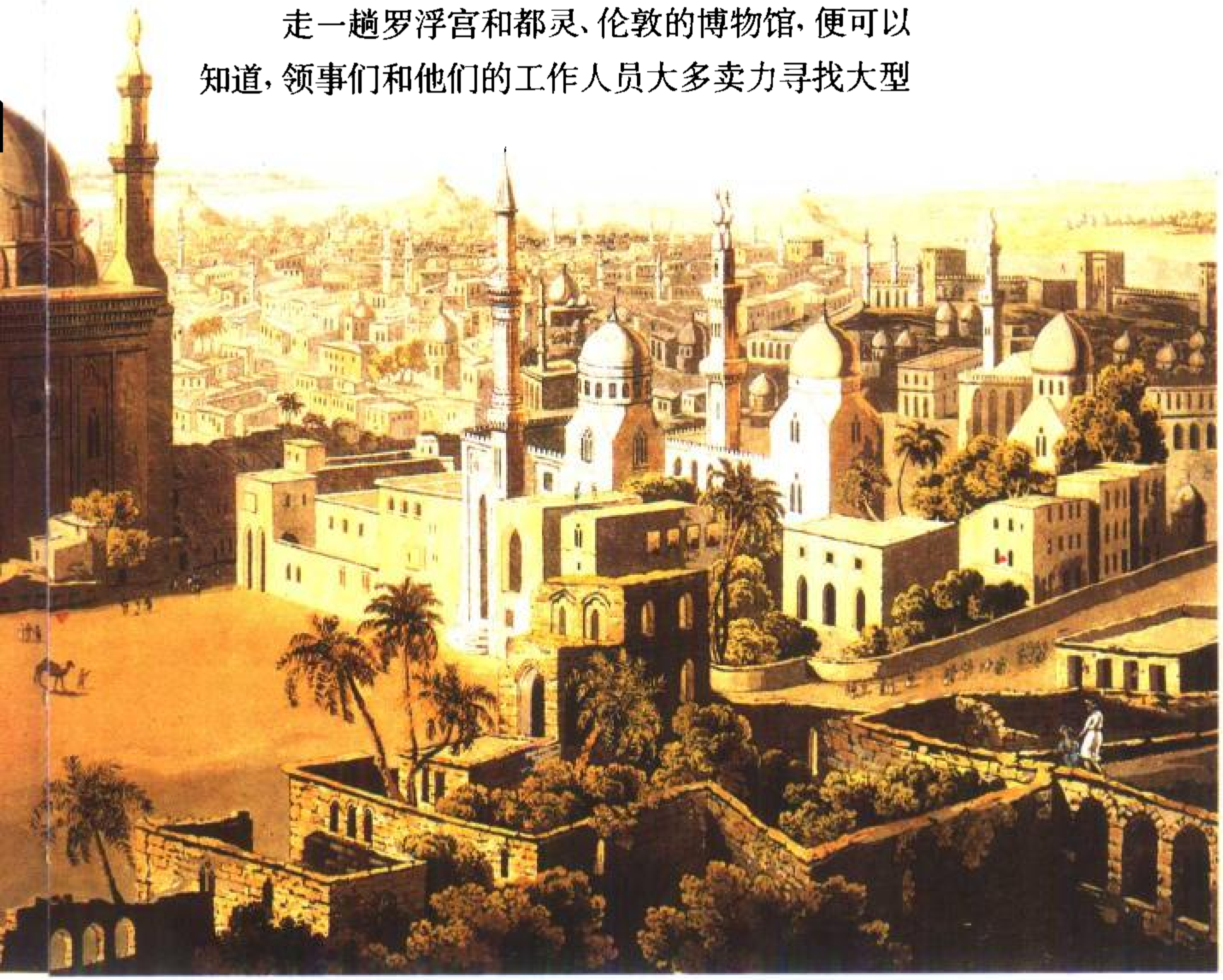


萨尔特的第二批收藏品比第一批重要得多。他最初想卖给大英博物馆，但大概是对馆方的态度感到失望，便在 1824 年卖给法王查理十世，价格为 25 万法郎。有了萨尔特的藏品和德罗韦蒂的第二批藏品，罗浮宫的古埃及文物已可与都灵博物馆媲美。在罗浮宫中来自萨尔特的 4,014 件藏品清单上，有卡纳克神庙的一段刻满铭文的墙面，拉美西斯三世的玫瑰色花岗石棺（德罗韦蒂眼睁睁看着贝尔佐尼挖走的文物之一），两座巨大的花岗石斯芬克斯像，还有菲莱神庙花岗石的内中堂。

萨尔特的第三批收藏品，到 1827 年他死于埃及后才出售，共有 1,083 件，大部分由大英博物馆买下。

走一趟罗浮宫和都灵、伦敦的博物馆，便可以知道，领事们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卖力寻找大型

瓦伦西亚（Valentia）勋爵的《旅行印象》一书里，插图出自萨尔特手笔。其中有这幅开罗景象。开罗在 1820 年代有上千座清真寺。近景是哈桑苏丹（Hassan，14 世纪）、埃尔·马默迪（El Mahmoudieh）和阿科尔亲王（Akhor，16 世纪）的清真寺。



文物：方尖碑、斯芬克斯像、石棺和巨大的雕像。这些文物通常都是用花岗石制成，重量惊人，而且往往埋在陵墓里——深埋在岩石下的陵墓。想要带走它们，必须先把它们运出来，送到尼罗河边，再吊到简陋的斜桅小帆船上。这些搬运工作可没有借助任何机械。到了亚历山大城之后，还要重新装到小吨位的帆船上——蒸汽轮船要到 1830 年后才问世。



1803 年，贝尔佐尼在伦敦扮演“大力士参孙”（上图）。下图是 1820 年，他身穿土耳其服装的模样。

贝尔佐尼的成就神乎其技

在众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之中，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是佼佼者。1778 年他生于威尼斯以西的帕多瓦(Padoue)，16 岁到罗马讨生活。他本来想当僧侣，但是 1798 年法国军队进入罗马，于是转往伦敦，在街头卖艺。他身材高大，据说有两百多公分，力大无穷；介绍他的剧院广告把他形容成“巴塔哥尼亚(Patagonie)的大力士参孙”。他登台时化装成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人，头戴羽毛。表演结束时，他举起一个金属架，架上站着十二个人，名为“人肉金字塔”。

他还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1814 年他在马尔他岛(Malte)，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个经纪人建议他去埃及，说他年轻时候学的水利知识在那儿会有用处。于是他带着妻子和一个仆人来到埃及，而且马上结识了德罗韦蒂，和瑞士探险家布尔卡德(Johann Ludwig Burckhardt，1784～1817)。

贝尔佐尼用了两年时间，来制造并安装他所发明的灌溉机械。他把机器推荐给穆罕默德·阿里，但是尽管



它在同一时间内的取水量比传统器具多六倍，穆罕默德·阿里却听了亲信的外行话而拒绝了。这次失败使贝尔佐尼的生计陷入窘境。

此时，萨尔特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萨尔特在离开伦敦前来埃及履新之前，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成员邦克(Sir Joseph Banks)怂恿萨尔特利用自己的职位，为邦克和大英博物馆搜集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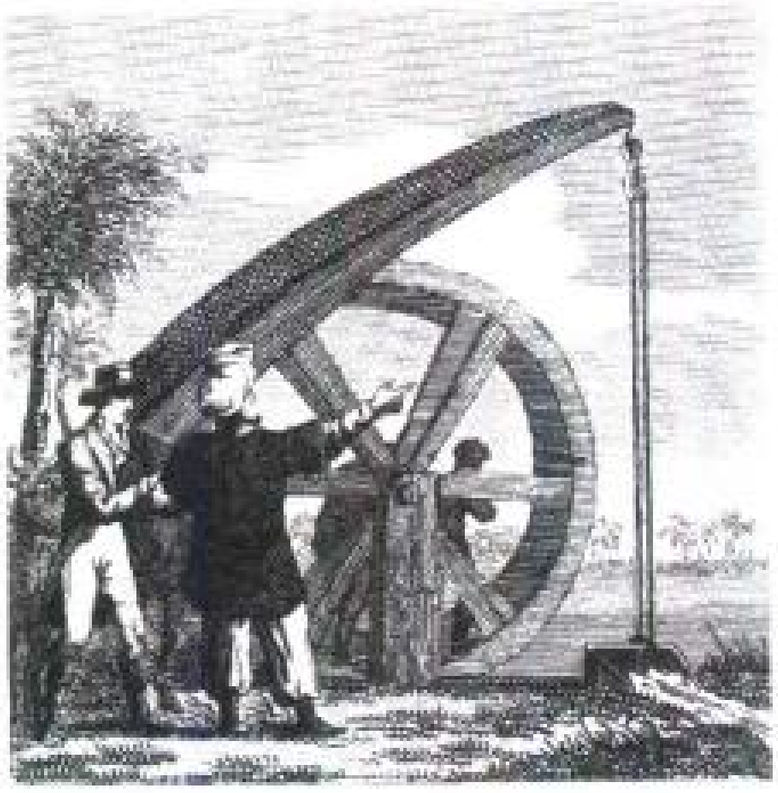
此外，布尔卡德在上埃及停留时注意到，在法国学者们命名为"门农庙"(Memnonium)的神庙，也就是拉美西斯神庙(Ramesseum)前，有一个硕大的法老胸像。当地农民认为，法国人想运走它简直是白费力气。布尔卡德建议穆罕默德·阿里把这胸像送给英国摄政王，可是总督怎么也不相信，光拿一块石头当礼物，就能得到那位君主的感谢，事情就搁下来了。后来，布尔卡德还向邦克和贝尔佐尼谈过此事。

在他的著作中，贝尔佐尼叙述他如何向穆罕默德·阿里推荐自己的灌溉机械；如何借助他刚修好的一台法拉第(Faraday)发明的机器，向穆罕默德·阿里放电，使阿里吓得跳起来。

法老胸像的漫长旅程

灌溉机械失败之后，贝尔佐尼失去了经济来源，忽然想起门农庙的胸像：可以用这来赚点钱吧？他在布尔卡德陪同下去见萨尔特，萨尔特也看出这个胸像运回去能使邦克感到满意，于是给了贝尔佐尼一笔运费，及另一大





"新机器开始动。尽管这机器是用废旧木材和铁件制成、提起来的水却比普通机械多上六、七倍。帕夏注视良久，却说只多四倍。于是人们两相比较，用我的机械和六台普通机械去比所提上来的水量。阿拉伯人拼命赶他们的牲口，结果牲口持续不到一个小时以上……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契约成了废纸，也拿不到我该得的款项了。"

贝尔佐尼

《埃及和努比亚游记》

笔钱，让他能放手购买所发现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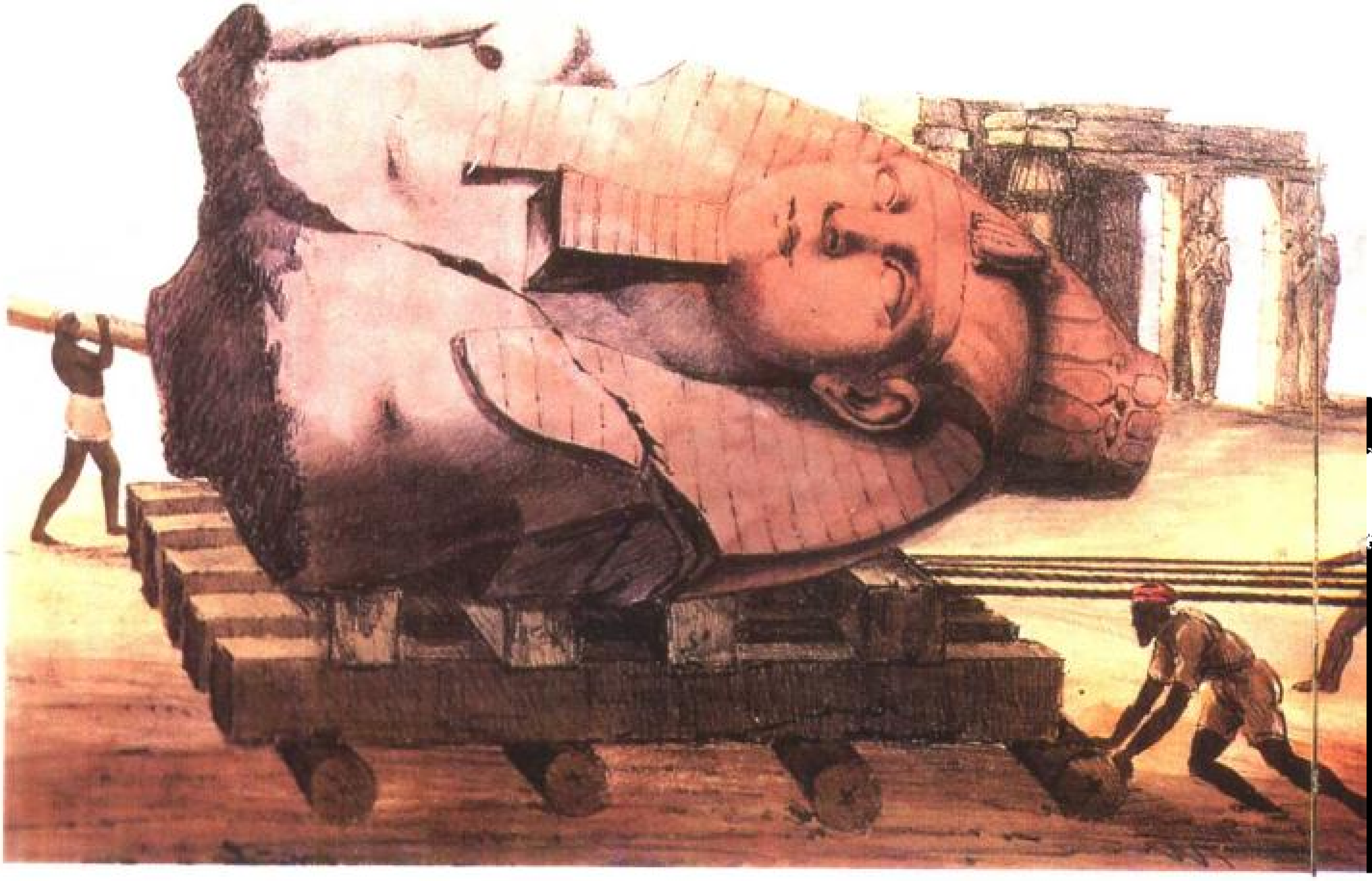
贝尔佐尼于 1816 年 6 月底从开罗的布拉克河港（Boulak）出发。7 月 22 日，他一到达底比斯，就直奔拉美西斯神庙。“在一堆废墟中，我最先想的，就是要找到那胸像。我在一大片这胸像原有的底座和身体的碎片附近，发现了它。它面朝天空，彷佛是由于知道要被运到英国去，而向我微笑。我原先只晓得它硕大无比，没料到它也美得出奇。”

他开始准备运输工作。“为了这项工程，我从开罗带了 14 根杠杆，来到拉美西斯神庙。其中八根用来做成载胸像的运送架，外加四条棕榈叶绳子、四根滚棒，没有任何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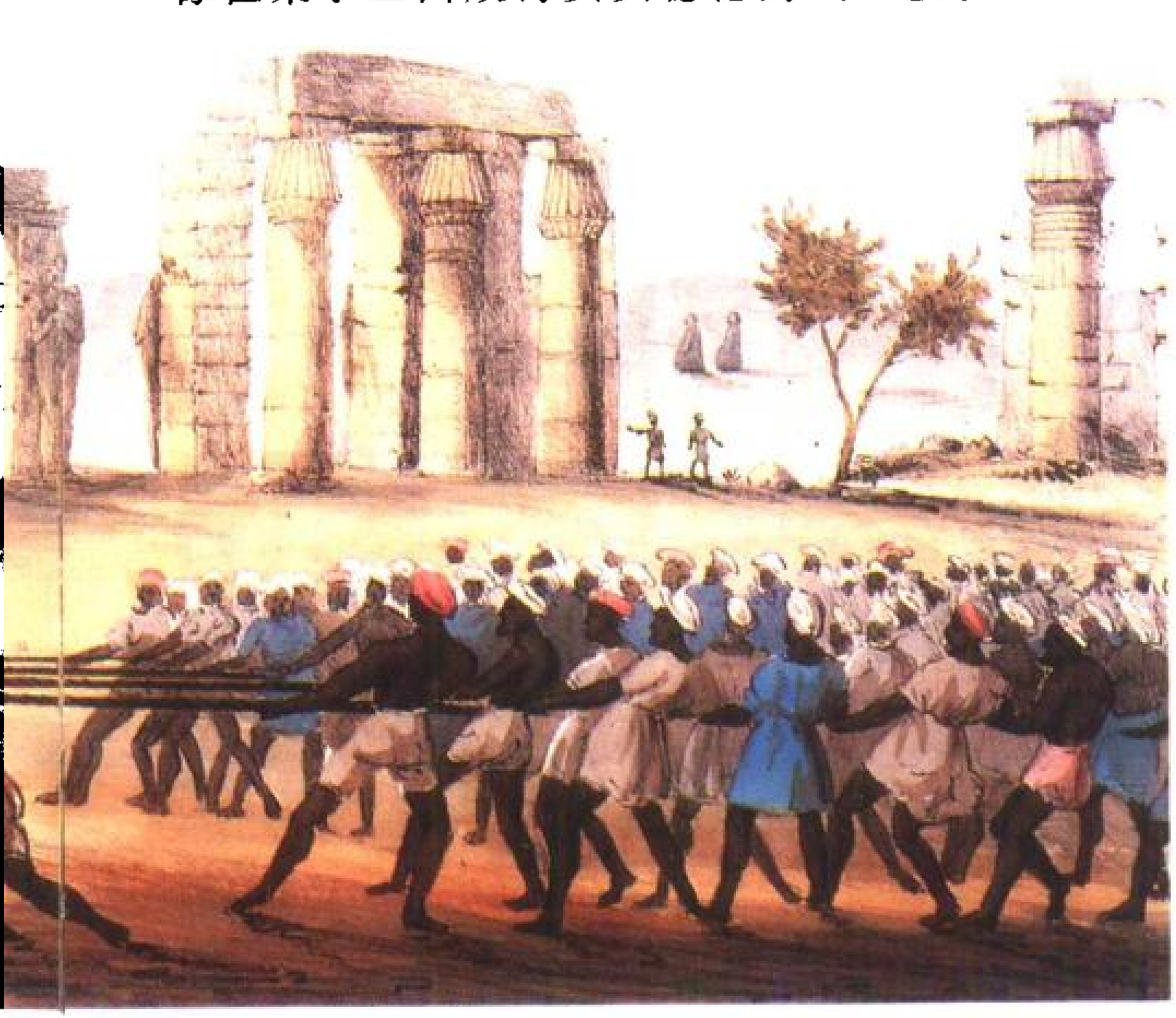
7 月 24 日，他带着敕令向当地的都督要求雇 80 名工人。都督说没有工人可派，最好等泛滥期过去再说。

“这一天，我们把胸像从拉美西斯神庙的废墟里拉出来，前进了大约 25 托瓦兹（48 公尺）。为了开辟一条通道，我们不得不打碎两根柱子的底座。晚上我很不舒服，躺下休息，吃不下任何东西。这时我深深觉得：在烈日下指挥艰难的搬运工作，和在设备齐全的船上旅行，真是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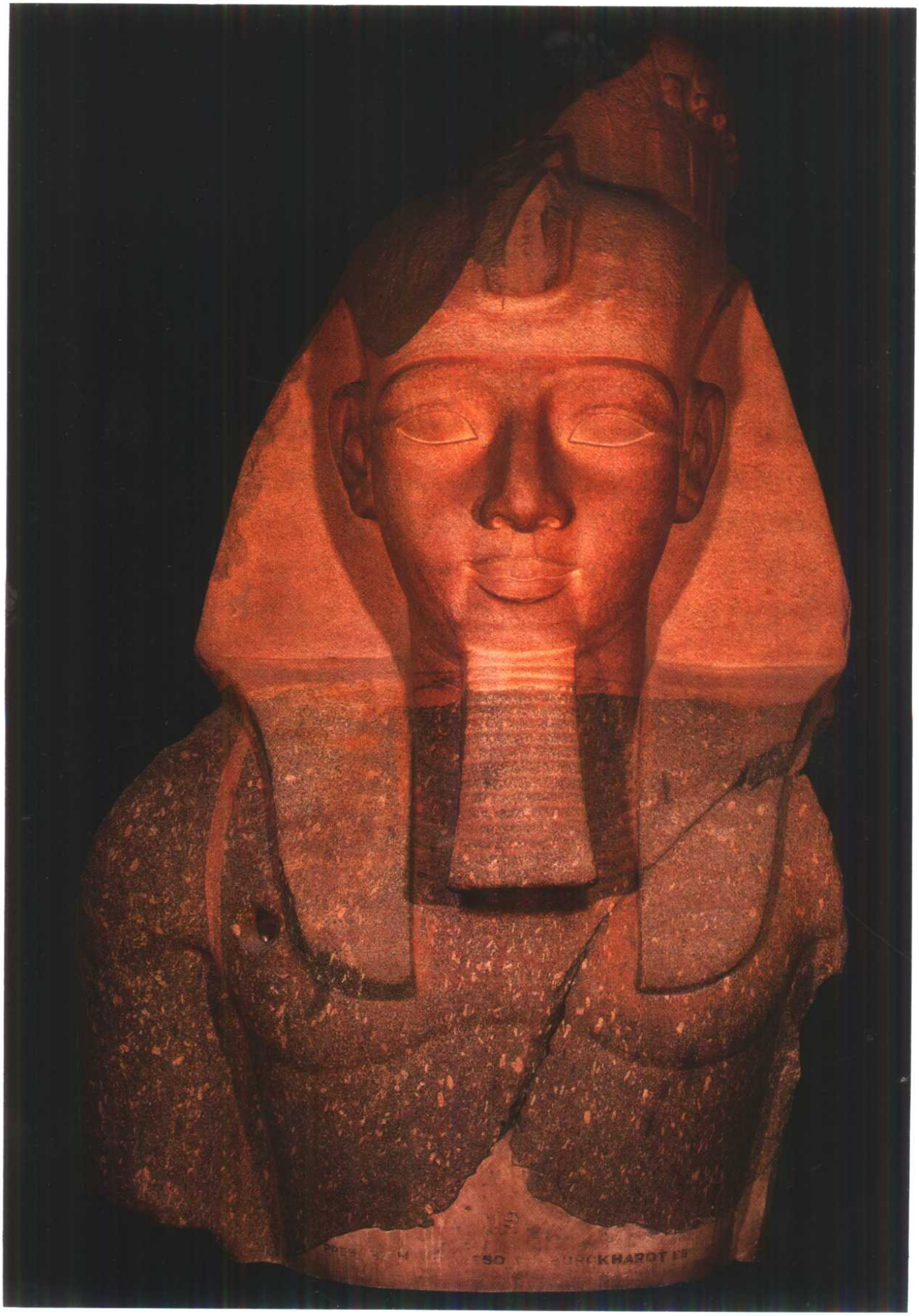
贝尔佐尼
《埃及和努比亚游记》



贝尔佐尼坚持自己的要求，最後贿赂了都督，让他答应第二天派工人来。第二天一个工人也没有来。于是又谈判，又送礼，都督才又答应了。隔些天来了一批人，但是不够用。“不过当其他人看到这些工人开始工作时，也就容易说服并随之而来了。工地上搭起架子，先要把胸像放到架子上。当地的农民早看惯了加法尼(Caphany，他们给巨像起的名字)，以为它永远不可能被搬离。当他们看到巨像移动时，都惊叫起来。尽管巨像移动是他们自己使尽力量的结果，他们却以为是由于魔鬼之力。他们见我在记笔记，便认为我在施魔法指挥这项工程……我用四根杠杆抬起胸像，把运送架塞到胸像下面。等胸像慢慢放上架子之后，我再让他们抬起架子的前部，在底下放进一根滚棒，后部亦如法炮制。我让巨像在架子上面放得安安稳稳的，拉绳的力量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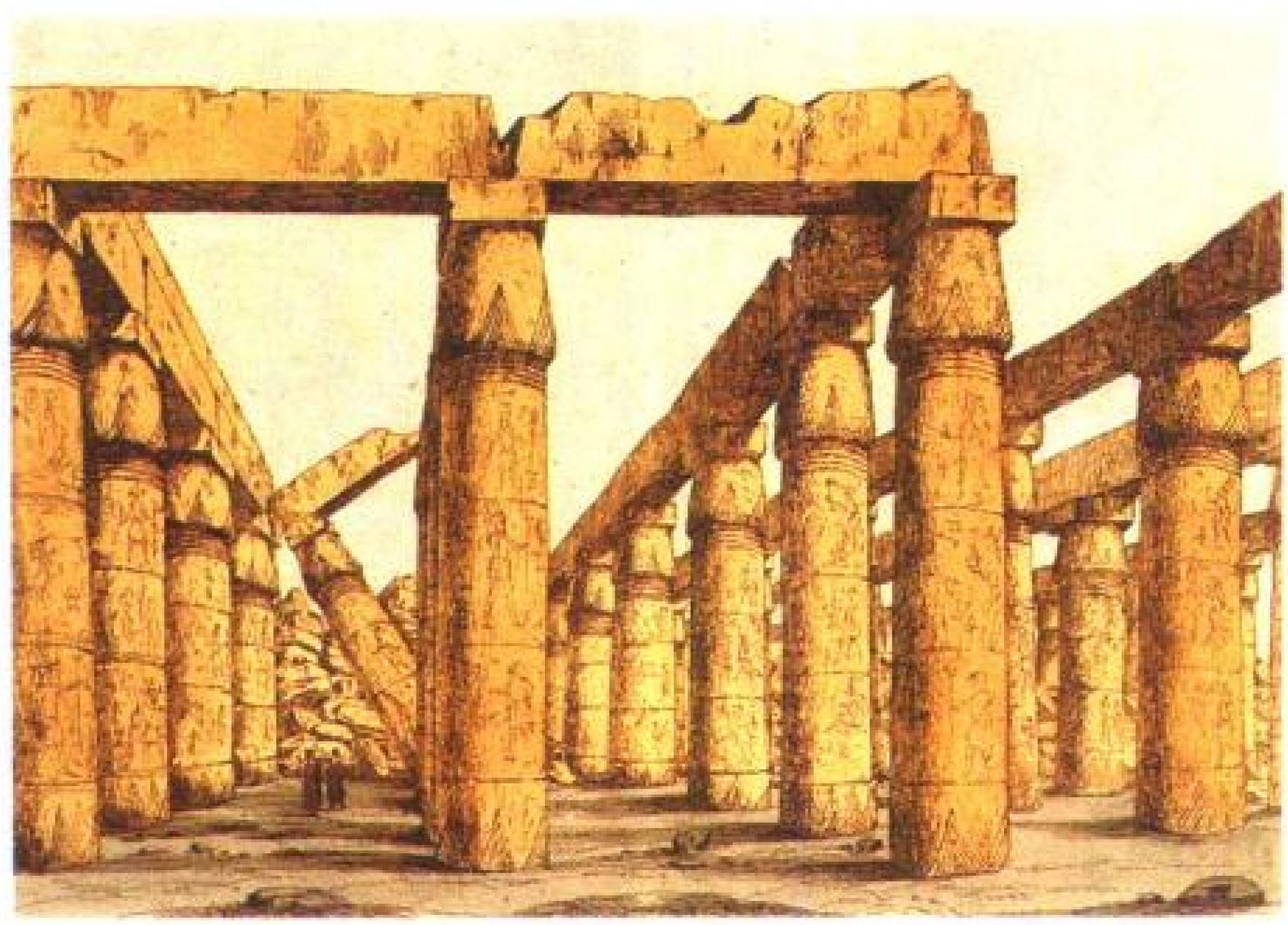
贝尔佐尼是出色的画家，所以他不仅用文字写下游记，也用漂亮的水彩画来记录他每天的活动。这些水彩画后来被出版商印成了一套套石版画。


KHAROT



配得很均匀。我又安排了几个人，手持杠杆，走在运送架的两侧，以便胸像万一向哪一边倾倒时，可以出手协助……”

“一些工人在前面拉着绳子，另一些则不断地更换滚棒。就这样，巨像从原本所在的地方前进了几托瓦兹（toise，法国旧长度单位，一托瓦兹约相当于两公尺）。我派了一个阿拉伯人到开罗去，按照我的指示报告胸像已经开始运往英国的作业。”



“傍晚从古尔纳（Gurnah）回来时，我听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头像，比我运到亚历山大城要发往英国的那个还要大。它是用红色花岗石雕成的，工艺精美，而且保存完好，只有一只耳朵、一部分下巴和胡子稍被毁损。头像在脖子下部和肩膀脱离。它头上戴的是头巾或量谷器。我在八天内就可以把它运到卢索尔，虽然该地距此超过1,000公尺。”

贝尔佐尼
《埃及和努比亚游记》

拉美西斯二世胸像，现存大英博物馆宽敞的埃及厅里，离罗塞塔石碑不远（左页图）。

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废墟中，贝尔佐尼发现的巨像（上图）和柱廊（左图）。巨大的阿蒙神庙吸引了贝尔佐尼：“卡纳克的柱廊大得超出旅行者的想像，不得不由衷钦佩创造这类宏伟建筑的人民。要怎样才能捕捉我乍见这些无边无际的柱廊时的感觉呢？”

由贝尔佐尼《埃及和努比亚(Nubie)游记》中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运送石像到尼罗河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花了10天才走620托瓦兹(1,200公尺)！8月5日，终于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附近。贝尔佐尼为此十分高兴："所以我今天(6日)很早就来了，结果发现只有卫兵和木工。木工告诉我，副都督禁止农民再为'狗基督教徒'工作。"

这下子事态可严重了，水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上涨，而一旦河水泛滥，胸像就要被迫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月。贝尔佐尼抓紧时间，去问副都督为什么不让农民工作。

副都督说禁令来自都督本人。贝尔佐尼马上去找都督，费了番唇舌，又送上"两枝漂亮的英国手枪"作为礼物，他获得了允许复工的书面命令。8月12日，拉美

卡纳克废墟在19世纪时混乱不堪，雕像和浅浮雕随处散置，任人掠夺。德罗韦蒂及其工作人员，与萨尔特一伙人公开争夺，有时甚至诉诸武力。贝尔佐尼有一天骑在驴背上穿过废墟，遭到德罗韦蒂手下人殴打，幸亏德罗韦蒂本人出面，才得以逃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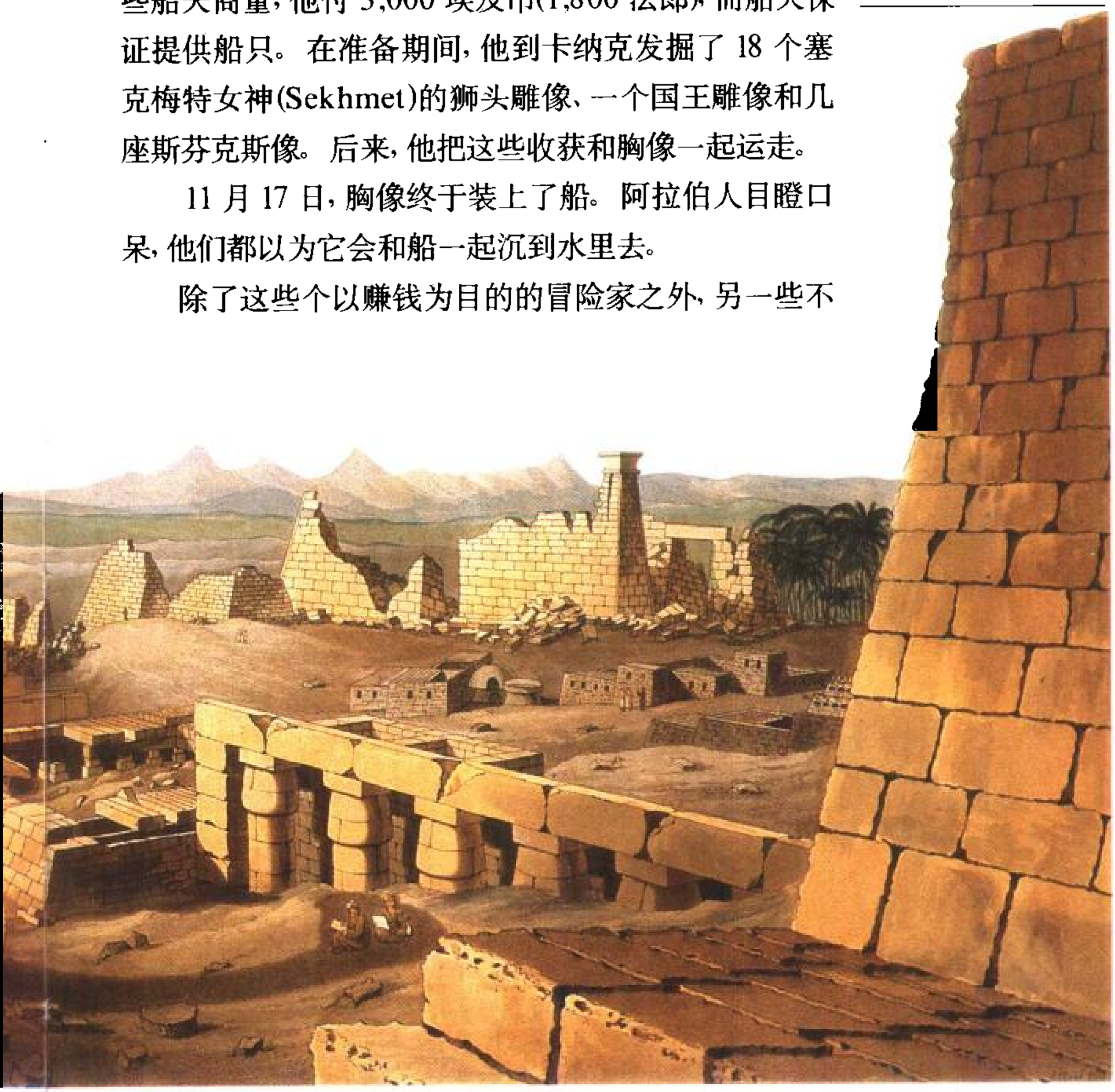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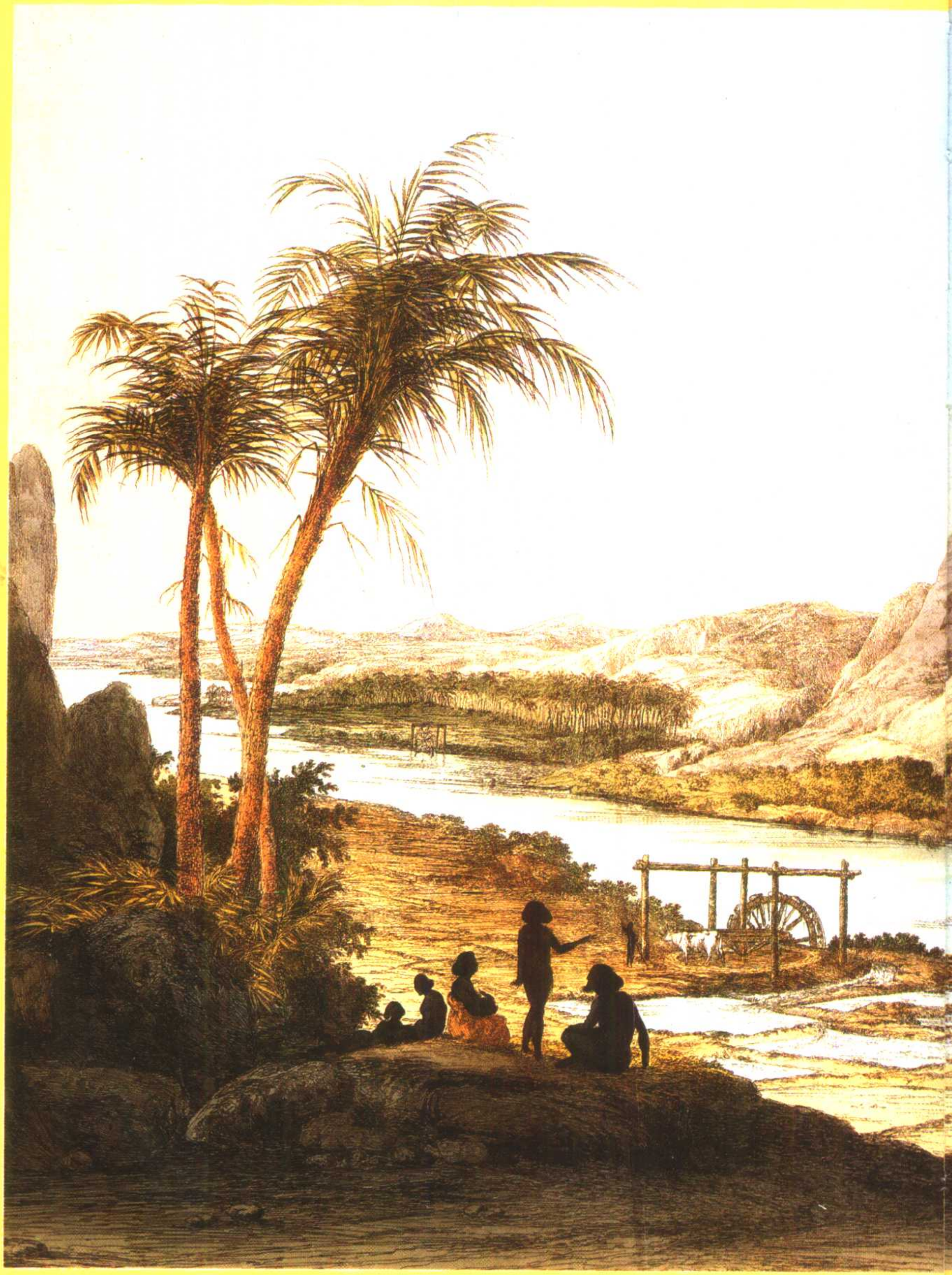
西斯二世的胸像终于运达尼罗河畔，等着把它装船送往开罗。贝尔佐尼利用等大船的机会参观了国王谷的陵墓，然后到努比亚看了阿布辛比勒(Abou Simbel)的两座神庙，暗自打算：有朝一日要进去仔细勘察。他游览了菲莱，以萨尔特的名义占有了一个小方尖碑。11 月他回到卢索尔(Louqsor)，所要的船还没有到。他就和一些船夫商量，他付 3,000 埃及币(1,800 法郎)，而船夫保证提供船只。在准备期间，他到卡纳克发掘了 18 个塞克梅特女神(Sekhmet)的狮头雕像、一个国王雕像和几座斯芬克斯像。后来，他把这些收获和胸像一起运走。

11 月 17 日，胸像终于装上了船。阿拉伯人目瞪口呆，他们都以为它会和船一起沉到水里去。

除了这些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冒险家之外，另一些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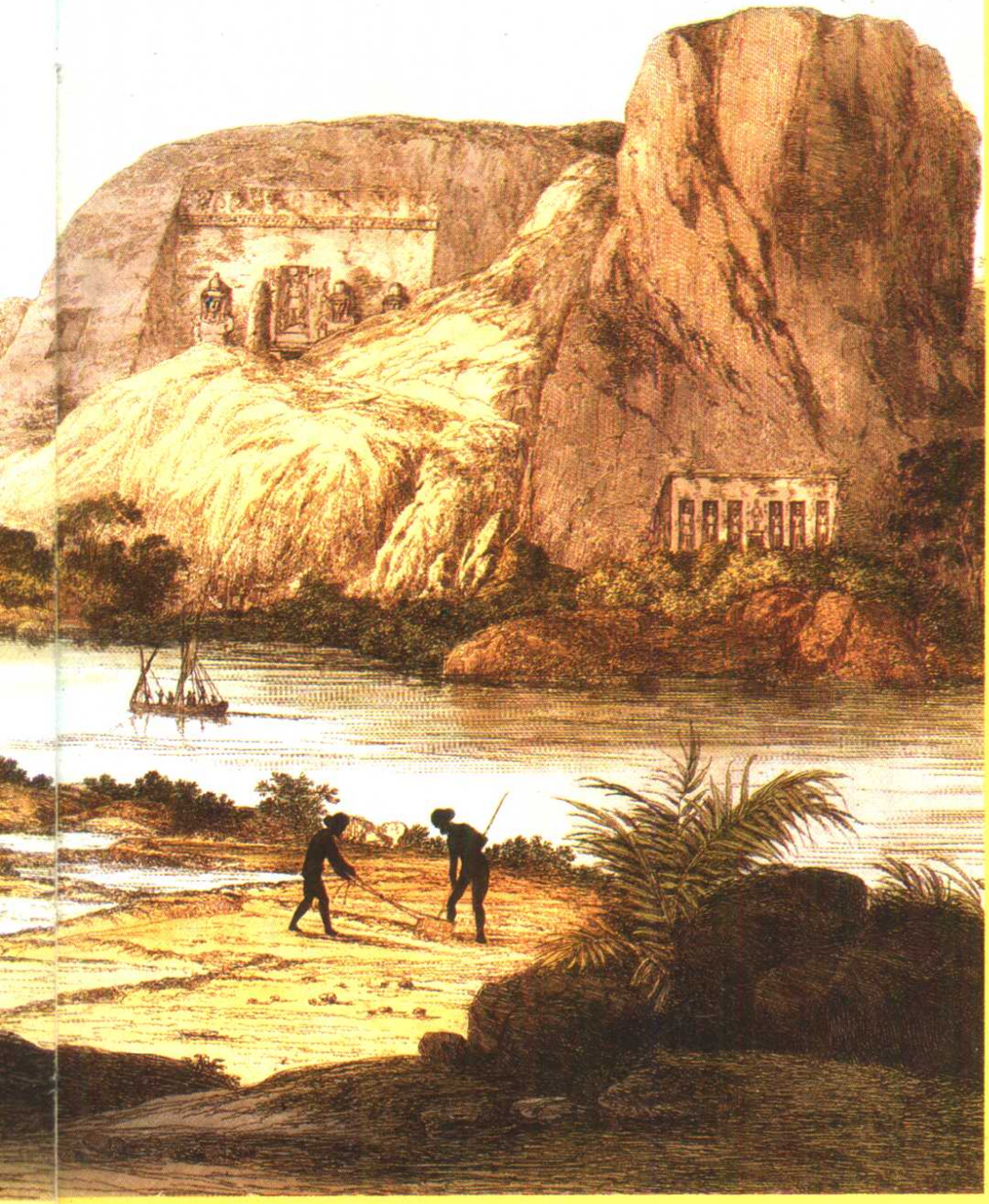
贝尔佐尼的绘画，表现了卡纳克废墟的混乱情景。近处第一个塔门颇难辨认，左面是塔哈尔卡(Taharqa)圆柱及第二个塔门。右面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神庙，以及一连串设在通往卢索尔的路上的塔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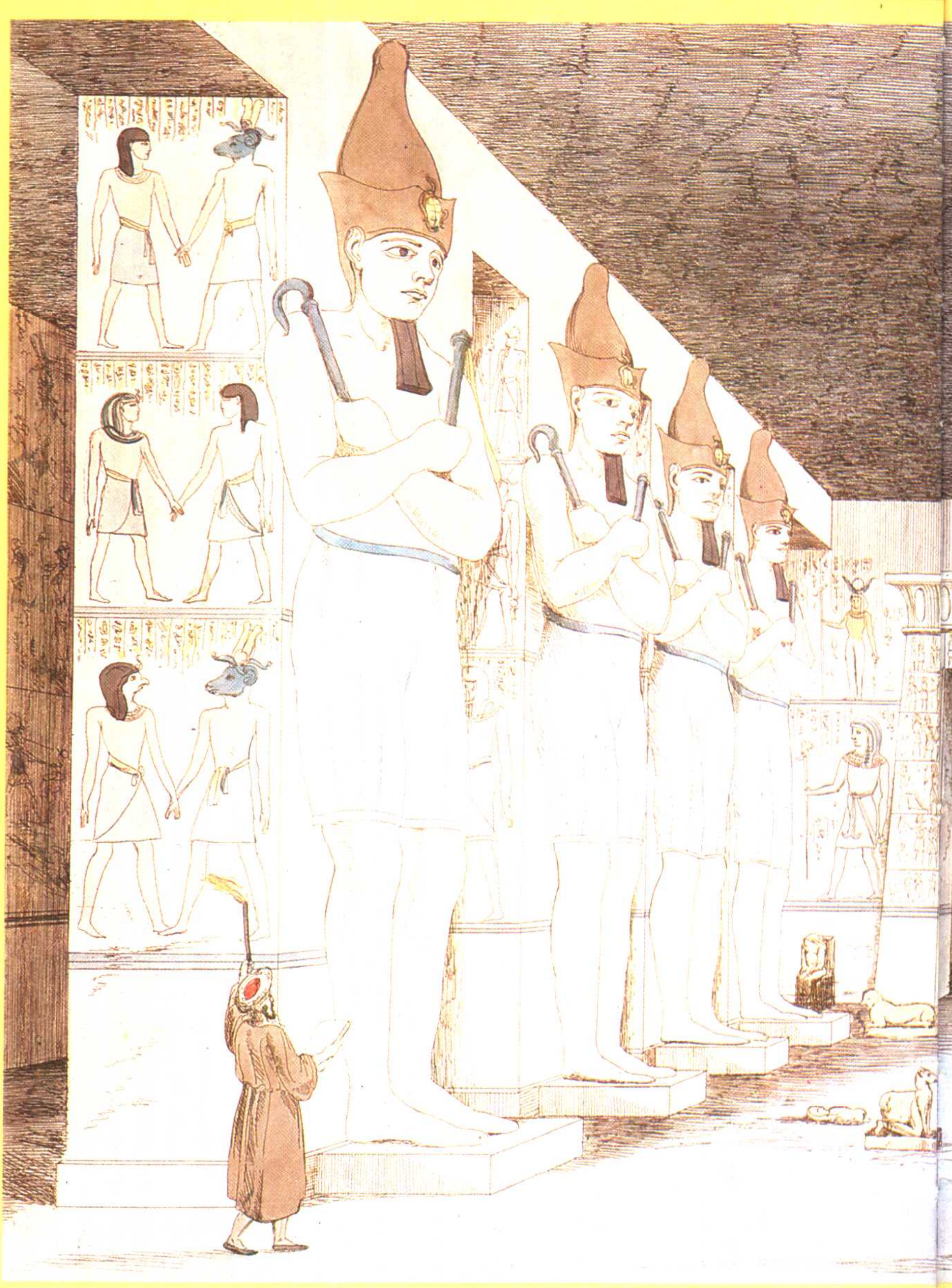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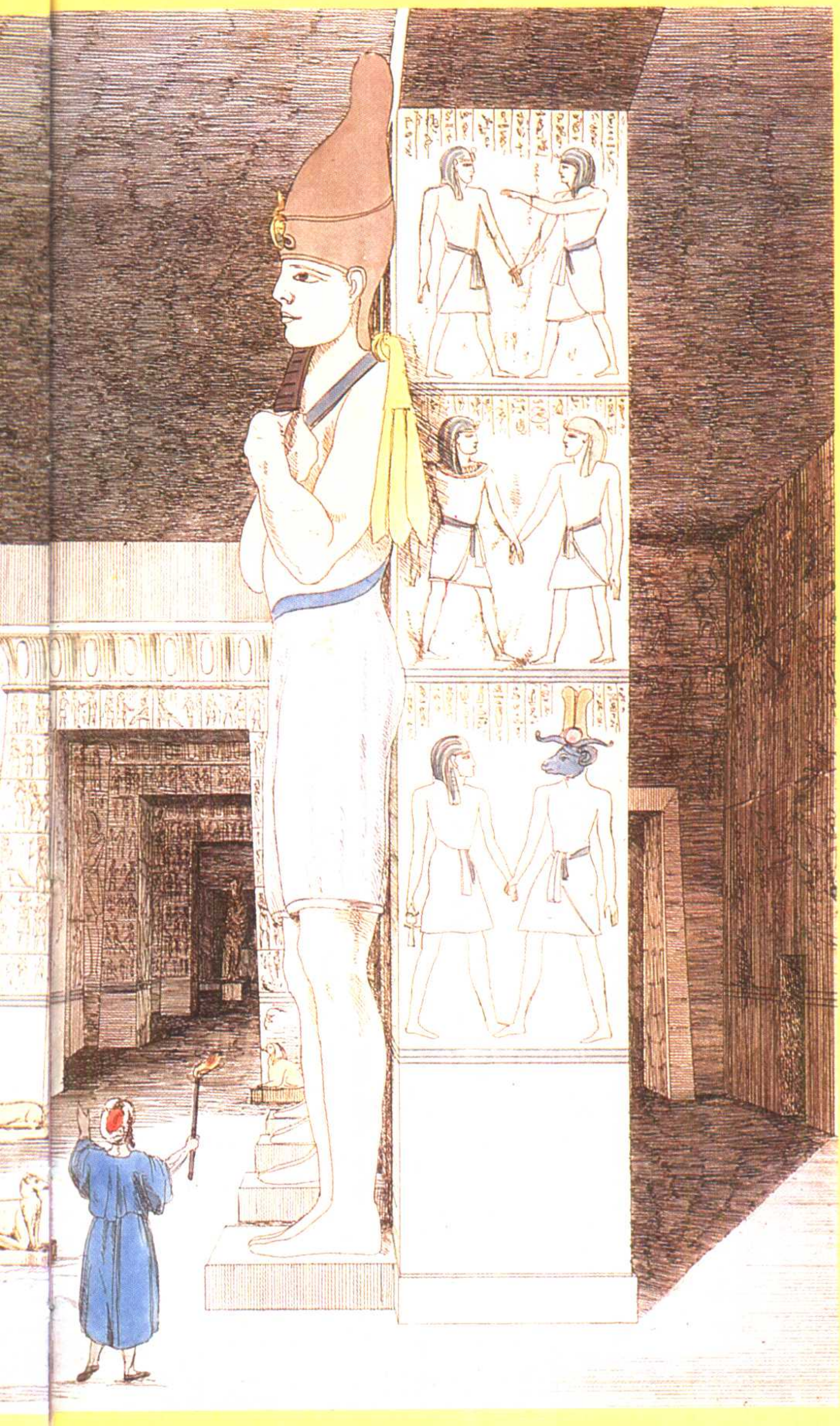


贝尔佐尼在阿布辛比勒

阿布辛比勒由布尔卡德于1813年发现。贝尔佐尼看到他的描述后，决心成为第一个进入神庙的人。1816年9月，他的船停在神庙对面。他画了这幅画，右面是小神庙，它的正面有六座巨像，悬崖当中是大神庙。他叙述了自己的印象：“北方吹来的沙，堆积在神庙上方，再逐渐往下流向神庙的正面，将入口处掩埋了三分之二。当我走近这座神庙时，忽然发现，想把沙堆清出门口，是不可能的了。沙堆那么高，我感到自己永远也到不了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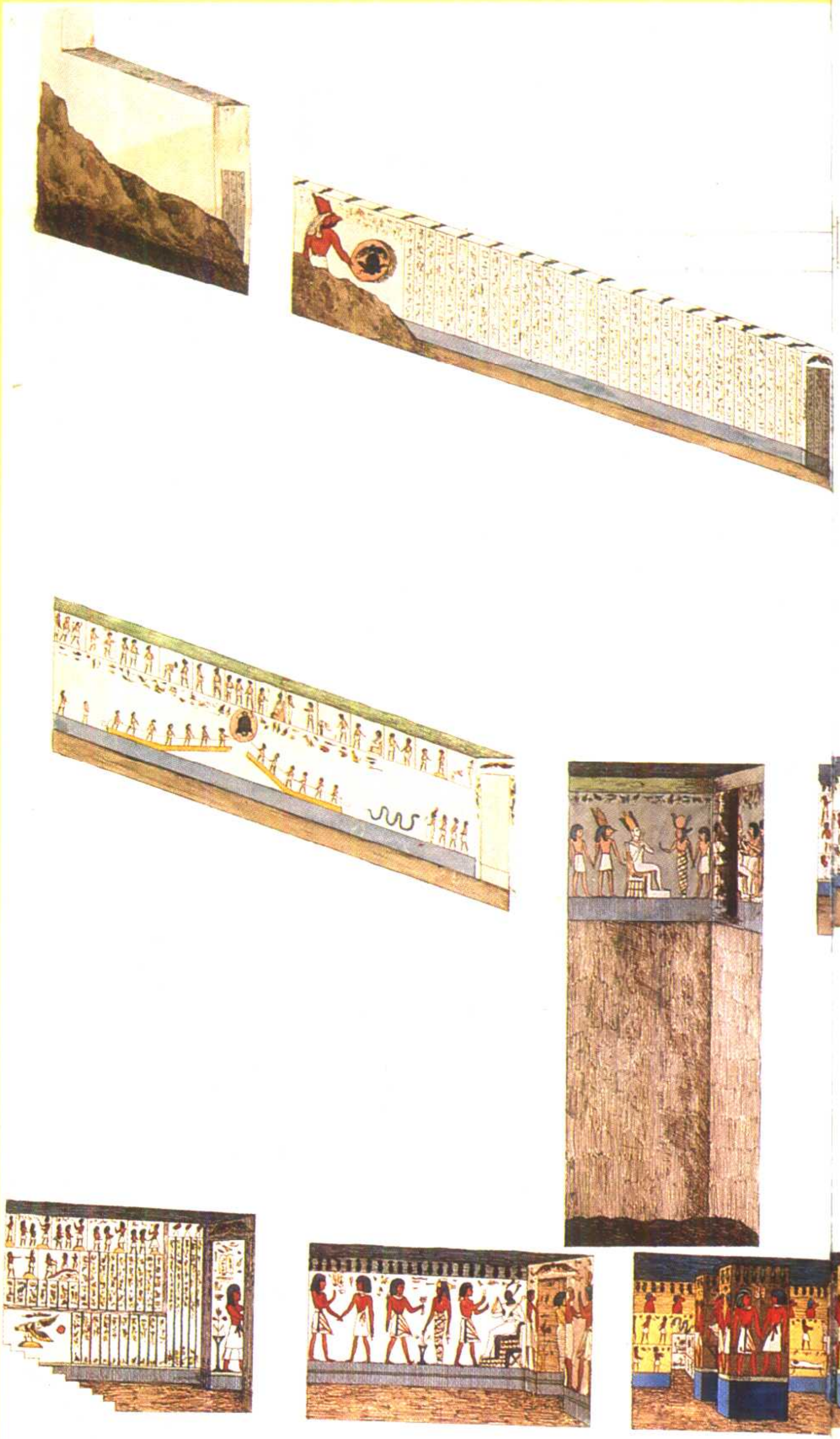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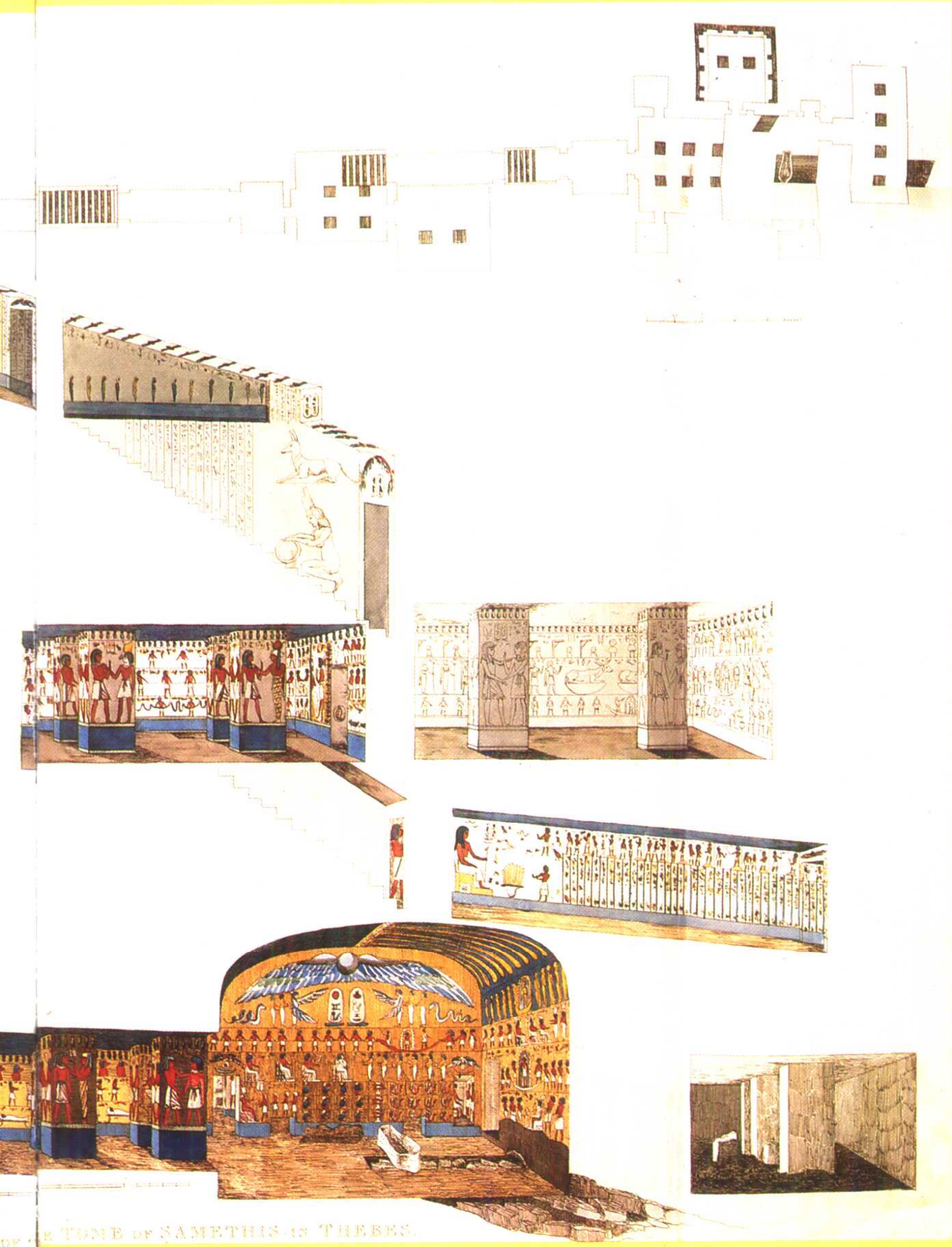
揭开大神庙的秘密

贝尔佐尼不久就消除了悲观看法。第二年，他又带两名英国海军上尉和另一个英国人来到这里，决心把神庙从沙堆里清理出来。工作了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四个人发现了神庙的门，并钻了进去："我们看到巨大的地道，大感惊讶；一旦置身于各种绘画、雕塑、巨大的人像等杰出艺术品之间时，我们更是惊奇万分了。"他描述了三个侧厅及其色彩鲜艳的装饰，然后写道："里面热得要命，我们好不容易才画了一些素描。"温度高达摄氏 44 度。由于缺乏食物，贝尔佐尼和同伴们在 8 月 4 日离开了阿布辛比勒，他们带走的纪念品是"两座和实物一样大小的鹰首狮身雕像，一尊坐着的小雕像，和一些门上的铜片"。实际上，贝尔佐尼颇感失望：在一座这么多世纪以来尚未被破坏的神庙之中，他确实希望发现更多神奇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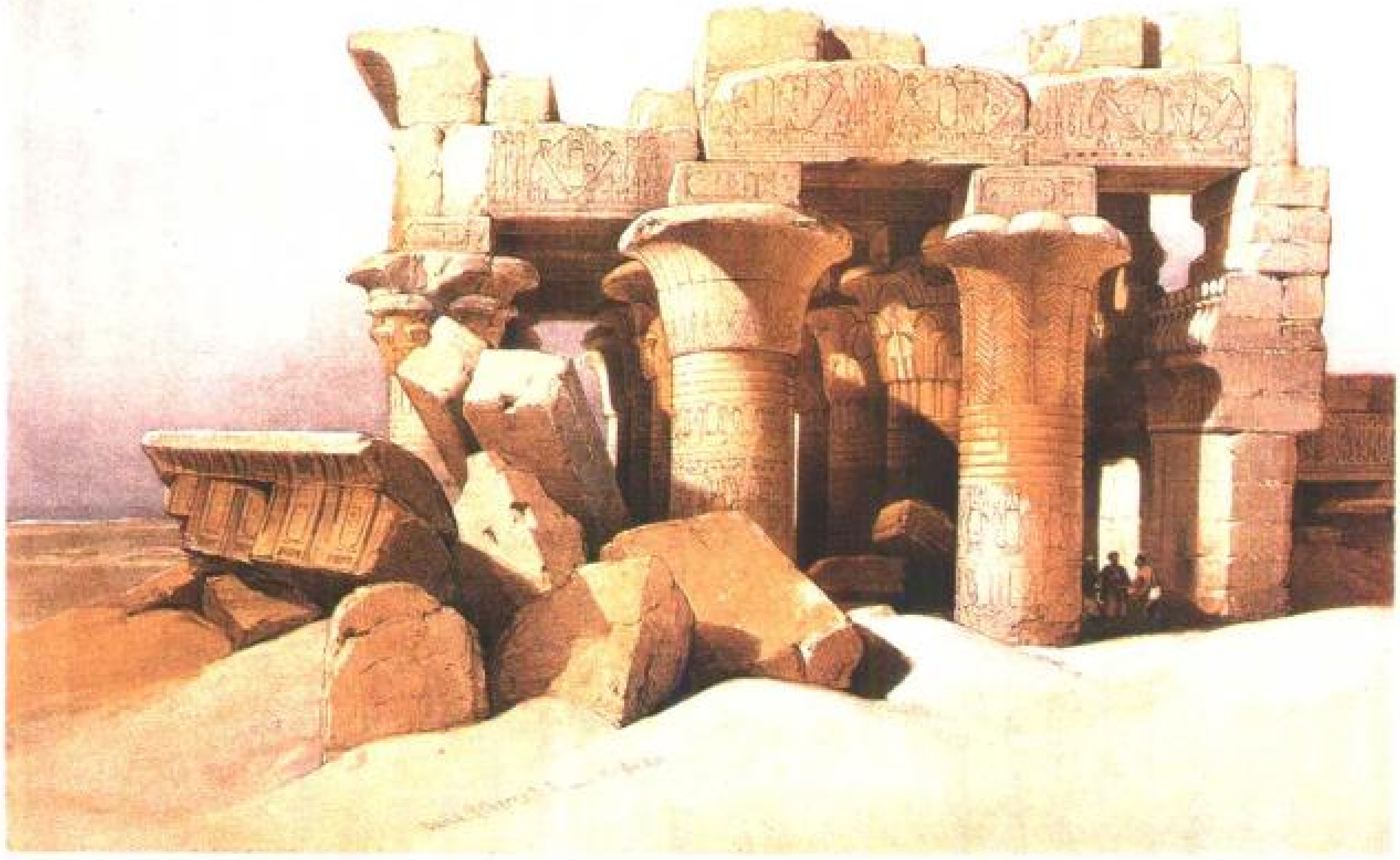
在塞蒂一世的墓穴里

连陵墓也会被搬离埃及。不过，这一次被送到欧洲去的只是一些复制品。在国王谷发现塞蒂一世的陵墓，及华丽的大理石棺之后，贝尔佐尼想精确地复制那些装饰陵墓的绘画。这些和实物一样大小的彩色复制品，在伦敦展出时吸引了无数的人，使这位在法国被称为“帕多瓦的提坦”(Titan de Padoue)的人，决定再到巴黎展出。1822 年 9 月 27 日，当装运展品的驳船，经过巴黎的法兰西研究院门口时，尚波里庸正巧在研究院里宣读信件。他在信中宣布：象形文字不再是谜。塞蒂一世陵墓展览设在意大利人街。它在巴黎同样轰动。尚波里庸也前去参观，并抄录了一些文献。贝尔佐尼自述在埃及和努比亚功迹的书，被译成法文，于 1821 年出版，引起收藏家的注意。他自己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尚波里庸才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得以前往埃及旅行考察。





E TOMB OF SAMETHIS IN THEB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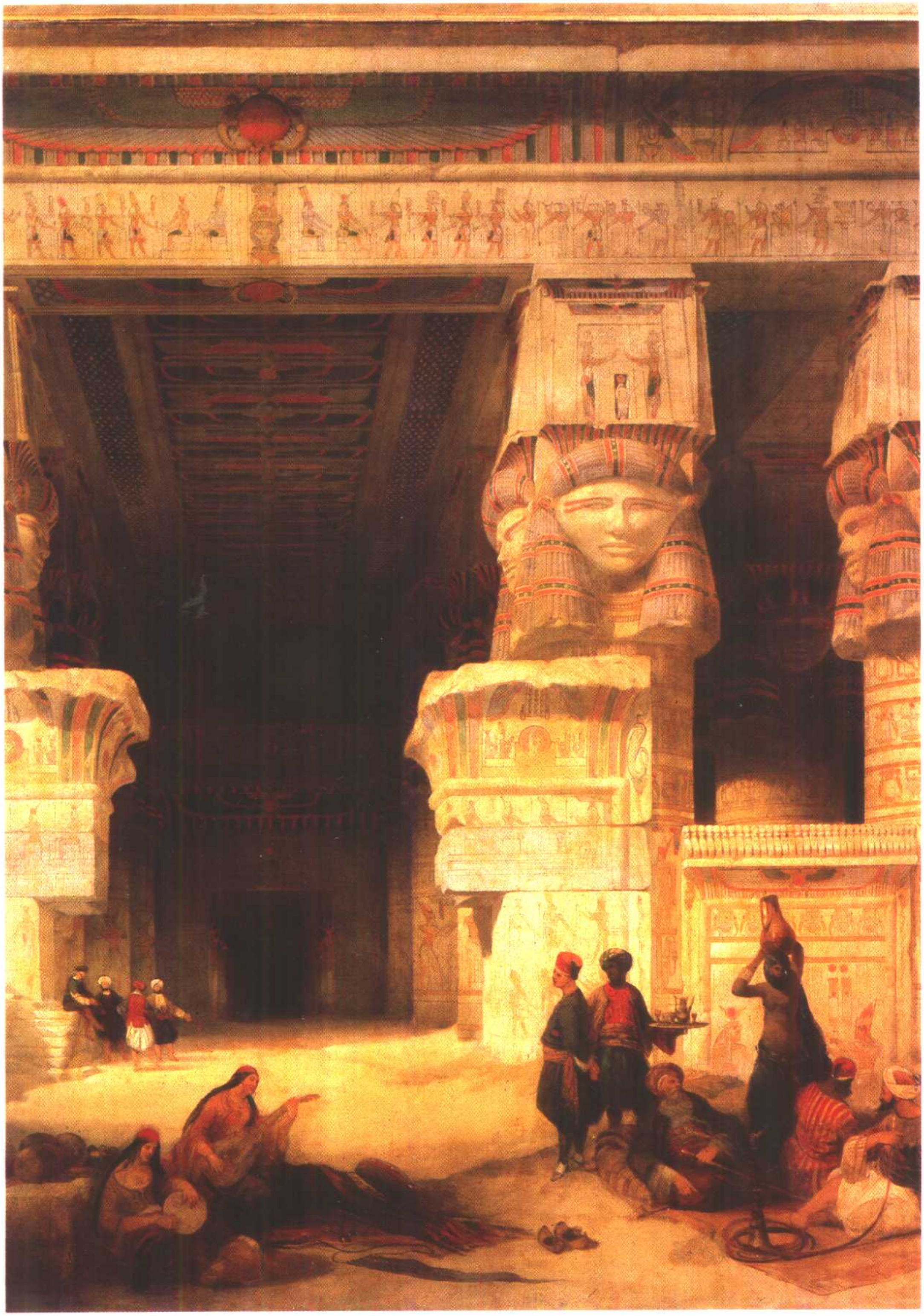


苏格兰人戴维·罗伯特(David Roberts, 1796～1864)逗留在尼罗河流域的期间，创作了不少绘画，为当时埃及和努比亚文物留下最佳见证。他的水彩画保留了埃及神庙的色彩，而这些神庙现已消失。上图是位于科姆·翁波的托勒密小神庙局部。右页图是位于登德拉的哈托尔神庙入口，图中所示还只是从瓦砾中发掘出来的一部分。

那么著名的人，收获也不少。他们常向阿拉伯人购买一些在没有敕令的情况下，偷偷挖掘的文物。一批批的纸莎草纸文献，就这样收集起来。对于埃及学来说，它们和专为大博物馆收集的文物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纯粹为旅行而来的人，也该记上一笔功劳。他们跑遍了全埃及，记述、描绘被冒险家们掠夺的文物、神庙和陵墓。他们的记录，大有助于留在欧洲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19 世纪初对文物的掠夺和盗窃，曾经引起公愤，然而这类掠夺行为倒也挽救了不少文物。从 1810 年到 1828 年，13 座神庙彻底消失了：石块被用来建造工厂，或者被送入石灰窑焚烧。永远没有人能知道，有多少雕像和浮雕遭到同样命运；虽然讽刺，被冒险家劫走的文物，至少是被挽救下来了。







法国建筑师埃克托尔·霍罗（Hector Horeau）旅行埃及多年。1838年他回法国，发表了《埃及和努比亚概况》。这幅插图不考虑物体间的真实距离，而侧重表现埃及主要的古代建筑。底端是亚历山大城的庞培柱，最上方是菲莱，中间则是吉萨金字塔、卡纳克和埃德夫。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
画家的描绘，
及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
列入纪录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
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
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
被带到欧洲。
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
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第五章
学者的时代

尚波里庸（左图）破译了象形文字后，才来到埃及。当他见到阿布辛比勒的大神庙时，庙中浮雕还保有鲜明的色彩，正如右图这幅拉美西斯二世图像一样。

学者在观察古代文物时，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不懂得象形文字。对他们来说，浅浮雕和绘画上的文字，是已经废弃的符号。这就造成诸多误解，在他们推断神庙和文物的年代时尤其如此。

埃及研究院的一次会议：拿破仑步入会场。



终于，罗塞塔石碑提供了线索

1799 年 8 月，军官布夏尔(Pierre Bouchard)负责罗塞塔附近朱利安要塞的土方工程。工兵推倒一堵旧墙，发现一块刻有铭文的黑色石碑。他报告了长官梅努(Jacques Menou)将军。将军命人把石碑运到亚历山大城，以利学者研究。这块石碑的铭文分成三段，上面一段是象形文字，中间一段有点像阿拉伯文的草书，下面一段则是希腊文。经军中的希腊文学者译出，原来是托勒密五世的一道诏令(公元前 196 年)。学者不禁假设：这段希腊文是前两段文字的译文。象形文字之谜似乎有了线索。

1798 年时的孟斐斯废墟(右页图)。图中极远处隐约可见吉萨的金字塔。近景是一座巨像的手，一个法国工程师把它放在厚木板上运走，助手正在丈量这只手的尺寸。这是《埃及记行》中的一幅插图。

在 18 和 19 世纪之交，英、法两国为争夺埃及的宗主权，展开一场连续数年的战争。法军于 1801 年战败投降时，学者企图运走罗塞塔石碑。可是，当英国外交官哈密尔顿(Hamilton)在一艘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这石碑时，便把它当作战利品拿走。今日，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幸好法国学者制作了一些压模和复本。有个名叫尚波雷翁(Champoléon)的上尉，



曾让他的表弟看了一份复本。他这小表弟正是让-弗朗索瓦·尚波里庸，那年才 12 岁。



尚波里庸矢志解读象形文字

让-弗朗索瓦·尚波里庸生于 1790 年，法国洛特省省会菲热克(Figeac)人。他的哥哥雅克-约瑟夫，在他小时候就教他读书，无论找到什么书都让他看。雅克被任命为伊泽尔省(Isère)省长富里埃(Fourier)的私人秘书后，为 12 岁的让-弗朗索瓦申请到一笔助学金，奖金来自格勒诺勃(Grenoble)中学。省长富里埃本人参加过远征，并且是埃及研究院的秘书，曾领导考察团前往上埃及研究文物。雅克未能参加远征，但是对埃及有浓厚的兴趣。少年尚波里庸成长在经常听人谈论埃及的环境中，日后想成为第一个破译象形文字的人，自然不足为奇。

在格勒诺勃中学当寄宿生时，他只选修有兴趣的课程，例如数学他就不肯碰。他除了必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另外还学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chaldéen，也许是阿拉米语〔araméen〕)。他如此热衷于东方语言，乃因他心中有个埃及。《圣经》的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译本是法老埃及史的重要纪录，叙利亚语和阿拉米语也属于《圣经》的传统，阿拉伯语则是尼罗河流域的居居所说的语言。

1807 年，让-弗朗索瓦 17 岁，哥哥送他到巴黎继续学习东方语言，他又另外学了波斯语和科普特语。他已经确信，科普特语就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

语。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写信对兄长说："我的科普特语学得很快，我感到十分快乐……我真是爱科普特语，总把心里想到的一切都译成科普特语……我要掌握这种埃及语言，它会是我将来研究埃及纸莎草纸文献时的重要基础。"

回到格勒诺勃，让-弗朗索瓦通过了文学博士论文，当上文学系的秘书。19岁他成为古代史助教，开始写第一部重要著作。当时习惯把标题下得很长：《法老时代的埃及，或冈比斯入侵之前的埃及之地理、宗教、语言、文字和历史的研究》。这部著作规模宏大，他只完成了地理学方面的描述（1814年出版）。

他24岁正要崭露头角时，不巧拿破仑结束流亡厄尔巴岛的生活，格勒诺勃名列率先重新归顺拿破仑的城市。大家盛传那个爬上城堡的老鹰窝，拔掉波旁王朝白色旗帜的人，正是尚波里庸。尚波里庸兄弟二人被引荐给拿破仑，拿破仑鼓励尚波里庸发表刚刚完成的《科普特语词典》。他们归顺第一帝国的消息轰动一时。滑铁卢一役后，尚波里庸兄弟的官职便遭撤除。他们回到菲热克，开办一家私立小学，采用来自英国的新教育方

"星期一八点一刻，我动身去法兰西学院，九点到达……听萨西先生的波斯语课到十点钟……我到奥德朗先生那里去……中午前的两个小时，我们讨论东方语言，翻译希伯来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阿拉伯语，并且用半小时研究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的语法。中午我们下楼，他去教希伯来语课。他称我为班上的族长，因为我学得最好。一点钟下课后，我穿过巴黎，到城另一端的专科学校，去听两小时朗格莱斯先生的课程。他对我特别照顾，我们每天晚上长谈。"

尚波里庸

1807年12月26日于巴黎



除了《死者之书》外，有插图的纸莎草纸文稿极为罕见。图为大英博物馆的哈里斯（Harris）纸莎草纸插图：拉美西斯三世正与卡纳克的神祇阿蒙、穆特（Mout）和孔苏（Khonsou）交谈，图上的文字是象形文字。



僧侣体埃及文字(hiératique)纸莎草纸文稿中的一页(左图)，类似尚波里庸当年在都灵看到的纸莎草纸文稿。

法。这只是为了生计，无补于尚波里庸的象形文字研究。

多亏巴黎几个朋友的帮助，让-弗朗索瓦于 1818 年恢复了他在格勒诺勃的职务。到 1821 年，城里动乱，这年轻人也参与其事，结果又被撤职。

这时他的兄长正在巴黎，在古希腊语学者"碑文和纯文学学院"终身秘书达西埃身边当秘书。于是尚波里庸就去避难。他在流亡巴黎期间多方研究，看到了一些他在外省找不到的文献。

尚波里庸的三个竞争者

在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竞赛中，尚波里庸有三名对手：英国人杨格(Thomas Young，1773～1829)、瑞典人阿



前有士兵开路，旁有驯养的豹，拉美西斯二世站在战车上，带走一队在苏丹战争中抓到的俘虏。阿布辛比勒的这幅壁画，被尚波里庸用作《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的插图。

克布拉德(Johan D. Åkerblad, 1763～1819)和法国人萨西(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

这三人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是杨格。杨格也是个早熟的孩子，他 14 岁时就懂得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衣索比亚语！但他倒还没有明确的理想。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他还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他对物理学也有兴趣，并以光波传播的理论获得名声。此外，他对植物学也略知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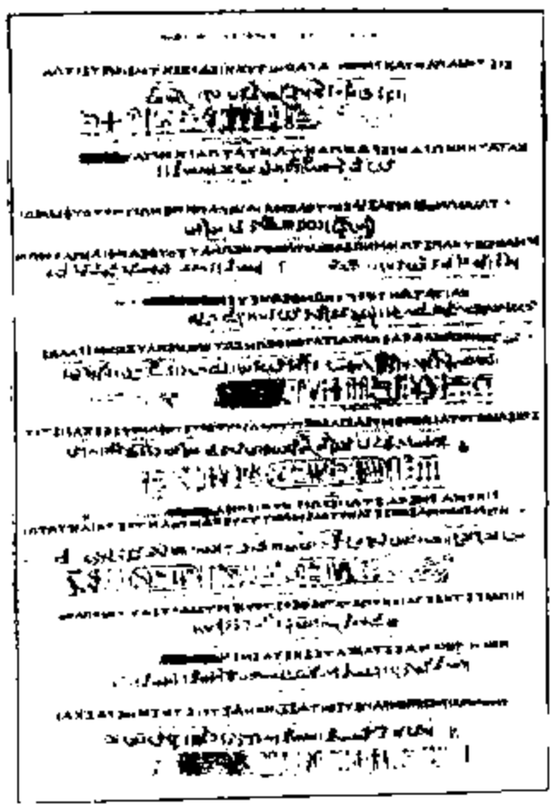
杨格、阿克布拉德、萨西、尚波里庸四个人都研究罗塞塔石碑，各自拥有一份石碑的复本。乍看问题似乎很简单：既然有了一段已经懂得的希腊文版本，那么，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体(démotique)文字版本里，找到相应的词，确定词的性质，也就解开了谜题。然而，在发现石碑后的 20 年里，四人中竟没有一个能理出任何头绪。1802 年，阿克布拉德辨认出通俗体版本中的一些词，萨西亦然。杨格在 1819 年破译了十来个词，却误解了其他一些词。

尚波里庸密切注意竞争者的研究，担心他们超前。他的态度也往往有失公允：他形容杨格的发现是“可笑的吹牛”，说阿克布拉德“连三个字都读不出来”。

他虽然讽刺别人，自己到 1820 年也毫无进展。所以如此，乃由于未能解答一个问题：究竟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个符号表示一种意思；抑或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发音？

一直要到 1822 年 9 月 14 日，尚波里庸才明白：埃及文字有时是表意文字，有时则是标音文字。有此结论后，他想快快将这原则应用在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献上。他到都灵去细看德罗韦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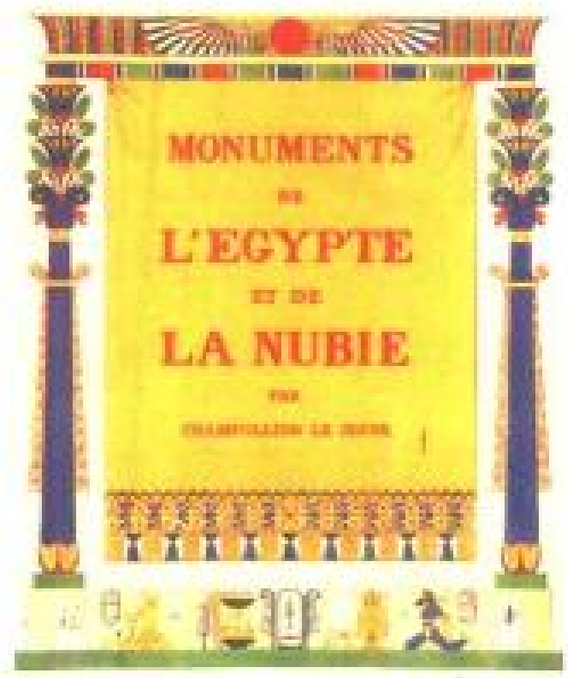
1819 年，杨格试图译出罗塞塔石碑上的碑文。他对照通俗体文字版本和象形文字版本，虽然有些正确的看法，但是离尚波里庸的发现还差得很远。





这是阿布辛比勒壁画中叙利亚俘虏的头像。

(Aix)去辨认萨利埃(Sallier)购入的纸莎草纸文献，他去看查理十世自萨尔特购买的收藏品。接着，他被任命为查理十世博物馆(罗浮宫博物馆)的埃及文物馆馆长，可是他几乎抽不出时间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埃及与努比亚古文物》的封面，及书中一幅非洲俘虏的头像插图。下图为画家洛特画的菲莱营地。

1828年7月31日,尚波里庸登上驶向埃及的船

尚波里庸从亚历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个埃及。陪同他的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画家，包括内斯托·洛特(Nestor L'Hôte)，还有一个由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率领的意大利小组。他在阿布辛比勒待了15天，到处阅读、翻译和抄写文献。翌年1月1日，他从乌阿迪·哈尔法(Ouadi Halfa)发贺年卡给达西埃："顺着尼罗河从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后，我可以说，我那封关于象形文字字母表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们的字母表是正确





的: 这字母表可用来释读罗马人时代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文物, 更可用在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里的碑文上。这可真令人兴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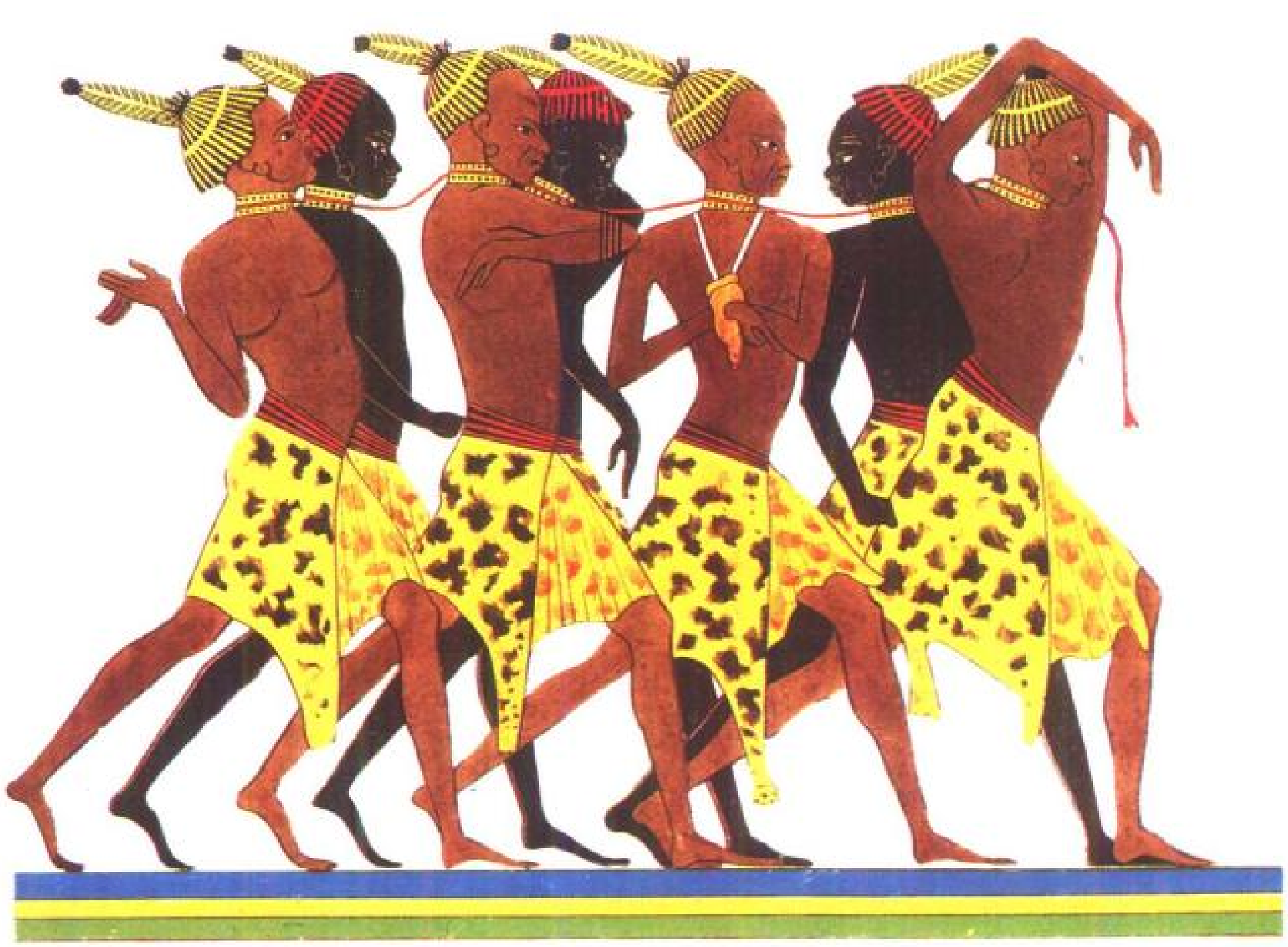


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 到他死后 13 年才出版, 成为第一批埃及学学者的典范。日后的埃及学学者, 借尚波里庸的发现, 才得以阅读象形文字。

莱普西乌斯与威尔金森

莱普西乌斯是德国东部萨克森(Saxe)地方的人。他 1833 年来到巴黎, 在法兰西学院听莱特罗纳(Letronne)的课, 读尚波里庸的著作, 学习阅读象形文字。他用四年时间, 参观了收藏于英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地的埃及收藏品, 并加强埃及语知识, 然后从 1842 至 1845 年, 率队前往埃及考察。这支模仿尚波里庸

在一封寄自阿布辛比勒的信里, 尚波里庸提到了那里壁画: “两列非洲俘虏, 其中一列是黑人, 另一列是野蛮人, 画得十分逼真生动。”



的考察队，由普鲁士国王组织而成。莱普西乌斯回到德国后，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发表了 12 卷《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其中有894 幅大尺寸(55 × 70 公分)的插图。《埃及记行》、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和莱普西乌斯的著作，至今仍是埃及学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尔金森可说是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他于 1821 年赴埃及，在底比斯发掘了十多年。他的《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插图。他描写法老时代农民和手艺人的日常生活，是首部(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也是唯一一部)以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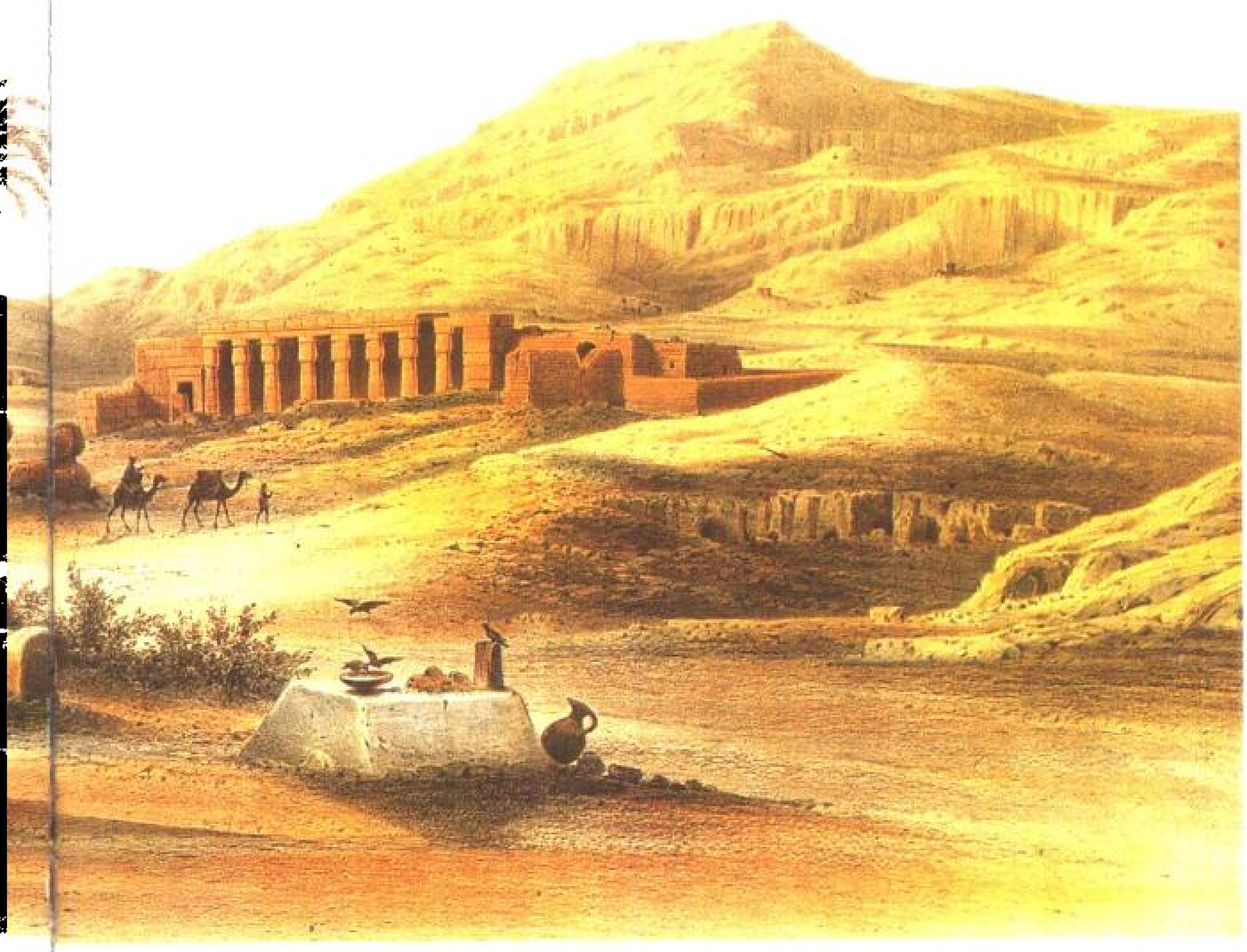
威尔金森在底比斯发掘到这个木乃伊的头，立即把它画成水彩画。他的态度，正如今天的考古学家，一旦有所发现，便急于拍成照片。



工程师和水文地理学家普里斯·达韦纳

普里斯·达韦纳(Achille Prisse d' Avennes)生于1807年，学过工程和建筑的课程。1826年莫雷(Morée)战争期间，他站在希腊人一边，和土耳其人打仗。后来他成了西印度群岛总督的秘书，接着去了巴勒斯坦和埃及。1829年，他为穆罕默德·阿里工作，是土木工程师和水文地理学者。随后他就任埃及参谋部学校的地形学教授。普里斯生性多疑，和校长勒贝发生争执后，被调到达米埃塔的步兵学校当"堡垒建筑"教授。他在那里勘察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古代建筑，改进了阿拉伯语的能力，并学会解读象形文字。1836年，他辞

莱普西乌斯画于1844年11月的塞蒂一世陵庙。这座神庙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图中可以看到，洪水淹没了部分田野，背景左面极远处的门农巨像还浸在水里。



去教职，穿上土耳其服装，取名埃德里斯·埃芬迪（Edriss Effendi），开始一心从事考古工作。

他在努比亚和阿布辛比勒往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838年定居卢索尔，拥有一幢豪华的住宅，和一艘漂亮的轻舟。他在自己的船上挂上英国国旗，因为他自认是克伦威尔时代，到法国避难的威尔士普赖斯（Price of Aven and Carnavon）家族的后裔。但他倒仍把法国的利益牢记心中。

考古学家成了爱国主义者……

当普里斯听说，莱普西乌斯想从卡纳克神庙里取走“国王墓室”或所谓的“祖先堂”，便抢先雇了一些工人把墓室锯成一块块石块，装箱上船运往开罗。

他在途中碰上了普鲁士的远征舰队，莱普西乌斯上了普里斯的船。有个在场的人叙述了这场面：“德国博士向普里斯说，他专程为了取走图特摩斯三世的‘祖先堂’而来，打算运到柏林博物馆。普里斯则闭口不提，他们喝咖啡所坐的箱子里，恰恰装着‘国王墓室’的全部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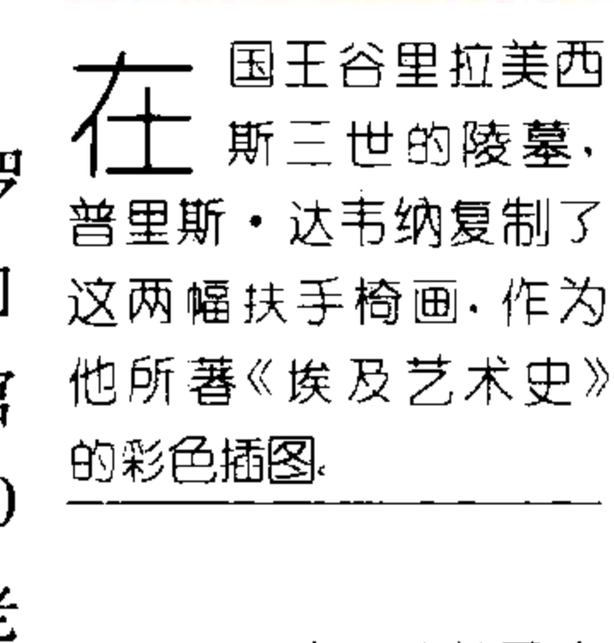
普里斯带走的卡纳克神庙“祖先堂”，现在放在罗浮宫。他还贡献了一卷很长的纸莎草纸文献，那是他向古尔纳的一个农民买来的，现在陈列在法国国立图书馆里。这卷纸莎草纸文献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可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此书又是另一份更古老文献的抄本，作者据说是公元前2450年左右某个侍候法老起居的官员，名叫卜塔霍特普（Ptahhotep）。

普里斯在埃及待了将近20年，累积了丰富的笔记、草图、绘画、压模。他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成了《从远古时代到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物看埃及艺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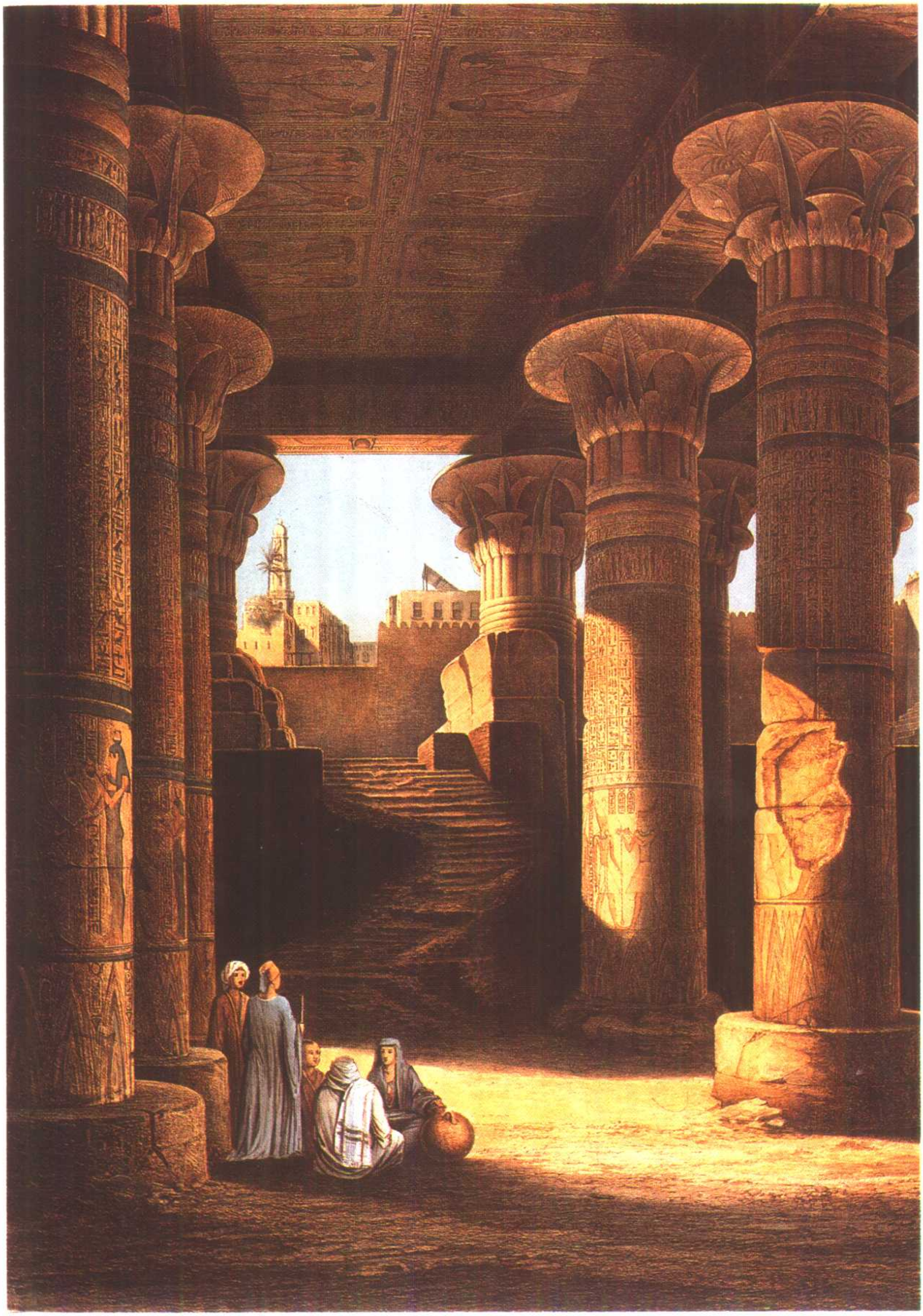




在国王谷里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普里斯·达韦纳复制了这两幅扶手椅画，作为他所著《埃及艺术史》的彩色插图。



1843年，莱普西乌斯作了右页这幅石版画，表现埃斯纳神庙“多柱厅”的面貌。当时这座神庙尚在瓦砾之中，只有这个厅发掘出来。





尚波里庸大有贡献于解开象形文字之谜，
马里埃特则在考古学上成就卓著。
马里埃特获得埃及总督萨伊德(Saïd)批准，
建立了“发掘管理处”，
也就是后来的“埃及文物局”，
从而遏制了掠夺文物的行为。
另外，他把发掘出来的文物，
集中放在设于开罗港口布拉契(Boulaq)
的小博物馆里，
因此他也是今日开罗博物馆之父。



第六章

考古学家抢救埃及

这座神牛雕像，昔日竖立在孟斐斯的塞拉皮斯神庙入口处，现在则伴随许许多多其它埃及文物，存放在巴黎罗浮宫。

苏伊士运河开航典礼上，马里埃特安排来宾参观古代建筑。左页图为欧仁妮(Eugénie)皇后拜访一处金字塔。

马里埃特本来在法国布洛涅(Boulogne)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有个画家表兄内斯托·洛特，曾随尚波里庸前往埃及。1842 年洛特去世，马里埃特整理表兄的遗稿和笔记。他看着那些令人赞叹的绘画，蓦然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埃及魅力。

日后，他谈起象形文字符号，说那文字像一只鸭子："埃及'鸭子'是危险动物，咬你一口，你就像中了毒，一辈子陷在埃及学里不能自拔。"这时，他在布洛涅整理市博物馆的埃及收藏品。馆内藏量少归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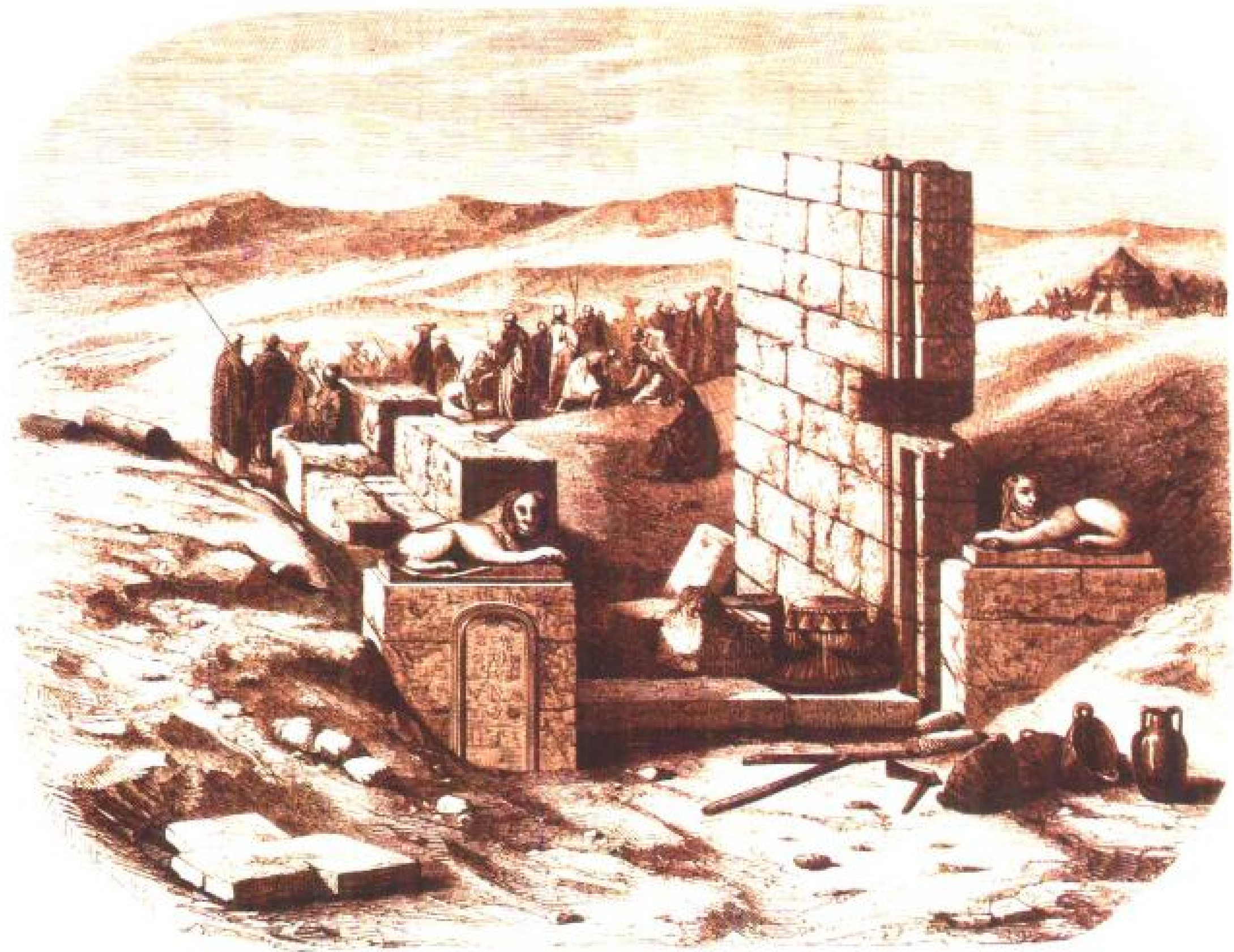
虽然经过马里埃特的整理，洛特为数颇多的绘画里，有一部分迄未发表。这幅描绘卡纳克的水彩画即是一例，现存于罗浮宫的图书馆。



其中有一幅图，画了一口装木乃伊的石棺，石棺上有象形文字铭文。这幅图原是维旺·德农的收藏品。德农不懂象形文字，图中的"文字"大多是他自己凭空想像出来的。马里埃特初出茅庐，对象形文字一窍不通，竟花了好几个月来辨认……当然，他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差点想放弃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和两位埃及学者通信。一是继尚波里庸之后，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埃及学的夏尔·勒诺尔芒(Charles Lenormant)，另一是埃马

纽埃尔·德·鲁瑞(Emmanuel de Rougé)。两位教授对他参考尚波里庸研究象形文字的著作,独立自学所获得的知识,感到惊讶。这只埃及"鸭子"这一下咬得恐怕够深! 马里埃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却决定放弃在布洛涅的安定职业,投身于埃及学的探索。他在罗浮宫博物馆谋得一个贴标签的职务,每月只拿166法郎66生丁! 但已经够他继续钻研埃及学,并学习科普特语了。



1850年,马里埃特发现通向孟斐斯神牛墓的道路。图为1859左右,工作人员在塞拉皮斯神庙入口处发掘的情形。

1850年,他奉命到埃及收购科普特语手稿

他抵达埃及的时机不对。不久前两个英国人游览了瓦迪·纳特鲁恩(Ouadi Natroun)的科普特修道院,把僧侣灌醉,取走大批手稿。科普特主教深感愤慨,严禁任何外国人再进入修道院。马里埃特来到这里,便被

挡在修道院门外。那是 1850 年 10 月的事。

马里埃特决定放弃此行的使命，而用拨给他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由此可看出马里埃特的性格：反应敏捷，充满自信而果断，同时，喜欢冒险。

他在萨卡拉有了重大发现，从而开始发掘孟斐斯地下巨大的神牛墓

1850年10月27日，他发现了一座半身陷在沙里的斯芬克斯像。他写道："这时我想起了斯特拉蓬的话：'在孟斐斯还有一座塞拉皮斯神庙。当地沙子极多，到处都是被风吹成的沙堆。沙里埋有各种斯芬克斯的雕像，有些露出一半，有些只露出头部。由此可以想像，在走向这座神庙的路上，如果刮起一阵风来是相当危险的。'"马里埃特又说："斯特拉蓬这段话，不正是为了他去世 18 个世纪之后，帮助我们发现塞拉皮斯神庙吗？眼前这座陷在沙里的斯芬克斯，再加上我在亚历山大城见过的另外 15 座雕像，显然就是一条指引我通向孟斐斯神牛墓的大道！此刻我忘了使命，把什么主教、修道院、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手稿的，统统丢在脑后。1850 年 11 月 1 日的日出，是我自抵埃及以来最美的景象。在这座斯芬克斯雕像的旁边，30 来名工人按我的命令集合起来，开始发掘，而我在埃及的生活也因而大大不同了。"



孟斐斯的地下神牛墓，和德尔巴哈里的国王木乃伊、图坦卡蒙的陵墓，以及塔尼斯(Tanis)的王室墓穴，并列为埃及学无比重要的发现。

发掘工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随着斯芬克斯雕像一

"神牛墓得以发掘，我内心潜在的奋斗本能为之一振。回到法国以后，我试图专攻一部文献，使自己相信这就是科学的目标，但是我做不到……我要多方思考在底比斯和阿比多斯墓地着手发掘工作的计划，或者起草一篇文章，谈谈建立一个文物保护机构对于科学的好处---这个机构当然得由我来领导。我如果没有机会马上回埃及，不死也要发疯。"

马里埃特
致马斯佩罗的信

座座出土，通向神庙的道路，也就益发清晰。但其间也曾经因故停歇过：马里埃特直到 1851 年 2 月 11 日，才抵达神牛墓的外围。他那时对自己的发现还守口如瓶，但几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经费，不得不想法子。于是，他回到法国公开宣布此事，以便获得资助。在埃及研究院的要求下，法国议会于 8 月 26 日批准了一笔 30,000 法郎的特别贷款，使发掘工作得以继续。

马里埃特满腔热诚，忘了自己置身埃及，而他的发现并不属于法国！果然马上就有了反应：埃及方面命令他立即停止发掘，把已经发现的一切物品交给埃及的人员。埃及和法国为此争论不休。1852 年 2 月 12 日，外交斡旋有了结果，埃及终于颁下一道正式敕令，准许法国继续发掘工作。



在禁止动工的时间里，马里埃特正好发现了一个地道入口，可以通向放有公牛木乃伊的地下墓室。这些地道和墓室奇乱无比：石棺的棺盖或被打碎或翻倒，石碑从墙壁剥离，地上散放着零乱的陪葬小雕像和零碎物品。马里埃特把一切重新整理妥当，使路过埃及的重要人物都想来神牛墓参观。

塞拉皮斯神庙的发现，改变了马里埃特的一生：在此之前，他默默无闻，可能一辈子安于博物馆馆员的职务；在此之后，他享誉国际，从此不能舍弃田野考古的乐趣。因此，他稍后虽然回到法国，却不能忘情于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埃及。

在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费迪南·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安排下，马里埃特于 1857 年 10 月重返埃及，奉命为拿破仑三世的表弟拿破仑亲王的埃及之行，预做准备工作。埃及新总督萨伊德帕夏对马里埃特大表欢迎，委以搜集一批文物，作为赠送亲王礼物的任

当身分显要的游客来到萨卡拉，马里埃特(左页图)总要让他到自己家里歇息片刻，然后带他进入地道。这时，百来个孩子早安排好，沿着主要通道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每人手里一支点燃的蜡烛。一位游客写道："真是无法想像，巨大的地道和在此安排之下的照明，使人宛如身在幻境……有一些和通道相连的墓室，里面是巨大的神牛石棺。每个石棺都被照亮了，无论你人转到哪个方向，都给你魔术般的印象。"其后，客人会上前看看神牛的石棺。这些石棺高三公尺，宽两公尺，长四公尺，由一整块镜子般光滑的花岗石雕刻而成。最后一个石棺上有一架梯子，游客沿梯子来到石棺顶上，发现石棺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一个华丽的银盘，一些雕花的银杯，几瓶香槟酒，全都被烛台照得发亮；还有十张折叠椅，只等着宾客到来。据说一些素来不苟言笑的考古学者，喝了香槟酒之后，也在石棺里跳起舞来。

务，不但给了他一笔钱，还派了一艘轮船供他差遣。马里埃特立即开始在阿比多斯（Abydos）、底比斯、象关等地方工作。后来拿破仑亲王取消了游览计划，但马里埃特则实现了梦想。

1858年6月1日，马里埃特就任埃及文物局局长，萨伊德给予充分的资金和权力

他有权征集劳役，并且获得贷款，以利“清理神庙的废墟，并重新加固；收集各处的石碑、雕像、护身符等……以免被贪婪的农民和眼红的欧洲人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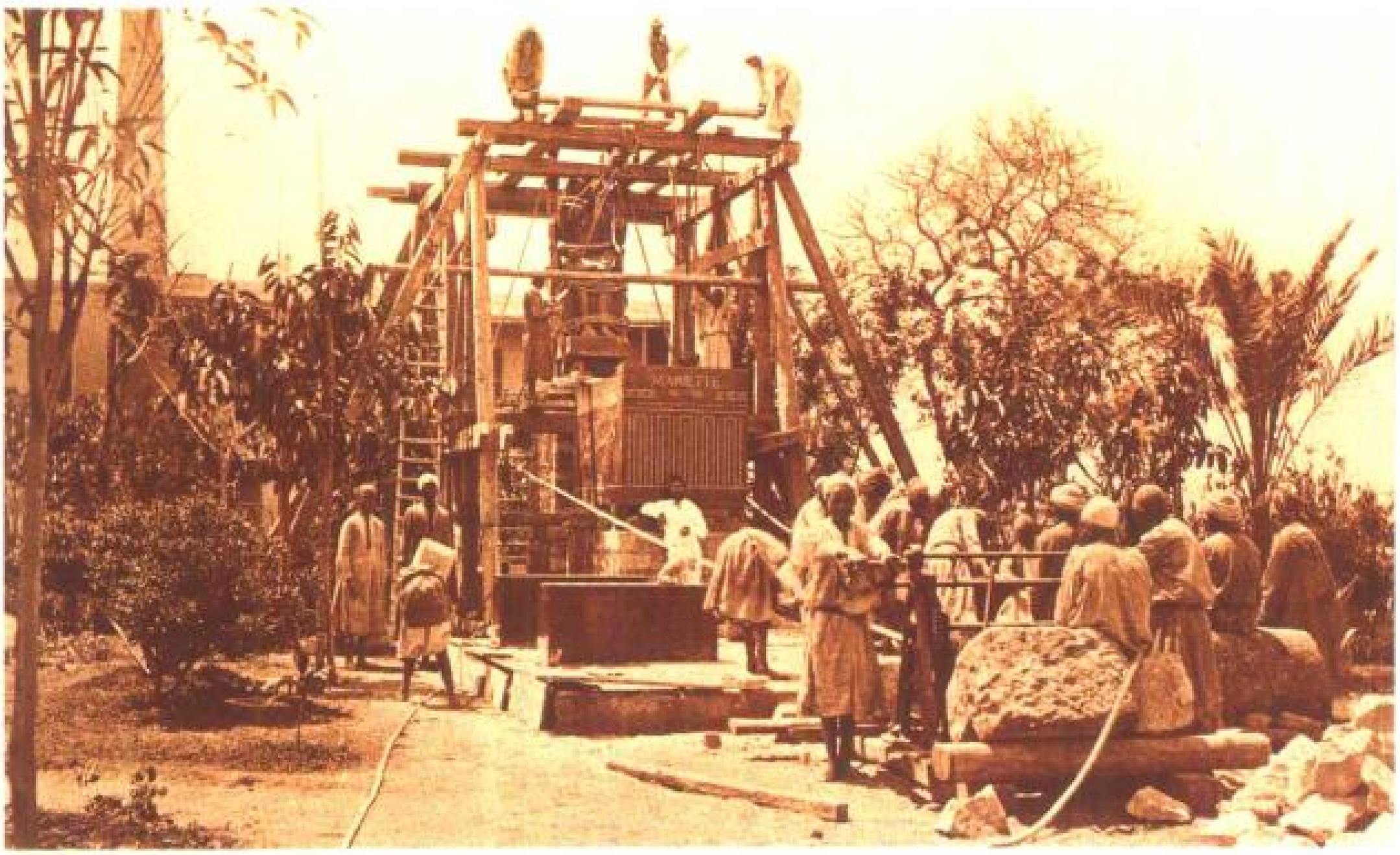
今日的埃及文物局和开罗博物馆的雏形，乃马里埃特所创；然而他所提出的保护措施，由于涉及种种利益，实行起来极为困难。此外，埃及的农民现在更意识到了古文物的价值，纷纷偷偷挖掘。事实证明，掠夺行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戢止。



萨伊德帕夏，埃及总督。他任命马里埃特为文物局局长。



马里埃特与女儿路易丝和索菲，及几个朋友。最左侧是埃及学学者罗什蒙泰克斯（Marquis de Rochemonte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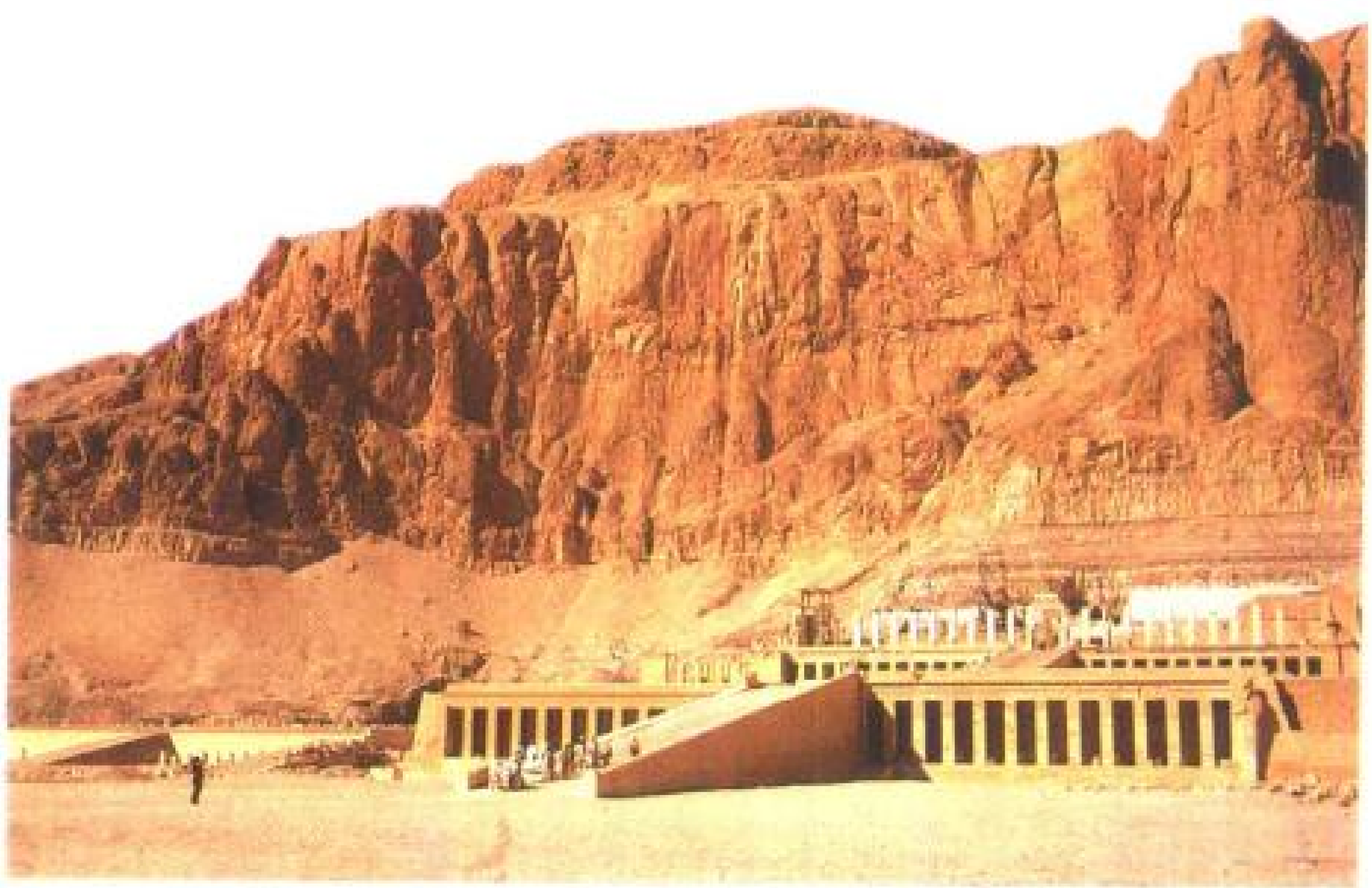
布拉契博物馆的花园里，几组工人正在安装大理石坟墓。坟墓形如石棺，里面是马里埃特的遗体。这张照片摄于1882年5月8日。马里埃特创立的布拉契博物馆位于尼罗河畔，原是港口驳船公司的仓库。博物馆前面有个花园，在各种斯芬克斯像和纪念雕像之间，迎接游客的，是守卫博物馆的母狗巴尔古（Bargoût）和马里埃特生前喜爱的羚羊菲奈特（Finette）。

一场惊人的勘查行动正在酝酿……

1857 和 1858 年，马里埃特在尼罗河西岸，与卢索尔隔河相望的地方，发现了第 17 王朝（约公元前 1600 年）的墓穴，里面有极美的金银器。底比斯的省督介入挖掘工作之后，古尔纳的居民便知道，他们脚下埋藏着唾手可得的无穷财富。这个村镇的地下都是墓穴，很多人家本身就是在岩石中凿成的小墓庙，小墓庙里有孔道，通向地底安放木乃伊和陪葬品的墓室。古尔纳居民模仿考古学家的样子，成了全埃及最活跃的秘密挖掘者。

自 1875 年起，卢索尔的古董商便向旅行者兜售精美的文物，其中以保存极好的纸莎草纸文献为最有价值的珍品。一位名叫冈贝尔（Campbell）的苏格兰上校，买了一大张写有象形文字的纸莎草纸，原为第 21 王朝（约公元前 1000 年）的皮纳杰姆（Pinedjem）法老所有。古董商还建议上校买一些蓝色小陶像，陶像上都刻有这位法老的名字。

加斯东·马斯佩罗爵士，听人说起皮纳杰姆的纸莎草纸文稿。他推断，它应该出自某座尚未为世人发现的墓穴。然而，由于小陶像的突然出现，他怀疑这座墓穴新近已被人闯入。



1881 年春天马里埃特去世，马斯佩罗继任埃及文物局局长，成为发掘工作的负责人。他在卢索尔做了一次调查，找到一个叫穆斯塔法·阿加·阿亚特(Mustafa Agha Ayat)的人。这人是个古董商，同时也是英国、比利时、俄国领事们的代理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总之是个收赃人。

马斯佩罗继续调查，并把怀疑焦点集中在阿布代·拉苏尔(Abder Rassoul)三兄弟身上。他们是古尔纳的居民，其中名叫穆罕默德的那个，是穆斯塔法的雇员，另外两个则本身就是文物掮客。马斯佩罗逮捕了穆罕默德。起先，他否认参加过任何秘密发掘。然而，后来，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争执，他担心另两个兄弟会出卖他，把他当成替罪羔羊。于是，穆罕默德向省督招认，他们三人在 1871 年时，曾发现一个藏有木乃伊和各种文物的地方。

德尔巴哈里神庙所在的峭壁上，隐藏了 2,000 年的墓穴，在 1881 年 7 月 5 日露出了它们的珍宝：许多最著名的法老木乃伊。



这些小人像称为“乌什布蒂”(ouchebtis)或“夏乌阿布蒂”(shaouabtis)，也可以简称为“替身俑”。它们身上刻有人名，按照古埃及的信仰，这些人死后到了冥间，冥王俄赛里斯可能会让他们做苦工，刻有他们名字的小陶像便能代他们服劳役。由于一个死者每天需要一个小陶像，一年就要 365 个；加上每 10 个一队，要有一个队长，所以总共有 400 个。这些小陶像都放在小箱里，安置在墓穴深处的棺材旁。所以这些小陶像若是在文物市场上出现，多半意味它们所在的墓穴已遭盗掘。



马斯佩罗当时人在法国，埃及总督便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昔日马里埃特的助手德国人布鲁施、布拉契博物馆的埃及馆长，及一位监察员。7 月 5 日，在穆罕默德带路下，他们来到德尔巴哈里神庙附近的峭壁底下。他们勉力攀登了大约 60 公尺，来到峭壁间一条被沙子和石块密密掩盖的裂缝——这里正是一条孔道的入口，通向山的深处。



加斯东·马斯佩罗（1846~1916）接替马里埃特管理布拉契博物馆，并带领了吉萨金字塔和卢索尔神庙等的发掘工作。

在孔道 11 公尺深的地方，堆放着第 18 和 19 王朝王室和大臣的石棺

走过一条漫长的通道后，来到一个呈不规则形状的昏暗墓室，其大无比。通道和墓室里都堆满了陪葬品。布鲁施借着手中蜡烛的微光，边走边读刻在石棺上的字，那是第 18 和 19 王朝的法老的名字：阿摩西斯一世（Amosis I）、图特摩斯一至三世、阿门诺菲斯一世、塞蒂一世、拉美西斯二世和三世，还有他们的王后的名字，如：





“他的嘴唇还露出平静安详的微笑，在似乎还湿润闪亮的睫毛下面，半闭的眼皮里透出一丝微光，那是在防腐过程中换装的白色瓷眼的反光。”

马斯佩罗

尼菲塔莉(Nefertari)、阿谢普苏(Hatshepsout)、阿霍特普(Aahotep),此外还有王子、公主及其孩子,和宫廷里一些高官大臣的名字。

布鲁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得数不过来的石棺,石棺之间的各种陪葬品,包括包装小陶像的箱子、制作木乃伊后存放尸体内脏用的大理石罐、陶器、铜器、刻有文字的书版,甚至还有一顶葬礼时用的帐篷。多年来阿布代·拉苏尔兄弟拿走的,就是这一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无价之宝。



面对这次意料外的发现,调查者深感为难。怎么办?封闭通道人口等马斯佩罗回来?这样可能会泄密。不,必然会泄密。哪怕是军队,也无法对抗风闻而来的人群。因此布鲁施决定,立刻把发现的物件悉数吊上地面,运往开罗。他雇用了300个工人,花了六天,将石棺、木乃伊、陪葬品全都运到了卢索尔。不久,有艘轮船专程从开罗驶来,"装上国王的物品,向布拉契驶去。途中有件怪事:从卢索尔到丘夫特(Qouft)的尼罗河两岸,披头散发的农妇,紧跟着轮船号叫,男人则像举行葬礼那样鸣枪"(马斯佩罗语)。他们为什么哭泣?是哭遥远的祖先……还是因为损失了一笔无价的财富?

"这些阿拉伯人发掘出整整一地窖的法老。真正的王中之王!图特摩斯三世,塞蒂一世,解放者阿摩西斯,征服者拉美西斯二世!如此贴近他们,布鲁施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而我看到并摸到这么多人物的遗体时,也以为自己在做梦。本来,我们只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不可能再知道别的啊!"

马斯佩罗

这些木乃伊原本散置各处墓穴,为什么会集中保存在德尔巴哈里?

从第21王朝以前开始,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80年左右,底比斯的居民就侵犯了墓地,尤其喜欢劫盗法老墓

穴。尽管盗墓者要受到严惩，若非处死、劓刑，或割去耳朵，至少也要受笞刑，盗墓行径仍未能终止。为了解决盗墓问题，祭司想出对策。他们把所有的木乃伊，都从原来的墓穴里取出来，先集中在一个便于看守的墓穴里，再转到另一个墓穴，最后藏在德尔巴哈里的大墓室和通道。祭司判断，居民很难到达山腰上的入口。

从留存至今的案件笔录中，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德尔巴哈里的隐藏地点有那么多木乃伊，却只有简陋的陪葬品，不见王室墓穴里常有的大量金银——祭司转移木乃伊的过程中，金银已经被窃走，并熔化在盗墓者的坩锅里了。

第 21 王朝的祭司未能挽救陪葬品，却保住了他们眼中最重要的东西：国王的遗体。这些木乃伊，加上纸莎草纸文献，和刻在木乃伊及石棺上的文字，对于新兴的埃及学而言，确实是丰富的宝藏。

伊西桑凯布公主(Isisemkheb，第 21 王朝，约公元前 1000 年)的石棺和木乃伊(左页图)，也在德尔巴哈里发现。

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下图)，放在德尔巴哈里的第一个隐藏地。接下来还发现两处隐藏地，其中一处里面是阿蒙的男女大祭司的木乃伊。这个地方，乃经由穆罕默德·阿布代·拉苏尔的指引，才公诸于世。他从前是个窃贼，后来成了许多考古学家的合作者，所以他非但没有因为在 1871 至 1881 年期间所犯的盗窃罪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了 500 英镑的奖金，并且被任命为底比斯大墓地的卫队长。





如果德尔巴哈里墓室的发现
是一部如假包换的侦探小说;
图坦卡蒙墓穴的发现,
就可以成为一部神秘惊悚故事的题材了:
一位英国伯爵意外死亡,
一位考古学家执迷若狂,
神奇珍宝出土,
然后,被盗的法老起而报复,
一个一个摧毁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
实际情况与此不同,
但是令人震惊的程度,不遑多让。

第七章

重新发现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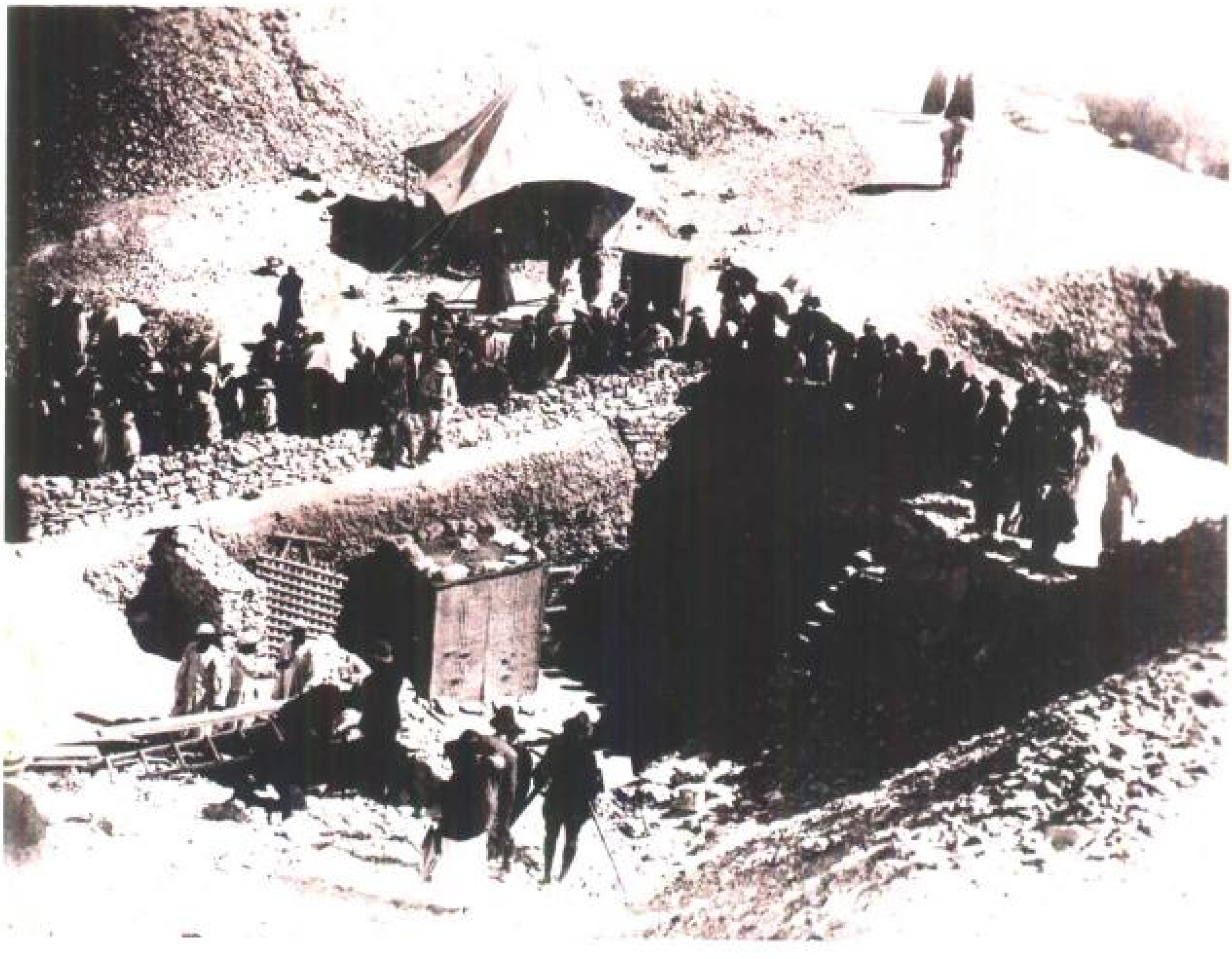


图坦卡蒙的最内层木乃伊形内棺,以纯金打造而成,上面镶嵌了次级宝石和彩色玻璃(左页图)。

年轻的国王就坐在这张乌木扶手椅上,主持宗教仪式。此椅镶有象牙及宝石。

有三个幸运的巧合，使人得以发现图坦卡蒙墓穴：第一个巧合发生在公元前 12 世纪，另两个则是在公元 20 世纪。首先，大约公元前 1140 年，底比斯一些采石工人，在岩石间挖掘拉美西斯六世的大墓穴时，把挖掘出来的土石丢在一座陵墓入口附近。他们并不知道，这一丢，正好盖住了一个业已被遗忘两个世纪之久的小墓穴。如果没有拉美西斯六世时代的采石工人，图坦卡蒙墓穴也会和国王谷里的其他墓穴一样，早就被盗了。

各大报刊宣布了发现图坦卡蒙墓穴的消息，旅游者一批批涌到埃及。他们挤在通向墓穴的地下石级入口周围，等着看拿出来的物件。



1892 年，年轻的画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受雇于英国一个研究机构，前往德尔巴哈里，把当地蒙图霍特普(Montouhotep,公元前 2060～前 2010)神庙的浅浮雕和铭文画下来。他在那里对国王谷生出热情，每星期都到谷里漫游，捕捉梦想。他深信，里

面还有王室墓穴。1899 年他进了文物局，被任命为上埃及的文物监察员。他游说美国富翁西奥多·戴维斯(Theodore Davis)发掘国王谷。戴维斯果然出资，而卡特领导了发掘工程。他由此发现了阿谢普苏王后和图特摩斯四世的墓穴。这两座墓早都被盗过了。他在国王谷勘察了四年，对它了如指掌。1903 年，他升任为下埃及和中埃及的监察员，定居开罗。未几，第二个巧合发生：在神牛墓的看守者和一队旅游者的一次争吵中，他站在看守者一边。由于旅游者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向上面抱怨，英国领事为了避免发生外交事端，要求卡特道歉。卡特拒不接受，并辞了职。他仍然在开罗住下来，靠为游客画埃及风景谋生。

命运的曲折如此奇特。若是没有这次争执，卡特恐怕还会待在萨卡拉，也就不会建议卡尔纳冯(George Carnarvon)伯爵去发掘国王谷了。

卡尔纳冯伯爵五代世袭，是完美的英国贵族典范：文质彬彬，极有教养，毕业于伊顿(Eton)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个大富翁、收藏家、赛马俱乐部会员。他经常旅行，热爱养马、打猎与名车。最后一个巧合于焉发生：有次他到德国旅行时，发生严重车祸，外科医生虽然作了一切努力，他的后半生还是成了半残的人。由于胸部被撞伤，因此医生建议他到埃及过冬，避开使他呼吸不顺的英国浓雾。那一年也是 1903 年，丢了职务的卡特正在开罗，过着单调的生活。

卡尔纳冯伯爵定期去埃及避寒，对埃及有了感情，决定在那里做些发掘工作。他要求得到一张发掘许可证。领导埃及文物局的马斯佩罗对卡特极为尊重，认为伯爵的要求恰好可以帮助卡特。他向卡尔纳冯伯爵建议，雇用卡特当工地的领班。于是卡特成了卡尔纳冯伯



卡特(1873～1939.最上图)为了运走墓穴里的数百件物品，花费了十来年时间。他在发表关于此次发现的最终研究成果之前，便去世了。

卡尔纳冯伯爵(1866～1923.下图)资助卡特的发掘，本人亦积极参与其事。1923 年 4 月 5 日，他死于疟疾，当时墓穴尚未发掘完毕。他的猝死引起谣传，有人说这是法老诅咒的明证。

爵的技术顾问兼工程负责人。他提议挖掘底比斯的贵族大墓地。这工程一直进行到 1912 年。那时，戴维斯挖掘国王谷的许可证已到期作废。戴维斯确信，在国王谷里不可能再发现任何东西了。然而卡特又说服卡尔纳冯，重新取得许可证，并恢复发掘。

从 1912 到 1922 年的 10 年里，卡特和卡尔纳冯在国王谷一无所获。泄气的他们正准备放弃……

1922 年 11 月 4 日，工人清理出
一道通向地下的石梯，共有 16 级台阶

石梯凿在岩石上，通向一个以一堵墙封住的门。石膏墙面上，盖着墓地守卫者和一个鲜为人知的法老的印章：图坦卡蒙。一切完好无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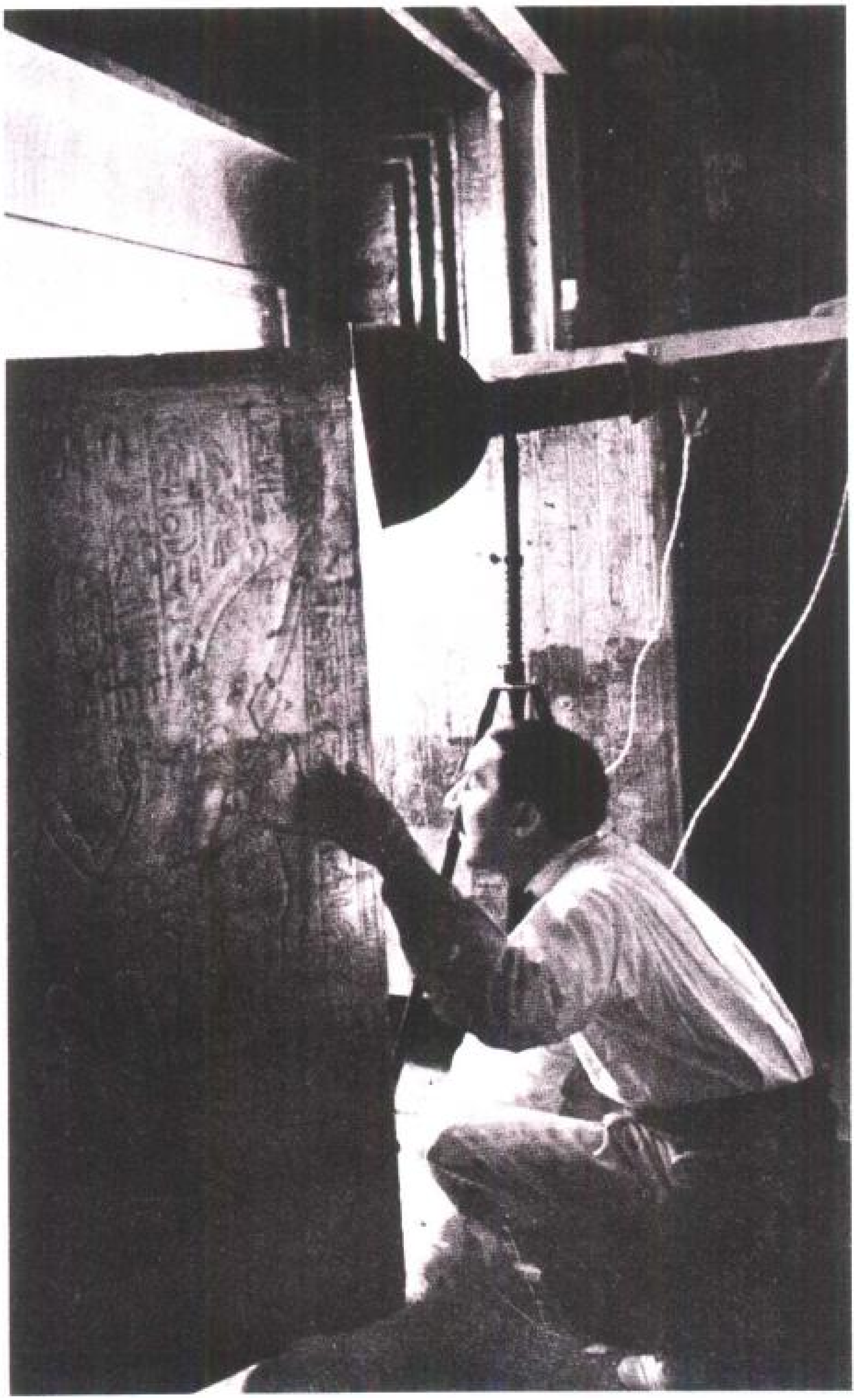
卡尔纳冯当时人在英国。卡特即时停止了发掘工程，封闭墓穴入口，给卡尔纳冯发了封电报：“谷里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座壮观的墓穴。我已封好墓穴等您前来。谨致贺忱。”卡尔纳冯于 11 月 23 日到达。工作人员用两天时间，重新把石梯和门清理出来，把门打开。门里是一条斜坡状通道，通道里堆着满满的碎石。尽头是另一个门，和第一个门一样，以一堵墙封住，盖有同样的印章。26 日，碎石都清开了，卡特用颤抖的双手，搬开第二个门口的几块石头，从窟窿里伸进一支蜡烛。起初墓穴里的热气使烛光摇曳，随后，显现了一些奇特的动物形象和雕像，到处金光闪烁。卡特呆住了，不能发一言。卡尔纳冯焦急地问：“看到什么东西了吗？”卡特仍在惊愕之中，只能答道：“是的，是些神奇的东西。”

国王谷中最小的图坦卡蒙墓穴里，确实塞满了各种物品：雕像、床、椅子、船的模型、车辆、武器、器皿、



墓中物件之宝。这个涂灰彩绘木雕代表年轻国王的头部，露在一朵象征重生的莲花之上。下图是一个象征生命的镜盒，包金的木料上镶嵌玉髓和彩色玻璃。右页右上图是用金子做刀刃的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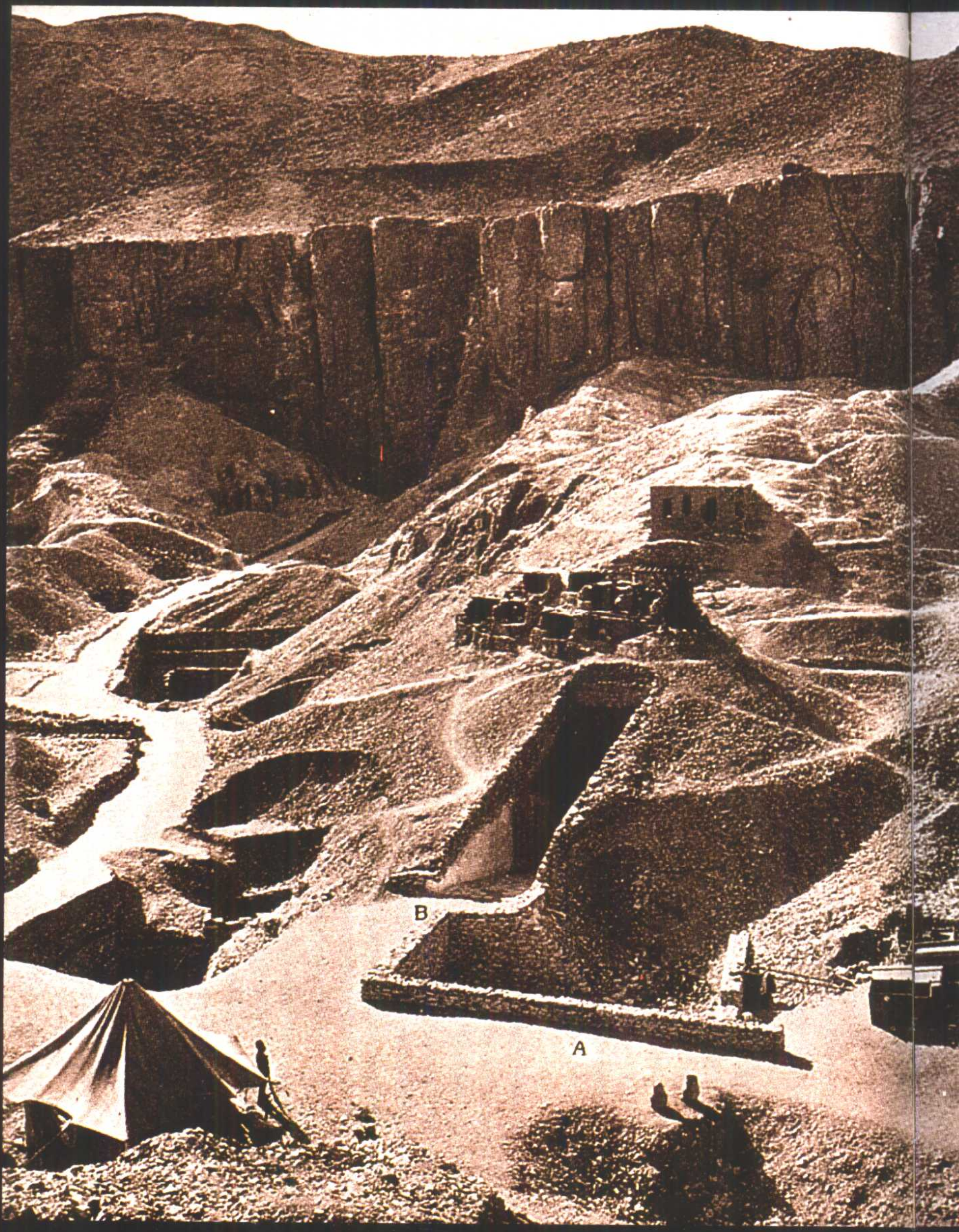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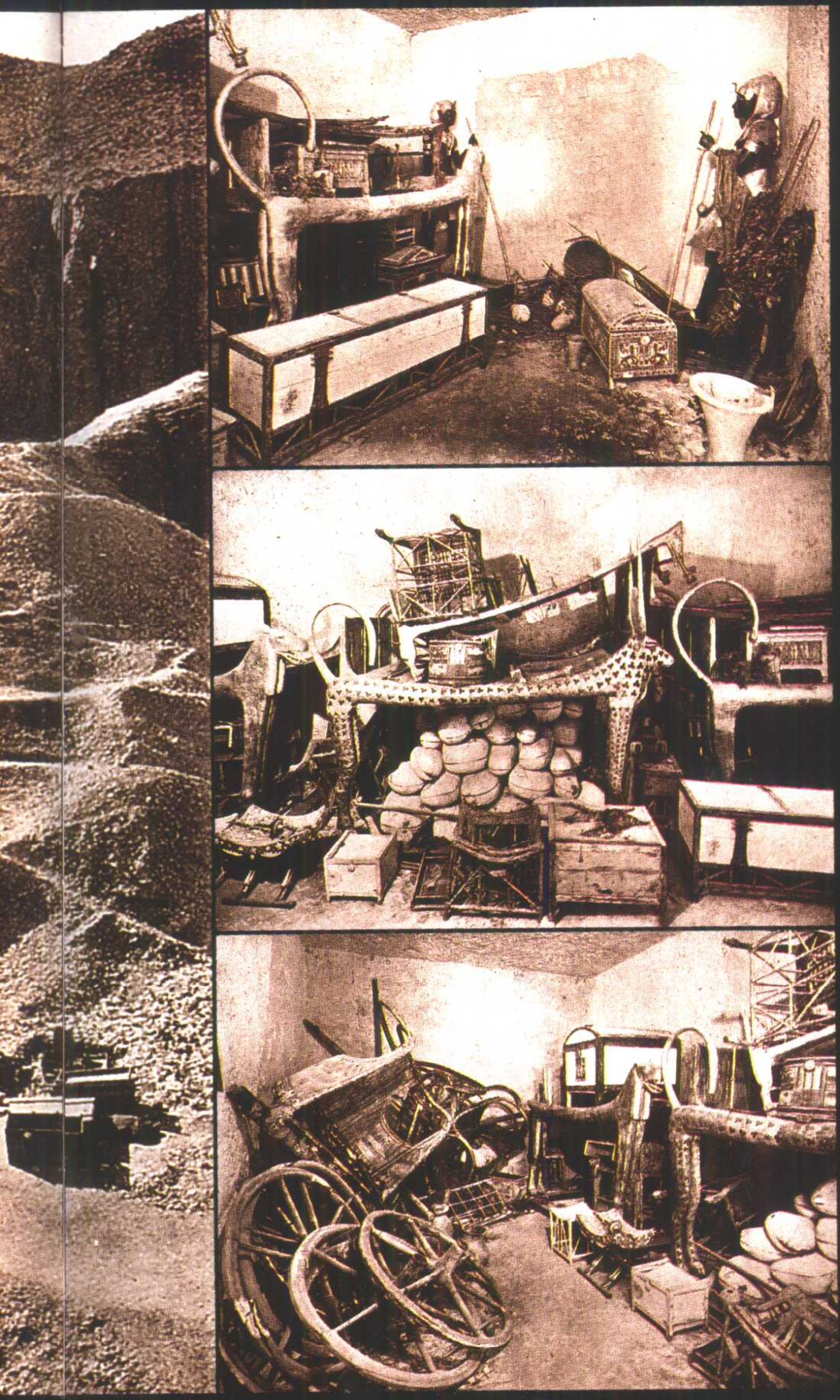


记忆中未曾有过的激动时刻！卡特拉开门上的锁扣，打开最后一个贴金木椁。石棺出现了，在一束光线照射下闪闪发光。

箱子和各式各样的小盒子。一切混乱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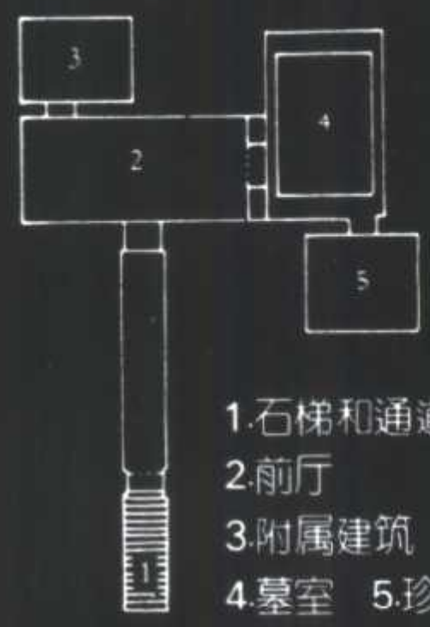
挖掘者一件一件地小心搬运，费了四年时间才搬完，而得以进入墓室。那里安放着年轻国王的木乃伊。放木乃伊的石棺封闭在四个贴金木制外椁里。木椁一个套一个，第二个木椁上有一顶绣着金花的亚麻布柩衣。


B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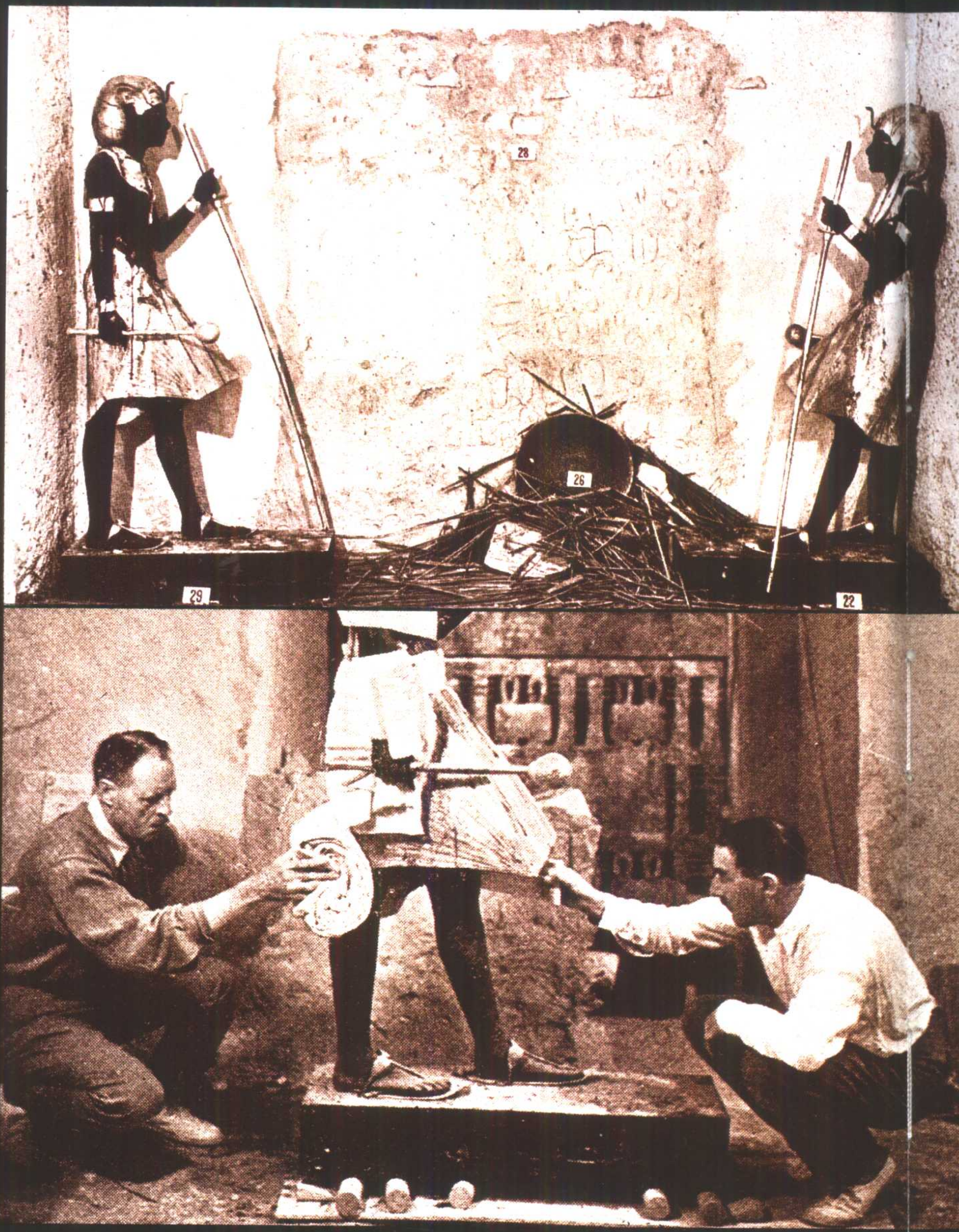
1922年11月26日:卡特和卡尔纳冯打开了前厅

国王谷内(左页图),矮垣围绕的图坦卡蒙墓穴入口处(A),拉美西斯六世墓穴的入口(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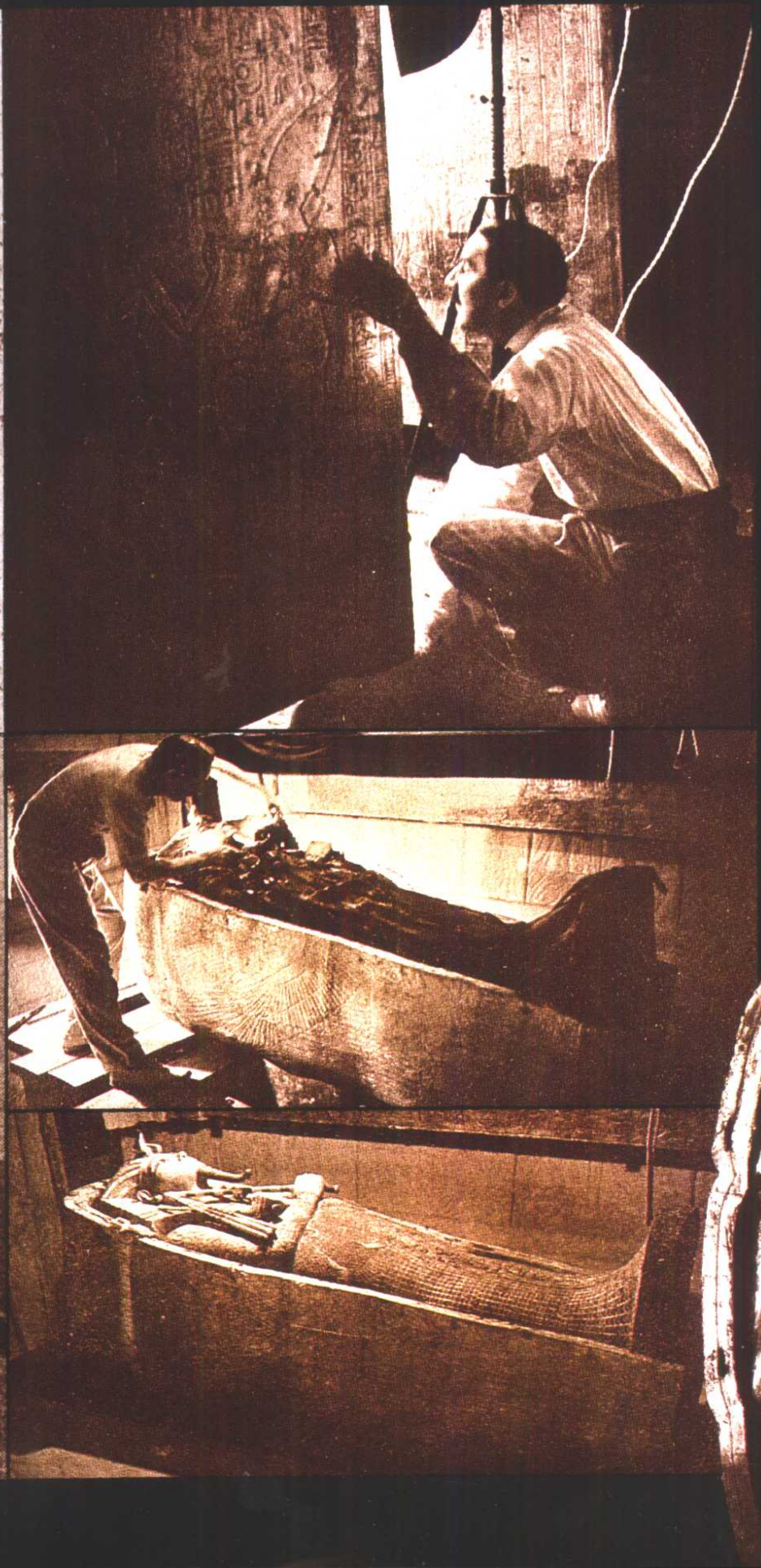


1.石梯和通道
2.前厅
3.附属建筑
4.墓室 5.珍宝室

盗墓者在国王下葬后不久,便潜入墓穴。前厅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他们留下的东西。墓地守卫者重新堵死盗墓者挖出的隧道,把门封好。本页上图是前厅的北面。本来通向墓室的门已封起,门旁有两尊图坦卡蒙雕像,仿佛守卫。左边是一些箱子、椅子、大理石器具和一张狮首灵床,右边是一束残花。中图是堆积的陪葬品,其中有女神哈托尔的牛头灵床,床下堆放着一些食物箱(内装鹅、鸭等)。下图是前厅的南面,可以看到已拆卸的国王坐车,和代表图埃里斯女神(Thouéris)的[河马头灵床。


28
26
29
22





1923年2月17日:他们进入了墓室

左页上图可以看到通向墓室的门被封死.门两旁是两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图坦卡蒙雕像(木雕,涂有黑色树脂,饰以金叶)。左页下图是卡特和助手包裹一座雕像,以防运输途中受损。

卡特正打开最里面藏有石棺的木椁门(本页左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他揭开包裹第二层木乃伊形内棺的枢衣(左中图),左下图是枢衣揭开后的内棺全貌,下图则是饰有花环的枢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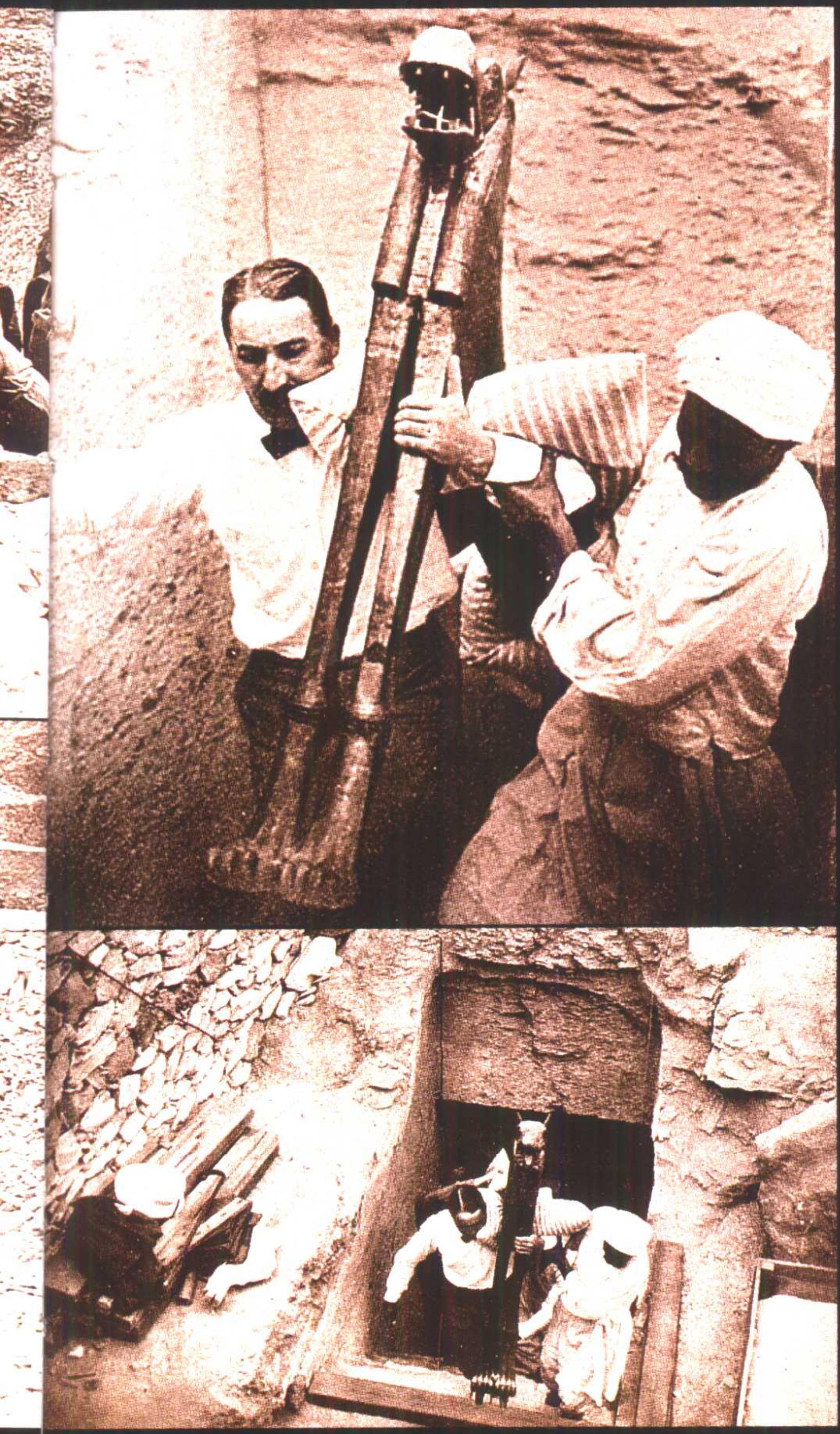


1925年10月28日:最后一口内棺打开了

在第三口内棺里，国王的金面具（左页图）出现在卡特眼前。木乃伊的颈部和胸前，放了一大串由珍珠和花朵组成的颈饰，头上是一块亚麻布头巾。

在珍宝室门，狐狼之神阿努比斯蹲踞在祭坛上，宛如坐在一顶轿上。它是大墓地的主人，负责看守通道。一块亚麻布从它背上绕过脖子系在胸前。在打开珍宝室的时候，这座雕像脚下，还有一支熄灭的火把，是从一个刻有巫术祈祷文的架子上掉下来的。阿努比斯后面是贴金的大木箱，里面有个大理石制成的盒子，放有若干罐子，用来盛装国王遗体进行防腐作业时取出的内脏。





珍宝运离国王谷

首次在公众和记者注视下的发掘工作。人群挤在墓穴周围，观看搬出来的古物（左页上下）。伦敦《泰晤士报》甫宣布这一发现，卡特便收到了雪片般的信件，愿意提供帮助，或向他要纪念品（墓穴里的几粒沙子都行）。电影工作者要来摄制影片，时装店老板要来临摹服装……当然也有人咒骂，说他亵渎了墓地！

在工人的协助下，卡特从墓穴里搬出图埃里斯女神的灵床。它的形像是母河马，象征繁殖，协助生育，更是一位保护神。这张贴金的木床很重，长逾 2 公尺。墓穴的发掘工作到 1928 年才结束。

这些外椁用来保护石英岩寝棺。

石棺里又有三层形如木乃伊的内棺，头两层为贴金木棺，上嵌宝石；最后一层则是纯金打造（重 110.4 公斤），里面躺着木乃伊，头部和上半身覆盖一个纯金面具，镶嵌了宝石和彩色玻璃。

蒙泰在塔尼斯的发现

像图坦卡蒙墓穴那样未被盗过的墓穴，在埃及学史上虽属罕见，却非绝无仅有。1939 年，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泰（Pierre Montet, 1885～1966）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塔尼斯，清理一些晚期住宅时，注意到一个井口。这口井被掏空以后，在深处露出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平面。那正是一个用方石造成的陵墓顶部！井是盗墓者为了进入陵墓而挖的。实际上，塔尼斯是第 21 和第 22 王



皮埃尔·蒙泰（上图）手扶大银支架和盘子，这是从普苏塞奈斯墓室里发现的文物。下图是在塔尼斯的发掘工作一景。塔尼斯现在叫做桑埃尔阿加尔（Sân-el-Haggar）。



朝的首都，这座陵墓就位于埋葬这两个王朝的法老墓地上。蒙泰所发现的第一个墓穴，属于国王奥索尔孔二世(Osorkon II)，已被盗；国王普苏塞奈斯(Psousennès)的墓穴则完好无损，附近另外四位重要人物的墓穴也未被盗。塔尼斯的陪葬品有银棺、金面具、首饰、金、银、铜器、大理石器具等。它们不如图坦卡蒙墓穴的陪葬品丰富，但是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学者逐渐重建了法老时代的埃及图像

从1881年马里埃特去世一直到今天，每年在发掘方面都有所收获。古埃及的图像，终因布鲁施、马斯佩罗、蒙泰等专家的努力，而逐渐拼凑起来。埃及和努比亚，愈来愈多的遗址被踏勘、探察。文献学家、碑铭学者、历史学家等，孜孜汲汲，研究出土的资料。一些卷帙浩繁的文献集，及文法书和辞典相继出版，逐渐揭示了古代埃及的历史。埃及学已经度过了它的童年时代，开始迈入成熟的阶段。

对于马里埃特、马斯佩罗、卡特和蒙泰等发掘者来说，每次新发现，尤其是像塔尼斯王室墓地、图坦卡蒙墓穴、德尔巴哈里隐藏地，或神牛墓这样的重要发现，都表示又要开始一场长期的劳动：测定藏品的位置以后，要小心取出，转移到实验室或仓库里，加以清理、描述、画图、分析、编卡片、加固，甚至修复。所以卡特即使在许多专家协助下，也要费十多年时间才清理完图坦卡蒙墓穴，把全部物品装箱打包运到开罗博物馆。马里埃特独自工作，因此永远也编制不完神牛墓里数千件物品的目录。这些发掘者去世后，文献学家，碑文学者、考古学家等专家，接替了他们的工作，陆续发表关于所发现的物品和资料的研究成果。





见证与文献

重新发现古埃及过程中的关键时刻
今昔作家与学者的见证



埃及的战役

1798年5月19日，
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
一支军队离开了法国南部的
土伦(Toulon)军港。
船上除了士兵和水手，
还有学者、画家等。
远征埃及不仅影响了
拿破仑的命运，
在考古史上
更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在法国历史上，难道还有比1798年进军埃及更荒唐的远征吗？

说这远征荒唐，是由于当时英国在地中海拥有海上霸权，法军就这样出动，只是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装上船去，让士兵在不知目的地为何的情况下，被英国人俘虏，船被击沉。说它荒唐，是因为法国未经宣战，便侵入另一个国家；而在7月中旬进军埃及，表示法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气候一无所知。说它荒唐，更因为：当各民族起而要求自治的时候，法国竟宣布要建立一块殖民地。最要命的是，法国军队征服埃及后却无法脱身，回不了法国；而将军自己居然丢下军队，跑回去援救共和国，因为法国正受到外国联盟势力的威胁——天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就该看出危机的。

远征埃及虽然荒唐，却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由于这次远征，一个被遗忘的文明重现世人眼前，以其神秘而吸引世人目光，从而诞生了埃及学。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此次远征有助于埃及经济起飞，恢复它在近东的地位。这场战役并非拿破仑最著名的战役，魅力却经久不衰。

拿破仑在1797年和奥地利缔结坎波福米奥(Campo Formio，今天的威尼斯)和约之后，成了法国共和国最得人心的将军，一位在不得人心的制度下，仍受群众爱戴的将军。他为



战船即将出海。不久，还有船只从意大利来增援。他们在外海与纳尔逊的舰队错身而过。

什么不及时利用他的影响力？因为他一向有政治头脑，认为发动政变为时过早。在排除了右翼和左翼的政敌之后，督政府看来还相当稳固。此外，舆论对那些干政的将军，还持保留态度。名将拉法耶特(Marie JosephLa Fayette)、迪摩里埃兹(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z)和皮什格吕(Charles Pichegru)，便是三个可悲的例子。拿破仑的威望不仅在于他作战胜利，更在于他对共和国一向忠诚不贰。一旦行迳逸离"忠诚"二字，无异于自杀。

因此拿破仑必须等待，然而又不能被人群遗忘。1797 年 12 月 25 日，他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但这还不足以长久引人注意，他决定要策动一次大规模的远征。登陆英国吗？这可是危险重重。昔日奥什(Lazare Hoche)将军远征爱尔兰失败，殷鉴不远，拿破仑也没有把握获胜。

1797 年 7 月 3 日，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大会上，外交部长塔莱朗宣读了一篇论文，论述在当时情势下夺取新殖民地的好处。他在论文中重申政治家舒瓦瑟尔(Choiseul)的构想，呼吁法国兼并埃及。

埃及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1785 年，萨瓦里发表了《埃及书信》；两年后，伏尔奈出版了《叙利亚暨埃及游记》。在此之前，人们对作为奥图曼帝国一省的埃及所知甚少，对于它神奇的过往更是毫不了解。为什么征服埃及？塔莱朗在公开声明中说，这是为了要结束土耳其人对近东和欧洲的统治，借此机会夺取土耳其的既得利益，并保障法国和地中海东部国家之间的贸易……

塔莱朗指出，一旦法国占领埃及，就可以从苏伊士远征印度，与印

度迈索尔(Mysore)苏丹蒂波-萨伊布(Tippo-Sahib)会合，再来一次秘密登陆英国。英国两翼受制，决不可能躲过这次攻击。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正忙于吞并波兰，因此对法国的行动不至于表示反对。

拿破仑远征，完全吻合18世纪的政治；但是再一细想，这实在是疯狂的行动。正当法国本土面临战争威胁之际，为了远征埃及，法国不得不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和一位善战的将军。而谁能预见这次行动的出路何在？何况法国虽然好话说尽，也会引起盟国土耳其的反感。因此应该派塔莱朗到土耳其去解释：法国进入埃及不是战争行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法国没有这样做。

塔莱朗让拿破仑远征埃及，看来似乎相当轻率，其实别有文章。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说，他弟弟在作决定时非常犹豫，曾反复推敲这次行动的可能危险。从《富歇回忆录》(*Mémoires de Fouché*)一书中也可以看出，拿破仑觉得这次远征是个陷阱，而督政府看到一个让它十分感冒的将军离开了，将感到很高兴。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加紧准备。他于1798年5月4日从巴黎前往土伦，开始了这场赌博。

远征的准备工作，必须避开英国在地中海上的监视，因此秘密进行。为了防止泄密，士兵并不知道要前去何处。拿破仑麾下的名将，米拉将军当时正驻守意大利，接到命令要到米兰去，然后尽快赶到热那亚。他即将在目的地不明的"伟大远征"中，指挥第14和第18军团。就这样，法军在一个月内仓促成军，连警报都来不及发出。军费由瑞士的伯恩城提供。

当法军上船时，同行的竟有1个数学家、3个天文学家、17个土木工程师、13个博物学家和矿山工程师、4个建筑师、8个画家、10个作家、22个带有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字盘的印刷工。参加远行的要人名单，着实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数学家蒙日(Gaspard Monge)、化学家贝托雷(Claude-Louis Berthollet)、科学家乔孚瓦·圣-伊莱尔、考古学家若马尔(Edmé Jomard)、东方学家若贝尔(Pierre-Amédée Jaubert)与维旺·德农、以蜡笔素描著称的孔泰(Nicolas-Jacques Conté)、诗人帕瑟瓦尔-格朗梅松(Francois-Auguste Parseval-Grandmaison)……甚至还有一位钢琴家。

将要驶向埃及的，不仅有共和国最精锐的军队3万5千人，同时有科学界的精英——拿破仑是为了取悦拥护他的理想主义学者？为了让这次远征，也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旅行？还是为征服行动找借口？无论如何，如果遇到英国纳尔逊(Horatio



法国舰队趁纳尔逊放松警戒，到达亚历山大城。埃及总督及其军队投降。

Nelson)舰队的截击，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5月19日，200艘战船在布吕埃(Francois Paul Brueys)少将的指挥之下出海。一支如此庞大的舰队，加上从意大利来的一些船只，怎么躲得过英国人的耳目？但是纳尔逊错过了两次机会。拿破仑占领了马尔他岛，拿来作为补给站。这时候法军将士才知道远征的目的地。7月1日，法国人登陆亚历山大城。事出突然，城里居民根本无从抵抗。

翌日，拿破仑公告："长久以来，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官员，侮辱法兰西民族及其谈判代表。惩罚他们的时刻已来到。"不过拿破仑也以解放者的姿态来此："埃及有美丽的土地吗？它属于苏丹的卫队骑兵。有漂亮女奴、骏马、优雅住宅吗？这些也都属于苏丹的卫队骑兵。如果埃及是骑兵队的农场，就让他们拿出上帝给的租约来吧。但上帝对人民是公正的，仁慈的。"所以上帝选择了拿破仑，来捍卫人类平等，来解放埃及人。可是，对回教徒来说，拿破仑本人正是异教徒呀？他说："我比苏丹卫队骑兵更尊重上帝，尊重上帝的先知穆罕默德和《可兰经》。"他又说："教皇要向回教徒宣战，是我们推翻了教皇；马尔他的骑兵以为，上帝要他们向回教徒开火，是我们消灭了这群疯子。自古以来，我们可不都是土耳其皇帝的朋友(愿上帝实现他的愿望)，也与他的敌人为敌吗？而苏丹的卫队骑兵，不总是反对土耳其皇帝的权威，到现在都硬不承认他的地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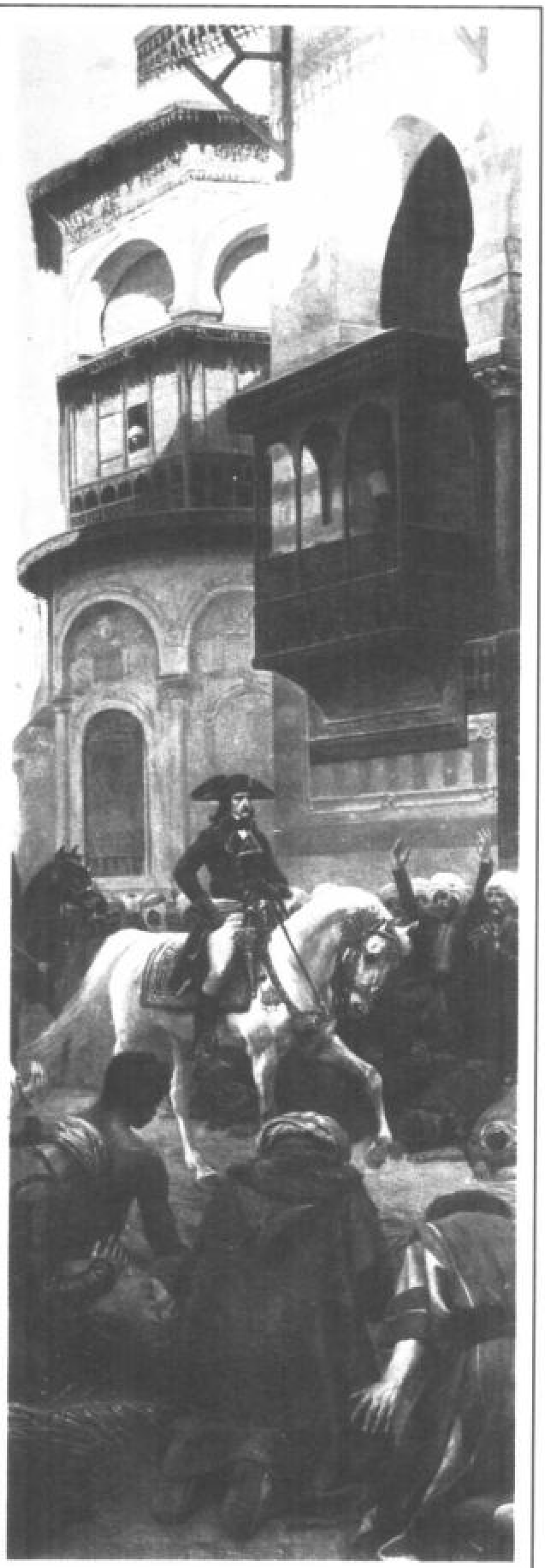
40个世纪注视着你们……

从这则宣告来看，拿破仑对埃及的情况相当了解。当时埃及确实是在苏丹卫队骑兵的统治之下……苏丹卫队骑兵，统治了一个由小手工业者、店主和农民组成的民族，这民族活在不合时宜的桎梏之中。18世纪末，埃及经济、政治衰敝，乃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征服埃及决非如想像中容易。远征的准备工作实在过于草率。法国人在7月天人侵埃及，装备却根本不适合夏季的炎热。可查的文献说，士兵们染上痢疾和热病，士气极为低落。此外，这次远征没有充分理由，与保卫乡土的普法瓦尔米(Valmy)之战和法奥詹马普(Jemmapes)战役大不相同……一支被牺牲的军队，决不会有高昂的士气，有些士兵甚至自杀了。

7月21日，法军在开罗附近的金字塔战役中赢得胜利，士兵又燃起希望。根据拿破仑晚年在圣赫勒拿岛(Sainte-Hélène)上令人记下的口述回忆，他当时曾有一句情万丈的名言："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顶上，40个世纪注视着你们。"但热情为时不长。8月1日，法国舰队在停泊港阿布基尔(Aboukir)遭到纳尔逊的军队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但是拿破仑没有被打败，反而从此开启了远征中最光辉的阶段——开始致力于开发埃及……



金字塔之役后，他在吉萨、布拉契、开罗旧城和开罗各建立了一所军医院……行政管理方面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按土地的好坏征税，全面普查人口；为了使手工业者和商人免受卫队骑兵以“保护”之名进行敲诈，他们此后只由法国军队的法庭管辖。

为了补充军费，拿破仑以铁腕没收卫队骑兵的财产，接收开罗海关租税。从法国带来的金条，在亚历山大城换成当地货币；然后，拿破仑又命克莱伯(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用食物换走人民持有的金条，运到开罗的造币厂，在蒙日、贝托雷和科斯塔兹(Costaz)等科学家监督下，把金条铸成硬币。此外，还有从各种职业团体收取的特别税捐。

为了获得埃及人好感，拿破仑想尽方法。法国占领军有一大特点：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他们破除苏丹卫队骑兵的封建制度，并展开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工程师勒佩尔(Charles Lepère)打算要贯穿苏伊士地峡，以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法国人还修复水道，以灌溉农作物。

在精神生活方面，拿破仑以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名义，签署一切文告，并按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了埃及研究院。此外还发行了几份报纸，如《埃及通讯报》、《埃及旬报》等。

但法国人最关心的，是古代的埃及……在底比斯、卢索尔和卡纳克等地，考古发掘如火如荼展开，发现罗塞塔石碑；维旺·德农的小组为了编纂《埃及记行》，画下了大批素描。这些活动在在表明，即使是一名普通的法国士兵，对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也兴趣浓厚。

法国远征队的人员和资源有限，何以胜任？

占领时间延长，危险随之而来。在梅努夫省(Menouf)，副官朱利安和随从人员被暗杀。在曼苏拉，法军遭攻击和屠杀。在达米埃塔，亦发生类似事件。10月21日，开罗发生暴动，迪皮伊(Dupuy)将军和拿破仑最喜爱的副官苏尔科维斯基(Sulkowski)，皆丧生于暴动中。

1798年9月，流言传到开罗，说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集结。拿破仑决定抢先发动攻击。这对于他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在进军君士坦丁堡时，开始计划筹组另一支舰队，以便返回法国。拿破仑军队夺取了加萨(Gaza)和雅法的港口，于1799年4月16日在蒙塔波尔(Mont-Thabor)的拿撒勒(Nazareth)击败土耳其军队。可是圣让阿克(Sain-Jean-d'Acre)屡攻不下。这是由流亡者菲力波(Antoine Phélippeaux)守卫，接受英国舰队提供补给的港口。奥斯曼总督阿赫迈德·杰札尔(Ahmed Djezzar)，是抵抗法军的灵魂人物。

在第一道壁垒被法国人占领后，他们以杰札尔的城堡为据点，筑起第二道壁垒。拿破仑没有炮兵，围城两月之后只得撤走。此时，土耳其人眼看就要登陆埃及了。

法军撤退时，士气极为低落，士兵非伤即病。此时瘟疫肆虐，拿破仑在 1799 年 6 月 28 日给督政府的报告，并不隐瞒此事："六个月前，瘟疫已有明显迹象。在达米埃塔时，士兵染病的情形还不严重，在加萨和雅法则愈演愈烈。而在开罗、苏伊士、上埃及，倒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因此，法军从到达埃及起，到 7 年获月 10 日（法国历，即 1799 年 6 月 28 日）为止，共损失 5,344 人。

"叙利亚战役战果颇著：我们控制了整个沙漠，挫败了敌人在这一年的计划，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些杰出的人。蓬（Bon）将军伤重而死，卡法莱里（Caffarelli）死了，我的副官克鲁瓦齐埃（Croizier）死了，许多人负了伤。"

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支援，证明拿破仑尚未气馁。他在信中并说明，他曾试图与麦加、西印度群岛和法属毛里求斯（Mauritius），建立一些联系。但是他果真仰赖困于欧陆战争的法国督政府？他连这封信能否送到巴黎都没有把握。

最终，他是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粉碎了在阿布基尔登陆的土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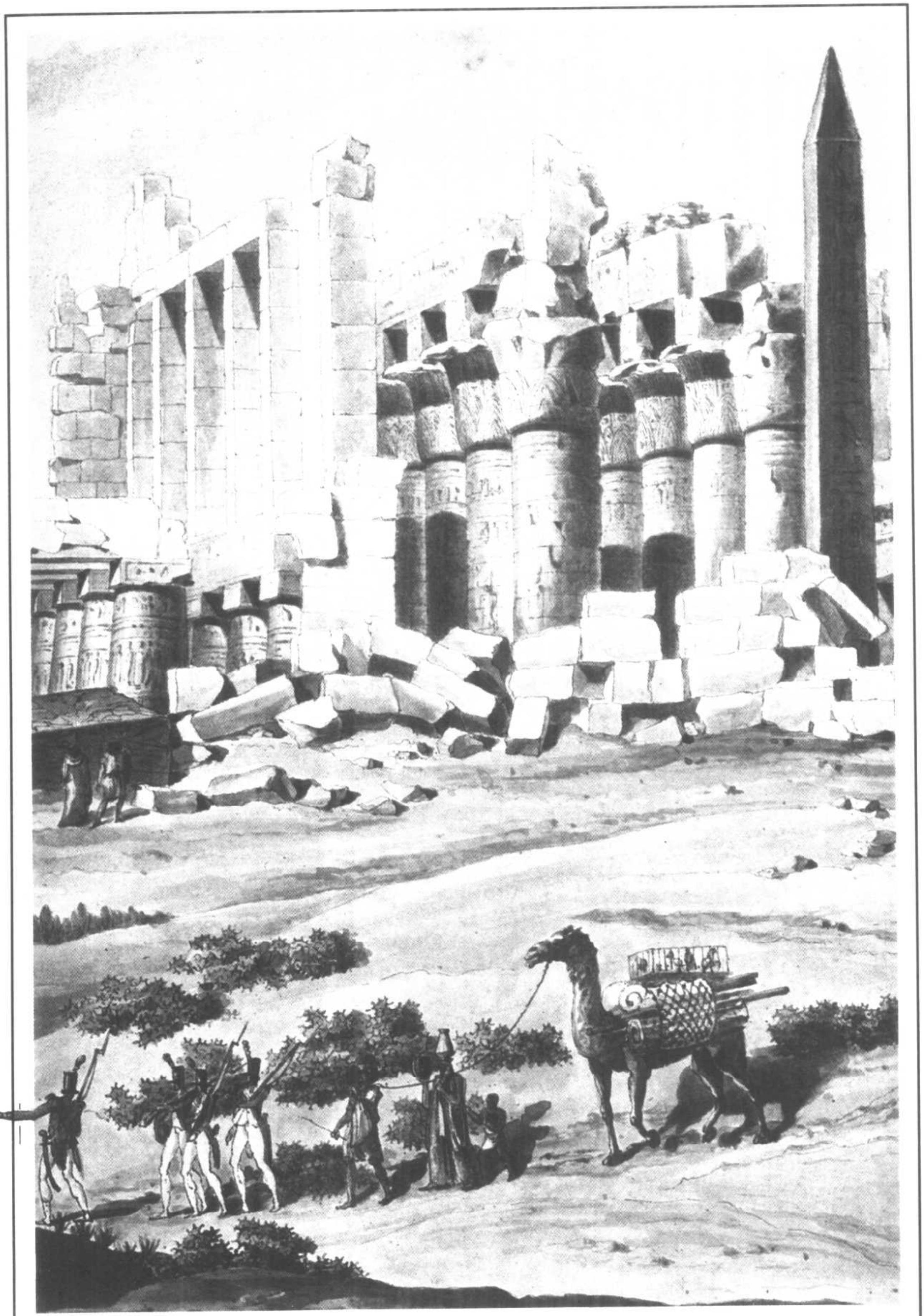


维旺·德农爬到斯芬克斯像上测量。右页图是法国骑兵以单峰驼代替马匹，但制服仍然不变，背景是卡纳克神庙。

军队。但是拿破仑由于缺少军队，他在东方已无法发展。据米奥特（Miot）说，将军在战斗前夕曾召见米拉，告诉他"这场战斗将决定世界的命运"，但米拉当下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

8 月 17 日，法军获悉敌舰已不在亚历山大城和阿布基尔的外海巡航。22 日，拿破仑向军队发布公告："我决定返回法国，克莱伯将军将会指挥军队。你们不久就会知道我的情况，我不能说得更多了。我不得不离开我最热爱的士兵，但只是暂时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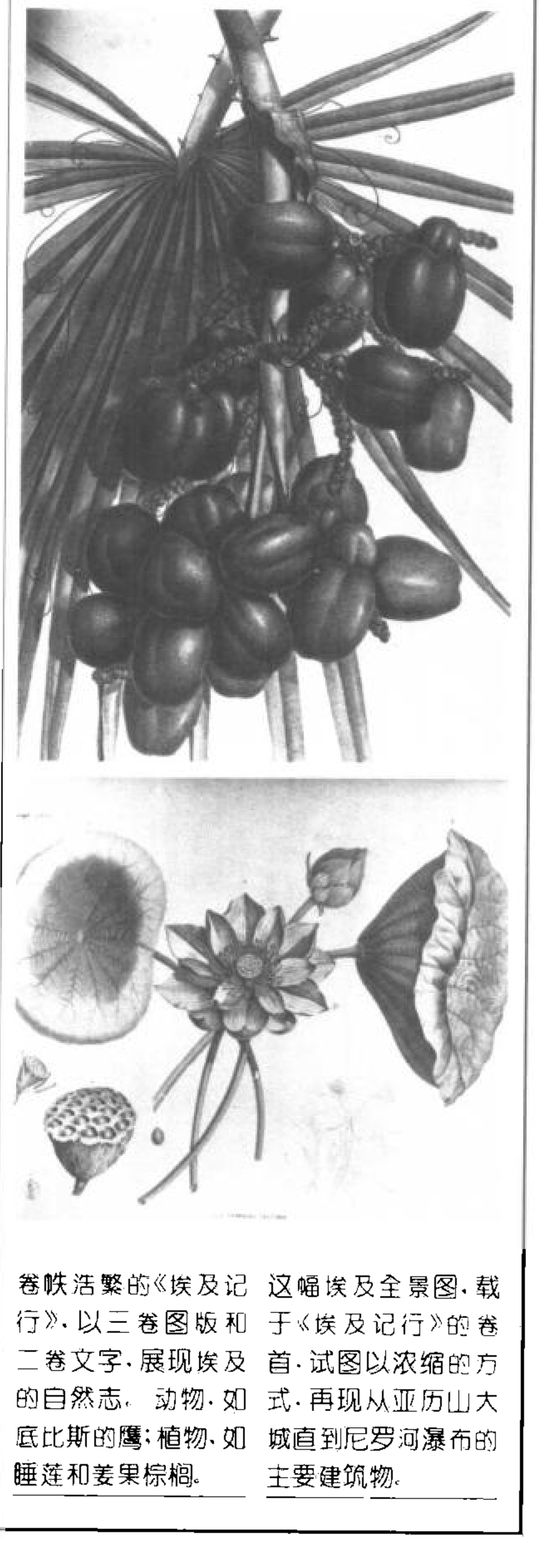
让·图拉尔（Jean Tulard）
《历史》，1983 年 11 月号



《埃及记行》

奉拿破仑之命，
帝国印刷局出版了
《埃及记行》。
200 位艺术家
制作了 907 幅图版，
其中包括逾 3,000 张绘画。
这部巨著的目的，
是详细介绍埃及的
古代遗迹、动物、植物、
风景、各种行业和日用品，
使人们得以从各个层面
认识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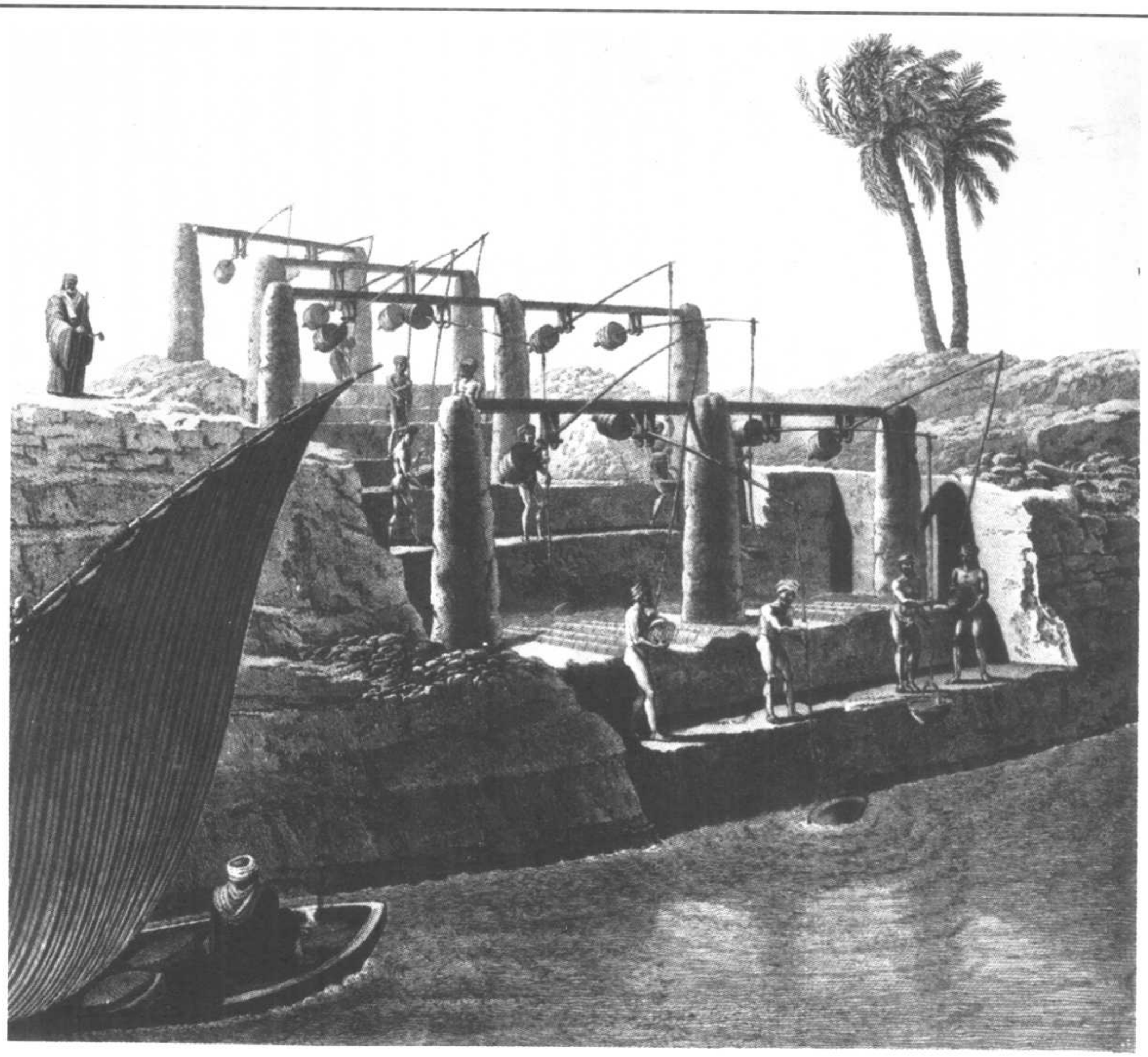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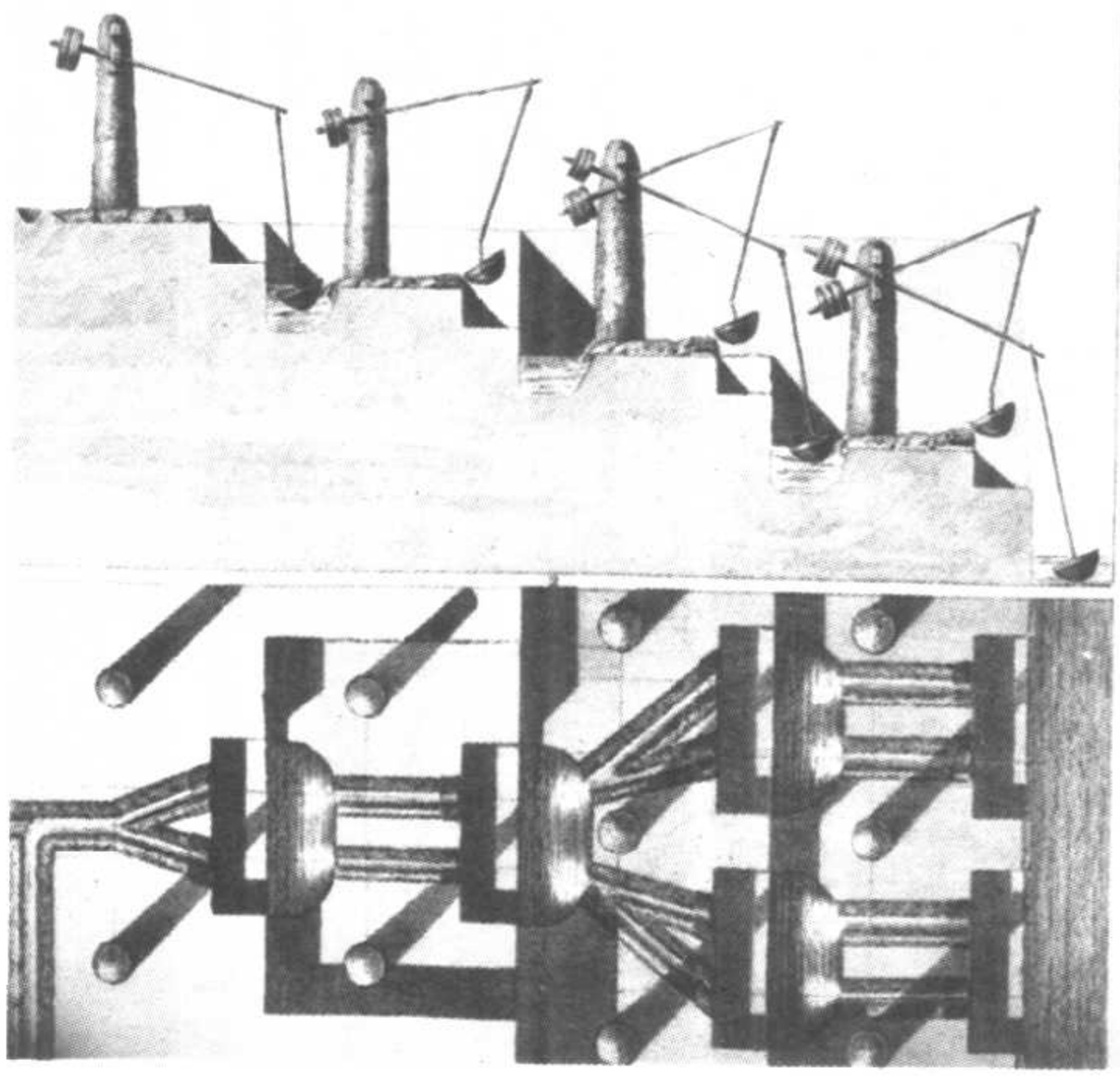


卷帙浩繁的《埃及记行》，以三卷图版和二卷文字，展现埃及的自然志。动物，如底比斯的鹰；植物，如睡莲和姜果棕榈。

这幅埃及全景图，载于《埃及记行》的卷首，试图以浓缩的方式，再现从亚历山大城直到尼罗河瀑布的主要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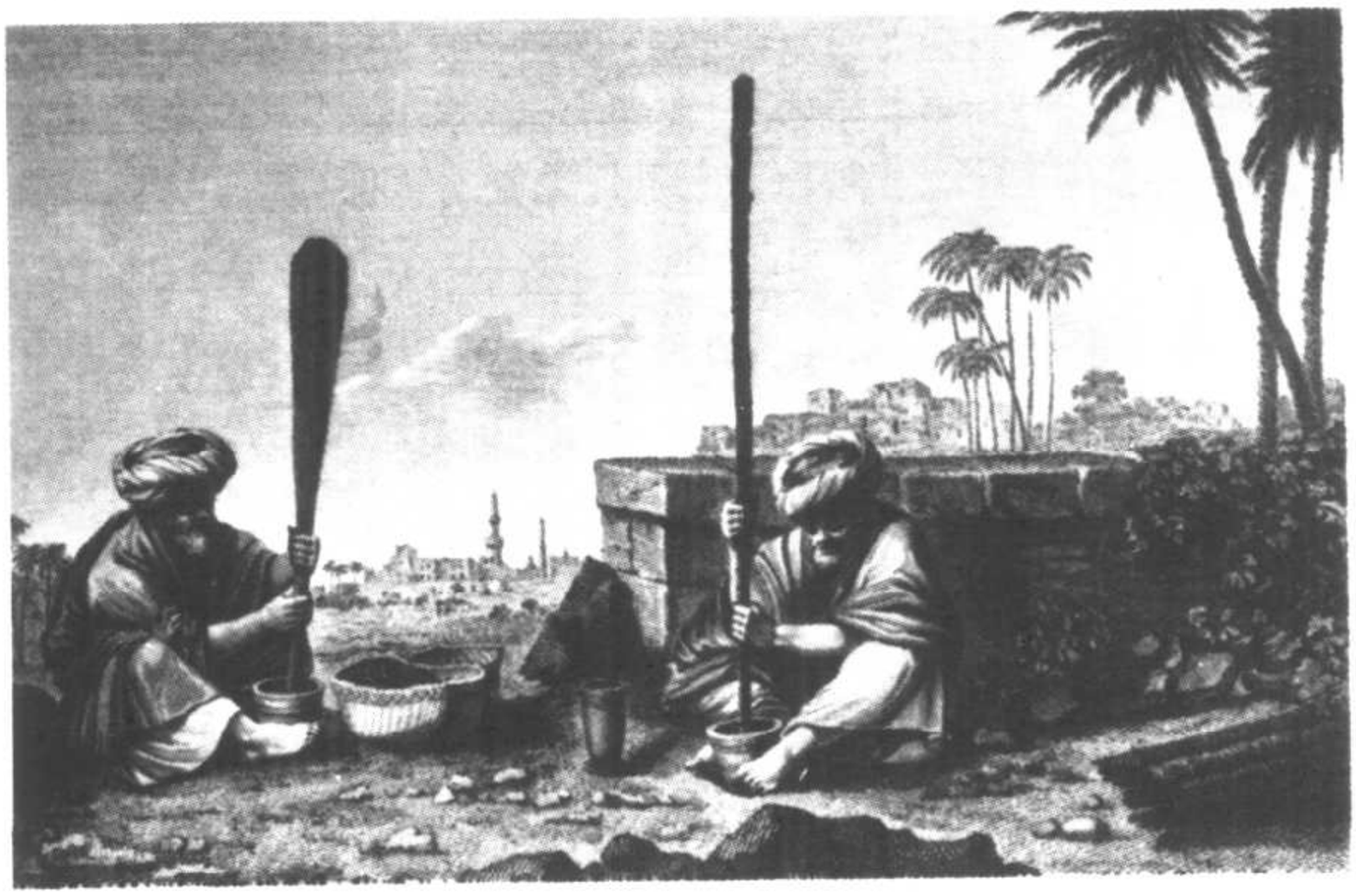

ALEXANDRIE
CHEBBARE
TANIS
GAZA
NAZARETH
SALAHIEH
DAMIETTE
SYÈNE
THÈBES
ABOUK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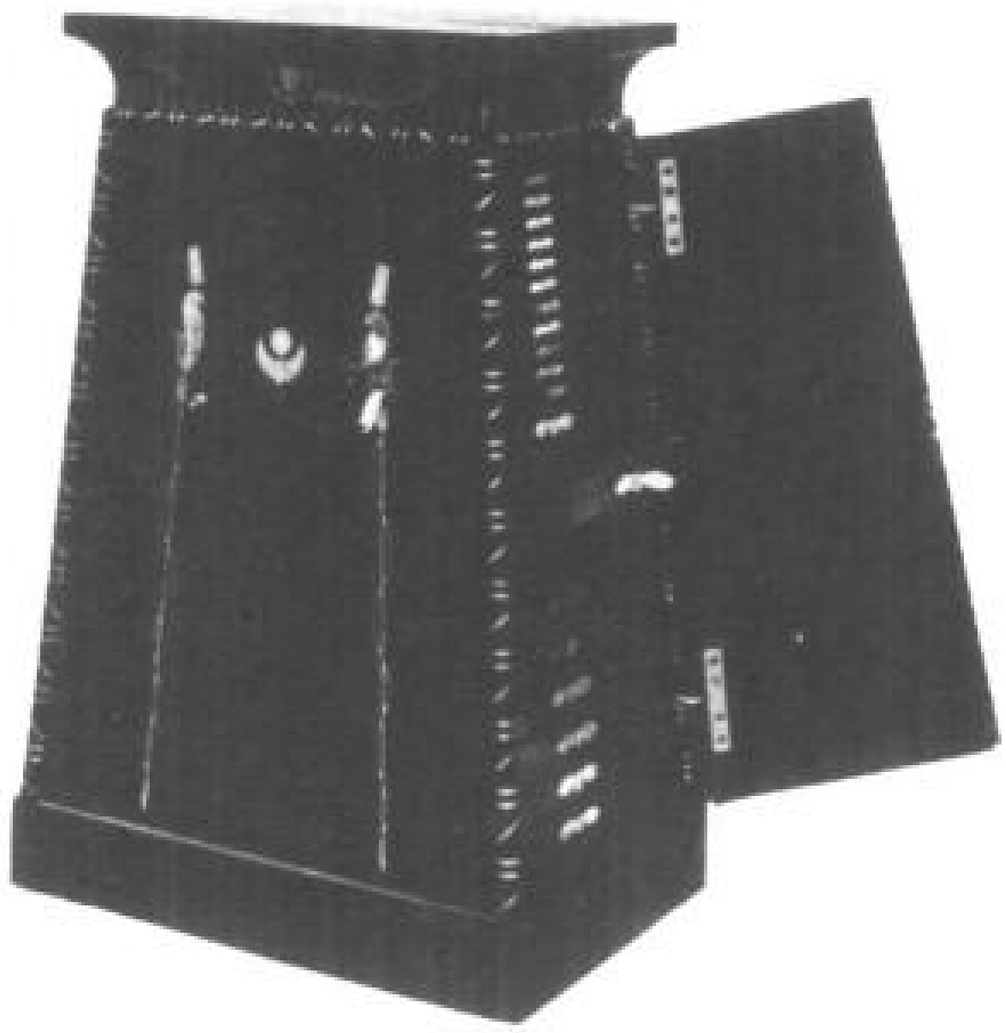




《埃及记行》以二卷图版和三卷文字，展现18世纪末埃及的庶民生活。这些图画足以表示，远征埃及的法国人有兴趣了解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左页图展示了机械灌溉的方法，本页图则描绘手艺人的生活；左图自上而下分别为制造烟筒、研磨烟叶、编织箩筐、下图为纺羊毛。这些传统活动，至今仍存于埃及——传统的生命力，使埃及更具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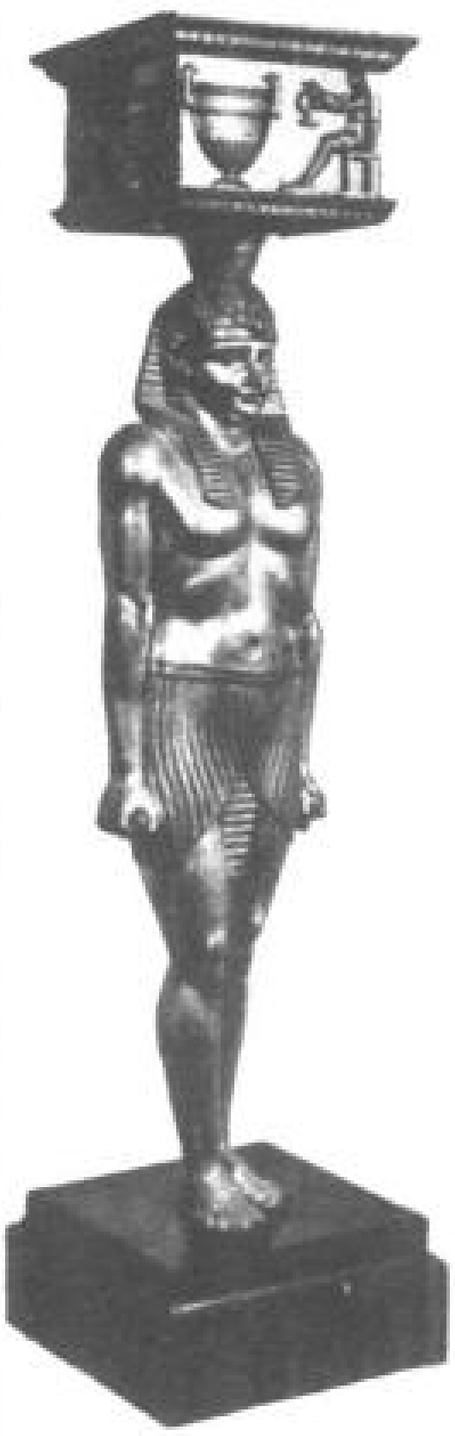
回归埃及的风格

一次军事远征行动，
竟产生了一种
新的装饰风格……
拿破仑回到了巴黎，
当上执政官，
光荣在望..
而这光荣体现在建筑物、
家具和金银器上，
留下了一种特殊趣味的烙印。
这种趣味，
最后发展为极端的埃及热。



埃德夫神庙一座门的模型，以嵌银的乌木制成（上图），用来放置金币。

下图这把英国扶手椅，因若干墓穴所发现的家具而获得设计灵感。



曾经照耀帝国显赫人物的大烛台，令人想起埃及统治者陵墓中的雕像。





在一个黑色铜制大烛台的底座上，刻有仿自埃及原物的象形文字，然而这象形文字彼时仍无人能解。



灰、金两色构成的这个塞夫勒(Sivres)笔墨架，表现了古代埃及葬礼的庄严。

古埃及风味在这个笔墨架上表露无遗：以镀金的铜制成，饰有斯芬克斯像。

东方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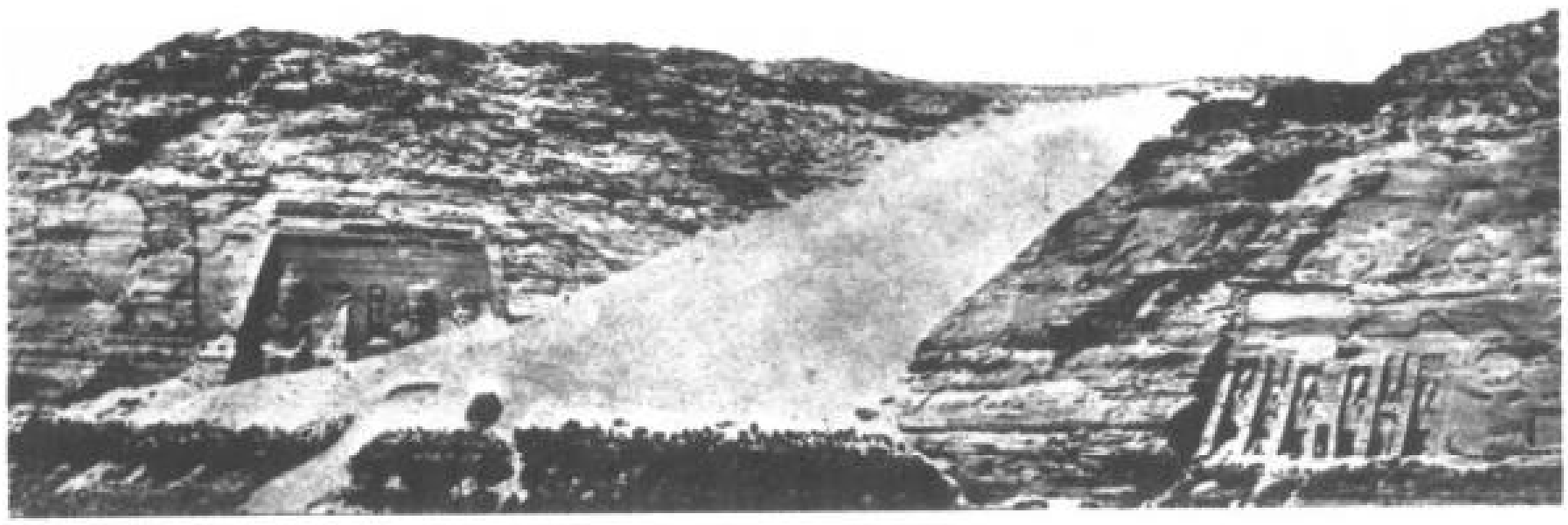
艺术家和作家梦想中有一个远方:令人眩惑的神秘东方。在19世纪若干作家的创作里,东方之行是个不变的题材。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旅行笔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通讯,杜冈(Maxime Du Camp,1822～1894)的文学回忆录,以及弗罗芒丹(Eugène Fromentin,1820～1876)的日记,流露出对埃及异国情调的酷爱。



关于埃及我还能说什么?今天还有谁没见识过?伏尔奈先生虽不算是学识渊博,他的埃及《游记》,却是真正的杰作,而博学的著作已经让西卡尔、诺尔登(Frederik Norden)、波科克(RichardPococke)、夏乌(Shaw)、尼埃布尔(Niebuhr)和其他人写完了。德农先生的素描和埃及研究院的大幅绘画,使我们看到了底比斯和孟斐斯的遗址……

20日早晨八点,我坐船上的小艇上岸,经人介绍,认识了法国驻亚历山大城的领事——德罗韦蒂先生。直到现在,我想起我们驻地中海东部国家的领事时,总是满心感激。我和德罗韦蒂先生的结识,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友谊。德罗韦蒂先生出生在美丽的意大利,是杰出的军人。他以战士特有的爽直,以及明媚阳光下独有的热情,接待了我。他身居荒僻之地,我不知道这本书能否到达他手里。希望如此,好让他知道,时间毫未减损我对他的好感。我从未忘记,他在河岸上向我道别时所流露的深情。他举起服役时受伤的手向我致意……

我在开罗待了五天,极想看看法老陵墓。但是机缘不巧,尼罗河正值涨潮期,水不浅,没法骑马去金字塔;但又不够深,没法坐船。我们派人去看能否涉水而过,也到乡下去问。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说,必须等上个把月才能成行。再等下去,我就得



杜冈想成为第一个从东方带回"有性格的文物和风景照片"的人。他的照片汇集成册，于1852年出版，是有关埃及的著作中，第一部利用摄影来作插图的。

在埃及过冬，但我有其他事情，而钱也不够。我已经耽搁太久，如果再回开罗去，就可能再也见不到法国了。我必须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抉择：返回亚历山大城，只在远处眺望了金字塔。按照习俗，我委托卡夫(Caffe)先生，有机会就在这些巨大的陵墓上写下我的名字：我应该完成一个虔诚旅行者该做的事。在门农雕像的残骸上，在拂晓时听到它叹息的罗马人，也曾刻下他们的名字。这些罗马人和我们一样，是"埃及土地上的外国人"，而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消失。

夏多布里昂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旅程》

1849年10月29日，福楼拜和杜冈相偕离开巴黎，出国将近18个月。从1850年2月到6月，他们在尼罗河上度过，在各处遗址逗留。福楼拜作了笔记，在信件里也对当地景观、风土多所描绘，这些笔记后来编辑成书。杜冈则努力拍摄照片。

伊普桑布尔(Ipsamboul)：巨像。

从半埋在沙里的大神庙门看太阳，仿佛透过一扇气窗。

远处阴影里可瞥见三座巨像。右面第一座巨像躺在地上，当我眨了眨眼，它的眼皮似乎也在跳动。巨像的头部很美，脚却很难看。

蝙蝠发出尖细的叫声。另外一只动物叫了一阵，节奏清晰，宛如远方乡村钟楼里的钟鸣。我想起诺曼第的农场，夏季下午近三点时，所有的人都到田野去了……也想起埃及国王米塞里努斯(Mycérinus)：一天傍晚，他坐车沿着摩里斯湖(Moeris)散步，身边坐了个祭司。他向祭司说，他爱祭司的女儿。那是一个收获季节的傍晚……水牛回来了……

进入大神庙时，在左面的第三尊和第四尊巨像之间，有一大块用砖砌

成的东西，刻满字。它意味什么？

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我们开始清理，以便外面的一座巨像露出下巴！

……

福楼拜

《东方之行》

杜冈到处摄影、就地冲洗、不放过旅途中的任何细节。福楼拜不管他，兀自怀念诺曼第。杜冈的叙述揭示了福楼拜的真正性格：他对小说人物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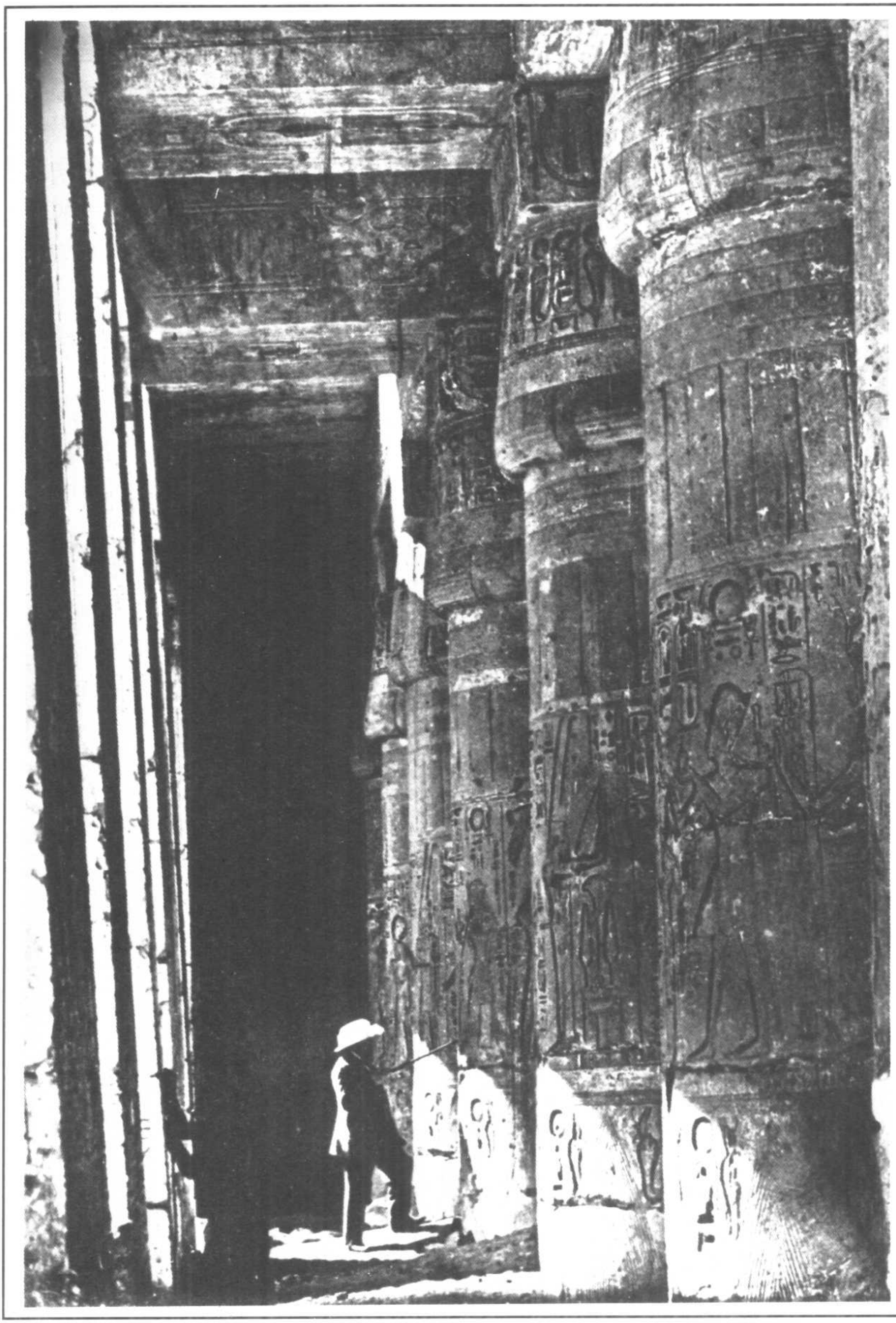
福楼拜无视于我的狂热，他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他讨厌走动。如果可能，最好可以躺在沙发上旅行，看看风景、废墟和城市。他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幅机械地展开的全景画。从我们到达开罗的头几天起，我就注意到他的厌倦和百无聊赖。他并不满意这次梦想已久，本来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旅行。我的态度很明白。我对他说："如果你想回法国，我让我的仆人陪你回去。"他回答说："不，已经来了，就要走到底。你负责安排路程，我跟你走：向右或向左我都无所谓。"在他看来神庙都是千篇一律，景色也大同小异，清真寺总是一个样子。我不能确定，他在象岛时，是否在怀念法国索特维尔(Sotteville)的草地；他在注视尼罗河时，是否想着塞纳河。他在菲莱时，租了伊西斯大神庙的一个房间，读他在开罗买的书——《巨鹰》。

他怀念他在克鲁瓦塞(Croisset)的母亲。他对自己的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感到失望。傍晚在船上，河水在船边汩汩作响，南十字星闪亮于众星之间，我们还常常讨论这部使他耿耿于怀的作品。此外他正在考虑下一部小说。他告诉我："我对它入了迷。"面对非洲的景色，他却在梦想诺曼第的风光。在努比亚南部边界，第二瀑布上方的吉贝尔-阿布西尔(Djebel-Aboucir)山顶上，正当我们注视那拍击黑色花岗石水坝的尼罗河水时，他大叫一声："Eurêka! Eurêka!(希腊文'有了'、'找到了')我要叫她爱玛·包法利(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主角)！"他重复了好几遍。他在发"包"这个音时声音短促。我还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他后来写作《萨朗波》时，却不时回忆起这次旅行，而且印象十分清晰。福楼拜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看，却什么都记得。

杜冈

《文学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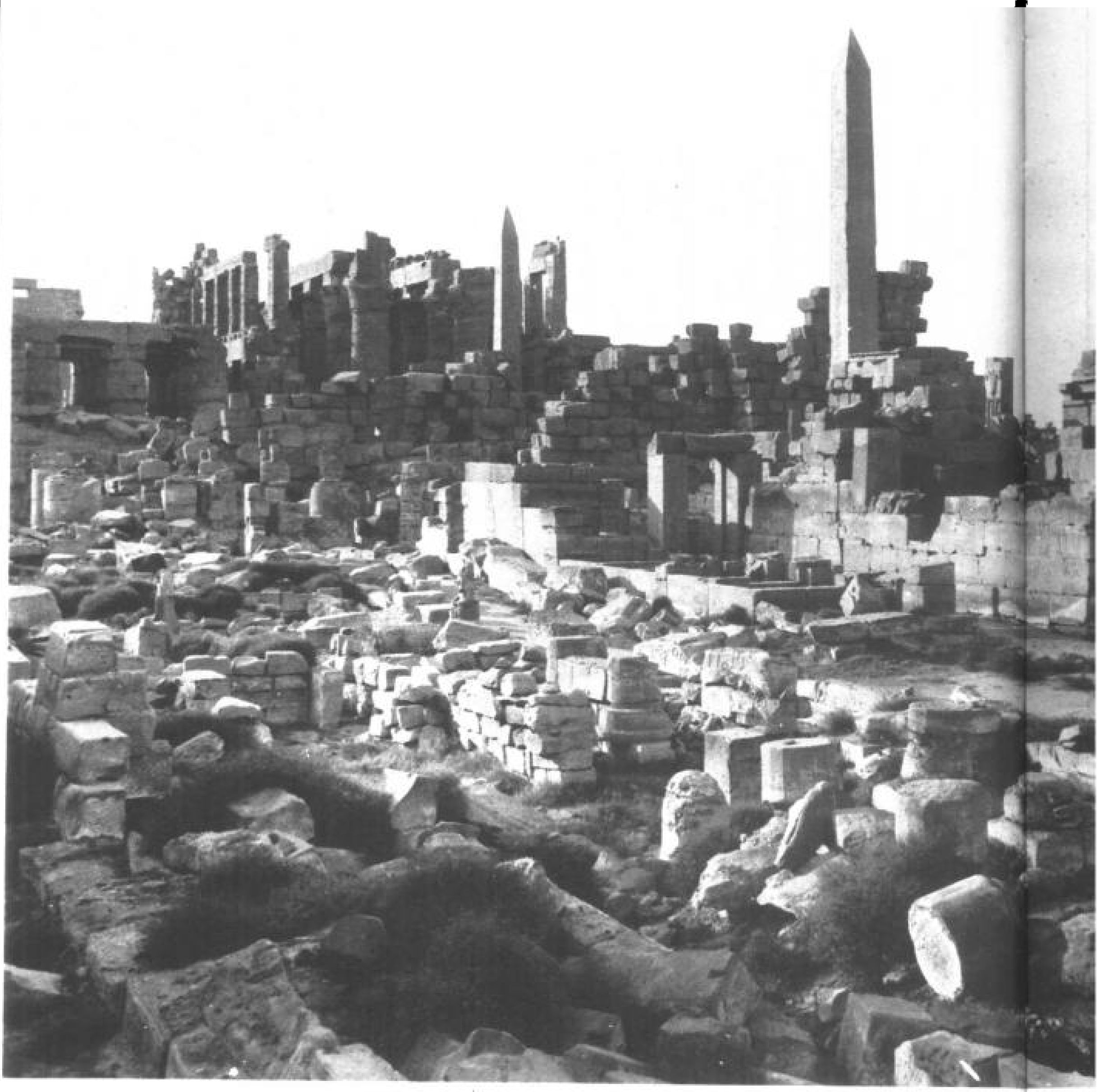
弗罗芒丹既是画家也是作家。在苏伊士运河开航典礼上，他参加了一次尼罗河上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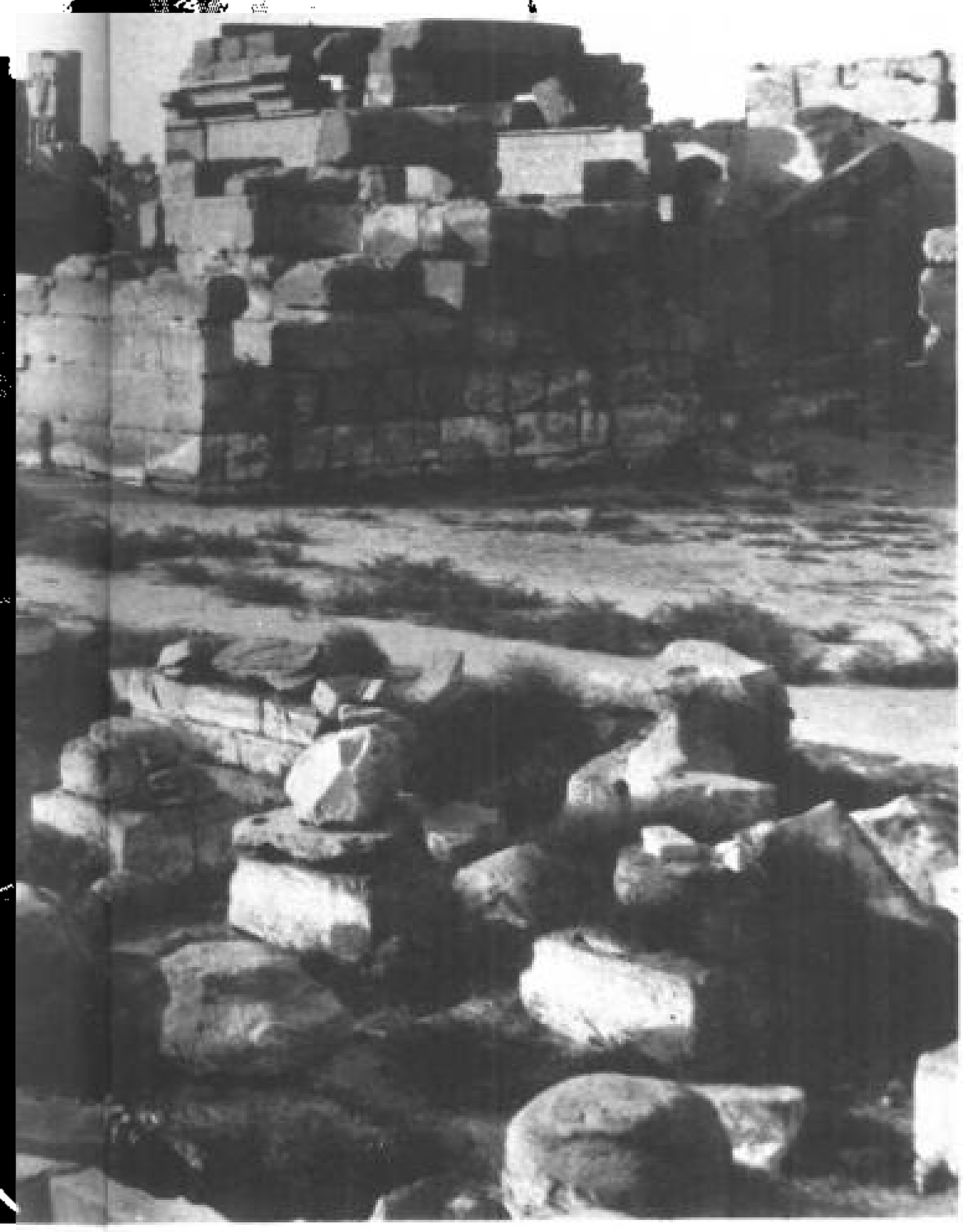
186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今天累得要命，很不舒服。我待在船上。

傍晚太阳下山时，我赶到卡纳克去。我看到了落日，以及笼罩在塞蒂大神庙及广袤田野上的夜色。起伏的平原，曲折的堤道，沼泽的淤泥没及水牛的膝盖。村庄很小，作物乱七八糟，家畜在田野里跑来跑去。一丛丛棕榈树，一行行柽柳，犹如透光的帷



幔。南面尽头是利比亚的美丽山脉，延伸向远方，消失在蔚蓝的天边。热风从东北方吹来——与其说是吹，不如说是游荡；简直不是风，而是气息不匀的呼吸。



我沿着残缺不全的斯芬克斯像，和西面塔门之间的大道，到达卡纳克。入口处令人赞叹。右面可以瞥见一个塔门，北边完好无损，南边已经坍塌。

神庙很大，景象奇特。里面的石块体积都非常庞大，要用卷尺才能衡量。没有什么比这座神庙更巨大，更庄严了。

四周是一片坍塌的巨大雕像残骸堆，每个碎片都是巨大的石块。地上的窟窿里盛满了水，一些巨像的断块浸泡在里面。四座方尖碑只有两座仍然竖立着。令人惊叹的阿塔苏(Hatasou)方尖碑是埃及最大的方尖碑。神庙沉浸在暮色之中，宽阔的干道通向北面的大门。

这座方尖碑，正位于举世无双的神庙中心，它的顶端在暮色之中略略发红。我们在神庙里孤零零的，置身夜色的混沌中，互相招呼，聚在一起。鹰在尖叫。带莲花柱头的圆柱竖立着。夜晚或许更热。只看得见淡红色的天空和椰枣树的轮廓，以及闪亮的池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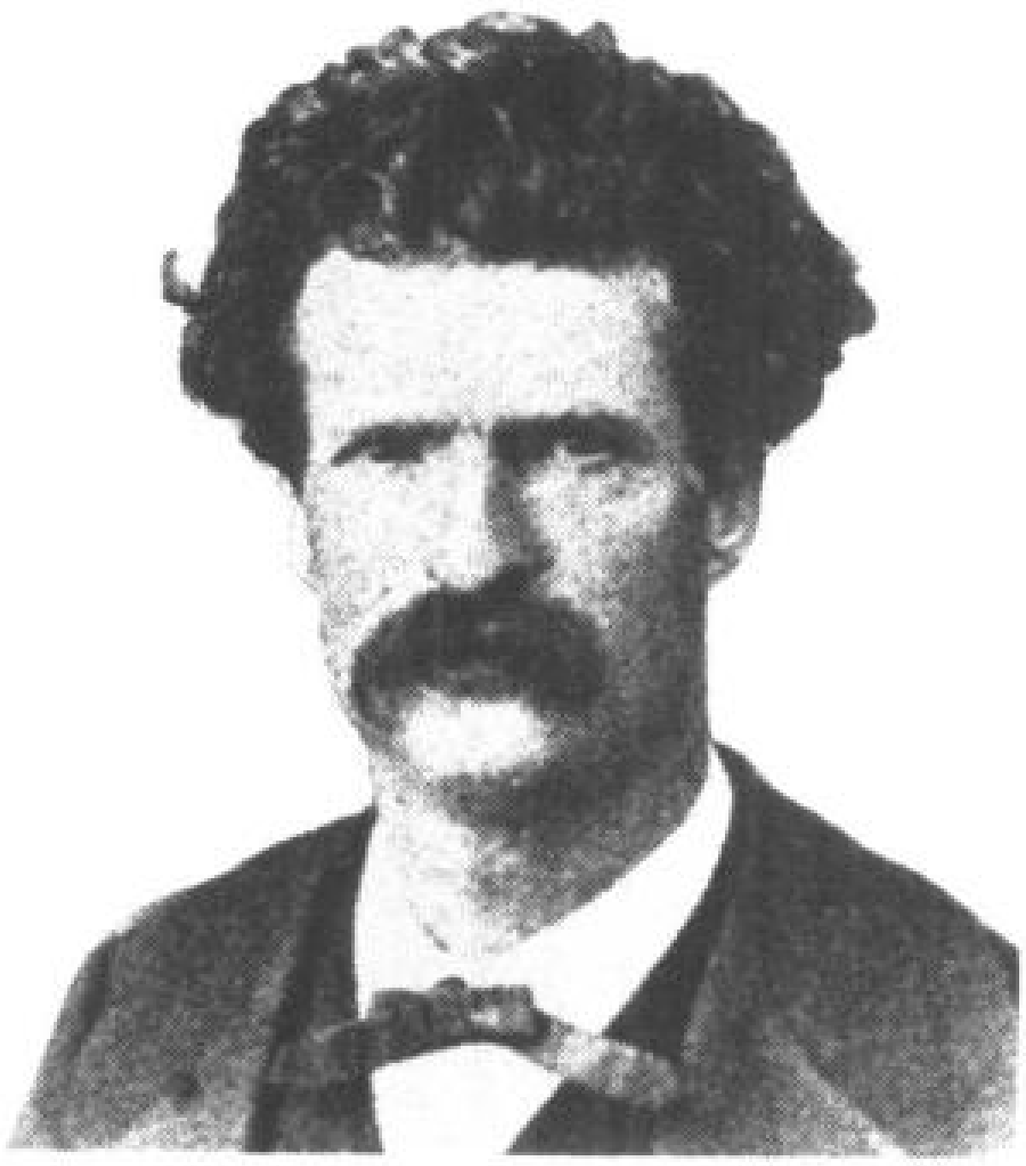
取道舞女区回来，黑暗中有幽灵般的白影晃动。一些没有名称的藏污纳垢之所。路上灰尘很厚，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

弗罗芒丹

《埃及游记》

攀登金字塔的美国人

刚开始以"马克·吐温"
(Mark Twain)为笔名
撰写文章的美国记者
萨缪尔·朗荷恩·克里门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
1867 年 6 月 8 日
在费城上船，
参加了旅游史上
第一次长途旅行团。



在烈日下经过艰难的跋涉，我们来到胡夫大金字塔脚下。这是座凹凸不平的石山，丑陋无比，全然不如幻想中美好。它的每一面都是--整列宽阔的石梯，一级--级逐渐狭窄而变细长，在高空形成一个尖顶。从费城来的男女朝圣者，如同蝼蚁 -般爬在陡坡上。顶上，有一堆黑影在挥舞邮票般大小的东西——那是手帕。

免不了有一群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簇拥上来，围住我们。他们想做这笔生意，把我们拖到顶上。四周闹哄哄的，你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东一个西一个"酋长"纷纷保证：他们是最负责的生意人，带我们上去的人决不会再开口要小费。于是，我们付了钱，把自己托付给拖拉的人。结果，这些肌肉发达的大力士拖着我们，一面用谄媚的声调讨小费，面露出凶恶的神情，使人相信：不给小费，我们就会被扔下去。

每个台阶都有餐厅的桌子那么高，而台阶多得数不清。一个阿拉伯人抓住我们的手臂，拖着我们一级一级跳上去。每次我们都要把脚抬到胸部那么高，而且要快，不能停止，简直要累昏了。谁能说爬金字塔不痛快？不能锻炼肌肉？不令人筋骨酸痛？不是种痛苦的消遣？我恳求这些人，千万不要把我的关节"全部"拉脱臼。我说了又说，说我不希望比任何人先到顶上。我尽力说服他们，如

果我最后一个到顶，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并且会永远感激他们。我请求、恳求、哀求他们让我休息一下，哪怕只喘一口气也好。他们只是更用力地扭我的手臂。我们身后一位自告奋勇的人，不停地加油鼓动，把整套政治经济学都用到这场灾难中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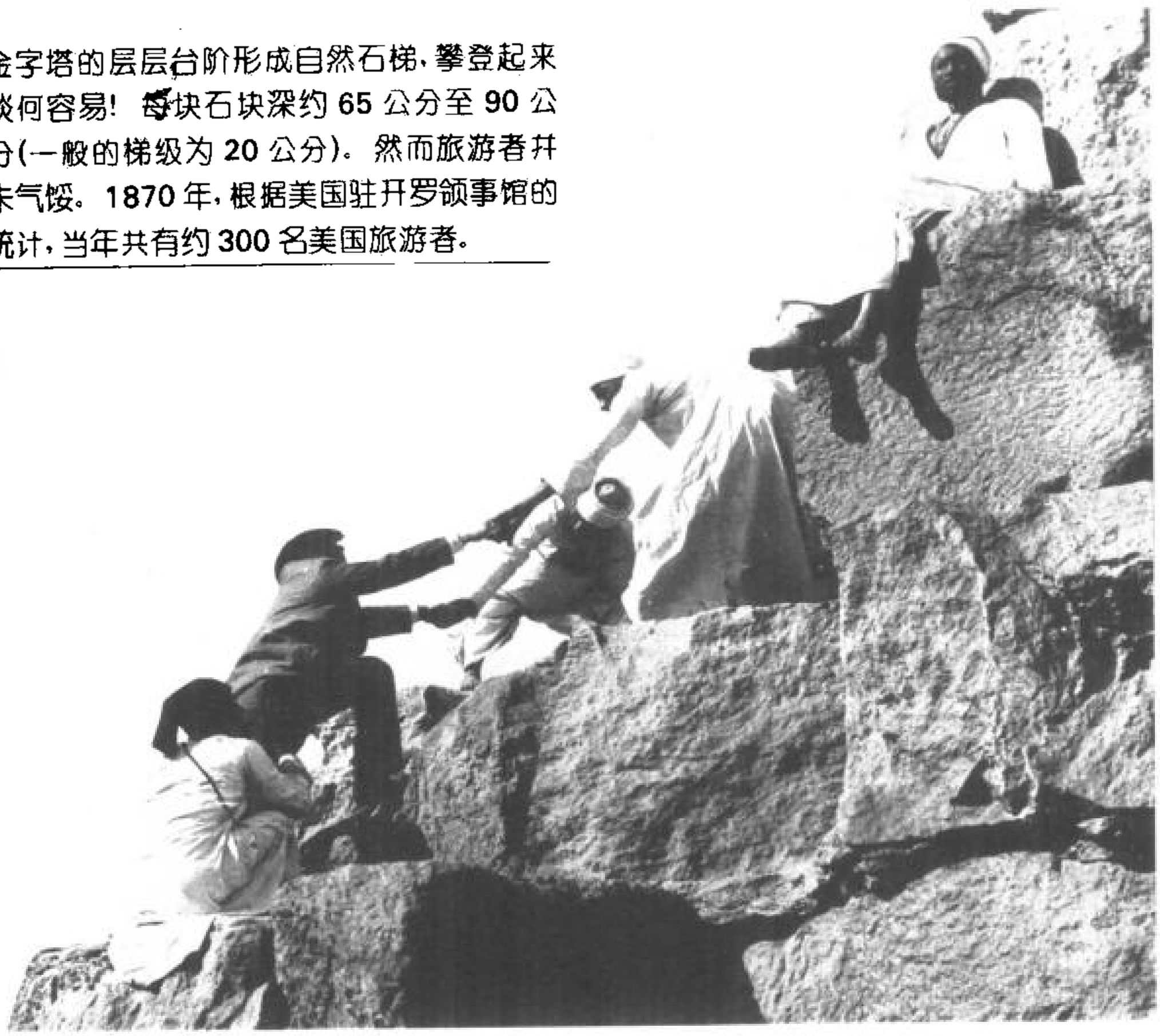
他们让我休息了两次，每次一分钟，并趁此机会向我敲诈小费。然后，发疯似地把我又推又拉向上爬去。他们想最先到顶上，我这个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只是他们实现野心的祭坛上的牺牲品。然而人会苦中作乐，即使在这样倒楣的时刻，我也感受到一种甜蜜的安慰。我知道，这些伊斯兰教徒如果不悔改，有一天会到地狱去的。而他们是永远不会悔改的，他们决不会放弃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这个想法使我平静下来。所以，我到顶上时虽然倒在地上，浑身瘫软，精疲力竭，但还是愉快的。我内心多么愉悦、宁静啊！

马克·吐温

《傻子国外旅行记》

（记一次在"古代世界"里的野餐）

金字塔的层层台阶形成自然石梯，攀登起来谈何容易！每块石块深约 65 公分至 90 公分(一般的梯级为 20 公分)。然而旅游者并未气馁。1870 年，根据美国驻开罗领事馆的统计，当年共有约 300 名美国旅游者。





一位海军军官在菲莱

1907年1月，法国海军军官兼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应埃及总督之邀，前往埃及，溯尼罗河而上。沿途遗址使他心荡神弛，但是他十分讨厌库克(Cook)旅行社的游客，称他们为“厨师”(Cookies)和“厨娘”(Cookesses)。

菲莱码头上，有许许多多待发的船只。因为在大量广告的诱惑下，来自各地的旅游者，每年冬天都像羊群般蜂拥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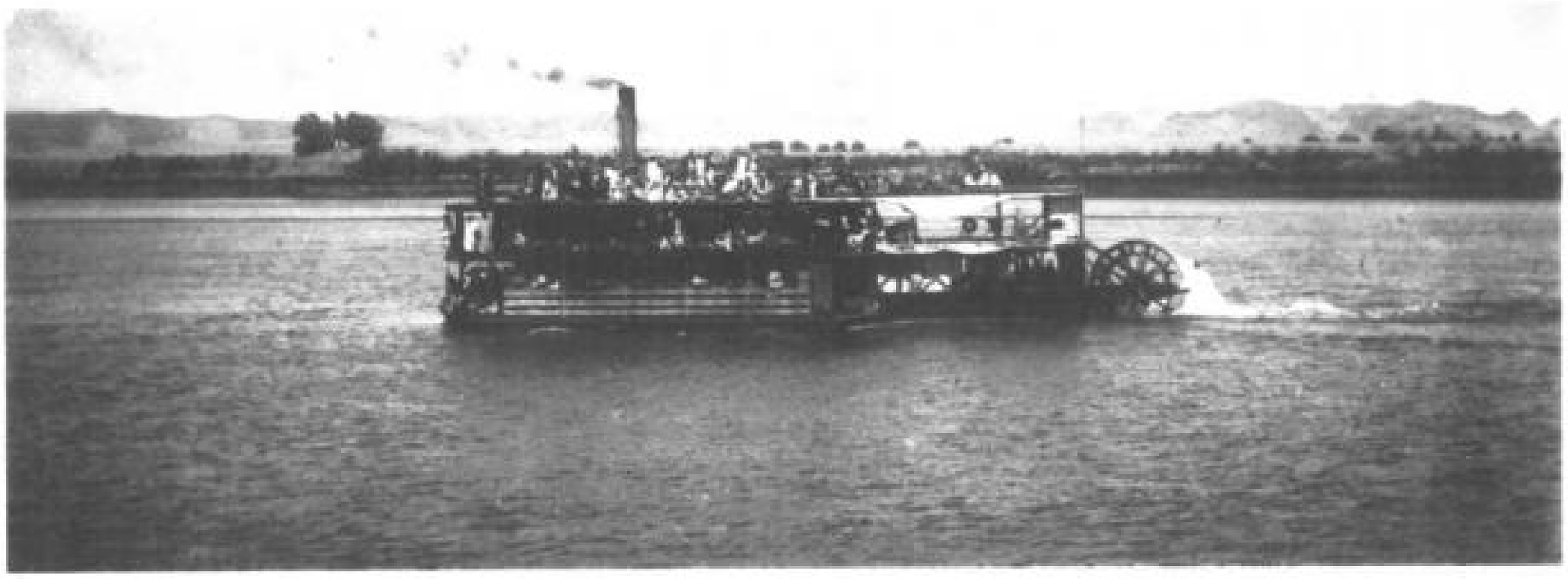
事实与想像总有一段距离。我们置身于一大片凄惨的背景之中，湖的四周像个可怕的圆形剧场，全是荒僻的山岭。

从前，尼罗河就是在这片辽阔的花岗岩谷底深处蜿蜒而行，形成了一些新的小岛。小岛上棕榈常青，与周围城墙般竖立的荒山形成对照。演变到今日，由于英国人建造的“堤坝”，水位涨了又涨，变成了一股不再退下去的潮水。这个湖像个小海洋，取代了蜿蜒的河流，最后淹没了神圣的小岛。

一座原本满是神庙、柱廊和雕像的丘陵，如今只有顶上的伊西斯神庙还露出一半。但事实上，它不久也要淹没了，只是现在还露在水面上，在即将笼罩一切的夜色中，像一块巨大的礁石。

在到达伊西斯神庙之前，我们先到达菲莱和斯芬克斯像或金字塔齐名的露台。它是历代绘画的题材，从前竖立在一个高高的岩石底座上。今天，我们再也看不见这底座了。它的圆柱孤零零地浮现在湖面上，看起来，简直像是为了演海战剧而建造在水里一样。

我们坐船进去。这个入口有一



种莫名的忧郁，尤其此际已黄昏，附近的沙漠吹来无情的凛冽寒风。但是这座行将坍塌的菲莱露台多么可爱啊！古代，在精雕细镂的豪华建筑群中，这露台的入口一定显得相当奇特。它的圆柱由于似乎在水中摇晃，而显得更加细长，好像拔高了雕有叶簇的柱头：现在它完全是一座梦中的露台了，就要永远消失在不再下降的湖水之中……

从露台出来，我们的船在水高齐舷的深水处和被淹没的棕榈树之间，拐了个弯，以便沿古代朝圣者步行的壮丽大道到神庙去。不久之前，这条大道还存在柱廊和雕像之间，今天则已全部被淹。唯一可供人凭吊的，是在它的两列柱廊之间，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露在水面上的柱头，用手还可以碰到。

我们到达了神庙。头顶上是巨大的塔门，装饰了人物的浅浮雕：一个高大的伊西斯神像伸出手臂，似乎在向我们致意，其他神祇则摆出神秘的姿态。墙上厚厚的大门很低，已经半淹在水中，门后显得更昏暗深邃。我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悄悄划进了神庙。

我们停了下来。四下寂静，天色昏暗，寒气逼人。突然，我们听见几声什么东西沉重的坠落声，只见一层层涟漪泛起。打破这一切宁谧的，原来是有几个刻有雕纹的大石块落入水里，汇入业已消失在水底的黑色混沌里——在这混沌中，有科普特的古老教堂，有头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徒的城市。这一切就是从前的菲莱岛，“埃及的明珠”，世界的一大奇迹。

附记：由于菲莱被淹，周围土地作物的年产量增加了7,500万公斤。英国人受此鼓舞，明年还要把尼罗河上的水坝加高六公尺，这样一来，伊西斯神庙势必彻底被淹没，努比亚的诸多古神庙也将沉入水中，全国上下必会因而骚动不安。但是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棉花的产量！……

皮埃尔·洛蒂

《菲莱之死》

孟斐斯的神牛墓

有一天，马里埃特
在萨卡拉发现露出沙堆的
斯芬克斯像头部，
猛地想起希腊史学家
斯特拉蓬的著作里，
已有所暗示：
孟斐斯有一条斯芬克斯大道
通向神牛墓。他决定去发掘。
确定了大道的位置，
并清理了整条大道之后，
马里埃特来到一座
贴有封条的墓穴前面。
今天，在罗浮宫可以
看到神牛墓里最美的文物。



拜访公元前30年的孟斐斯

孟斐斯有几座神庙，其中一座供奉神牛阿匹斯(Apis)，也就是农业之神兼冥王的俄赛里斯。神牛养在一个"圣殿"里，周遭筑有高墙、开了几个窗口。人们对它奉若神明。这种神牛除了前额和身上几处小白斑之外，全身都是黑色。这几块白斑是记号：它死了以后，要选一条身上有同样白斑的牛来接替。

饲养神牛的"圣殿"前，有一处院子；院中有另一个"圣殿"，里面住着它的母亲。在每天规定的时间里，阿匹斯被放到院子里，让外国人观看。人们虽然可以从"圣殿"墙上的窗口看见它，却还是想看看它在墙外自由自在的样子。神牛在院子里嬉戏跳跃一阵之后，就让它回到墙里去。

阿匹斯神庙旁边，是同样壮丽的卜塔(Ptah)神庙，它有个非常大的内中堂。无论从它的规模或其他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座造价昂贵的建筑。卜塔神庙门前的大道上，竖立了用整块巨石雕刻成的巨像。按照习俗，这条大道上要有斗牛的场面。于是人们就像饲养赛马一般，养了些公牛。这些牛一放到大道上便斗成一团，战胜者可以获得奖品。

斯特拉蓬
《地理学》第18卷第31节

马里埃特从开罗的城堡顶上往下俯瞰，决定开始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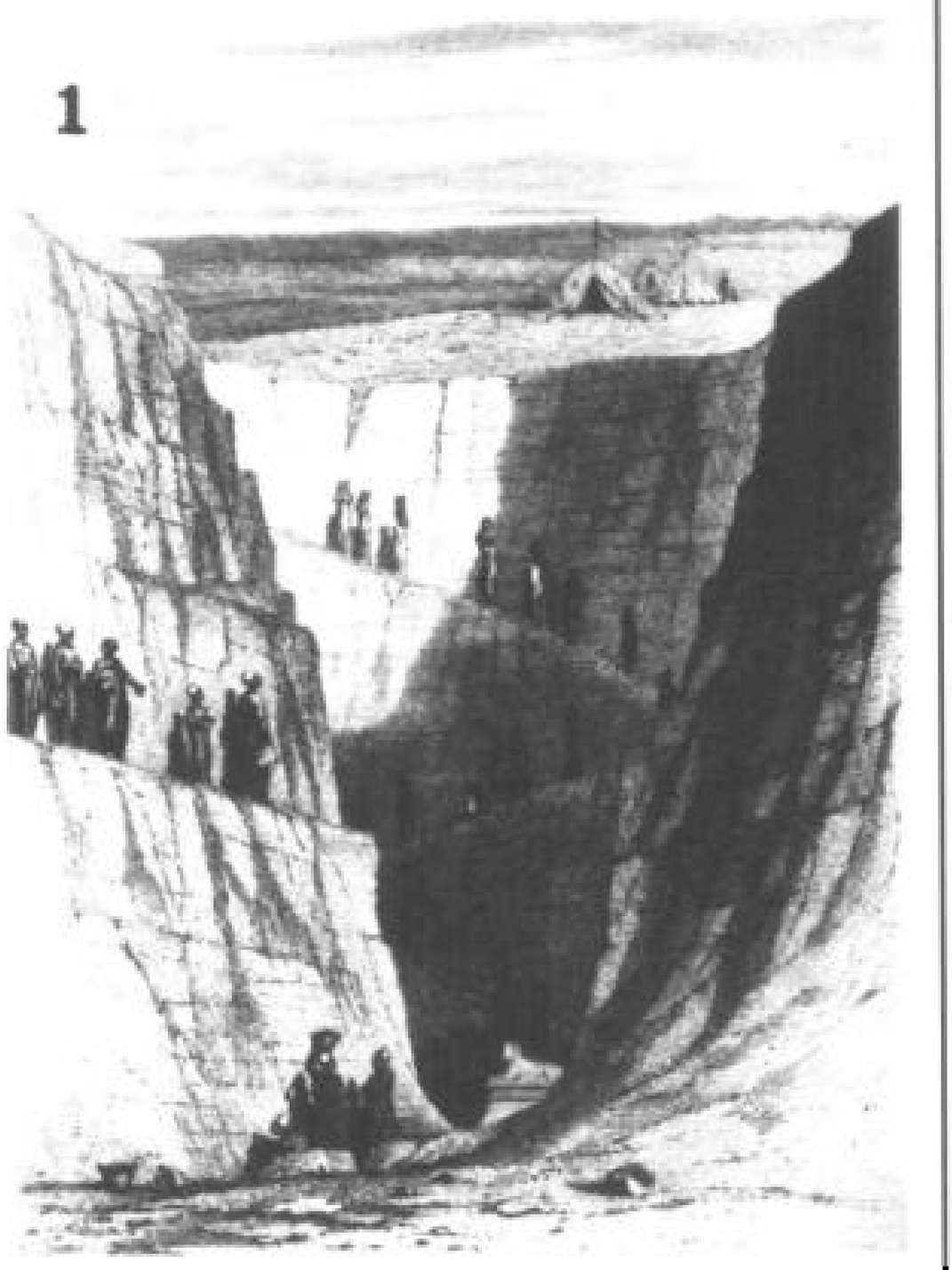
万籁俱寂，城市伸展在我面前。它的上空似乎降下了一层厚厚的浓雾，隐没了所有的房屋。

从这个深深的雾海里，浮现出300座清真寺的尖塔，彷佛某个沉没的船队露在水面上的桅杆。在南面很远的地方，可以瞥见从孟斐斯坍塌的墙壁里，生长起来的椰枣树。西面是金字塔，矗立在金黄色的尘土和夕阳余辉中。景色壮观得令我心动，以一种几乎是痛苦的力量，吸引了我的注意。请原谅我详细叙述这些纯属个人的印象，因为这乃是决定性的时刻。我的眼前就是吉萨、阿布西尔(Abousir)、萨卡拉、达舒尔(Dahchour)、米特-拉伊纳(Myt-Rahyneh)。我终生的梦想，即将成形。就在那边，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由陵墓、石碑、碑文、雕像构成的世界，还要再说什么？

第二天，我雇了两三头骡子驮行李，一两头驴子作为坐骑。我买了一顶帐篷，几箱日用品，一切为沙漠之行所必需的辎重。

1850年10月20日，我扎营在大金字塔脚下了。

马里埃特
《孟斐斯的神牛墓》
18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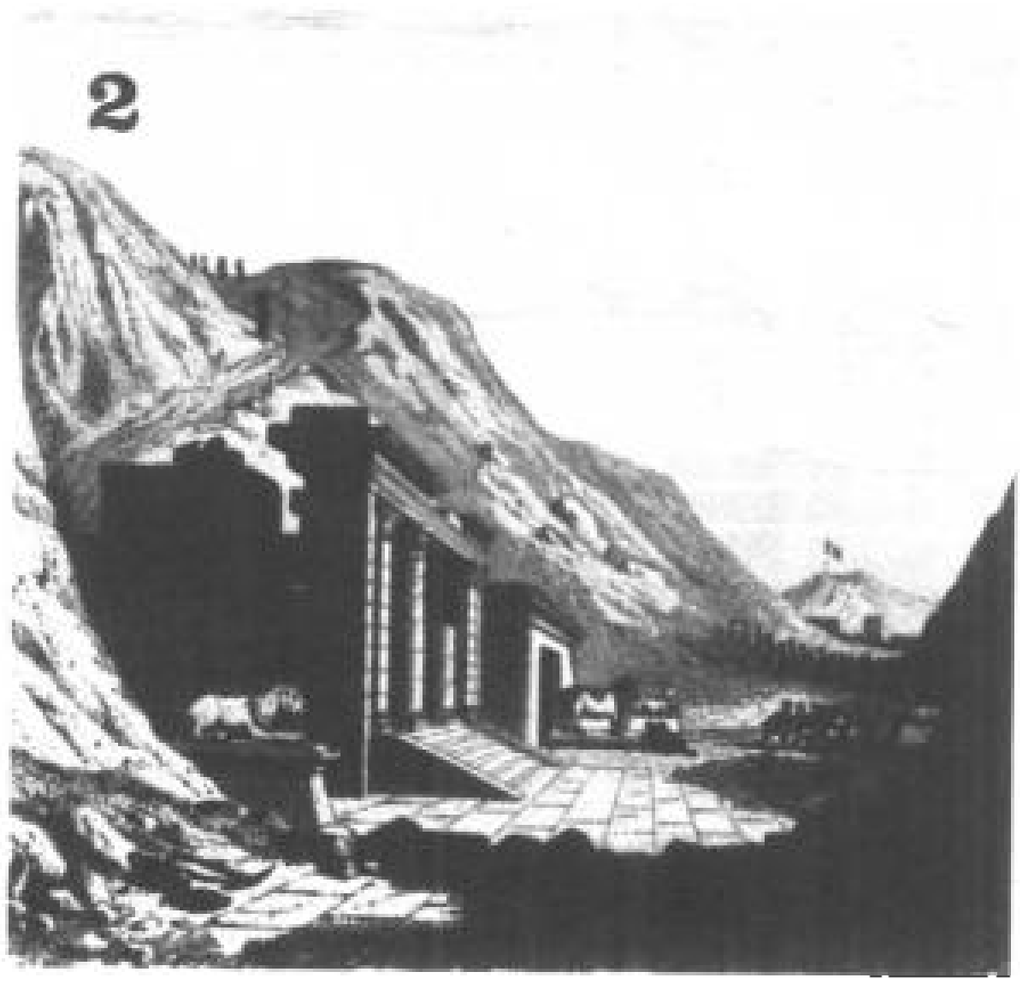
1

马里埃特出版一本大众读物，详细描述工程的进度

图1是发掘工程进行的实况。堆积了数百年的沙子非常坚硬，难于开挖，只能开出几道两壁几乎垂直的壕沟。这些壕沟可也是好不容易才挖成的——好几次，沙子成堆塌向沟底，造成了一些事故。

由于工人缺乏经验，工具不足，沙子又硬得挖不动，所以当读者您知道，沿着这斯芬克斯大道，我们花了一星期还前进不到一公尺时，就能想像工程进度有多缓慢了。

图2是从埃及神牛墓的主塔门向东所看到的景象。在我们发掘之前，这图里的景象全都埋在沙里。触目所及，就只是一片广大、寂寥、毫无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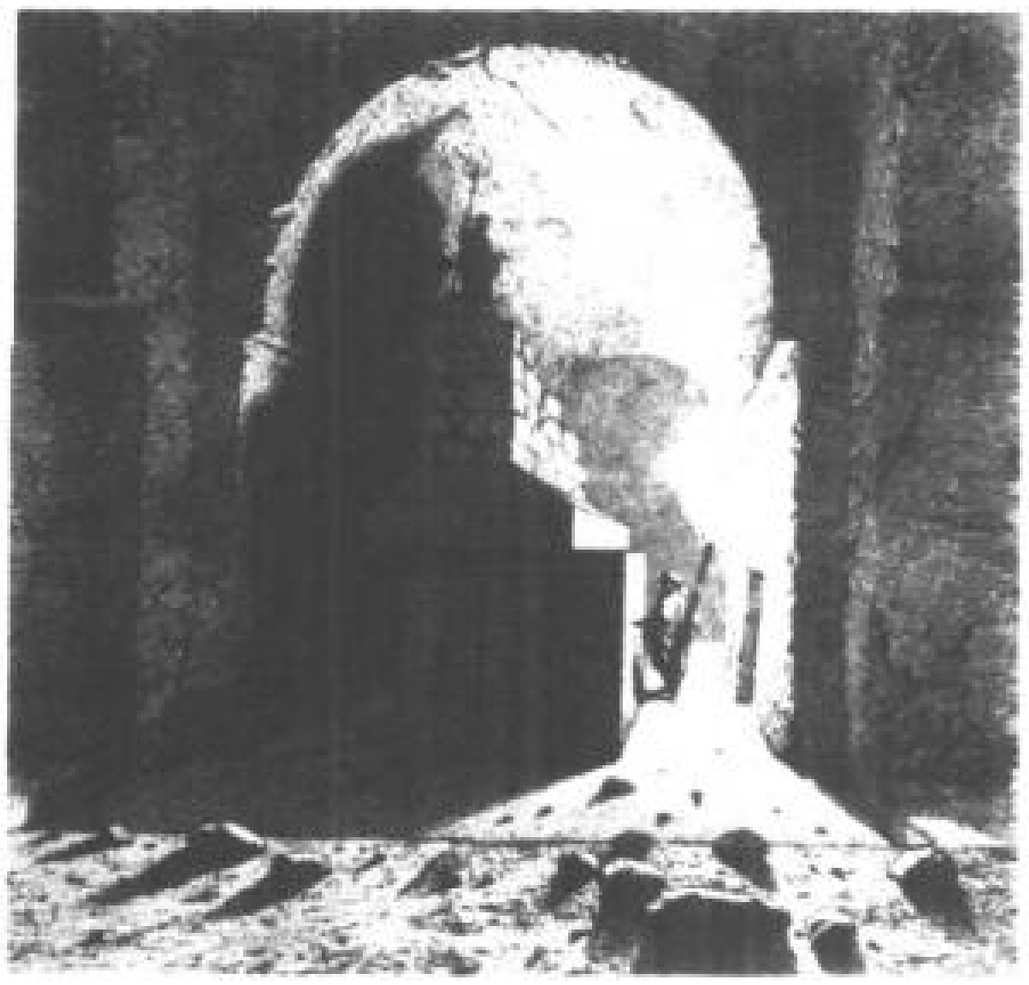
色可言的沙原。图上右面和左面的陡坡，显示出当初堆在建筑物上的沙层的厚度。

在绘制这张图时，右面一堵矮栏墙还埋在沙里，不为人所知。后来我们知道，栏墙上排列着一组奇特的象征性的动物雕像群……矮栏墙东端有一个半圆形建筑，上面排列了11位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雕像。我们应当在这里指出，在一座纯埃及风格的小圣殿旁边，建造了一座呈现纯希腊风格的小圣殿，是只有在塞拉皮斯神庙才能看到的景象。从塞拉皮斯神庙内中堂里取出的公牛雕像，现存于罗浮宫。在两个小圣殿前面，可以看到石板地面的痕迹，那是用仔细配成对的长方形石板铺成的。1851年5月，在掀起一块石板的时候，我们发现石板下的沙里堆满了铜制小塑像，它们都是埃及神明。我们在一天里就收集了534个这样的小塑像。神庙里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埃及人的观念里，沙子是不洁的，所以他们把神像放在沙子里，使沙子净化。



图3是神牛墓的主长廊。这个在裸露的岩石上挖成的大墓穴，实际上是由几条互相交叉的长廊组成。大部分长廊的左右两边都有墓室，里面安放着神圣的木乃伊。我们从开始发掘起，一心一意想找到的，就是这些神牛墓。塞拉皮斯神庙经历过多次动乱、偷盗，所以我们本来就不指望能在神庙所在地发现什么东西——倒是劫掠的痕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辨。神牛墓则相反，它挖在岩石里，因而应该比较可以保持原貌。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神牛墓完全是一个地下建筑。当我在1851年11月12日首次进去时，我承认自己深感震惊，这印象，五年来仍未从我脑海里完全消除。

神牛墓中，有一个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30年时用墙封住的墓室，竟逃过了盗墓者的劫掠。我发现它时，它还完好无损。它最初的模样，过了



3,700年并未改变。在封住墓室门口的墙上，砌上最后一块石头的埃及人的指纹，还留在水泥墙面上。墓室角落的沙堆上，还有几枚赤足的脚印。在"死者"的这个最后安息之处，40个世纪以来，一切都维持原状；而安息在这里的，是一头涂上防腐香料的



开罗考古博物馆的前身——布拉契博物馆，位于尼罗河畔的前贸易大楼里。考古学家和各个国家逐渐同意，把发掘到的文物留在这里。马里埃特是该馆第一任馆长，在任内去世，埋在这座花园里。

牛。我想，很多旅人，一想到要在沙漠里独自生活四年便会害怕。但是像在拉美西斯二世墓室里发现的东西，却会使人心情激动而忘掉一切。此外，墓室里的一切，显然与下令造墓的君主（拉美西斯二世之子海姆韦塞〔Khaemwese〕）的身分相称。当人们在罗浮宫看到我们收集的精美首饰、小雕像和器皿时，就会非常清楚：在后来盛行崇拜塞拉皮斯的时候，为什么——用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的话来说——光埋葬一头阿匹斯，就要花费一百 tálanton（古希腊、罗马和中东地区的货币单位，约合50万法郎）的钱。

图4是神牛墓里的一个墓室。中央竖立了一个在墓穴各处都有的，阿玛西斯（Amasis）时期以降的巨大石棺。这些石棺都是用光亮平滑的花岗岩制成，高约4公尺，长约5到6公尺；最小的一个，重量也不少于65,000公斤。

神牛墓共有64间墓室。墓顶上堆得像一道墙的石块，我相信是在盗墓时堆成的。按照东方某些地区现在还流行的一种风俗，当墓中的尸体被发掘出来，割成碎块，而且陪丧品被掠夺一空之后，在墓上堆些石块是表示蔑视。

马里埃特

《孟斐斯的神牛墓》

恢复卡纳克的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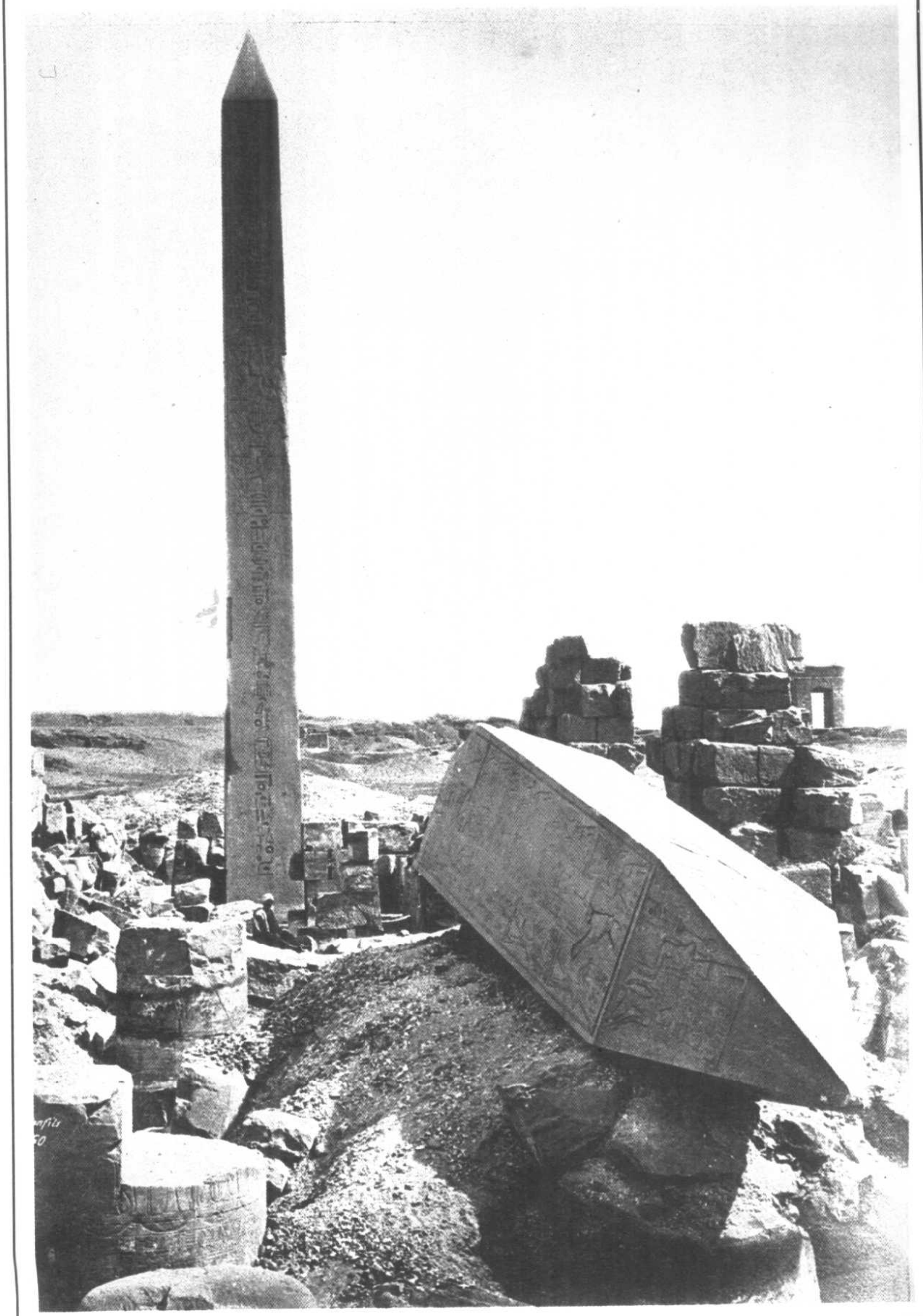
底比斯守护神阿蒙的
巨大城堡，长年以来，
因不为人所知，
而在沙漠沙堆和
崩塌的废墟之中，
独守它的秘密。
400年来，它的面貌
逐渐清晰。考古学家
追查出它最初的结构，
也逐步重塑大神庙的原貌。
参加过这发掘工程的
两名考古学家，
克洛德·特罗纳克
(Claude Traunecker)
及让-克洛德·戈尔文
(Jean－Claude Golvin)
为文叙述了遗址的历史。

初访卡纳克的欧洲人

卡纳克，1589年夏天。一个男人在烈日下走向多柱式的大厅。"我走进去，一眼看到整行整列的巨大圆柱，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所有的柱子都像树一样。"他的热情不难理解。这个威尼斯男人(他的名字恐怕永远没有人知道了)历尽千难万险，沿尼罗河而上，来"看看这么多宏伟的建筑"。他在开罗听说了这些建筑，是第一个到过上埃及的欧洲人。可惜他对这次旅行的纪录并未出版，而不能广为人知。他的著作在意大利的档案库和图书馆里，一直沉睡到1929年！在他之后的所有旅行者，都不知道早在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的时代，就有一位前辈。

17世纪里，欧洲旅行者的足迹只限于下埃及，以及开罗附近的吉萨和萨卡拉等废墟……1668年，卡布奇奥会神父普罗泰(Protais)和弗朗索瓦(Francois)，到上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徒那儿转了一圈，才偶然发现了卡纳克和卢索尔的废墟。回到开罗以后，普罗泰神父写了一篇文章，热





情描述这些废墟。这篇文章 1672 年发表在一套游记丛书之中……

17 和 18 世纪的学者及旅行家

从这个时期开始，有几位旅行家试图前往卡纳克。但是开罗和卢索尔之间路途遥远，外国人在这里旅行相当危险。1673 年，为路易十四效劳的德国道明会修士旺斯莱布，本来奉科尔贝之命，在开罗为皇家图书馆收集古代手稿；但旺斯莱布想到卢索尔去。当地人以为他是个危险的巫师，对他怀有敌意，旺斯莱布只得悻悻返回。法国冒险家保尔·吕卡(Paul Lucas)既是海盗、花花公子，又是商人、金银器匠、医生，有时也是勘探者。他先后在 1699 和 1717 两年到过卢索尔。但是他对卡纳克的描述极为模糊，使人怀疑他是否真的亲身游览过……

直到 1722 年才出现了一个人物，虽不若“保尔先生”那样引人注目，却能够研究和辨认上埃及的废墟。耶稣会会士暨学者克洛德·西卡尔，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同时精熟此地语言。在卢索尔的废墟中认出古代底比斯断垣残壁的人，正是此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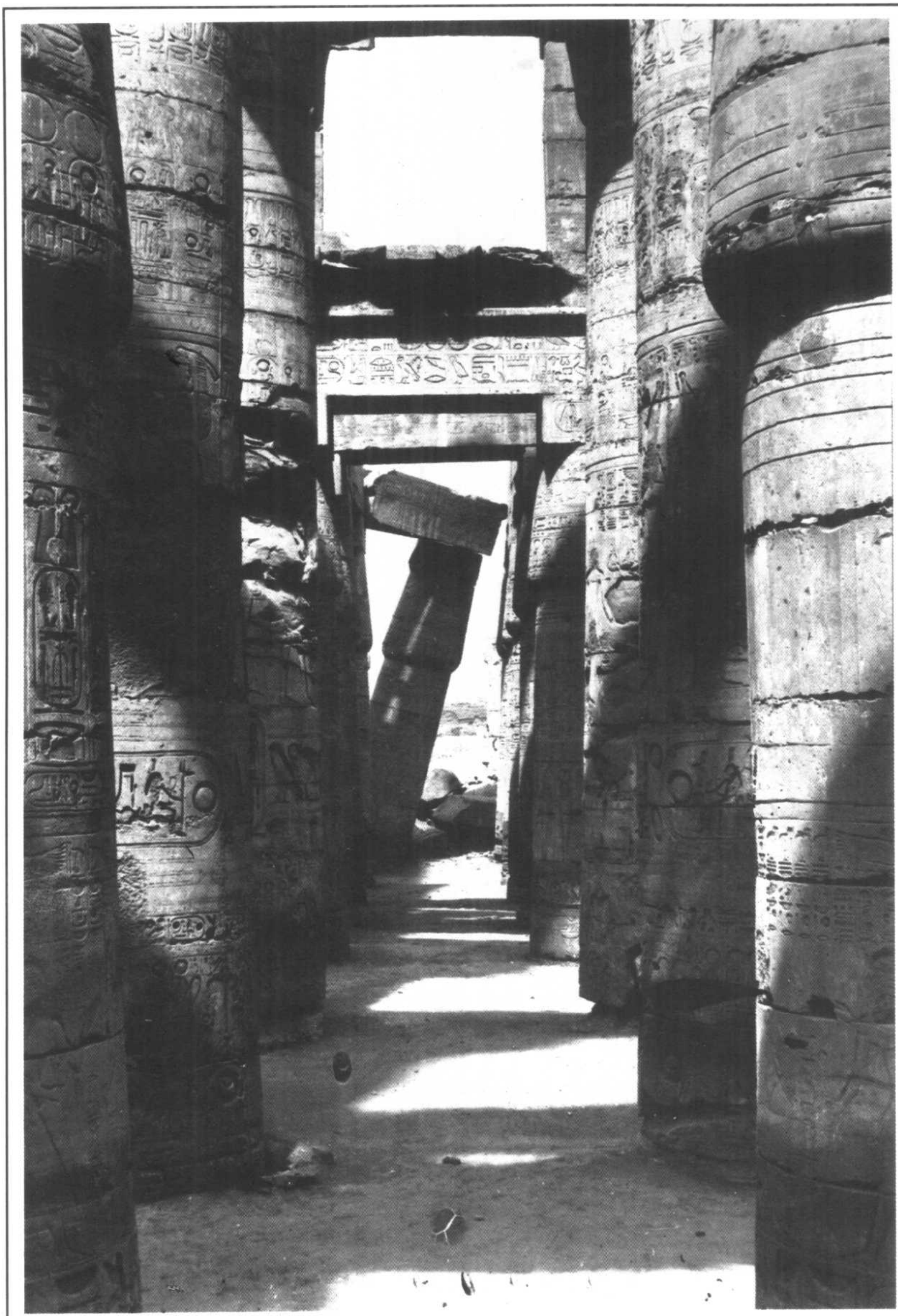
在 18 世纪，旅游者倍增。当时最值得注意的旅行家，是丹麦造船工程师诺尔登和英国国教教士波科克。他们绘制了第一批卡纳克的地图和素描。欧洲对东方充满了热情，到 18 世纪末，已有几个旅游者到过底比斯。1759 年，意大利医生多纳蒂(Donati)博士，甚且为一些意大利王公在卡纳克做发掘工作。

首次大规模做科学调查、研究和清理工作的，要算是陪同拿破仑到埃及的学者群。1799 年，有两个年轻工程师——若鲁瓦(Jollois)和德维利埃(Devilliers)，倾力研究卡纳克。在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同伴看来，卡纳克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里面曾经住过一位强大而明智的君主。《埃及记行》中的精美插图，向欧洲人揭示了卡纳克的壮观景象。直到今天，这些已有 200 年历史的版画，仍为后世研究者所乐于参阅。

19 世纪的卡纳克

在 19 世纪，卡纳克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到 1828 年为止，“古董商”和掮客利用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后的局面，在各遗址偷盗。英国领事亨利·萨尔特和法国领事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两人，为了争夺文物而激烈斗争。来自帕多瓦的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受雇于萨尔特。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引起嫉妒，竟落得要靠开枪来解决纷争！

1828 年，尚波里庸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上的文献，终于揭开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 20 个世纪之后，卡纳克建筑物的名称恢复了它们的历史位置。从 1828 年起



的 30 年间，盗墓不曾稍停；但是在“谋求私利”的旅游者之中，也杂有最早的埃及学家。同时，若干科学考察团也前来研究神庙。这些考察团中最著名的，当属 1843 年时，由德国人莱普西乌斯带领的队伍。同一年，既是艺术家、考古学家，又是冒险家的法国人普里斯·达韦纳，为了“法兰西的利益”，把卡纳克的祖先堂拆下来，运到巴黎。采用达盖尔式照相法（daguerréotype）的艺术家，和 1850 年以后的摄影记者，都到上埃及朝圣并带回珍贵的资料。不过情况仍然糟糕透顶。1840 年，卡纳克南面大道上的塔门，还被当作采石场。

1858 年，法国人马里埃特获得萨伊德总督的信任，成立文物局，并亲自出任局长。同一年，他在阿蒙神庙中央，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发掘。此后，发掘工作一个接一个：1860 年，大院子、多柱厅、中央地带相继清理；1874 年则清理出孔苏神庙。然而这样做还不够。马里埃特的首要目标乃是寻找历史文献，但古代建筑也需要加固和修复。1861 年，多柱厅才清理出来没多久，就有一根圆柱坍塌了。1865 年，一座位于第四和第五塔门之间的门又告崩塌。修复任务极为艰巨，而待修之物颇多。

1895 年，德·莫尔甘（Jacques de Morgan）继承马里埃特的职志，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遗址事宜的机构：卡纳克工程处。一位年轻的法国埃及学家勒格兰（Georges Legrain）担任处长。

勒格兰和他的继承者

勒格兰勇气十足，有系统地从西向东清理阿蒙神庙，建筑物一露出地面，便加以修复和加固。此外，为防土地坍塌，勒格兰极注意地下水的流动情况。但是 1899 年 10 月 3 日仍然发生了一场灾难，多柱厅的 11 根圆柱相继倒塌。不过勒格兰并不气馁。他花了近十年的精力来修复损坏的地方，并加固了多柱厅的基座。他以极有限的设备，仿照前例，大量填土，使多柱厅倒塌的圆柱重新竖立起来。在卡纳克的年表上，1903 年是吉利年：在第七塔门的院子下面，发现了数百个卡纳克各时期的祭司和官员的雕像，塞满了神庙的大厅和院子。早在 2,000 年前，托勒密时代初期，这些雕像就在这里。勒格兰于 1917 年去世。

从 1921 年到 1925 年，法国建筑师皮耶（Maurice Pillet）继续勒格兰的事业。第三塔门是一座真正的文物宝藏，里面有大量的文献。1924 年，多柱厅南部中央，眼看又要坍塌，所幸及时制止。1926 年至 1954 年，建筑师舍弗里埃（H. Chevrier）是卡纳克工程处处长。在拆卸第三塔门时，舍弗里埃发现了埃及建筑的瑰宝：第 12 王朝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一世



(Sésostris I,约公元前 20 世纪)的白色小圣殿。他把这座小圣殿搬到露天博物馆里。他真是幸运的发掘者——在阿蒙神庙的东面,又发现了阿门诺菲斯四世的巨大雕像,其体积之大,令人咋舌。

列举 20 世纪所有卡纳克的发掘工程,会显得冗长枯燥。除了文物局,以及后来"法国-埃及卡纳克神庙中心"(成立于 1967 年)的前身"文物团"之外,外国的考察团也在卡纳克各处发掘:法国东方考古学院在北面,加拿大考察团在东面,英国、瑞士和美国考察团则在南面。尽管热闹,遗址的发掘却只是蜻蜓点水。主要建筑物被清理出来了,但是在已发掘的 123 公顷考古地带中,只有 14 公顷发掘到古代的地层(占 11.4%)。发掘得很深的部分,只有 3.6 公顷,占发掘总面积 2.9%。

因此,将来势必还有惊人的发现。须注意:必须确实挽救卡纳克所有的古建筑,继续由勒格兰开始的考古与抢救事业。

特罗纳克及戈尔文

文载《历史和考古学》

1982 年 3 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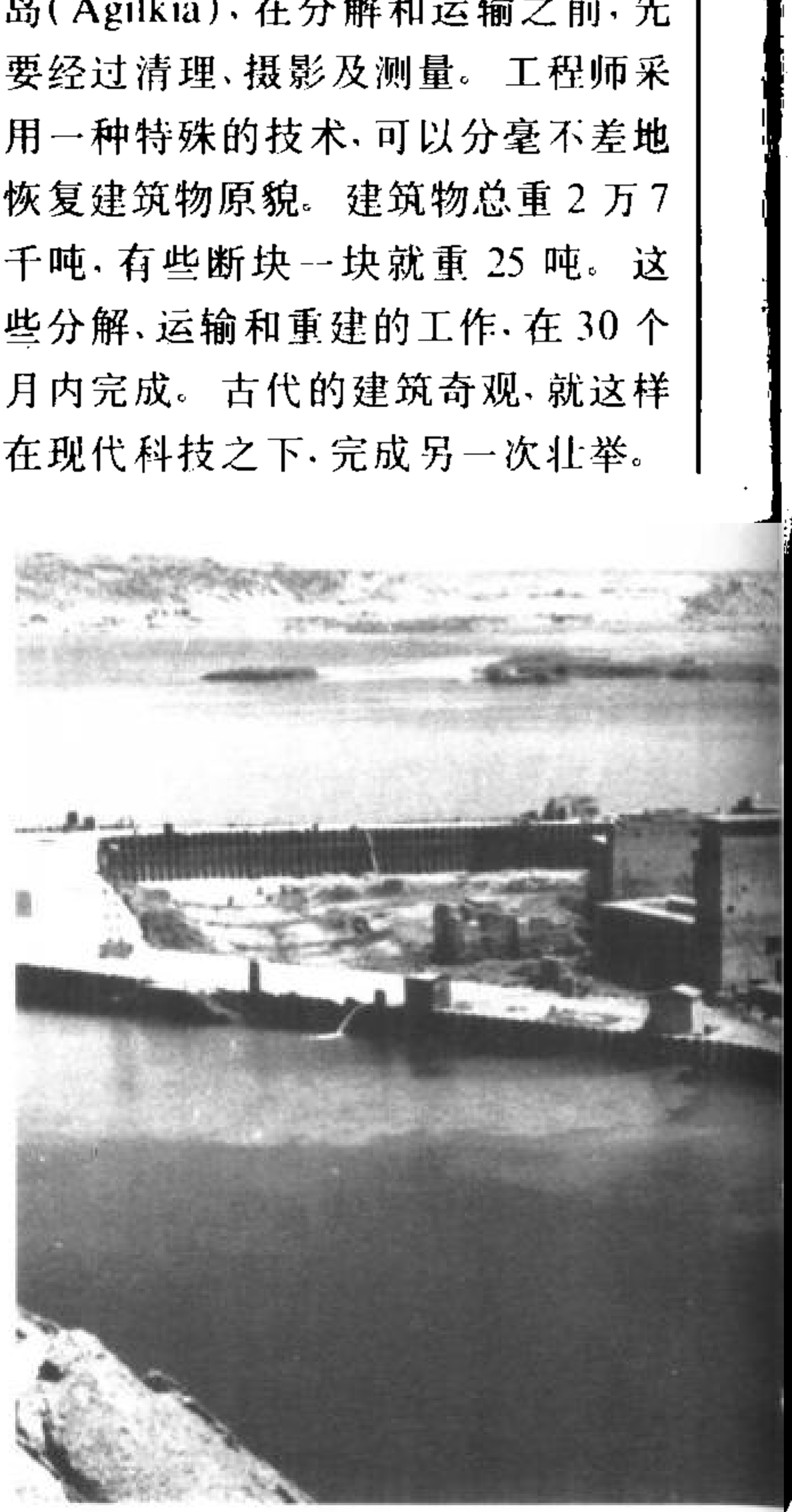
菲莱复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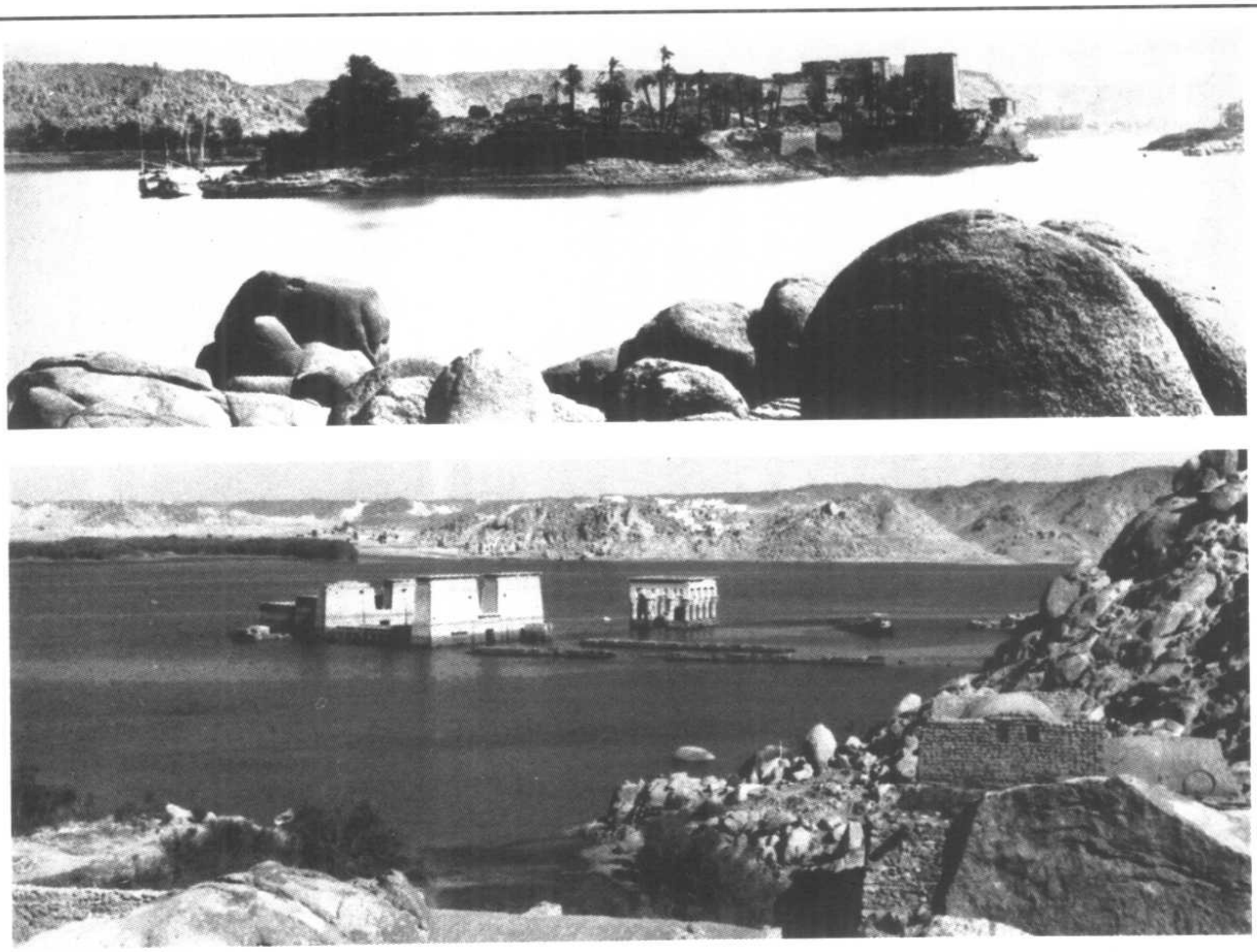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在尼罗河上的工程，
使菲莱岛大受损害，
面目全非。
昔日旅游者描述的
诗情画意不再。
到了 1960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
发起了一场挽救活动，
计划把菲莱的全部古建筑，
迁移到附近
一个地势较高的岛上。

迁移工程于 1972 年开始。在此之前，菲莱岛终年浸在水中，最高水位已达到建筑物高度的三分之一。于是，在岛屿周围建起一个巨大的围堰，由两排钢板构成；两排钢板中间，灌进 100 万立方公尺的沙。如果还有水渗进来，则用水泵排出。建筑物被分解成 4 万个断块，运向阿吉基亚岛(Agilkia)，在分解和运输之前，先要经过清理、摄影及测量。工程师采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可以分毫不差地恢复建筑物原貌。建筑物总重 2 万 7 千吨，有些断块一块就重 25 吨。这些分解、运输和重建的工作，在 30 个月内完成。古代的建筑奇观，就这样在现代科技之下，完成另一次壮举。



在这个浮现于尼罗河水面的神圣小岛上，古代建筑自古以来大致保持完好。第一座水坝建于 1898 年，并于 1912 年加高，于是建筑物部分浸水。由于水坝从 1934 至 1964 年不断加高，情况变得严重，除了有几个月闸门放水时可以看到全貌外，大部分时间里，一半建筑物都被淹没了。







挽救阿布辛比勒

1956 年，埃及政府决定
在阿斯旺建造新水坝。
尼罗河两岸
努比亚地区的
所有古代遗址和文物，
立即面临毁灭的威胁。



鉴于此危机既严重又紧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60 年 3 月 8 日，发起一次国际性救援行动，以挽救努比亚的遗址和文物。由于在世界各地，埃及学已拥有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都迅速积极地响应了这号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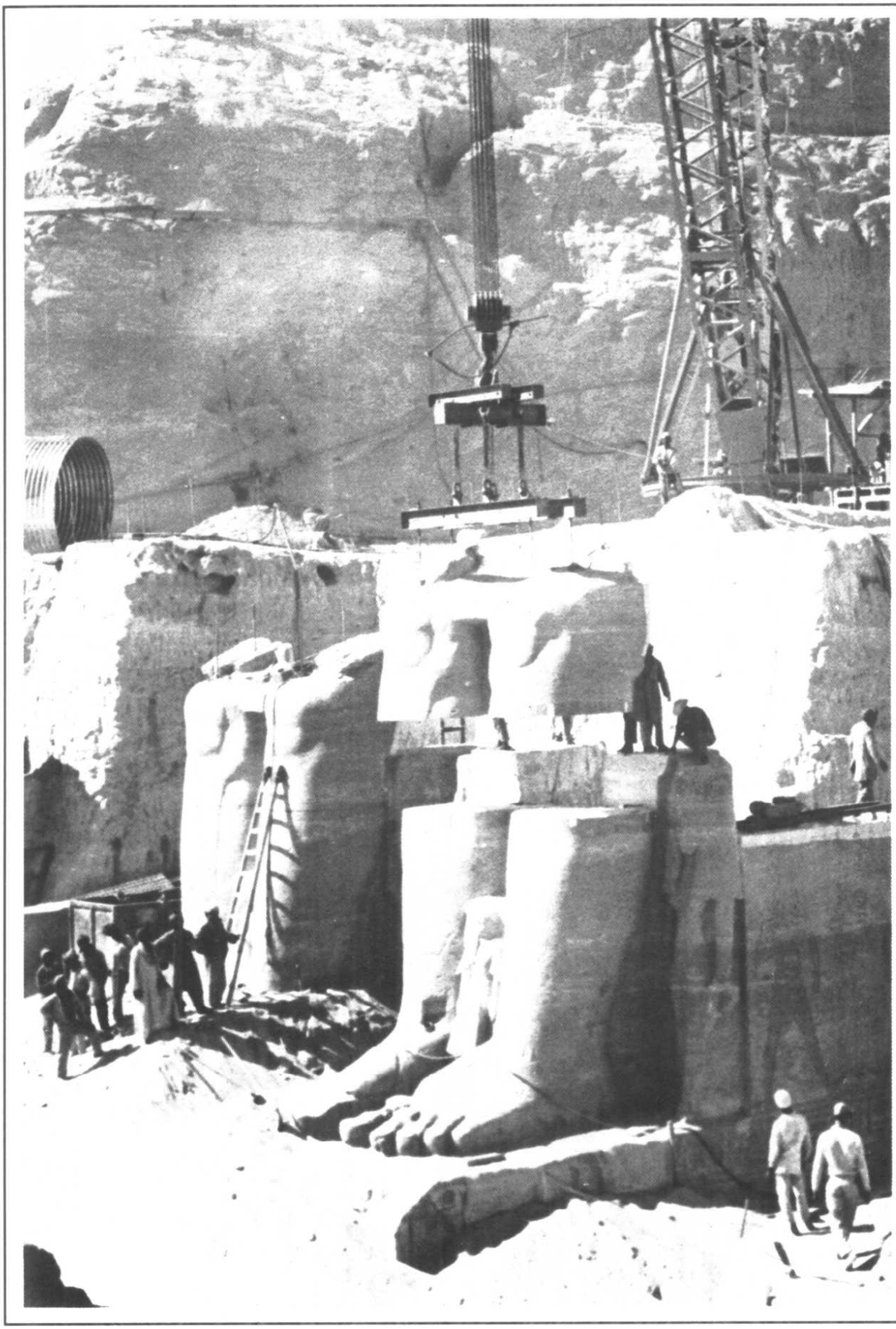
在水坝完工之前的八年里，40 个考古团体前往受威胁的地区考察，挽救了二十多座古代建筑。结果，这个行动现在已成为整个尼罗河流域中享有盛誉、最广为人知的考古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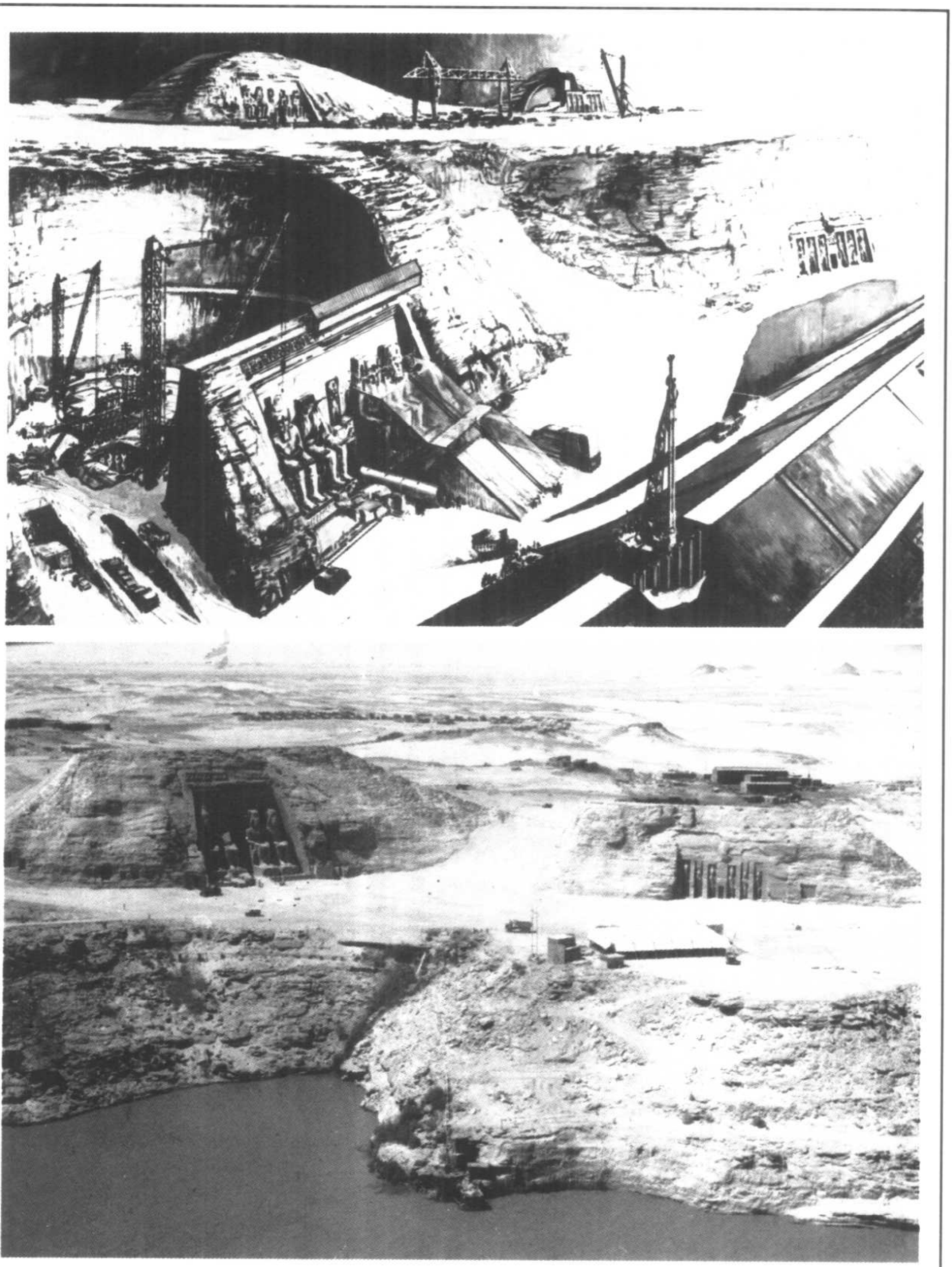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的挽救工程中，最壮观者，当属两座阿布辛比勒岩石上的神庙切割、拆卸工程，以及在新湖上方的高地上，重建遗址和神庙的工程。

迁移这两座神庙的行动，
是一次惊人的工程成就

有人说："神庙可以拆卸，但是山可动不了。"阿布辛比勒这两座神庙却是在砂岩峭壁上凿成的。大神庙入口前的四座巨大坐像，都用整块的实心岩石雕刻而成；神庙里的厅室和小圣殿，深入山壁达 60 公尺。尼菲塔莉王

"巨像"这个词，确实适合用来称呼阿布辛比勒的雕像。只要将左图或右页图中，工人的身材与切割部位如头、脚等一作比较，立即可以看出，这些雕像大得惊人：任何一个部位，就比工人大三、四倍！某些石块重达 20 吨
……





图上的遗址全景十分清楚。下图为搬迁后位于新址的神庙：左面是有巨大坐像的大神庙，右面是小神庙；两座神庙和尼罗河之间，有一条宽阔的堤坝以防洪水。两座水泥大护顶覆盖着岩石和沙子，以模拟神庙在原址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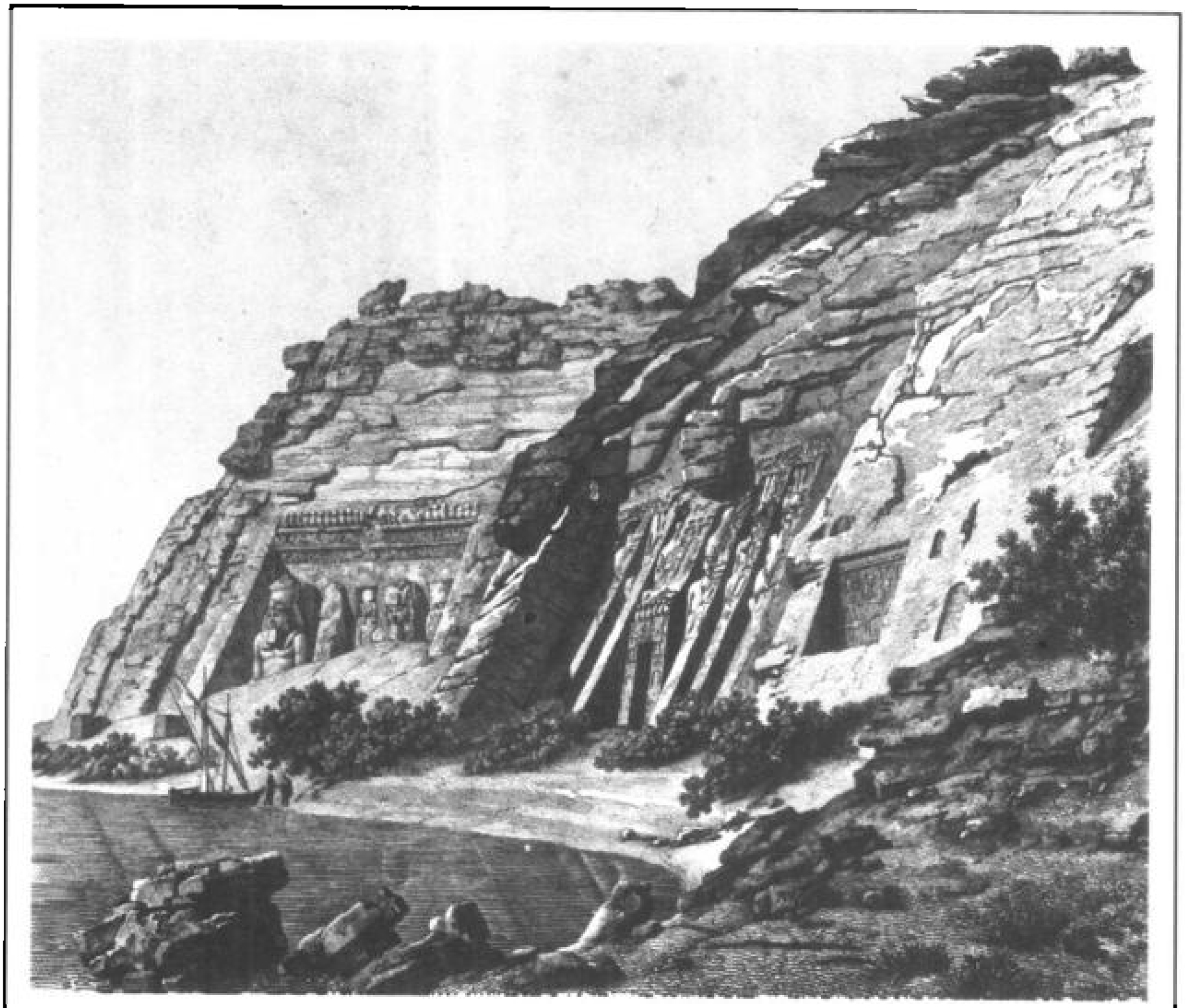
后的神庙虽然较小，也有六座在岩石上雕成的巨像，各高 10 公尺，相当于现代大楼的三层楼高！ 大神庙前的巨像更高达 20 公尺，头部的左耳至右耳之间约宽 4.2 公尺。 一个成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耳朵里——它高一公尺多！ 此外，眼睛宽 84 公分，鼻子高 98 公分，放在膝盖上的手掌长 264 公分。 如何挽救这些硕大无朋，却又优美无比的文物呢？

有三个方案可供研究：第一，建造一个巨大的透明圆盖覆盖住两座神庙，把神庙留在原地，但是处在约 100 公尺深的盆地内。 建造这个巨大防水圆盖的费用，相当于建造一个阿斯旺水坝。 第二，把两座神庙用水泥打造的巨大“沉箱”整个封起来，然后把它们连同周围的山整块切割下来，再用起重机把整块“蛋糕”吊到高地上去。 第三个较不昂贵繁重，也是最后选择的方案：把神庙的所有雕刻和装饰从山上切割下来，切下来的石块每块不超过 20 吨，可以用起重机和卡车运到选定的重建地，然后再在重建地四周尽量重现古代的景象。

于是，阿布辛比勒的两座神庙，像巨大的积木般被吊上高地，重新“拼凑”起来，竖立在比原址高 200 公尺的地方。 现在，附近还修建了一个机场和一家豪华的小旅馆，来此游览要比从前方便得多了。

3,000 年前的古代建筑，直到最近 150 年才被勘察出来

瑞士人布尔卡德，1813 年到努比亚旅行时，化装成叙利亚商人、化名伊卜拉欣·伊本·阿布达拉(Ibrahim Ibn Abdallah)。 就是他最先看到阿布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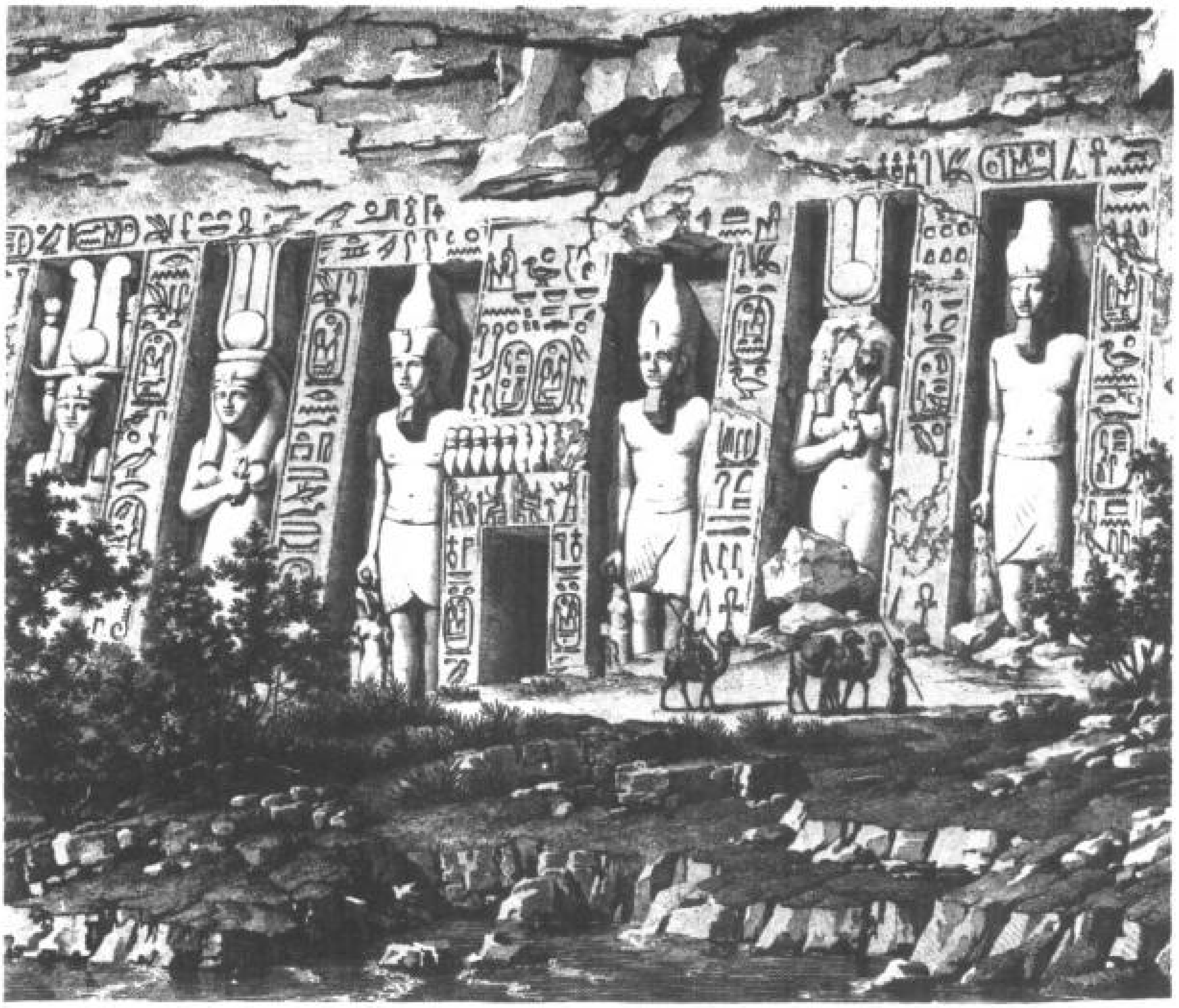


各种轻舟、帆船在神庙前的沙滩上靠岸、送来慕名而至的游客。

比勒的遗址，并且留下了纪录。当时他把阿布辛比勒叫作伊普桑巴尔(Ipsambal)。

公元前591年，当普萨美蒂克二世(Psammétique II，公元前？～前609)出兵攻打苏丹法老阿斯佩尔塔(Aspelta)时，埃及军队里的希腊佣兵，已经对阿布辛比勒赞赏不止、并在一座巨像的腿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当时，神庙已经开始陷入沙中。后来，阿布辛比勒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没有一个人提起过它。

1799年，当法国远征军里的学者、询问努比亚人哈吉·穆罕默德(Haggi Mohammed)时，他开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列出位于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努比亚村庄。"阿布辛比勒"名列其中，但不见提及它的废墟，而凯尔塔西(Kertassi)、德波(Debod)、塔法(Taffeh)、卡拉布沙(Kalabcheh)、德尔(Derr)、卡什·伊布里姆(Kasr Ibrim)等遗址的叙述则十分详细。其实这些地方的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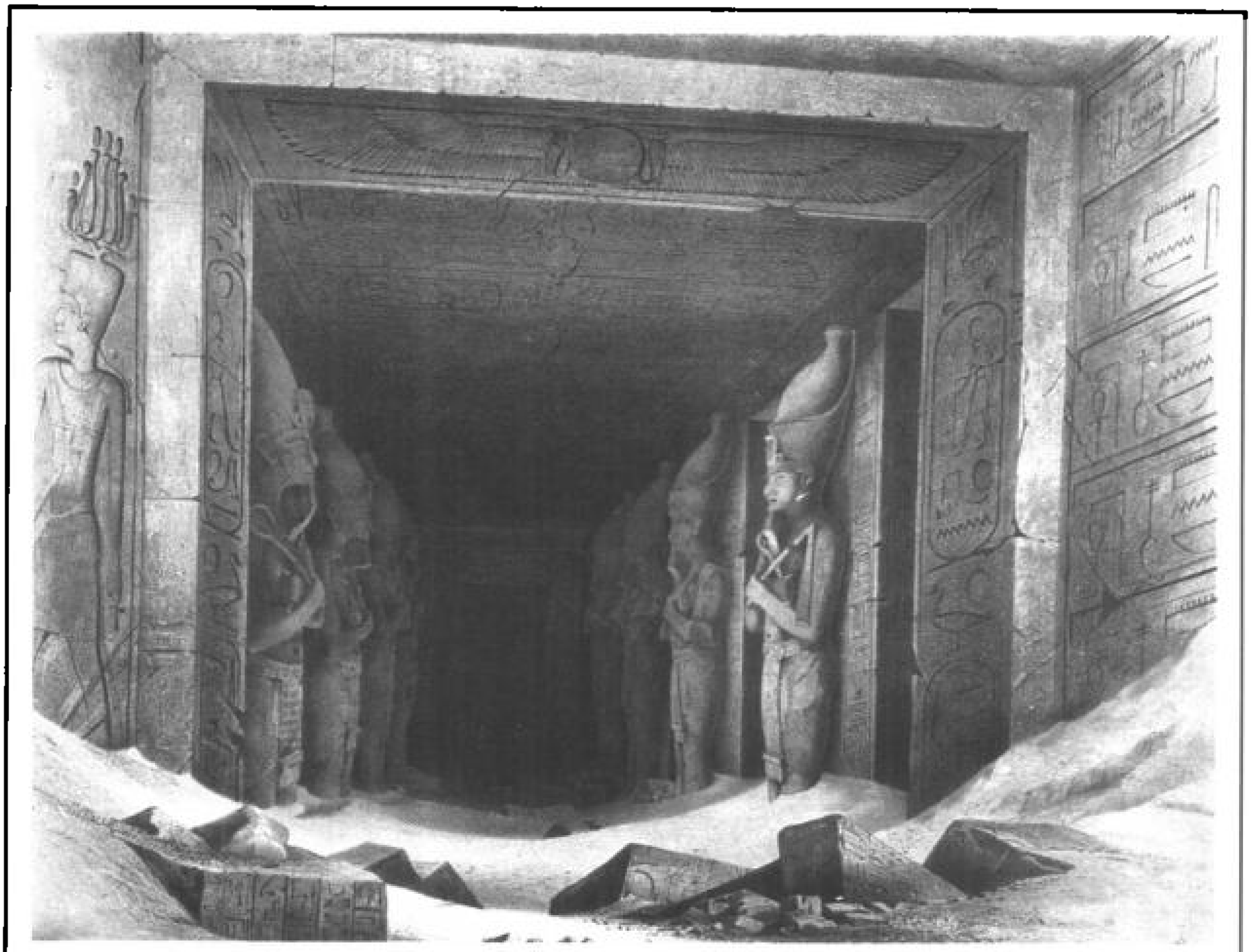


远不如阿布辛比勒的神庙来得重要。

误打误撞，布尔卡德的奇妙发现

布尔卡德在当地阿拉伯人指引下，终于在1813年3月22日到达阿布辛比勒。他从沙漠高原下到谷底去，对尼菲塔莉王后的小神庙作了一番巡礼，这是人家告诉他的此地唯一的遗址。他在日记里对这座小神庙作了详细的描述，然后说："如我所料，在见过伊普桑巴尔的全部古代遗物之后，当我准备沿着下谷底时的原路返回时，我不经意地稍微绕向南面，突然看见四座尚能看出轮廓的巨大雕像，雕刻在离尼菲塔莉神庙约200公尺处的山上，竖立在一个很深的山口中。它们几乎已全部陷入沙里。只有其中一座有完整的头、一部分胸部及手臂还露在外面。旁边一座几乎看不出来了，它头部已经断裂，沙子堆到肩膀处。另两座只看得见头饰。很难判断这些雕像是坐着还是站着。"

所以，1813年时，大神庙已然陷入沙中，而努比亚人甚且不知道有这座大神庙。布尔卡德写道："在四尊



巨像之间的岩壁上，有俄赛里斯的雕像，沙面上有它的隼首。如果除去沙子，我猜想在雕像下面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神庙，四座巨像很可能就是入口处的装饰。"他也不能确定神庙确实存在。

掩没神庙的沙堆，看来似乎不可能清除净尽

在 1813 年，还没有发明任何机械来搬走堆在山壁上和神庙上的沙子。要搬掉这数百万立方公尺的沙，需要上千人，而在当时阒无人烟的努比亚，上哪儿找这些人力？

为了确定神庙确实存在，唯一的办法，是除去布尔卡德所见到的俄赛里斯像（实际上是太阳神瑞-何拉克提〔Rê-Horakhti〕）头部下面的沙，然后从门——如果有门的话——钻进去。那些兼作文物商的领事，都被布尔卡德的叙述吸引到这里来了。德罗韦蒂和萨尔特深信里面藏有财宝，都想进入这座神庙。

1816 年 3 月，德罗韦蒂率先到达阿布辛比勒。他费了许多周折，花了 300 个皮埃斯特（埃及货币），才说动村里的族长派出一些人手，帮他清理沙子，而他自个儿则忙里偷闲，前往乌阿迪·哈尔法看大瀑布去了。等他过了几天回来时，发现根本没有动

工。村民囿于迷信，担心进神庙会遭不幸，拒绝工作。族长把钱还给他，德罗韦蒂便回去了。

萨尔特则请贝尔佐尼负责这项工作。贝尔佐尼于1816年9月从卢索尔到阿布辛比勒来，立刻明白他所面临的难题有多艰巨。清理整个庙的正面至少要一年，当然也要大量人力，而他既没时间也没人，更没有经费。

显然，应该集中力量挖出那个可能存在于中间两座巨像之间的门。要到达这个门，据他计算，要清除11公尺以上的沙子，而沙子源源不断从峭壁高处流下。用他的话来说，要清除沙堆乃是"企图在水里挖一个洞"。他尝试设置栅栏，以减低沙子流下的速度，并在向下挖时不断用水润湿洞壁。经过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挖到一半就没钱了，于是决定先回卢索尔，以后再来。

贝尔佐尼的兴奋与失望：他没有得到太大的好处

一年以后，贝尔佐尼带着两名英国海军上尉回到阿布辛比勒。采用和1816年相同的办法，经过20天艰苦努力，终於发现了门的顶端。他们从一条狭窄通道爬进巨大的神庙。贝尔佐尼後来兴奋地回忆当时的发现：一座壮丽非凡的神庙，有浅浮雕、绘画、巨大的精美雕像等装饰。不过他同时也感到失望：这座神庙里没有他想像的财宝，连值得带走的石碑、雕像或小纪念碑也没有。他的战利品少得可怜：一个猴子小雕像、两个鹰首斯芬克斯像、一个库什(Kouch)总督的雕像。他把这些都交给萨尔特，现存大英博物馆。

贝尔佐尼和他的同伴吃完了带来的食物，在1817年8月4日，进入神庙后第三天，离开了阿布辛比勒。他们留下神庙已经挖开的入口，要求附近的村民注意保护。尽管他们再三嘱咐，努比亚人还是任凭沙子堆积，重又掩盖了神庙的入口。

1828年，尚波里庸得重新开辟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神庙

1831年，由于英国人罗伯特·海(Robert Hay)的努力，人们得以重睹这四座雕像的全貌。但是到1850年3月，当福楼拜的旅伴杜冈，为神庙拍下它的第一张照片时，门又已经被沙子掩埋了一半，巨像的大部分也都埋在沙里了。马里埃特在1869年清理出神庙的正面。然而五年以后，当阿梅利亚·爱德华(Amelia Edwards)拜访阿布辛比勒时，北面的巨像又被沙子埋住了。这场与沙子搏斗的工程，似乎注定永远无法成功。直到1909年，马斯佩罗才终于把神庙从沙堆里清理出来。

让·韦尔古特(Jean Vercoutter)

掠夺记事

隐藏在墓穴深处的
古代珍宝十足诱人。
掠夺和盗墓的行径，
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
就已蔚成风气。
伊斯兰教时代的埃及，
甚且流行一些
教人盗窃的指南手册。
直到今日，许多埃及农民
仍禁不住墓穴财宝的诱惑，
虽然盗墓手法
或许已有所改变。

本书详述了埃及领土及其周围地区的珍宝隐藏地。

由于神的启示，我们就从开罗及其周围地区开始介绍。

本书承自我们祖先的著作，并由他们流传下来。我们确信他们的描述必然诚实；并且我们有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的指点果然正确。

吉萨大金字塔

从这座金字塔向西北走，会碰到一座白色的山，山下有一条路，通向一个土质松软的低洼地。用柏油、液态安息香和一只黑绵羊的羊毛烧些烟，眼前就会出现一条土路。加紧熏烟，并跨过这条路，然后向下挖一肘深（肘尺〔coudée〕为古代长度单位，指由肘到中指尖的长度），即可发现一堆堆精炼的金子。您可以任意取走，但在住手之前，一定要不断地熏烟。这是一种巫术寻宝法，务请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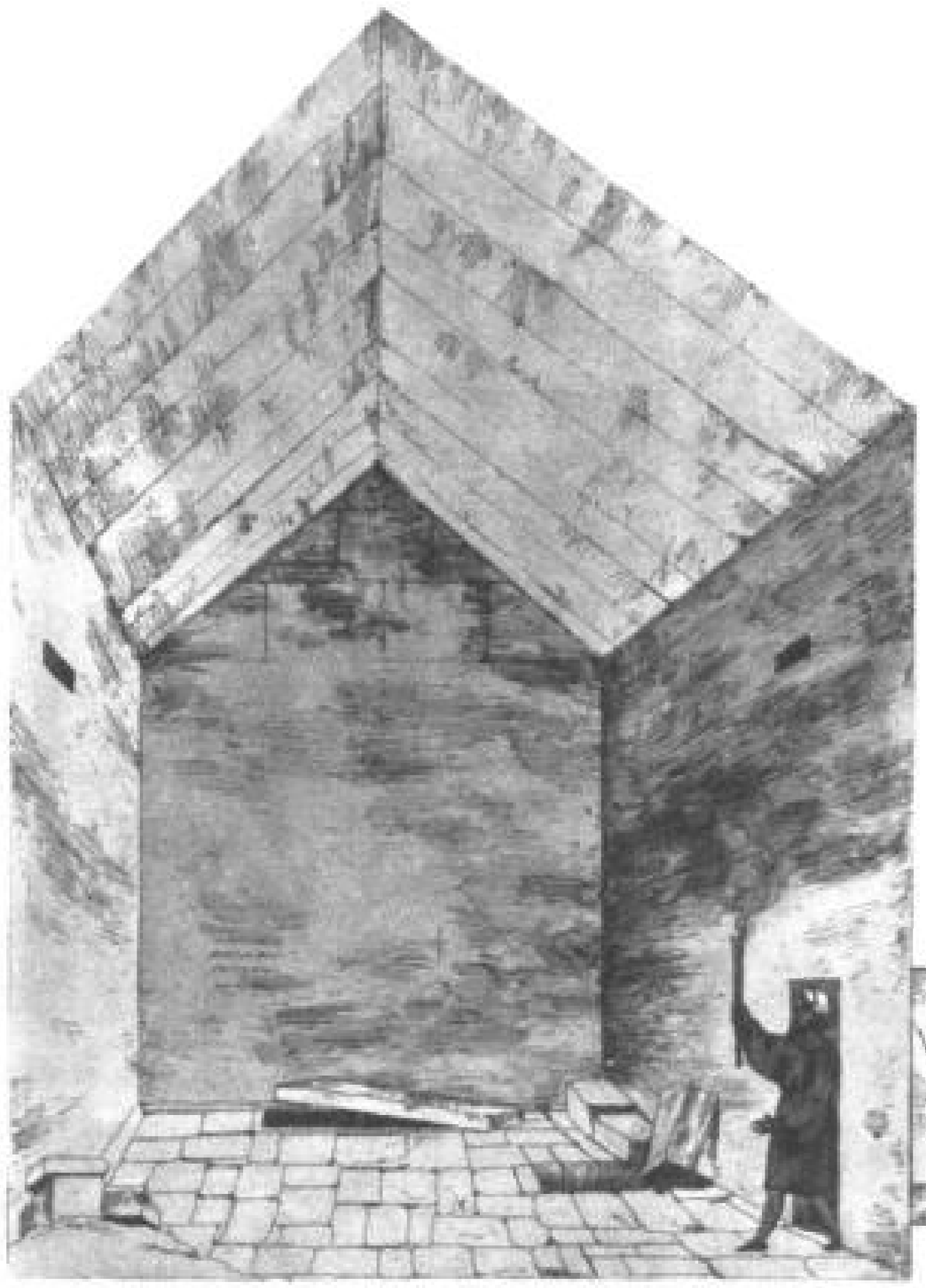
吉萨大金字塔的入口

您向斯芬克斯像走去，从它的面部向东南方量 12 马雷吉特肘（coudée malékite，约相当于一又二分之一肘尺），会发现一堆石头。在两个石墓的正中挖下去，您会发现一个活板门。除掉活板上的沙，把板掀起来，便可以通向大金字塔的门。从这扇门的门槛跨过去时，要注意左右两面封闭的井：尊重这些井，请笔直走过

去，不要碰它们，否则您会后悔。一进门有一块大石头，您把它搬开，进入另一个地方，会看到左右两面有许多房间，而正面大厅里保存了一位埃及早期国王的遗体。这位国王四周是其他国王和他的儿子，个个身穿刺绣金线和饰有宝石的长袍。在他们旁边，您会看到成堆的银子、红宝石、珍珠，和金银制成的雕像与偶像。在这座山里一块树木丛生的洼地，藏着一个山洞。在洞里，您会发现一整块巨石，把它移开，下面有一口井，异教徒在这里存放了许多银子。您可以随意拿走。上帝了解一切。

《藏珠之书》

16 世纪之前以阿拉伯文写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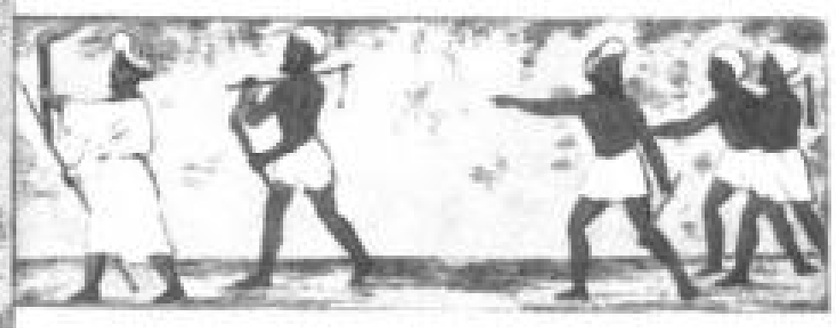


搜寻古尔纳墓穴

1817 年 *2* 月，贝尔佐尼离开开罗的布拉克，想要去古尔纳，发掘挖在半山上的底比斯墓地。

这些墓穴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旅游者脚下扬起细细的灰尘，细得可以吸进喉咙和肺，哽住人的咽喉。同时，木乃伊不断散发出尸体的臭气。有些地方只有一个狭窄的入口，不得不匍伏进入。经过若干长约 200 至 300 公尺的走廊之后，便到达稍微宽敞一点的墓室。在那里，木乃伊四处都是。这些木乃伊颇吓人。周围尸体成堆，墙壁和拱顶黑乎乎的，污浊的空气里，火把的微光闪跳。手持火把，帮我们领路的阿拉伯人赤身裸体，干瘦的身上沾满灰尘。他们本身看起来就和木乃伊差不多。这里远离人烟，地下的游览使人心惊肉跳。在这种状况下，我好几次发现自己筋疲力尽，甚至要晕厥过去，直到最后终于麻木不仁。唯一还是不能习惯的，是不断呛住喉咙和鼻子的灰尘。如此，我虽然幸运

游客非常喜欢夸耀在地道里游览的经历，但他们往往感到失望。墓穴有时空空如也，或者，即使有东西也没有什么价值



地免去了嗅觉的折磨，嘴巴里却尝到了木乃伊的味道、真是难以下咽。在这样一条漫长的通道里走得几乎虚脱之后，我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的地方。但我坐到的是一具木乃伊。在我的体重下、那个埃及人的身躯立即粉碎。我伸出双手想稳住重心，却什么也抓不到。于是就一屁股坐进了一堆破损的木乃伊中。骨头、裹布、木箱，一阵碎裂的骚动。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足足等了一刻钟，扬起的灰尘才下沉。我再要起身，还是不免摧毁某具木乃伊的某个部位。

还有一次，我进入一个类似的通道，大约六公尺长，宽窄却仅容一人侧身而过。于是我的脸部就只能和一些腐坏的埃及人短兵相接。随着这条通道往下延伸，虽然下去得比较容易，但是身后却不免滚下一些骨头、胳臂、大腿，甚至脑袋……

在考察这些尸堆时，我的目的是寻找纸莎草纸卷。我在木乃伊的胸部和手臂下面发现了几卷、有的盖在木乃伊的腿上和脚上。

贝尔佐尼

《埃及和努比亚游记》

1820 年

1945 年，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蒂(Hassan Fathy)奉命在卢索尔附近建造一个大村镇——新古尔纳，为大约 7,000 人提供住所。新村落用一种有千年历史的泥砖修建而成，十分漂亮。尽管如此，却很难说服居民前去新古尔纳定居，所以旧的村庄依然存在，坐落于古代底比斯的遗址上。

在埃及文物部门所负责的古代建筑中，有一块底比斯的古老墓地，位于卢索尔对岸的古尔纳。这块墓地包括北部的国王谷、南部的王后谷，以及朝向耕地的丘陵坡上的贵族陵墓。

古尔纳建在贵族陵墓的遗址上。此处有许多墓穴，有些已经过探查和清理，其他墓穴则不为文物部门所知，因而一定还存有极具考古价值的丰富藏品。

古尔纳有 7,000 个农民，他们所住的房屋都建在这些墓穴的上方和周围——17,000 个完全生活在"过去"之上的人。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在大约 50 年前，被祖先的大批墓穴吸引到古尔纳来。遗址周围的土地养活不了 7,000 人，况且土地大都属于几个富裕的地主，所以居民几乎全靠盗墓为生。

古尔纳人虽然成了探墓专家，也可说是狡猾的窃贼，却不懂得好好地经营他们这一行。他们冒失地乱挖，在文物的价格远未抬高之前，就把许多财宝挖掘走了。某个文物监察员告



发掘之前的德尔巴哈里。

诉我，1913 年，有个农民向他兜售一只装满圣甲虫雕饰物的篮子，只要 20 个皮埃斯特，他拒绝了。今天，一个圣甲虫雕饰物就值五英镑。

圣甲虫雕饰物只是他们所掠取文物中的小东西。在 1893 年，第 18 王朝完好无损的阿门诺菲斯二世陵墓被发现时，一个卫兵盗走了一艘圣船。他用偷来的东西购置了 40 阿尔邦(arpent，一阿尔邦约合 20 至 50 公亩)的地产。

不过这些窃贼的行径不容等闲视之，他们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他们挖掘并出售文物，以致任谁都不知道文物出自何处。这对于埃及学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另外，竟有窃贼偶然发现一块金子以后，就把它熔化了。首饰、徽章、小雕像等等无价的艺术杰作，都被直接送进坩锅，化成了一般的金条，按市价出售。从幸存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文物遭破坏的程度令人发指。

但由于销赃管道极为有限，农民成了城里掮客的当然猎物。只有掮客能肆无忌惮地与外国购买者来往，他们便利用古尔纳人的微妙地位，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当地的文物。农民们冒险从事挖掘，掮客则稳坐钓鱼台，怂恿农民破坏文物，靠古尔纳人费力盗来的文物发财。

盗墓所得的数量渐渐降低，迫使居民愈来愈大胆，终于爆发一件史无前例的丑闻。在某个知名的古代建筑，一整块雕刻的岩面被人从山上切割下来盗走。此事说起来，就彷佛雅典帕德嫩(Parthénon)神庙被偷走了几根圆柱。

这次盗窃事件引起了不安，文物局不得不采取一些防止措施。从前颁布过一项法令：古尔纳人对他们建筑房屋的土地，以及周近被规划为公共财产的整片墓地，都没有任何可以主张的权利。所以，根据这项法令规定，古尔纳人有权继续使用已经盖好的房屋，但不得扩建或另建附带的建筑。现在，政府不得不再颁布一项法令，用来征收他们的房屋，以便把居民都从文物地区迁走。

哈桑·法蒂

《和人民一起建设》



今日的埃及学

埃及学以个人冒险揭开序幕，
在百余年后的今日，
则以集体的科学研究
为主要方式。
考古学家的一生，固然仍有
部分时间在田野度过，
其他时候则花费在
研究室和实验室。
他们鲜少独自工作，反而
常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
探寻科际整合的可能成果。
在严肃的研究生涯之中，
一名考古学家如果有幸，
仍然可能因为发现一处遗址，
而拥有那份令人震颤的激情。

业余考古爱好者，如戴维斯和卡尔纳冯，能自由发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政府机构能取得发掘许可证，也才可能负担重大发掘工程所需的经费。这些机构通常设在埃及或外国的埃及学研究院。现在有 26 个国家各拥有至少一个埃及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大多附属于大学或博物馆。埃及本身对各项有关研究计划，积极参与。“埃及古代文物机构”的前身，乃是马里埃特和马斯佩罗所开创、发展的文物局，它的监察员为外国来的考察团　提供各种田野研究的协助。上埃及、中埃及和下埃及的总监察员，监督各自区域内的遗址和古代建筑，在必要时也支援抢救工作。此外，开罗、阿西乌特(Assiout)、亚历山大城的几所大型大学，都有各自的挖掘工事。埃及还拥有两个重要的埃及学文献资料中心，一个在开罗，另一个在卡纳克，是由法国和埃及合作设立的机构。

19 世纪里，所有的埃及学学者都互相认识，并常常互通信息，交换资讯与心得。从那时起，人们对埃及学的兴趣大为增加。几年以前，大家还成立了一个国际埃及学学者协会，拥有不下 900 名会员！至今已经有数千篇埃及学著作和论文出版。同时，埃及学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逐渐细分为几个部门：文献学、碑文学和历史(包括宗教史、考古史和艺术史)

等。结果，人们已越来越难全盘掌握这门学问。

此外，埃及学学者与史前史学者一起工作，逐渐采用了新考古学的严密方法。他们不再仅仅研究文献或漂亮的文物，而开始对发掘的地层做专业考察。他们已经知道，从地层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决不亚于石碑或神庙墙壁上的铭文。近 15 年来，借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实验室的研究，埃及学已大幅扩展了它的研究范围。

那么，埃及学已经研究透彻了？其实不然。这些新的研究方式并不意味不会再有伟大的发现，如神牛墓、图坦卡蒙或塔尼斯王室墓穴等。人类数千年来生息于尼罗河流域及其附近的绿洲，跑遍了邻近的沙漠，到处都留下人的踪迹，但遗迹并未被全部发现。不要忘记，埃及历史上的各个首都尚未受到彻底的勘察……还有许多法老的墓穴下落不明，连亚历山大大帝的墓穴也有待发现！

让·韦尔古特

重新发现的玛亚(Maya)墓穴

玛亚是图坦卡蒙的司库，他的墓在几年前才又被重新发现。19 世纪时，考古学家已经知道这个墓穴。1843 年，德国人理查德·莱普西乌斯研究过这墓穴的小圣殿，但是没有进入地下的墓室。不过，他在他发表的该地区地图上，指明了墓穴的大致位置，并且复制了小圣殿里面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但后来墓穴就消失了，被埋在沙子下面。

1986 年 2 月 8 日，伦敦大学的杰弗里·马丁(Geoffrey T. Martin)和荷兰莱顿(Leyde)博物馆的雅各布斯·范·迪克(Jacobus Van Dijk)，受“埃及发掘学会”委托，在萨卡拉遗址考察。他们从一道地下通道下去，穿过一条古代盗墓者挖掘的坑道，发现了一个饰有铭文和浅浮雕的墓室：这是玛亚和他妻子梅丽特(Merit)的墓室。

马丁和范·迪克在 1975 年已发现邻近的霍朗赫布(Horemheb)墓穴。此番他们又找到玛亚墓穴，可能是得助于莱普西乌斯所提供的线索。在重新发现这个著名司库的墓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彻底加以发掘和研究。第 18 王朝末期的动荡，迄今仍不为人所了解。这个墓穴正好提供资料，可以说明此一历史背景：因为玛亚不仅是王室书吏官兼图坦卡蒙的司库，而且也许正是他担任了安葬这位阿蒙之子的各项事宜。在图坦卡蒙的继承者阿伊(Ay，公元前 1343 年)和霍朗赫布(公元前 1340～前 1314)时代，他也担任过一些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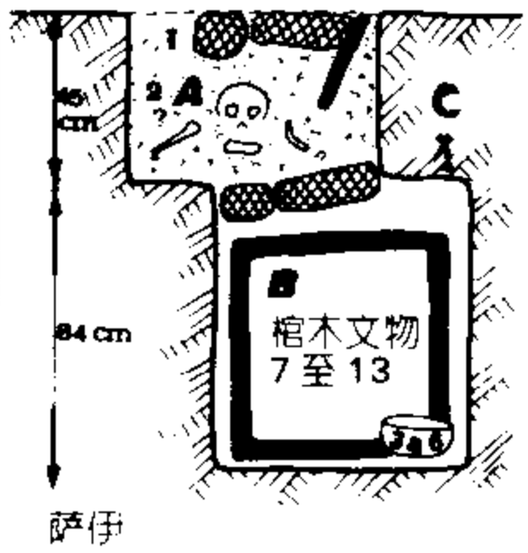
《科学和未来》

1986 年 4 月号

考古学家的一天

1976 年 12 月 6 日，
本书作者让·韦尔古特
人在萨伊(Saï)。
他 5 点 30 分起床，
晚上 9 点就寝。
一天里他都做了些什么？
在这篇节选的发掘日记中，
他自己作了叙述。
发掘日记是一种记事本，
考古学家都以此
记载每天的工作。
在这几乎以每小时为单位的
日记上，考古学者记下
所有工作细节，而所记的文字
多半也辅以图片资料——
每个阶段都会以照片
或平面图保存下来。

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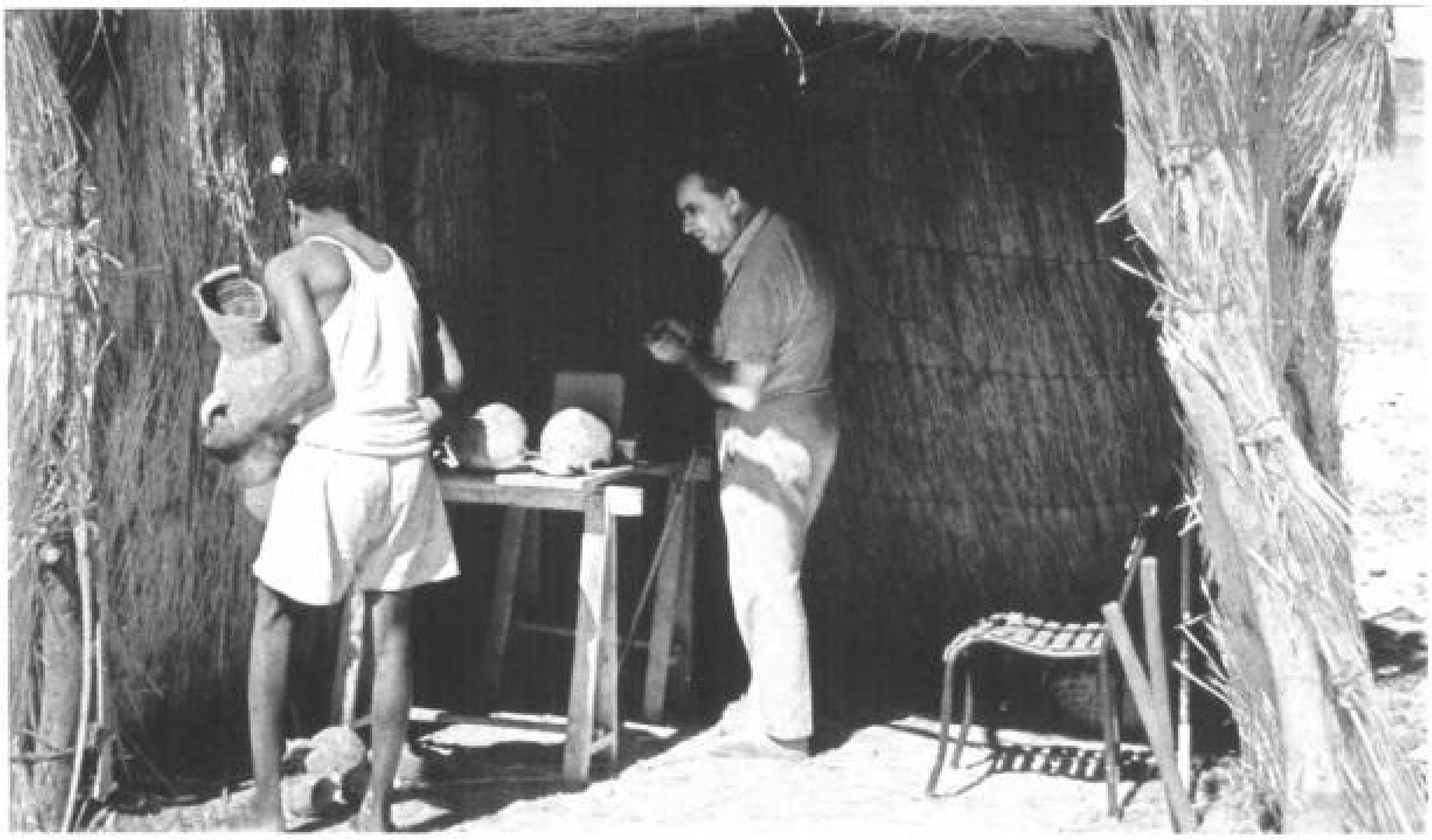


所有的发掘都要画全景图、剖面图、并摄影。所发现的文物，例如这些墓穴里的颅骨，都要保存好，还得编制卡片目录。

萨伊是尼罗河上的一个岛屿，靠近苏丹小城阿卜里(Abri)，在第三瀑布南面 200 公里处。

星期一。气温：6 点，13℃；19 点，25℃。天气宁静暖和，风力比昨天稍强。5 点 30 分起床，天未亮。喝茶、吃饼干，出发去工地。6 点招呼工人。在公元 2 世纪的一个小墓地工作。绘制地形图，在考察团的地形学家协助下，用经纬仪和水平仪测量，以便在总图上标明它的位置。9 点用早餐——苏丹面饼、当地的白干酪、果酱、茶或咖啡，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9 点 30 分，重新开始工作。清理昨天发现的二号墓穴。一敲开地面便露出一具骸骨，头部的三块砖已经移位，上身的骨骼和头部仍然完好。骸骨旁边有个碎裂的圆盒，有一部分涂成红色。清理遗骸时发现了一些大尺寸的砖，有些横对着墓穴，另一些与墓穴平行。在两块砖头之间的窟窿里，可以瞥见一具已被白蚁蛀光的长方形棺木。墓穴里有一个挖在地下的壁龛，沿南面的墙壁有一个满是灰尘的阶梯基座，上部随时可能坍塌，因此在挖掘之前，必须取出壁龛的顶部。杂物取掉之后，从西向东发掘。尸体的头部和肩膀已被盗墓者移动；开始发掘时找到的遗骸，或许就是从棺木里搬出来的。杂物堆里，一面用精美颜料涂成红色的定音鼓已经碎裂。西南



角上有五件幸存物品：一件非常漂亮的、有雕刻装饰的球形器皿、上面有玻璃做的把手；一只内壁垂直、没有装饰的玻璃杯；一只铜制的三脚小盆；一个装眉墨的大木盒，放有一把精巧的铁刮刀。继续清理，发现胸骨上有三条长长的项链，它们相互纠缠、有的部分还串在一起。第一条是镀金的玻璃珠，有黄色的绫纹，并有一条用稍小的珠子穿成的饰带。第二条是晶莹洁白的大“水滴”珠，大珠之间有彩色的圆珠。第三条较短，大圆珠已严重损坏，大珠之间也有小圆珠加以分隔。右臂上有两只手镯，一只上面有一个涂珐琅的公羊头，另一只用彩色的圆珠串成。左臂上有一只彩色珠子串成的手镯。左脚和右脚的脚趾上有两个环。棺木底部有一个珐琅质的深蓝色小东西，大概是鼻子或耳上的饰物。进行筛滤时，发现了一些板岩环饰的残片、珠子和水滴状的骨块，显然是从某件镶嵌工艺品上掉下来的。

13 点工作结束，回到住所。午餐：肉（总是羊肉）、米饭或面饼、滤过的尼罗河水、水果、咖啡。

14 点到 17 点，誊清发掘日记，编制卡片，每件物品一张，写上说明文字，注明尺寸、等级，边上附有草图等等。17 点，喝茶、休息，看夕阳和在山后及从尼罗河上升起的月亮，这景象永远看不厌。约 18 点，点燃煤油灯，萨伊当然没有电灯。编制卡片。19 点，晚餐，饭菜和中午一样，小组成员交换看法，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21 点，就寝。

让·韦尔古特

拉美西斯二世的新生

1976 年，一具患病的木乃伊，
在 102 名科学家竭尽心力的
诊断、治疗和照顾之下，
终于痊愈，
再次获得永生。
现在，拉美西斯二世
已重返埃及不朽的君主行列，
安息在他祖国首都的
开罗博物馆里。

经历了 30 个世纪的时空变换之后，他又找到了安身之处：开罗博物馆。

他恢复了原来的容貌。几绺从前用花叶的色素染成金黄色的头发，现已变脆，使他轮廓鲜明的面孔稍显得柔和，仿佛包含了人间的全部智慧。他裹在麻布里的双手纤细而修长，指甲还保持琥珀色，象征生命的、散沫花叶色素的色泽。拉美西斯是地中海地区的人，他在死后仍然保有该地区人种的一切特征。他皮肤呈纯净的金黄色，看来像是沉沉睡着。在凝视他的时候，不禁让人以为：生命的气息还没离开这具脆弱而瘦长的肉体。他面部的轮廓是如此清晰，身体是如此完好无损，真不知该惊叹、该不安、或该敬畏。

拉美西斯二世，前后经历过三次新生的机会……

然而在 1976 年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埃及大地上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日渐损坏。在经受了岁月的沧桑之后，种种迹象显示，他已染上即将蔓延全身的腐蚀性疾病。这种看不见的疾症来自何处？怎样才能根除这疾病，使神圣的拉美西斯重获永生？

在法兰西博物馆名誉督察员克丽丝蒂安·德罗什诺布勒古尔
（Christiane Desroches-Noblecourt）



在人类博物馆的实验室里，法国地理学院的工程师正做摄影测量记录。

的发起下，埃及与法国的顶尖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小组由巴黎人类博物馆馆长利奥奈尔·巴鲁(Lionel Balout)及副馆长科莱特·卢贝(Colette Roubet)教授带头，其中包括 102 名科学家。他们为"病人"诊断、治疗了七个月。

1976 年 9 月，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运抵巴黎。科学家们俯身察看他，由于激动而说不出话。他们口戴外科医生的面罩，屏住呼吸：病人名气太大，太神秘了……这次会诊如此重要，他们忐忑不安。拉美西斯躺在一具简陋的橡木棺里，卸下所有象征荣誉的饰物之后，只是一个患病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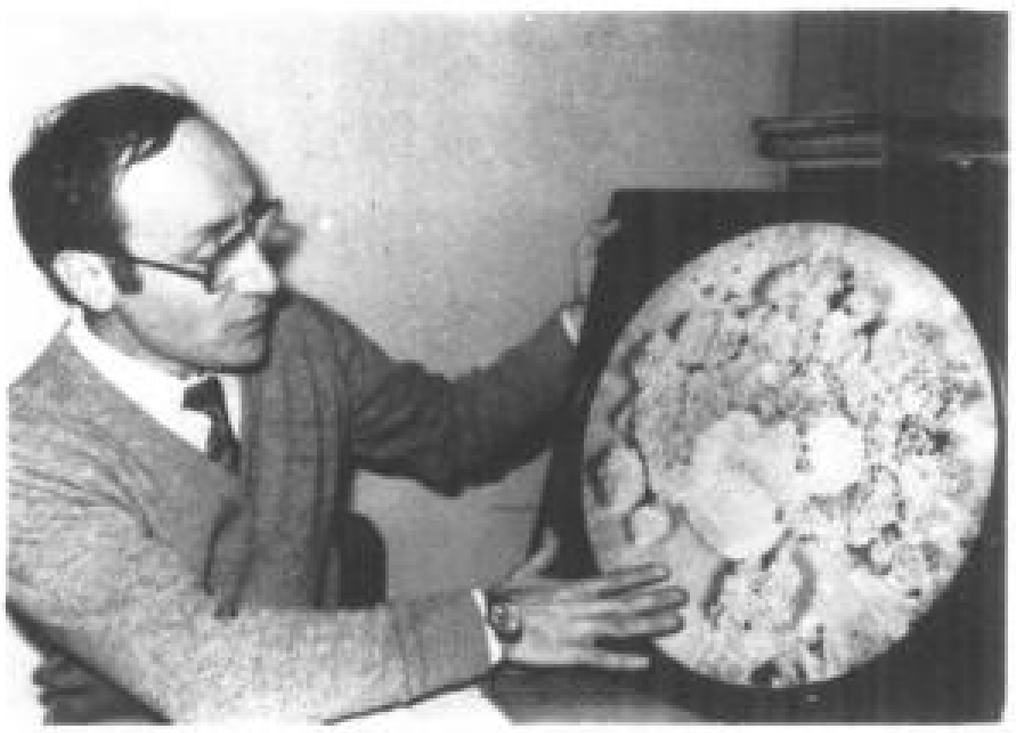
根据埃及学学者的看法，拉美西斯很可能生于公元前 1279 年，就出生在他父亲塞蒂一世的底比斯王宫里。他约在 70 年后，即公元前 1212 年左右去世。死后，他的尸体接受了只为法老举行的神圣仪式：遗体涂上了防腐香料，裹上布带，饰上宝物，安放在国王谷的墓地里。两个世纪之后，盗墓者闯入他的墓室，劫走他身上的宝物，包括涂防腐香料时放在他腹腔里的一只金盘。第 21 王朝时代，底比斯地区的主人、阿蒙的最高祭司皮纳杰姆命人修复了木乃伊，并在他颈部套上睡莲的花环……拉美西斯二世因而第二次获得了永生。

公元前 1000 年，拉美西斯和其他木乃伊被藏入德尔巴哈里的峭壁，直到 1881 年才被当地农民发现。法国的埃及学学者马斯佩罗辨认出拉美西斯，此时拉美西斯身上已失去所有属于君主的标志，只有胸前还系了一小卷纸莎草纸。

受到某种菌类的侵害，这种菌类的名称还很难念

在 1912 年，英国埃及学学者艾略特·史密斯(Sir Grafton Eliott Smith)运用放射线技术，就发现拉美西斯二世的身体业已逐渐恶化……65 年之后，损坏日益严重，腐蚀之处日益扩大，必须立刻加以诊治。

拉美西斯二世一到巴黎，负责抢救他的科学家，便集中心力在他身上。第一要务，是要确定他的真正病



穆夏卡博士介绍木乃伊身上真菌的面目。科学家培养这种真菌的结果，使他们研究出消灭它们的有效方法。

因。科学家在裹尸布的碎屑中，采集到他的胸部和脱落的头发上一些微粒标本。这些标本经过自然史博物馆、法院鉴定处、法国纺织学院、动物研究机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原子能署等机构的专门实验室的分析，仍不能确定是细菌或真菌，抑或昆虫在作怪。学者拿出性能最好的显微镜，试图解开谜团。终于，自然史博物馆的隐花植物学专家让·穆夏卡(Jean Mouchacca)博士辨认出损坏原因。造成病症的菌类名称十分难念——Daedalea biennis Fries。

这不仅是一个考古的问题，还牵涉到法国与埃及的外交关系……

工作小组兴奋不已，奥秘眼看就要揭开了。与此同时，在开罗的研究机构运用放射学、静电辐射学、色彩密度测定学、内窥镜检查法、细菌学、孢粉学、古植物学、对标本和木乃伊的各种测试、博物馆学、钴60伽马射线等技术，仔细观察病菌。

对拉美西斯骨骼、身体内壁、股动脉、牙齿及整个人体的深入研究，也颇有收获：拉美西斯略微跛足，脊柱硬化，头部过分向前倾斜。他的头部是裹尸时由涂防腐香料的人拉直的，所以他的脖子和颈背有一些裂纹。法老生前饱受牙床脓肿之苦，而且有充分证据可以相信，他死于某种疾病导致的全身感染。

确定了拉美西斯的病因是一回事，要挽救他则是另一回事。领导研究小组的利奥奈尔·巴鲁和科莱特·卢贝懂得这一点。显然，利用现代技术来根除病因的时候到了。化学疗法、热疗和冷冻疗法很快就被排除在外，因为没有人敢确定，木乃伊身上防腐用的树脂和树胶对这些疗法会有什么反应。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放射线照射。作出这决定颇为困难，因为如果法老出了任何问题，必然会引起法国和埃及的外交冲突。

从诊断一开始，埃及官方代表萨乌基·纳克拉(Sawki Nakhla)博士对整个过程及木乃伊本身就无比关注。工作人员先把装木乃伊的橡木棺底座切割成几段，使遗体滑在一块板上，然后安放在一辆活动手术床上。他的颅骨、上身都用小垫子垫着，以避免骨骼承受任何压力。只有



在科学家需要做研究或诊疗时，才把他从存放的地方推出来，而且每次决不超过三个小时。

当时的口号是"谨慎第一"，但治疗还是要进行。穆夏卡的诊断是对的：如果不能使拉美西斯二世摆脱侵蚀他的真菌，他的木乃伊将因此而在本世纪末之前"死去"。只有巴鲁馆长能决定该如何治疗。他决定对拉美西斯二世采用放射线照射。

于是，他容光焕发，又住进一个完好无缺的身体……

在格勒诺勃的核研究中心及罗贝尔·科尔尼埃(Robert Cornuet)领导的实验室里，科学家利用钴 60 产生的伽马射线，把从拉美西斯身上所采取的标本(真菌、头发、布屑)，以及从另一具木乃伊身上取得的各种人体组织标本，拿来做了一连串测试。测试结果令人兴奋。这些照射对人体组织没有任何影响，而且被测试的标本真是毫发无损。真是幸运……否则真难想像如何把一个秃头的拉美西斯还给埃及人。同时，放射线的作用足以消灭真菌。接着，小组又把一具木乃伊当作"烈士"，拿来测试一番。测试工作在巴黎附近的萨克莱(Saclay)核研究中心进行，由原子能署的工程师执行。又是百分之百成功。于是，拉美西斯终于要接受放射线治疗了。痊愈的时刻已经来到。

拉美西斯由人类博物馆的专家精心修复，并且盖上由罗浮宫博物馆捐献的一块古代麻布，重新放入雪松棺木里，获得第三次新生。他容光焕发。照料他的医生一如从前的祭司，出于对古代宗教的尊重，他们使拉美西斯的灵魂重返理想住所——一个完好无缺的身体。

© Agence Sygma

寻找胡夫

我们是不是还不认识大金字塔的真正面目？两位法国建筑师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了证实他们的假设，1986 年 8 月，一场探勘活动开始了。



胡夫金字塔的庞大构造本身，会不会只是一种障眼法？法老的圈套有效吗？为了瞒住闯进金字塔的人，有什么巧计得以保护国王陵墓的秘密？在大金字塔里，是不是有另一个入口、另外的通道、另外的洞穴，甚至另一个国王的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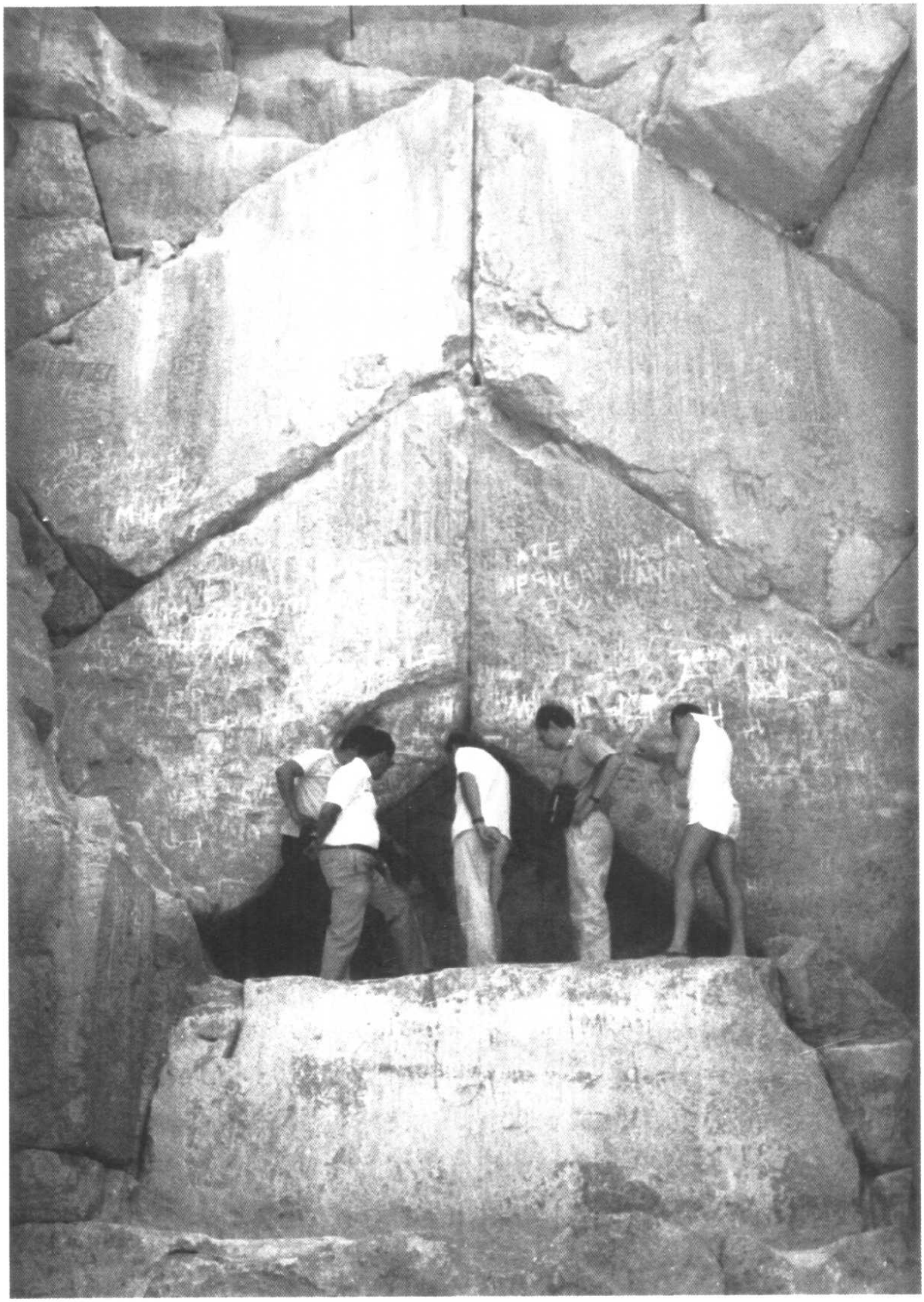
故事开始于法国建筑师多尔米庸（Gilles Dormion）和古瓦丹（Jean- Patrice Goidin）。他们设想出一套理论，说服了法国外交部和埃及当局。他们由法国电气总公司及法国地球物理勘探公司赞助，从 8 月 28 日起，在大金字塔里开始探勘。

一切起于偶然。这两个建筑师都着迷于海底潜水运动。他们到红海去了一次，便对埃及产生兴趣；回来后，朋友又送给他们一本漫画：《大金字塔的奥秘》。变化就由此启动。

多尔米庸看这本漫画时，对书中所详细描绘的细节感到惊讶；对大甬道两侧墙上有奇怪的狭槽，更产生了疑问。沿着墙的内壁凿这些沟槽有什么用处？

同样，一些位于墙面中等高度，被碎石包围的标志也使他吃惊。他们在一些专业书籍里试图寻找解释，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由于好奇，他们继续考察，而且决心坚持到底。他们从照片和资料中搜集各种测量数据和纪录，与别的金字塔进行比较，结果又证实了一



第一阶段的探勘：法国小组在研究大金字塔的入口。



法国小组的工作人员，在通向王后墓室的走廊里钻孔。

些反常情况的存在。

在这两位建筑师看来，这些奇异之处不可能是建筑上的失误。埃及人十分熟悉建筑规律，不会容忍这类毫无根据的瑕疵。他们认为，这一切都出自设计，而且别有用意。

多尔米庸和古瓦丹花费了几个月时间，试图弄清大金字塔构造背后的逻辑。他们独力摸索，始终没有任何埃及学家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们本来可能还会慢慢探索下去，但是在 1985 年 12 月，一个美国小组开始在胡夫金字塔里做研究，冀望寻找一艘“太阳船”。两个法国人担心自己的创见会遭剽窃，就去找外交部的社会人文事务局副局长吉勒曼(Philippe Guillemin)，向他吐露一切。

吉勒曼对他们的理论很感兴趣，但还是到处去征求意见。他把资料交给法国建筑业的首席建筑师伊夫·布瓦雷(Yves Boiret)，及伊斯兰建筑的专家贝尔纳·莫里(Bernard Maury)。布瓦雷对此表示极为关注，莫里甚至要求参加第一个考察团。埃及当局同样密切注意这理论。

这两个建筑师的看法，实际上已为埃及学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门径。按照他们这套理论所展现的逻辑，便可以对大金字塔的整个建筑系统作出解释。

从入口开始，大金字塔便有明显的反常情况。像其他金字塔的入口一样，人们只能通过一个矮小的门洞，进入这座巨大陵墓。可是入口门洞上为什么要用四块巨型门楣组合成尖锥状顶，然后再用两块巨石保护它们(参见第 187 页的照片)呢?

多尔米庸和古瓦丹认为，这个大结构实际上掩盖了另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在法老死后便已封死了。

在上坡走廊，他们观察到沿墙有一道石块，排成奇怪的带状。这在金字塔里的其他部分是没有的。



在国王墓室里，工作人员用内窥镜了解墙壁后面的真相。

考古学家认为，这套设计是为了承受墙壁所受的侧压。两位建筑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还不想公开。

继续向上攀登，便到了大甬道，那里正是墙上凿有沟槽、屋顶以梁托支撑的地方——那些沟槽，便是最早引起两位建筑师注意的异常现象。为了向我解释沟槽的作用，多尔米庸画了张草图。他说："沟槽可以插入木棍，用来搭一个到达顶部的鹰架。顶部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洞穴。在关闭陵墓之前，大甬道里一定在施行重要的障眼法工程。"

装闸门的廊道也有若干建筑上的细部设计，令人惊讶。它位于大甬道顶端，由三个花岗石做成的闸门，挡住国王墓室的入口。

但是，只要爬上闸门前面的石头，就可以从闸门上爬过去；然后，若再敲掉在理论上封住国王墓室的花岗石的一角，便可以到达石棺了。在公元 820 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Al-Mamoun，公元 786～833)，就曾用这种方法劫掠了国王的墓室。

所有埃及国王都喜欢把陵墓隐藏

起来，以防盗墓；胡夫却建造了一座众目睽睽之下的金字塔，因此必然会有一套可靠的保护系统。

然而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胡夫陵墓的建筑师设计了这样一种乍看极不可靠的结构？为什么要在闸门廊道上安装两套滑动的横梁？

国王的墓室高大宽阔，里面巨大的花岗石块，恰与国王的陵墓相称。墓室顶板上面，巨大的横梁构成的四个房间，就更令人吃惊了。埃及学学者认为，这一堆总重 2,500 吨的石块，是用来挡住两侧压力的，所以名之为卸载室。只是这些房间的建造结构，不可能减轻任何负荷。

可是，悬在这些房间之上的拱顶，倒可以把压力分散到侧面的其他支点上。多尔米庸指出："石块的堆积，可能是一种增高拱顶的方法。借此所创造的空间，每侧都可以不必承受任何重量。在那里，极可能藏有国王的墓室。"

他们也在金字塔的其他部分继续研究。王后走廊的砌造，在他们看来也很古怪：按他们的假设，里面可能隐藏了一些仓库。

5 月，第一次发掘工程开始。在这个很难发掘的地方，可供使用的设备十分有限。与法国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合作的法国电气总公司，决定采用重力测定技术进行研究。他们相信，这种技术可以测定任何密度的材料。

第一批测试成果极鼓舞人心。在王后走廊里，仪器纪录显示，在重力测定时出现很不规则的变化，而且就是在两位建筑师所预料的地段。这些地方"没有实物"，也许因为它们正是洞穴的所在，也就是多尔米庸和古瓦丹所推想的仓库。

在卸载室测得的数据则不太令人信服。多尔米庸承认："我们确实测出了一些异常之处，不过很难加以说明。何况国王的墓室和一两个卸载室都还没侦测。"

无论如何，批准发掘的埃及古代文物组织认为，初步的测试已足以说明发掘的必要性。接下来，研究小组的第一件工作，便是采用小孔探针技术，即在墙壁上钻小孔，再伸进一个装有袖珍照相机的内窥镜，拍摄墙壁后面的景象，以检验"仓库"是不是存在。

如果成功，研究小组接着将在金字塔的其他部分钻孔，以证实两位建筑师的假设。但无论这假设能否得到证明，它必有助于埃及学的发展。

借着现代技术，考古学家将可以首次了解埃及人的建筑设计，而且对金字塔几乎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马尔蒂纳·奥朗日
(Martine Orange)
《现况报导》
1986 年 9 月 1 日

1987 年 2 月：一个日本小组在大金字塔里测出新的洞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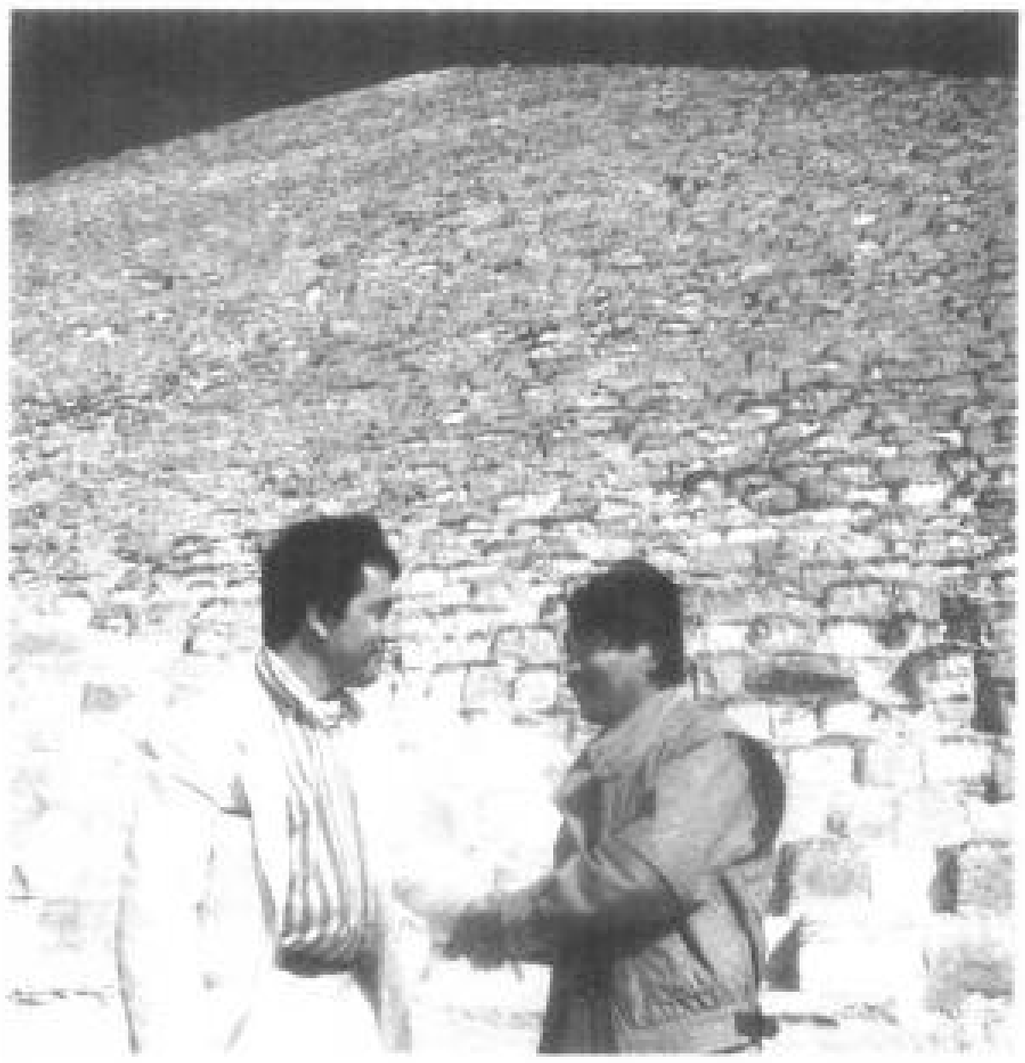
一个日本的研究小组，由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吉村作治率领，甫在通向王后墓室的走廊里和大金字塔四周，测出了新的洞穴……

法国研究小组过去曾经使用微重力测定法，测出墙壁组织的相对密度。由于不同墙面竟呈现不同的密度，法国小组便进一步在王后走廊的西面钻了三个小孔，结果发现里面堆有晶莹的、谜一般的沙子……

日本小组所采用的技术，则是由电磁波穿透王后走廊的西墙、然后借助一台小型电脑，分析由巨大天线所接收到的回波。萤光幕上的蓝色斑点，显示墓室附近有一个洞穴存在。但斑点之中有几个小红点，则令吉村教授感到困惑。

多尔米庸强调："微重力测定法可以测定空穴位置，微波则能让人'看'到空穴。最近几个星期来，我们也在研究使用微波探勘的可能性。"

发射微波的技术更为精密，但"扫描"的范围较小，因此可以补充微重力测定技术的不足。至少法国电气总公司是希望如此。它希望能在胡夫金字塔里面及斯芬克斯像周围，继续探测密度的变化。日本人也已经发现这一带有"几何图形"的洞穴，里面都装满了沙子，而且可能彼此相



吉村作治(右)。

通。早在七年前，微波技术就应用于法国地铁和捷运系统，但运用起来仍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巴黎自动交通网维修研究室的迪泰姆(Claude Dutems)强调："最困难的部分，乃在于如何判断和解释，不要把空穴的存在和建筑材料的改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日本人尚未解决。

据估计，这个新洞穴高 4 公尺，深 2 公尺。但若想知道更多信息，就要等到 4 月 15 日。现在吉村作治的小组正在做更细致、更复杂的分析。

万桑·塔尔迪厄(Vincent Tardieu)

《解放报》

1987 年 2 月 4 日

〔1989 年，埃及文物管理当局禁止进一步的钻探研究。〕

罗浮宫博物馆里的埃及

罗浮宫埃及厅里，每件展品都有一段历史，某些展品与本书描写的人物，以及当时的环境，有特别密切的关联。



纳克托雷普(Nekhtho-rheb)的跪姿雕像。

公元 1789 年以前的法国，来自埃及的文物很少，它们都安放在现在的罗浮宫。我们在底层的大展示厅里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第 30 王朝(公元前 380～前 343)一位君主的砂岩跪姿雕像，第 12 王朝(约公元前 2000 年)一名男子及其儿子的红色砂岩雕像，以及四座黑色花岗石塞克梅特女神的狮头雕像。

在埃及战争时期，法国文学艺术委员会把开罗埃及研究院里所保存的文物，当成对英作战的战利品接收过来。1801 年梅努将军投降时，这批藏品被英国人没收，结果没有一件送到拿破仑博物馆里。罗塞塔石碑也在此列，所以它现在由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不过罗浮宫倒还有一块托勒密三世(公元前 247～前 222)时的石碑残片，上面也刻有用三种文字写的法令。这残片由于曾被开罗某清真寺当门槛使用而严重磨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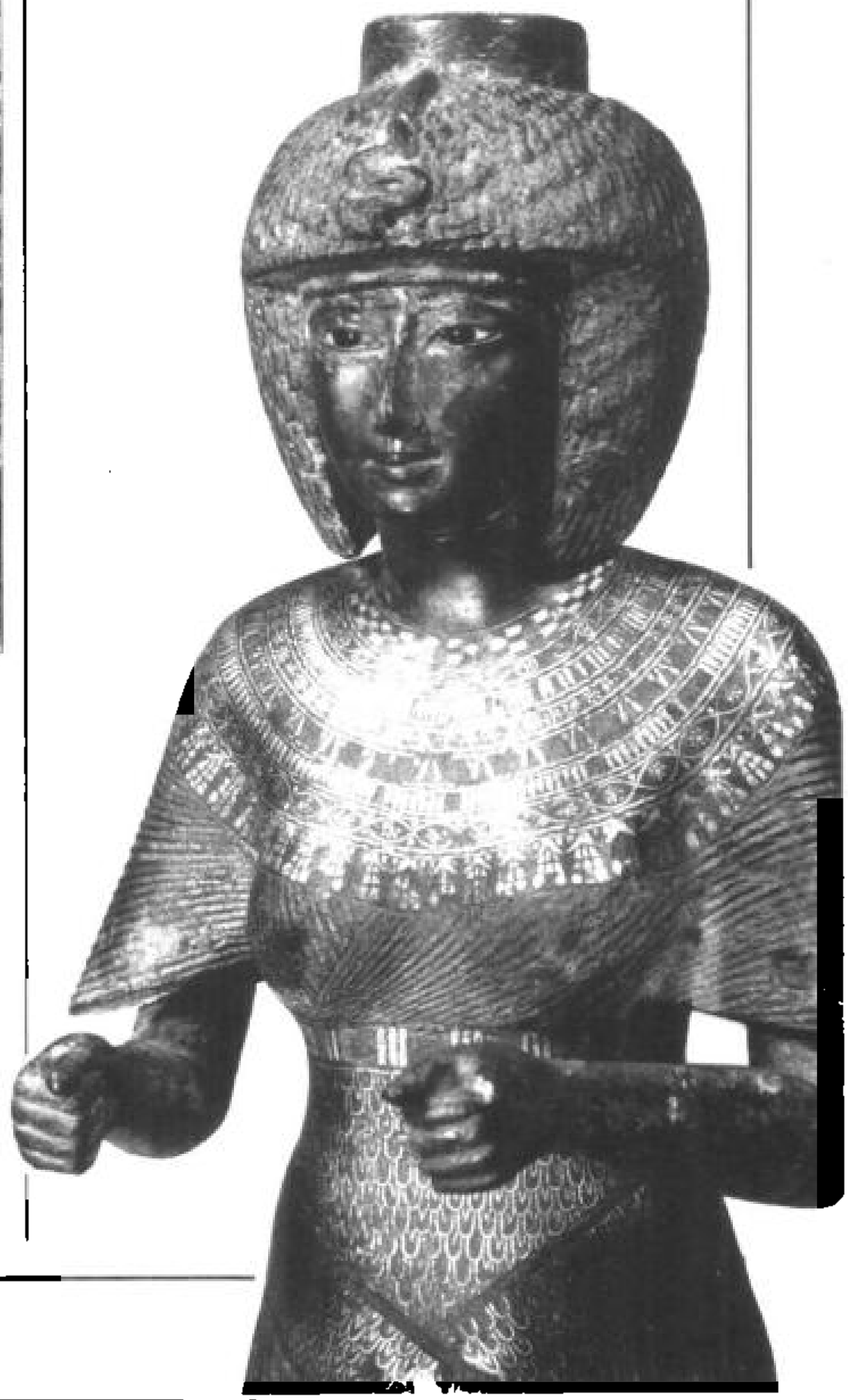
1826 年，尚波里庸被任命为查理十世博物馆的埃及文物馆馆长。由于他的努力，法国收藏了大批萨尔特和德罗韦蒂所搜罗的古埃及文物。后来他到尼罗河流域旅行，把 102 件文物运回博物馆里，现在展示于罗浮宫的有：塞蒂一世和哈托尔女神的彩色浅浮雕，佩特蒙特(Petemonth)之子塔哈(Taho)的玄武岩石棺，塔克罗特二世(Takelot II，第 22 王朝)的妻子卡罗玛玛(Karomama)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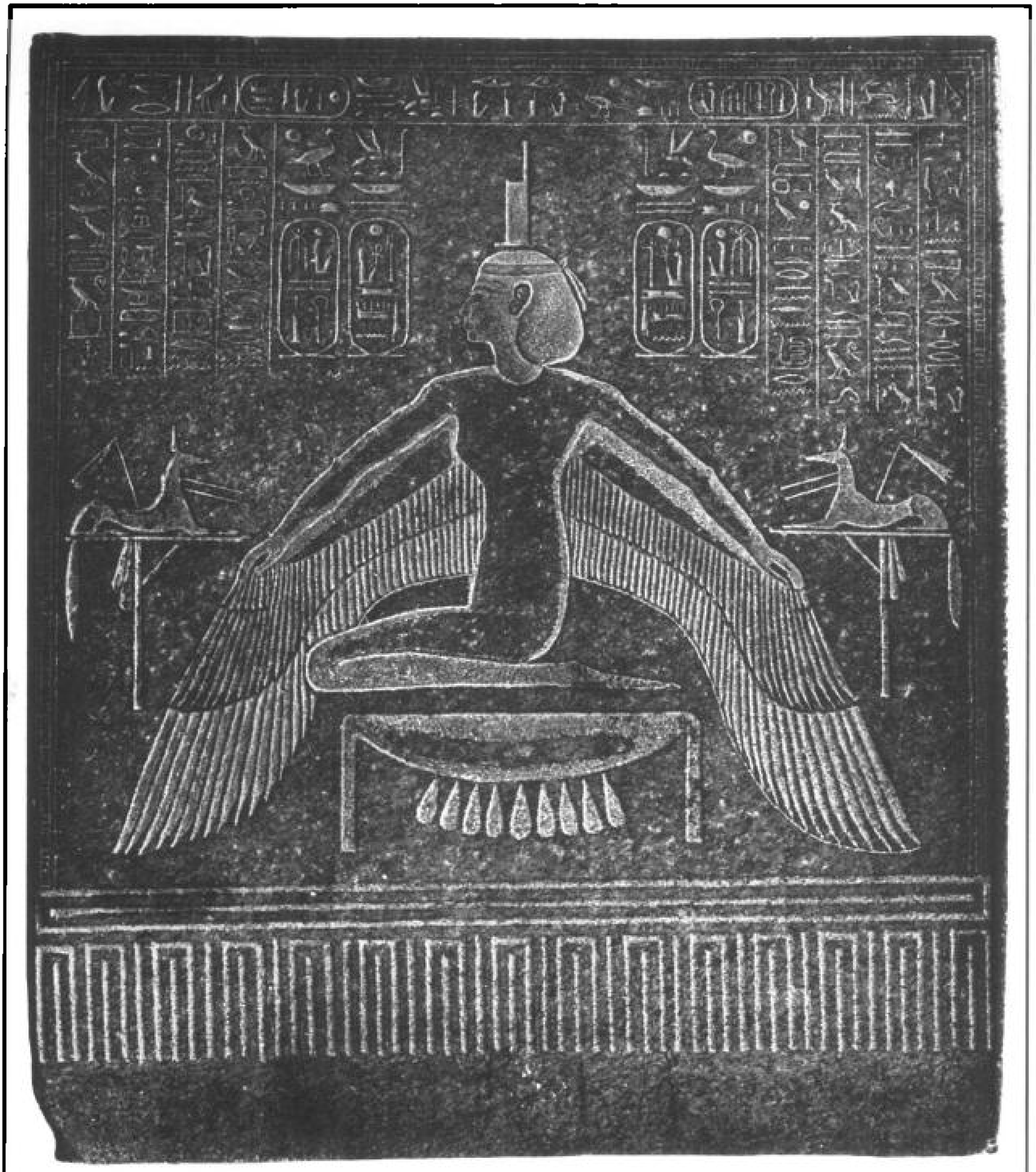


塞蒂一世的彩色浅浮雕(上图)。
卡罗玛玛王后的小塑像(右图)。

的铜制小塑像。

在 19 世纪初收进博物馆的藏品中，以萨尔特和德罗韦蒂的藏品最为丰富。1826 年购入的萨尔特 4,914 件藏品，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但只要知道下列藏品在其收藏之列，也就能明白有多丰富了：拉美西斯三世的玫瑰色花岗岩石棺；菲莱神庙中，用整块巨石雕成，供奉伊西斯的内中堂；以及在塔尼斯发现的中王国时代玫瑰色花岗石油工业斯芬克斯像(它曾先后落入西克索·阿波比〔Hyksôs Apopi〕、米纳普塔〔Mineptah〕和舍松契一世〔Sheshonq I〕之手)。在地下室另有一座花岗石的斯芬克斯像，也来自塔尼斯，代表古王国时代的一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巨大的年表残片，也是萨尔特的藏品。它刻写在卡纳克神庙的一堵墙壁上，现已固定在





拉美西斯三世的玫瑰色花岗岩石棺。

罗浮宫通向二楼埃及厅的楼梯左面墙上。用石炭岩绘制的彩色人头，即所谓的“萨尔特头像”，是埃及艺术的杰作，现存放在“书写员室”里。最后，在二楼还能看到有绿色皮套的漂亮竖琴，大概产于萨伊斯(Sais)时代(公元前7～前6世纪)。

尚波里庸让查理十世买了德罗韦蒂的第二批藏品。这批文物中有第13王朝(约公元前18世纪)塞贝霍特普

的玫瑰色花岗岩巨像，以及图特摩斯三世赏给图蒂将军的金盘。

就在德罗韦蒂和萨尔特收集藏品的同时，有些文物流出埃及，后来被有心人或者赠送，或者遗赠，或者卖给了罗浮宫。其中有几件很值得一提：登德拉的黄道 12 宫图案，那是勒罗兰(Jean-Baptiste Lelorrain)于 1820 年，从登德拉神庙一块天花板上取下来的。

1843 年，普里斯·达韦纳把卡纳克神庙的祖先堂分解后运回法国。他还乘此机会取走了尚波里庸在卡纳克库鲁(Khourou)神庙里发现的巴克丹(Bakhtan)石碑。这两件文物也在罗浮宫。

马里埃特在发掘孟斐斯神牛墓后，曾为罗浮宫博物馆寄送了 44 箱文物，共约 6,000 件。比萨尔特在馆中的藏品还要多，其中有第五王朝时



"萨尔特头像"。



带祭品的女郎(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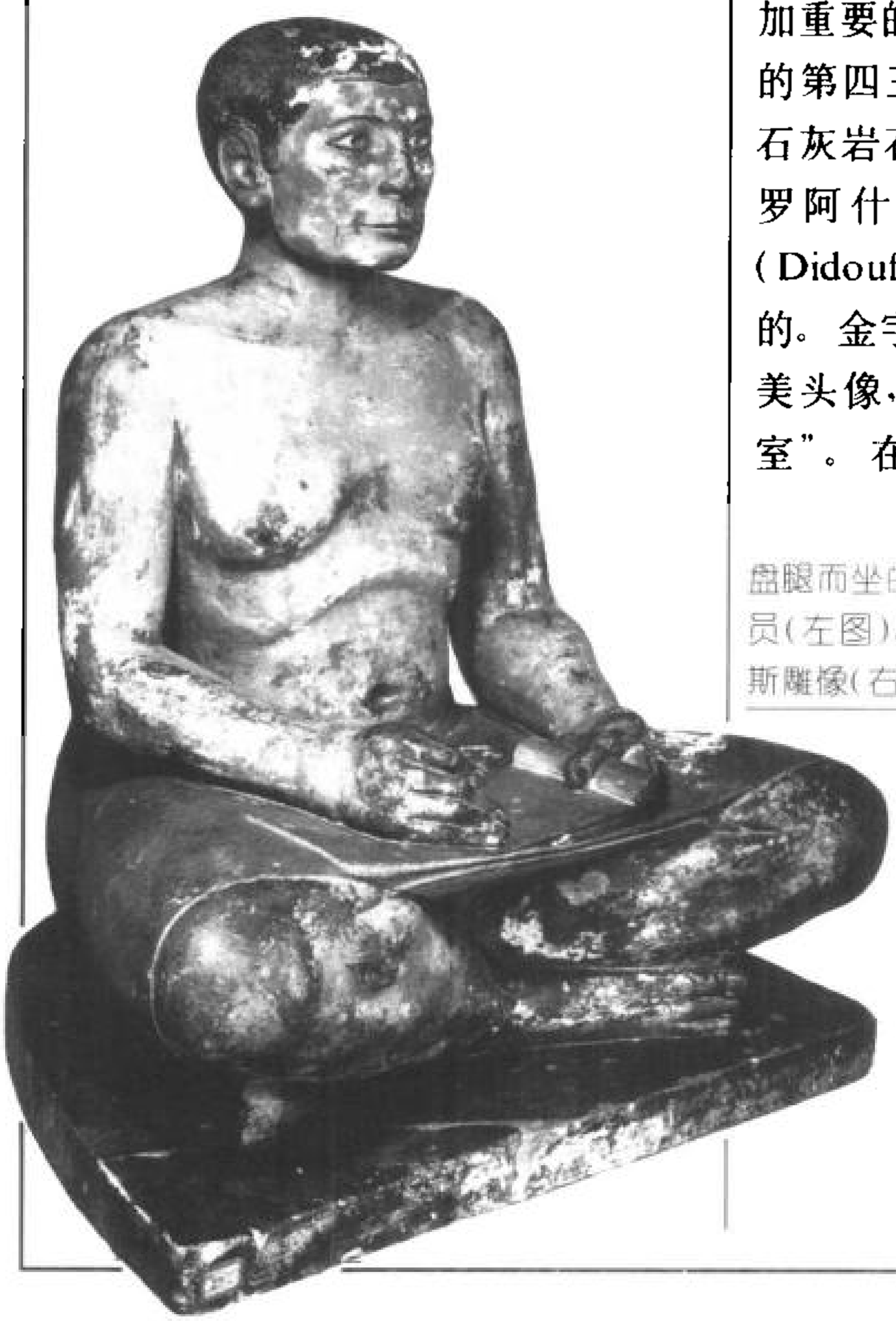
塞贝霍特普四世的玫瑰色花岗石雕像(下图)。



期，用石灰岩雕绘的书写员盘腿坐像。它是在斯芬克斯大道附近的一个马斯塔巴(mastaba，石室陵寝)里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五座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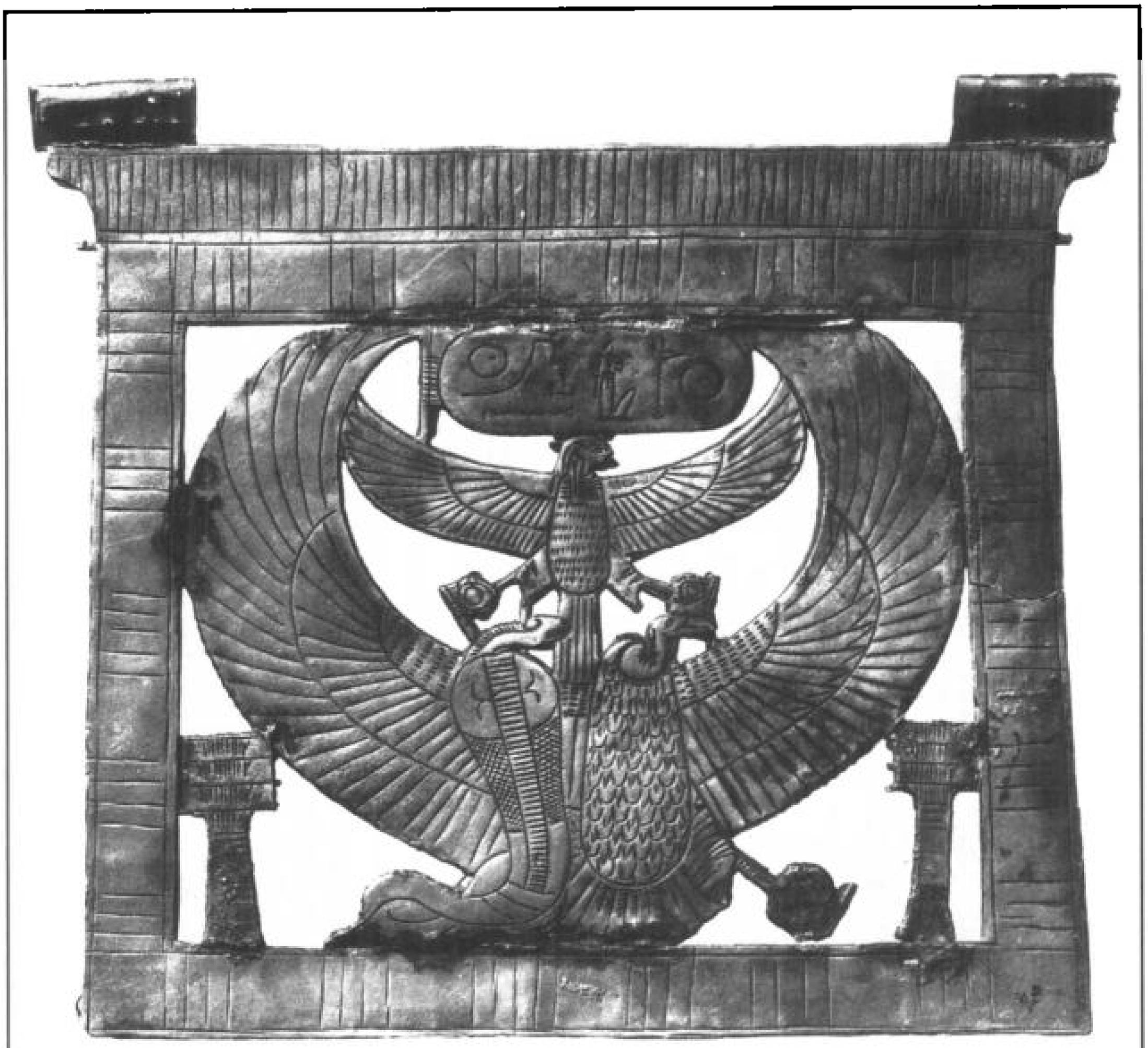
出自神牛墓的许多文物都在罗浮宫：神牛墓里的墓碑；通向神牛墓的斯芬克斯大道两旁共有141座斯芬克斯像，这里有其中的两座；还有入口处塔门前的狮子，以及一座极美的石灰岩神牛雕像；出自附近纳克塔内波(Nectanebo)神庙的贝斯(Bés)雕像。开向大地道的门的立柱上，刻满了通俗体铭文，这些立柱重新安装在博物馆里。在小地道的一个墓室里，马里埃特发现了一些饰物，属于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卡埃姆亚塞(Khâemouaset)王子。这些饰物陈列在一楼的饰物厅里。

最近几年，每当一次发掘结束的时候，埃及文物局都要分配发现的文物。除了留下埃及当局所要收藏的文物之外，埃及也把某些文物给予发掘者。因此若干年来，罗浮宫博物馆也在埃及参与发掘计划，同时也不断增加重要的文物。例如被称为“宫墙”型的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前2494)石灰岩石棺，是在离开罗不远的阿布罗阿什(Abou-Boasch)，迪杜夫里(Didoufri)法老金字塔旁发掘时发现的。金字塔里用红砂岩雕刻的国王精美头像，现在陈列在埃及厅“书写员室”。在卢索尔稍北面的梅达摩德





盘腿而坐的书写员(左图)。贝斯雕像(右图)。



卡埃姆亚塞王子镶金丝的珐琅胸饰。

(Medamoud)发掘时，发现了年轻的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坐像；而在中埃及的阿西乌特发掘时，则发现了大法官纳克特(Nakht)的雕像，那里也有美少女雕像，现在陈列在底层的“中王国室”里。博物馆曾组织蒙图(Montou)神庙地基的发掘，发现了四只被埋在地下的铜箱子，里面有出自托德(Tôd)的精美宝物和银杯。托德在卢索尔稍南一点，它的宝物出自阿美内哈特二世(Amenemhat II，约公元前 1900 年)的墓。墓里有大量的金银器、金条和银块、天青石。这些宝物由开罗博物馆和罗浮宫平分了。

在欣赏这些文物时，我们同时可以一步一步懂得：埃及学学者如何从一无所知，到发现法老时代的埃及。

让·韦尔古特

具体的形貌

埃及诸神代表自然力量，也代表抽象理念；外形或人或兽，甚或无生命的物象。

死亡是生命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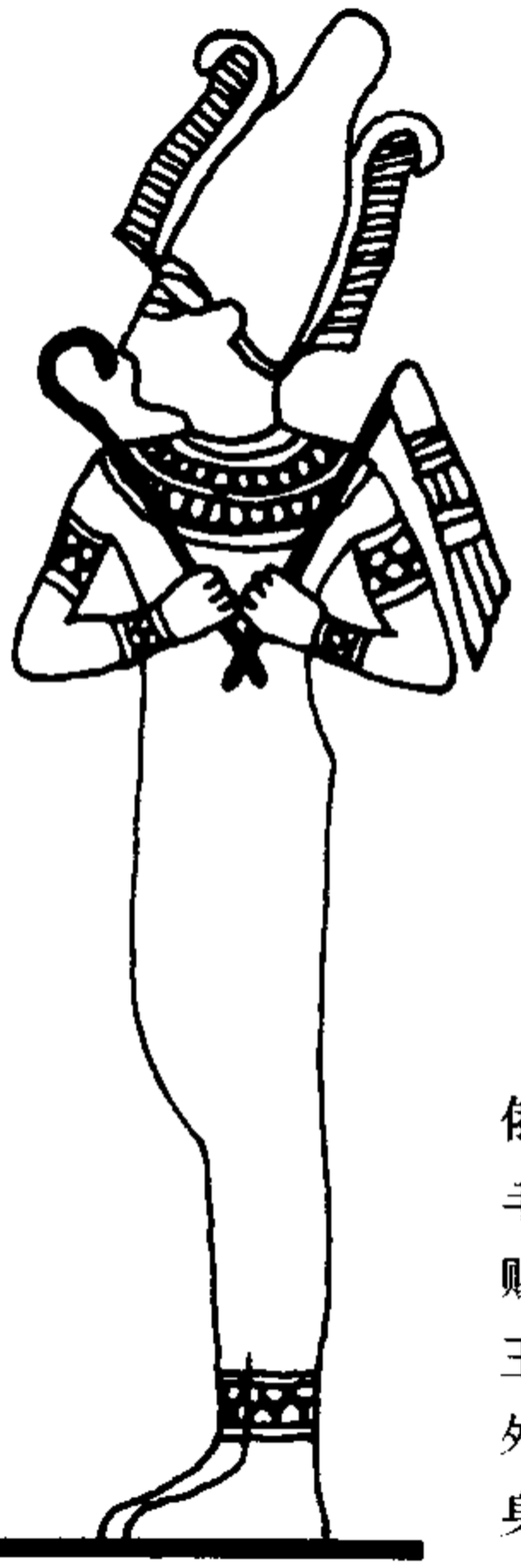
依埃及人的信仰，世界决无末日，俄赛里斯代表阴间永生，伊西斯能使死者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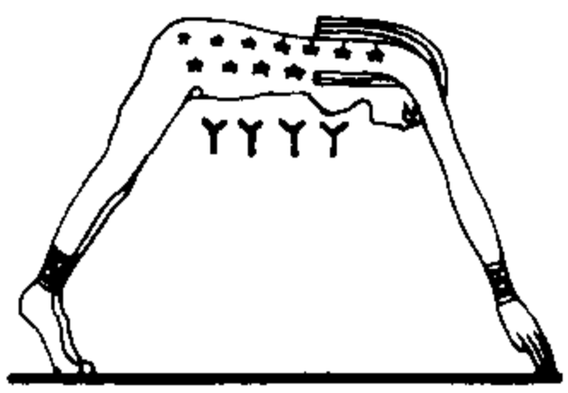
伊西斯 Isis
诸神之后、生命与健康之神；俄赛里斯之妻、何露斯之母。埃及最著名的女神。



塞特 Seth
在俄赛里斯神话中，既是何露斯的伙伴，也是其敌人。



俄赛里斯 Osiris
丰饶之神，文明的赐予者；后兼为冥王，埃及的主神。外形为已逝法老，身如木乃伊。



努特 Nout
天穹女神，死者的保护者。外形为一女巨人，身体拱成穹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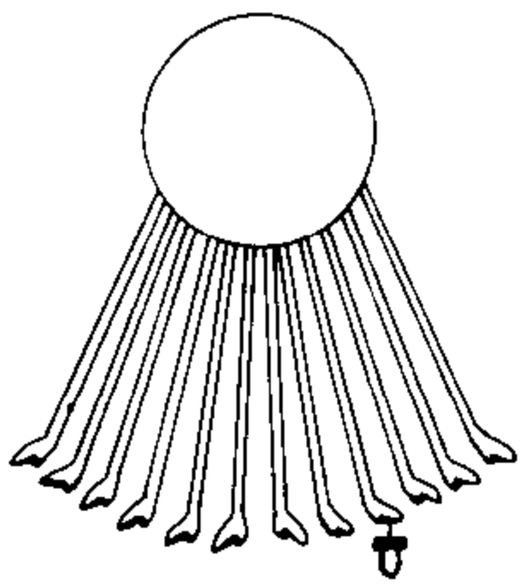
何露斯 Horus
王权的守护神，代表创世之时出生的太阳 与瑞的威能结合时，太阳神名为瑞-何拉克提（Rê-Horakhti）外形为隼、或人身隼首。

不完整的家谱

随着神话演变，诸神的关系逐渐系统化。但神祇之间，始终没有构成完整的系谱。

人间神权

法老既是太阳神瑞之子，阿图姆王权的继承人；也是人间的何露斯，世界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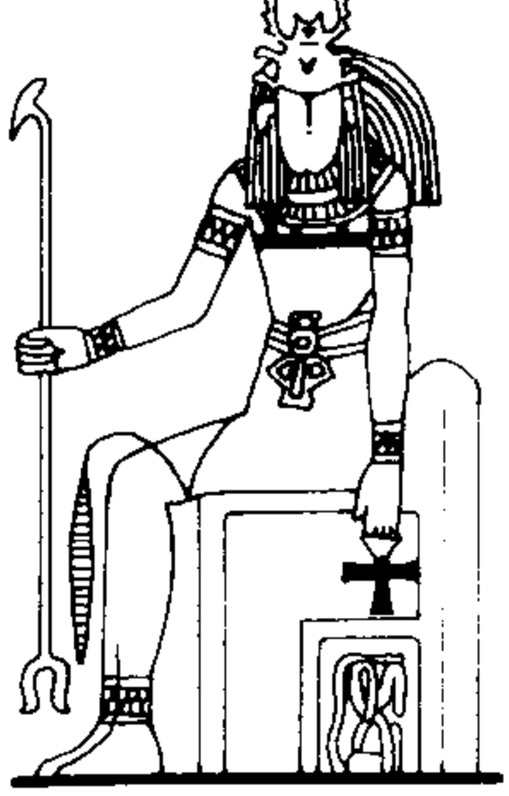
阿吞 Aton
朝日甫露出地平线时的太阳神，一度成为唯一的主神 外形为红色日盘，光线末端是手。



阿图姆 Atoum
代表落日的太阳神，众神与人类的创造者。



阿努比斯 Anubis
引魂之神，也是墓地的守护神。外形为黑狐狼，或人身犬(或狐狼)首。



凯普里 Khépri
代表太阳在天上周行一日的路径，也是代表旭日初生的太阳神。外形为圣甲虫推动太阳，或身体为人、头为圣甲虫。

瑞 Rê
亦称拉(Râ)。太阳神、诸神之王、人类之父、国王的守护神。外形为人身隼首，头顶日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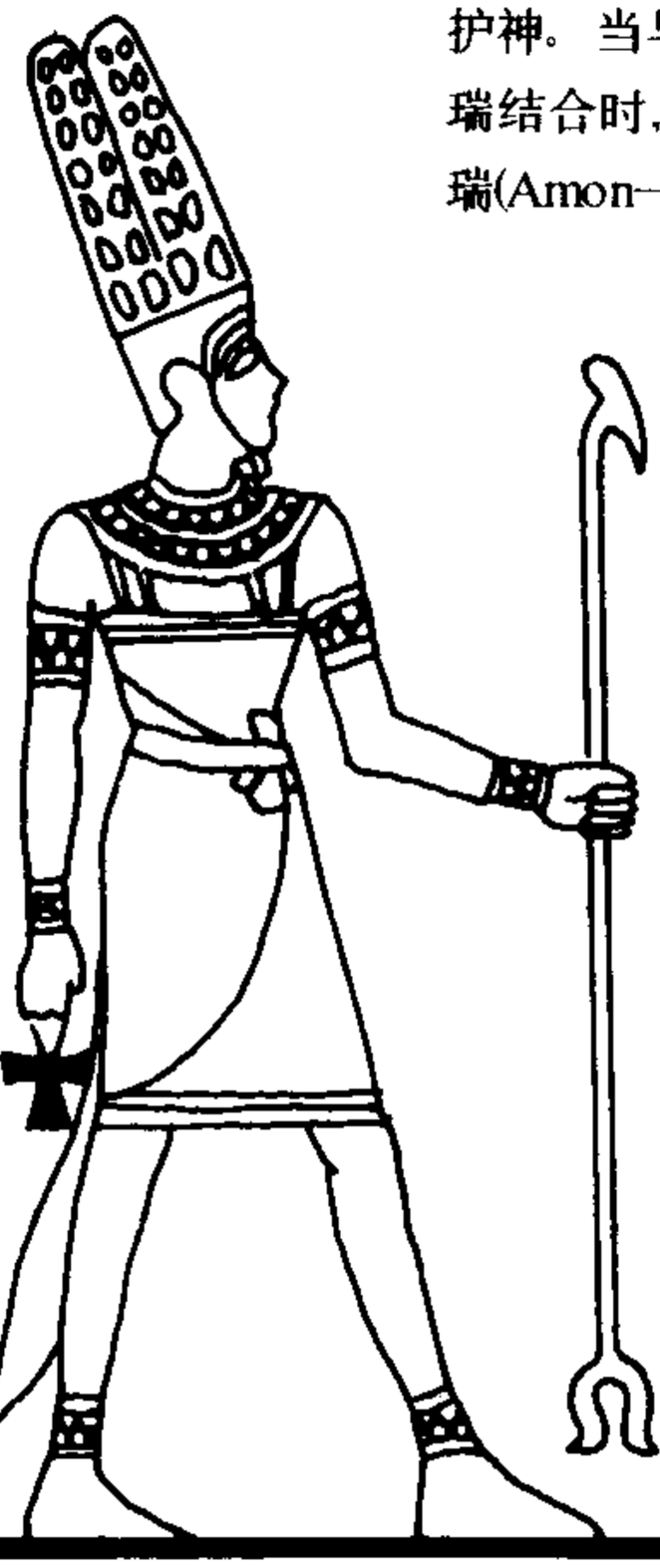


变形与融合

诸神之间非但关系不明确，而且不同的神也会结合为一体，取得新的名号和威权。

帝国之神

阿蒙从地方神祇跃升为法老的守护神后，与太阳神瑞二合为一，攸关埃及的国势。



阿蒙 Amon
诸神之王、法老的守护神。当与太阳神瑞结合时，称阿蒙-瑞(Amon-R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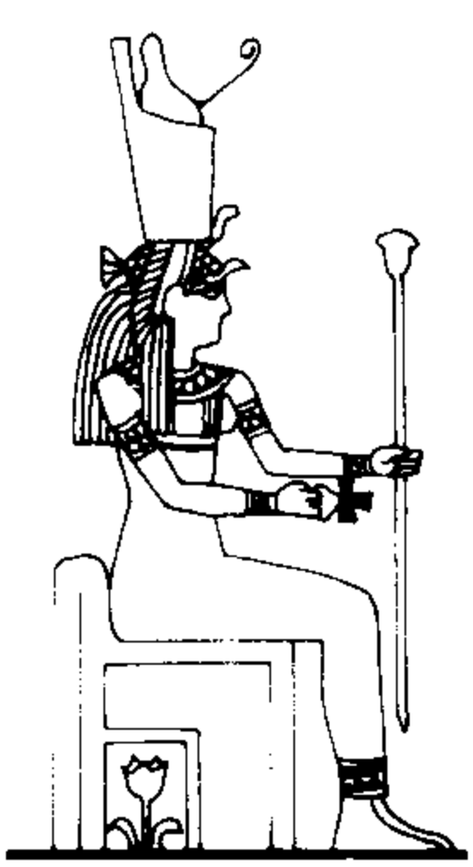
索贝克 Sobek
法尤姆地方呈鳄鱼形的水神、鳄鱼与法老的守护神。



哈托尔 Hathor
爱与丰饶的女神、妇女和保护神。外形为母牛、或长有牛角或牛耳的女神。



孔苏 Khonsou
月神、医疗之神。阿蒙与穆特的养子。有王室发辫、头顶月盘和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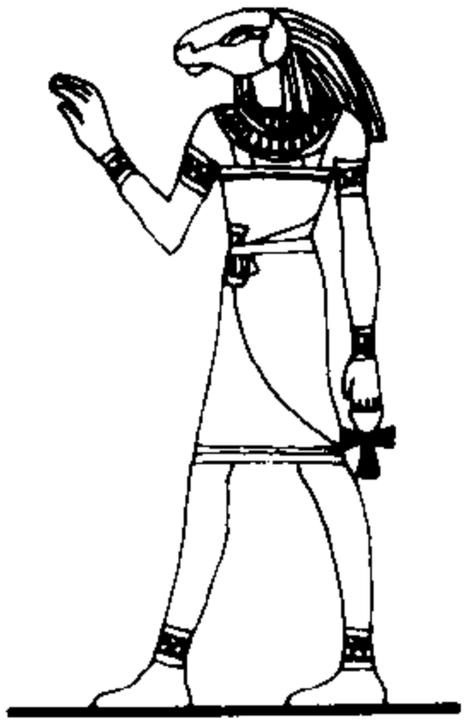
穆特 Mout
底比斯的女神、阿蒙之妻、威能强大的神母。

深入人间

埃及文化与社会的每一层面，都饱含宗教精神。不认识诸神，就不可能了解埃及。

秩序即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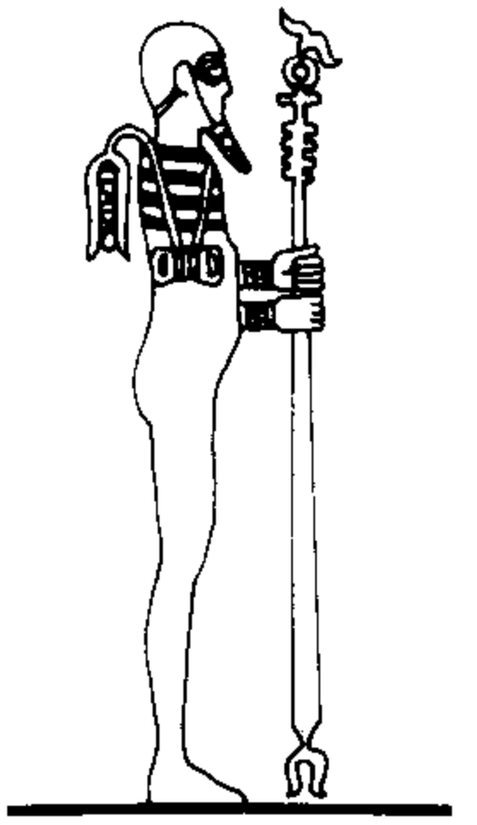
法老的主要职责，在保证"马特"彰显。马特是生命的秩序，也就是正义与真理。



赫努姆 Khnoum
瀑布地区的神，与冥府深渊有关，陶工之神。外形为人身羊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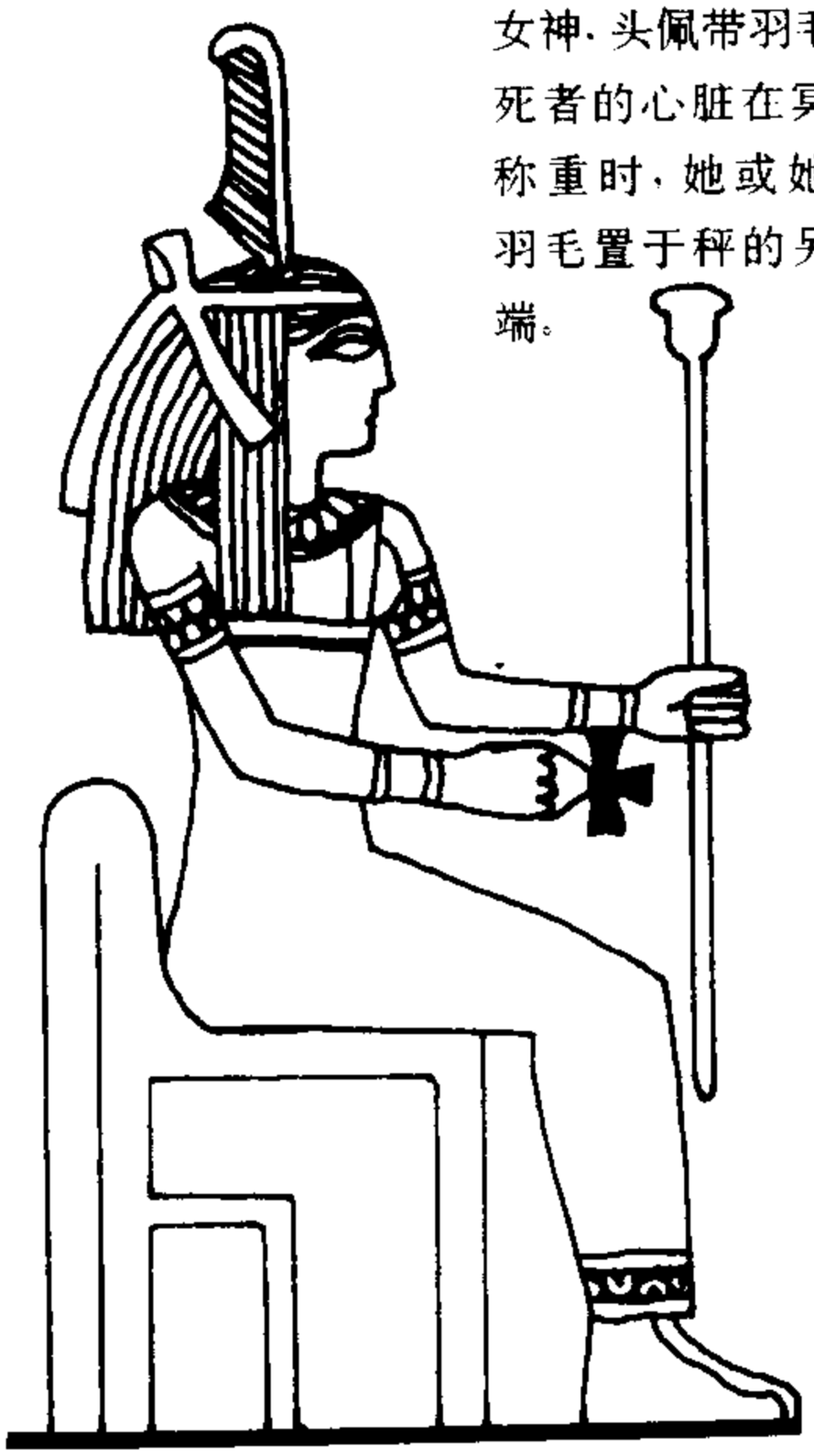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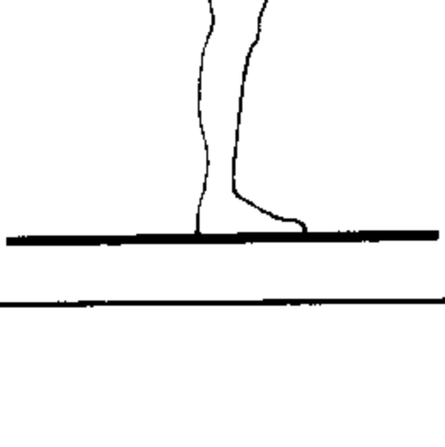
托特 Thot
月神，计算与学问之神，文字的发明者。头部为朱鹭或狒狒的形象。



卜塔 Ptah
万物的创造者，工匠的保护神。外形为木乃伊，手执节杖。

马特 Maat
真理、正义与法律的女神，头佩带羽毛。死者的心脏在冥府称重时，她或她的羽毛置于秤的另一端。





敏 Min
生长与收获之神，道路与沙漠旅行者的守护神。

史前时代

公元前 6000～3100 年
〔在中国也是史前的新器时代〕
未见有建筑物，惟有石器和彩陶。

古代

公元前 3100～2686 年
〔在中国仍是史前时代〕

第 1 王朝： 公元前 3200～2850 年。 从美尼斯(Ménés)到卡(Ka)，共 8 位法老。	伊埃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阿比多斯、萨卡拉的砖砌大陵墓。 文字的发展。
第 2 王朝： 公元前 2850～2686 年。 从霍特普斯克摩伊(Hotepsekhemoui)到卡斯克摩伊(Khasekhemoui)，共 6 位法老。	

公元前 3 世纪，马内松依据王朝首都所在地及统治权的递嬗，将古埃及史划分为 30 个王朝。但一则由于其著作已佚失，留存后世的断片又不尽可信；再则由于他虽然提出各法老或王朝统治时间的长短，却未说明确切年代，以至于后世学者势需参考其他材料，才可能重建古埃及年表。不过，学者参照纸莎草纸抄本和其他文献、考古发现及古埃及的三种历法，迄今也只能知道各王朝的大约年代，对于第 20 王朝以前的年代尤多不同推断。因此，这份年表所提供的年代大抵只是约数，而且学者对这些年代犹有诸多不同意见。

古王国或孟斐斯帝国

公元前 2686～2181 年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即在公元前 27 世纪，至夏朝太康在位〕

第 3 王朝： 公元前 2686～2613 年。 从纳特里克特-吉塞(Neterikhet-Djéser)到胡尼(Houni)，共 5 位国王。	出现石造建筑物。 吉塞时代萨卡拉的梯级金字塔。
第 4 王朝： 公元前 2613～2494 年。 从斯内夫卢(Snéfrou)到斯克普斯卡夫(Skepseskaf)，共 6 或 7 位法老，包括胡夫、哈夫拉和米凯里诺斯(Mykérinos)。	大金字塔和陵庙建筑群： 尼罗河谷神庙， 通向大金字塔东侧陵庙的大道。
第 5 王朝： 公元前 2494～2345 年。 从乌斯卡夫(Ouserkaf)到乌纳斯(Ounas)，共 9 位法老。最著名的是萨胡雷(Sahouré)和吉德卡雷-伊塞西(Djédkaré-Isesi)。	国王的太阳神庙，建有方尖碑和巨大的祭坛。 为高级官吏建造的“马斯塔巴”。
第 6 王朝： 公元前 2345～2181 年。 从泰蒂(Téti)一世到女王尼托克里斯(Nitocris)，共 7 位国王，包括佩比(Pépi)一世和活了上百岁的佩比二世。	金字塔里铭文增多(金字塔文献)。 各省的王族墓穴。

第一个过渡时代

公元前 2181～1991 年
〔夏朝太康至泄在位〕

埃及社会混乱，后王国分裂，北方和南方各有一个王朝。

第 7 王朝：虚拟的王朝。马内松说它有 70 位国王，统治了 70 天。

第 8 王朝：公元前 2181～2130 年，建都孟斐斯。据不同资料记载，有 8 至 27 位君主，他们的名字无文献可查，甚至无人知道。

第 9 至第 10 王朝：公元前 2130～2040 年，北方。都城在法尤姆附近的埃拉克雷奥波利斯（Hérakléopolis）。至少有 3 位法老，其中 3 位名叫凯蒂（Khéti）。

第 11 王朝：公元前 2130～1991 年，南方。都城底比斯。3 位安特夫（Antef）法老。

没有什么建筑留下。

除萨卡拉的伊比（Ibi）金字塔外，没有多少建筑。

在底比斯峭壁中挖成的墓穴。

中王国或底比斯第一帝国

公元前 1991～1786 年
〔夏朝泄至桀在位〕

第 11 王朝末期：公元前 2060～2000 年。3 位蒙图霍特普法老，第一位在公元前约 2040 年统一埃及。

德尔巴哈里的孟图霍特普陵庙。

第 12 王朝：公元前 2000～1786 年。7 位法老，名叫阿门埃马特（Amenhemat）或塞索斯特里斯。最后一位统治者是女王塞贝克内菲卢雷（Sébeknéferouré）。

哈尔瓦拉（Harvara）的迷宫。

卡纳克的塞索斯特里斯小圣殿。

努比亚第一和第二瀑布间的大要塞。

国王的雕像。

萨卡拉的梯级金字塔（第 3 王朝）。



第二个过渡时代

公元前 1786～1567 年
〔夏朝末年至商朝仲丁时期〕

政治动荡时期。亚洲喜克索人(Hyksôs)人侵并夺取政权。	
第 13 至第 14 王朝:	
公元前 1786～1674 年。约有 40 位法老，其中有几位名叫塞贝霍特普。一些法老同时在埃及的北部、中部和南部统治。从公元前 1730 年开始，这些国王不过是喜克索法老的封臣。	除了许多石碑和雕像之外，没有什么建筑。
第 15 至第 16 王朝:	
公元前 1674～1567 年。第 16 王朝称为"小喜克索王朝"，只存于三角洲东部。"大喜克索王朝"有 5 位法老，包括一位基安(Khyan)和两位阿波比(Apopi)。	没有大建筑物，却有雕像和许多圣甲虫雕饰物。
第 17 王朝:	
公元前 1674～1567 年。14 位法老统治底比斯及其周围地区。他们是喜克索的封臣。最后 3 位法老塔阿(Taâ)一世、二世和卡莫西斯(Kamosis)，开始与北方的喜克索人斗争。	底比斯的墓穴，其中有塞克南雷(Sequenenré)、塔阿二世及其妻子的墓穴，有许多陪葬品。

新王国或底比斯第[illegible]帝国

公元前 1567～1085 年
〔商朝仲丁至西周成王在位〕

第 18 王朝:	
公元前 1567～1320 年。从阿赫莫西斯(Ahmosis)到霍朗赫布，共 14 位君主，其中有 4 位图特摩斯，4 位阿门诺菲斯。王后阿谢普苏、阿肯纳吞(Akhenaton，即阿门诺菲斯四世)和图坦卡蒙都属于本王朝。	开始建筑卡纳克的阿蒙大神庙。索尔和德尔巴哈里的神庙。门农巨像。国王谷的墓穴，包括图坦卡蒙的墓穴。纳菲蒂蒂(Néfertiti)的雕像。
第 19 王朝:	
公元前 1320～1200 年。9 位拉美西斯王族法老，包括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塞蒂一世、二世。	卡纳克神庙。卢索尔的方尖碑和巨像。底比斯的拉美西斯二世陵墓。国王谷和王后谷的大墓穴。努比亚的阿布辛比勒神庙和阿比多斯神庙。
第 20 王朝:	
公元前 1200～1085 年。10 位君主，除了第一位名叫塞特纳克特(Sethnakht)之外，其余都叫拉美西斯(三世到十一世)。	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庙。卡纳克和卢索尔的神庙和陵庙。

第三个过渡时代

公元前 1085～715 年
〔西周成王至东周桓王在位〕

政治混乱。埃及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北方由塔尼斯的法老统治，南方则由阿蒙的祭司掌权。

第 21 王朝：
公元前 1085～945 年。
在塔尼斯统治的有斯门代斯（Smendès）、普苏塞奈斯一世和二世。在底比斯统治的有埃里霍尔（Hérihor）和皮纳杰姆。

艺术活动极少。

第 22 至第 23 王朝：
公元前 945～715 年（即利比亚王朝）。
12 位法老、舍松契一世至五世、奥索尔孔一世至四世、塔克罗特一世至三世。

塔尼斯的王室墓穴。阿蒙神庙的大门。

第 24 王朝：
公元前 727～715 年。
特夫纳克特（Tefnakht）建于萨伊斯。他的继任者是波科里斯（Bocchoris）。

伊索比亚和萨伊斯的复兴

公元前 747～404 年
〔东周平王至威烈王在位〕

第 25 王朝：
公元前 747～656 年。
皮安基（Piankhi）、夏巴卡（Chabaka）和塔哈尔卡的伊索比亚王朝。

巴尔卡尔山的纳帕塔（Napata）纪念碑。

第 26 王朝：
公元前 664～525 年的萨伊斯王朝。
普萨美蒂克一世至三世、内沙奥（Néchao）、阿普里埃斯（Apriés）和阿玛西斯。

模仿古王国和中王国的艺术。
孟斐斯的塞拉皮斯神庙。

第 27 王朝：
公元前 525～404 年。
波斯法老冈比斯、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ès）和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ès）。

增饰孟斐斯塞拉皮斯神庙。



迪杜夫里法老的红砂岩头像。

埃及末期王朝

公元前 404～343 年
〔东周威烈王至显王在位〕

第 28 王朝：公元前 404～399 年。一位法老，阿米尔泰（Amyrtée）。

第 29 王朝：公元前 399～380 年的孟德斯王朝。5 位君主，包括 2 位纳菲里蒂斯（Nephéritis），及普萨摩蒂斯（Psammouthis）和阿科里斯（Achoris）。

第 30 王朝：公元前 380～343 年。纳克塔内波一世创建于塞本尼托斯（Sebennytos）。另二位法老为纳克塔内波二世和提奥斯（Téos）。

波斯人的第二次统治

公元前 343～332 年
〔东周显王在位〕

3 位波斯君主统治埃及：阿尔塔薛西斯三世、阿尔塞斯（Arsés）和大流士三世。

托勒密的埃及

公元前 330～30 年
〔东周显王至西汉成帝在位〕

统治埃及的是说希腊话的法老托勒密一至十五世及他们的妻子克丽欧佩脱拉和阿尔西诺埃（Arsinoé）。

在登德拉、埃德夫、科姆·翁波和菲莱建筑或重建大批的神庙。

罗马和拜占庭的埃及

公元前 30～公元 639 年
〔西汉成帝至唐太宗在位〕

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Octave）征服埃及。不过从公元前 59 年开始，埃及其实已是罗马的保护国。公元 641 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

直到公元 395 年，罗马皇帝都在维修并建筑埃及风格的神庙。550 年，菲莱的伊西斯神庙关闭。



左图为卢索尔的两座方尖碑，约建于公元前 1550 年，即摩西和《出埃及记》的时代。右页图为神牛墓里的石碑。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吉萨沙漠里吹来干热风。戴维·罗伯特绘。载罗伯特的《埃及和努比亚》(*Egypte and Nubia*)，1846～1850年。

书脊

哈里斯纸莎草纸抄本绘画。伦敦大英博物馆。

封底

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Monuments d'Égypte et de Nubie*，1845年)中的插图。

扉页

1，3–9 Dominique Thibault为本书画的插图。

2 罗塞塔石碑。大英博物馆。

11 图坦卡蒙的头像，雕绘成太阳神瑞的形貌，浮现在一朵莲花上。图坦卡蒙墓穴出土。开罗博物馆。

第一章

12 科姆·翁波古迹。载罗伯特的《埃及和努比亚》，同前。

13 亚历山大大帝的大理石头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4–15下 想像中遭火劫之后的亚历山大城港湾。路易吉·马耶绘。载马耶的《埃及风光》(*Views in Egypt*)，1804年。

15上 亚历山大城的银币，铸有托勒密一世的头像。巴黎国立图书馆。

16 伊西斯神庙的祭祀仪式。意大利古城赫尔库拉努姆(Herculaneum)的壁画。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

17左 离开埃及，穿过红海。载《拯救人类的镜子》(*Miroir de l'humaine salvation*)。法国尚蒂伊(Chantilly)Condé博物馆。

17右 罗马圣约翰·拉特朗(saint Jean de Latran)教堂外的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载阿塔纳斯·基切尔的《埃及的伊迪帕斯》(*Œdipus Aegyptiacus*)，1652～1654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第二章

18 泊靠奈德西利(Nedssili)的船只。载路易吉·马耶的《埃及风光》，同前。

19 猫的木乃伊。伦敦大英博物馆。

20–21下 贝都因人到达埃及贝尼·哈桑。载普里斯·达韦纳的《埃及艺术史》(*Histoire de l'art égyptien*)，1858～1877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21上 底比斯的塞贝霍特普墓穴壁画。约公元前1420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22上 法老头像。载J. Vandier d' Abaddie的《德尔梅迪纳的图像》(*Ostraca figurés de Deir el Medineh*)。巴黎国立图书馆。

22中 底比斯的尼罗河鳄鱼。水彩画。威尔金森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23 尼罗河景象。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镶嵌画。帕莱斯特里纳国立考古博物馆。

24上 蛇的木乃伊，只剩碎块。载《埃及记行》(*Description de l'Égypte*)，1809～1822年。

25上、右 鳄鱼和狗的木乃伊。同上。

24–25下 膜拜鳄鱼的女祭司。纸莎草纸抄本。开罗博物馆。

26上 鳄鱼城剖面与平面图。载里福的《1805至1827年游记》(*Voyages 1805～1827*)，1830年。

26 下 门农巨像。载莱普西乌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Denkmä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1849～1859 年。

27 安蒂诺埃的亚历山大·塞韦尔石柱。载《埃及记行》，同前。

第三章

28 十字军士兵向达米埃塔撤退。载《圣路易大人的业迹》(*Livre des faiz Monseigneur saint Louis*)。

29 达米埃塔。载 *Vincent de Beauvais* 的《历史的镜子》(*Le Miroir historial*)。尚蒂伊 Condü 博物馆。

30 上 埃及的金字塔。载 Sébastien Munster 的《宇宙志》(*Cosmographie*)，1554 年。

30 下 埃及的金字塔。载基切尔的《埃及的伊迪帕斯》，同前。

31 圣西门的科普特修道院。

32 左上 狂欢节景象。载特弗诺的《地中海东部游记》(*Relation d' un voyage au Levant*)，1664 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2 右上 特弗诺自画像。载其《地中海东部游记》，同上。

32 下 特弗诺检视一具木乃伊。载《地中海东部游记》，同上。

33 上 亚历山大城的庞培圆柱。版画。马耶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33 下 大金字塔剖面图。版画。马耶作，1735 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4–35 埃及地图。水彩画。西卡尔作，1717 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6–37 下 大金字塔。载 J. S. Perring 的《吉萨的金字塔》(*The Pyramids of Gizeh*)，1839～1842 年。

36 上 第二座金字塔的上部入口。载 J. S. Perring 的《吉萨的金字塔》，同上。

37 上 第二座金字塔的下部入口。载 J. S. Perring 的《吉萨的金字塔》，同上。

38 左 亚历山大城附近一座地下墓窖的景象。载路易吉·马耶的《埃及风光》，同前。

38 右、39 大金字塔的大甬道。载《埃及记行》，同前。

40–41 吉萨的金字塔。载路易吉·马耶的《埃及风光》，同前。

42–43 斯芬克斯头像。出处同上。

44–45 吉萨大金字塔的顶部。出处同上。

46 大金字塔的大甬道。出处同上。

47 大金字塔里的石棺墓室。出处同上。

48 维旺·德农的自画像。索恩河畔夏龙(Chalon-sur-Saône)德农博物馆。

49 为维旺·德农作的寓意画。Benjamin Zix 绘，1811 年。

50–51 下 维旺·德农在伊埃拉孔波利斯废墟旁绘图。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Le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 pendant les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1802 年。

51 上 纳加达陵墓里的司令部。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同上。

第四章

52 金字塔之役。油画。Louis Lejeune 绘，1806 年。凡尔赛国立城堡博物馆。

53 拿破仑在埃及。石版画。无名氏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54 上 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学者们。为《埃及记行》准备的绘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55 卡斯尔-卡鲁恩神庙。为《埃及记行》准备的绘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56–57 塞尔塞拉古代采石场入口处凿出的洞穴。为《埃及记行》准备的绘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57 下 象关小神庙废墟。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同前。

57 右 石灰石替身俑的下半截。载《埃及记行》，同前。

58 在底比斯一座陵墓的木乃伊之间寻找文物的女人。水彩画。威尔金森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59 布拉契一间村舍里的埃及文物。载路易吉·马耶的《埃及风光》，同前。

60 上 苏丹的卫队骑兵。水彩画。威尔金森

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60 下 穆罕默德·阿里画像。版画。埃克托尔·霍罗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61 1818 年的德罗韦蒂和他的工作人员。载福尔班的《地中海东部游记》(*Voyage dans le Levant*)，1819 年。
62 左 图特摩斯三世的花岗岩雕像。都灵博物馆。
62 右 法国领事德罗韦蒂。版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63 上 在底比斯发现的一口石棺的棺盖。载里福的《1805 至 1827 年游记》，1830 年。
63 下 尼罗河上的船只。水彩画。载里福的《1805 至 1827 年游记》，同上。
64–65 下 巴尔卡尔山景象。载莱普西乌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同前。
65 上 图蒂的金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66 上 英国领事亨利·萨尔特 J. J. Halls 绘。
66–67 亨利·萨尔特笔下的大开罗全览图。巴黎国立图书馆。
68 上 1803 年，贝尔佐尼在伦敦扮演"巴塔哥尼亚的参孙"。水彩画。R. H. Norman 绘。伦敦大英图书馆。
68 下 穿土耳其服装的贝尔佐尼。石版画。仿自 Maxim Gauci 的素描，1820 年。
69 左 贝尔佐尼让穆罕默德·阿里触电。载贝尔佐尼的《埃及和努比亚游记》(*Voyages en Égypte et en Nubie*)，1823 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69 右 帕夏考察贝尔佐尼的灌溉机械。载贝尔佐尼的《埃及和努比亚游记》，同上。
70–71 贝尔佐尼运送门农头像的方法。水彩画。贝尔佐尼绘，同上。
72 拉美西斯二世胸像。伦敦大英博物馆。
73 上 卡纳克废墟里发现的巨像。载贝尔佐尼的《埃及和努比亚游记》，同前。
73 下 卡纳克阿蒙神庙内景。同上。
74–75 卡纳克废墟。同上。
76–77 阿布辛比勒两座神庙的外景。同上。
78–79 阿布辛比勒大神庙内景。同上
80–81 塞蒂一世之墓。同上。
82 科姆·翁波的托勒密小神庙。石版画。戴维·罗伯特作。载罗伯特的《埃及和努比亚》，同前。
83 登德拉的哈托尔神庙。油画。戴维·罗伯特绘。英国布里斯托尔博物馆。
84–85 全景图：上埃及和它的古代建筑。载霍罗的《埃及和努比亚概况》(*Panorama d' Égypte et de Nubie*)，1838 年。

第五章

86 青年时代的尚波里庸。油画。Léon Cogniet 绘，1831 年。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87 阿布辛比勒地下大神庙的大厅壁画细部。载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同前。
88 上 1798 年埃及研究院的一次会议，拿破仑进入会场。载《埃及记行》，同前。
88 下 罗塞塔附近的一座清真寺。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同前。
89 从东南方所见的孟斐斯废墟。载《埃及记行》，同前。
90 青年时代的尚波里庸。素描。巴黎 Carnavalet 博物馆。
91 拉美西斯三世与卡纳克诸神交谈。哈里斯纸莎草纸抄本绘画。伦敦大英博物馆。
92 上 纸莎草纸僧侣体抄本书页。载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同前。
92 下 阿布辛比勒地下大神庙的壁画。载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同上。
93 上 罗塞塔石碑铭文，将象形文字和通俗体两种版本并列出来。
93 下 阿布辛比勒地下大神庙的壁画。载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同前。
94 上 尚波里庸著《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封面。
94 中 阿布辛比勒壁画中的非洲战俘头像。同上。
94 下 菲莱。水彩画。内斯托·洛特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95 上、下 阿布辛比勒的壁画。载尚波里庸的《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同前。
96 上 希腊裔埃及人木乃伊的头部。水彩画。威尔金森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96–97 底比斯的塞蒂一世陵庙。载莱普西乌

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同前。

98 拉美西斯三世的扶手椅。载普里斯·达韦纳的《埃及艺术史》，同前。

99 埃斯纳神庙多柱厅。载莱普西乌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同前。

第六章

100 欧仁妮皇后视察金字塔。油画。Thüodore Frîre 绘。伦敦佳士得公司。

101 孟斐斯神牛墓的阿匹斯雕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02 卡纳克景致。水彩画。内斯托·洛特绘。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03 1859 年左右，发掘中的孟斐斯：塞拉皮斯神庙入口。

104 马里埃特肖像。照片。

106 上 埃及总督萨伊德的肖像。照片。巴黎国立图书馆。

106 下 马里埃特及其亲友。照片。Arthur Rhoné 摄。

107 建造中的马里埃特之墓。照片。Arthur Rhoné 摄，1882 年 5 月 8 日。

108 左 德尔巴哈里的阿谢普苏神庙。

108 右 小陶像（替身俑）。载《埃及记行》第九卷。

109 左 底比斯第 21 王朝时期裹着芦苇的木乃伊。

109 右 加斯东·马斯佩罗。

109 下 德尔巴哈里，祭司纳布塞尼（Nebseni）的石棺和木乃伊。

110 德尔巴哈里，第 21 王朝公主伊西桑凯布的石棺和木乃伊。

111 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

第七章

112 图坦卡蒙的珍宝：第三层木乃伊形内棺的上半身。开罗博物馆。

113 图坦卡蒙的珍宝：宝座。开罗博物馆。

114 发现图坦卡蒙陵墓：1923 年的发掘现场。

115 上 霍华德·卡特。

115 下 卡尔纳冯伯爵。

116 上 图坦卡蒙浮现在一朵莲花上的头像。同第 11 页图。开罗博物馆。

116 下 图坦卡蒙的珍宝：象征生命的镜盒。开罗博物馆。

117 左 卡特打开图坦卡蒙的最后一层外椁。

117 右 图坦卡蒙的珍宝：匕首和剑鞘。开罗博物馆。

118–125 卡特和卡尔纳冯发掘图坦卡蒙墓穴的各个阶段。

126 上 皮埃尔·蒙泰。

126 下 在塔尼斯发掘。

127 用放大镜辨认、拼凑纸莎草纸手稿。

128 折叠页：菲莱风景图。水彩画。威尔金森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128 折叠页：埃及地图。Dominique Thibault 绘制。

见证与文献

129 女神塞克梅特（左、中）及给何露斯哺乳的伊西斯（右）。铜像。前者为第 18 王朝作品，后者属托勒密时代。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30 拿破仑到达埃及。版画。无名氏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131 1798 年 5 月 19 日，拿破仑率东征军开赴埃及。版画。Martinet 作。

133 1798 年 7 月 3 日，拿破仑攻占亚历山大城。素描。Epinal 绘。

134 拿破仑进入开罗。油画。G. Bourgouin 绘，1912 年。

136 维旺·德农测量斯芬克斯像。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同前。

137 1799 年法军远征埃及时，卡纳克神庙的多柱厅。水彩画。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38 左 底比斯的鹰。载《埃及记行》中的《现代》部分，第二卷。

138 上 姜果棕榈。载《埃及记行》中的《自然史》。

138 右下 睡莲。载《埃及记行》中的《自然史》。

139 《埃及记行》的扉页图。

140 两种灌溉方法。载《埃及记行》中的《现代》部分，第二卷。
141 左上 制烟管者。出处同上。
141 左中 捣烟叶者。出处同上。
141 左下 编筐者。出处同上。
141 右下 纺羊毛的女人和摇纱者 出处同上。
142 上 嵌银乌木金币柜。Biennais 设计。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42 左 贴金木烛台。私人收藏。
142 右下 扶手椅。Thomas Hope 设计，1804 年。伦敦 Blairman 收藏。
142 左上 黑色铜制大烛台，表现一个跪着的努比亚女人。巴黎，私人收藏品。
143 右上 灰色和金黄色颜料漆成的赛夫勒笔墨架。国立瓷器博物馆。
143 下 铜质镀金笔墨架。塔莱朗收藏。
144 夏多布里昂肖像。
145 阿布辛比勒的大神庙。载杜冈的摄影集《埃及、努比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Égypte, Nubie, Palestine et Syrie*)，1852 年。
147 福楼拜在埃及。照片。杜冈摄。同上。
148–149 卡纳克阿蒙-瑞神庙全景
150 1867 年的马克·吐温。
151 一位游客攀登胡夫金字塔(约 1900 年)。
152 海军上校皮埃尔·洛蒂。
153 尼罗河上的蒸汽轮船。
154 奥古斯特·马里埃特。
155–157 上 孟斐斯神牛墓。载马里埃特的《孟斐斯的神牛墓》(*Le Serapeum de Memphis*)，1856 年。
157 下 布拉契博物馆。照片。Arthur Rhoné 摄。
158 底比斯景象。载《埃及记行》，同前。
159 卡纳克方尖碑。照片。Arthur Rhoné 摄。
161 卡纳克多柱厅。照片。Beato 摄。
163 卡纳克的圣湖。
164 菲莱的搬迁工程正在进行。1974 年 9 月。
165 上 菲莱。照片。Arthur Rhoné 摄。
165 中 伊西斯神庙和部分被水淹没的图拉真露台。1972 年。
165 下 正在迁徙的伊西斯神庙和图拉真露台。
166 拆卸阿布辛比勒的大神庙：拉美西斯二世的部分头像被运往新址。1965 年。
167 分解大神庙外的巨像。1966 年 2 月 9 日。
168 上 阿布辛比勒遗址全景。素描。Gunter Ratke-Hochtief 绘。
168 下 从空中俯瞰新址上的两座神庙。
169 切割阿布辛比勒大神庙的正面。
170 阿布辛比勒神庙。载 Gau 的《努比亚文物》(*Antiquitié de la Nubie*)，1822 年。
171 阿布辛比勒的尼菲塔莉神庙。同上。
172 阿布辛比勒。载莱普西乌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同前。
175 吉萨第二座金字塔(哈夫拉)的墓室。载贝尔佐尼的《埃及和努比亚游记》，同前。
177 阿谢普苏王后的陵墓，德尔巴哈里。
178 萨卡拉的玛亚墓穴前厅。1986 年。埃及发掘协会莱顿考察队。
180 墓穴 SA. S2. T1：平面图、剖面图、文物的位置。
181 对发掘所得的文物进行第一次清理。萨伊，1974 年 12 月。
182 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
183 法国地理学院的工程师在人类博物馆进行摄影测量。
184 让·穆夏卡博士介绍对取自木乃伊的真菌进行培养的结果。
185 修复后的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
186 斯芬克斯像和胡夫金字塔。
187 胡夫金字塔的入口处。
188 工作人员在通向王后墓室的走廊里钻孔。
189 在国王墓室里使用内窥镜。
191 吉村作治教授在胡夫金字塔外。
192 纳克托雷普圆雕。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193 左 取自塞蒂一世墓穴墙上的浮雕。同上。
193 右 王后卡罗玛玛的嵌金丝铜质小塑像。同上。
194 拉美西斯三世的石棺。同上。

195 左　“萨尔特头像”。同上。
195 右上　带祭品的女郎雕像。同上。
195 右下　玫瑰色花岗岩的国王坐像。同上。
196 左　盘腿而坐的书写员。萨卡拉出土。同上。
196 右　贝斯神雕像。同上。
197　卡埃姆亚塞王子的嵌金丝珐琅胸饰。同上。
198–201　埃及诸神。李建昌绘，1994 年。
203　萨卡拉的金字塔。载 J. S. Perring 的《吉萨的金字塔》，同前。
204　同上。
205　迪杜夫里法老的红砂岩头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206　卢索尔的两座方尖碑。版画。载维旺·德农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同前。
207　神牛墓的墓碑。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索引

二划

卜塔(Ptah)　154，201
卜塔霍特普(Ptahhotep)　98

三划

大金字塔(即胡夫金字塔)
31，33，36–37，38，41，46，150，155，174，186–191，202
大英博物馆
66，67，69，73，91，173，192
门农(Memnon)　26，97，145，204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
叉铃(sistre)　16
打击乐器，在木(或金属、陶瓷)制框架上横放木条(常挂有铃铛)，摇晃出声。用于哈托尔与伊西斯的祭祀仪式中。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　150，151
马丁，杰弗里(Geoffrey T.Martin)　179
马内松(Manéthon)
15–16，26，202，203
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1821～1881)
26，42，101，102–108，109，127，154，155–157，162，173，178，195–196
马耶，贝努瓦·德(Benoît de Maillet)
33，36，37，42
马耶，路易吉(Luigi Mayer)　15，45
马特(Maat)　201
马斯佩罗，加斯东(Gaston Maspero)
42，104，108–110，115，127，173，178，183

四划

开罗
29，30，31，34，36，53，54，59，60，67，70，73，75，98，101，110，115，134，135，136，144，145，146，151，155，157，158，160，174，175，178，184，192，196
开罗博物馆
59，101，106，127，182，197
瓦迪·纳特鲁恩(Ouadi Natroun)　103
韦斯巴芗(Vespasien，9～79)　6
罗马皇帝，公元69年即位。
戈尔文，让–克洛德(Jean–Claude Golvin)　158，163
厄尔巴岛(Elbe)　91
地中海上的意大利岛屿，拿破仑被黜后流

放该岛。
冈比斯(Cambyse，公元前 529～前 522 年在位) 20，91，205
贝尼·哈桑(Beni Hasan) 20
贝斯(Bés) 196
初为王室守护神，后为娱乐之神及为死者带来平安的神。
贝雷尼斯(Bérénice) 6
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有三位王后取此名。
贝尔佐尼，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Belzoni，1778～1823) 65，66-80，160，173，175，176
乌阿迪·哈尔法(Ouadi Halfa) 94，172
六分仪(sextant) 35
测定天体与地平线夹角的仪器，可据以推知地表纬度。
方尖碑(obélisque) 3，17，58，68，75，149，202，204，206
以一整块石块刻成，底部正方形，向上渐变窄，顶部呈方尖锥形，常成双竖立于神庙前。词源为希腊文，原意指长矛。
孔苏(Khonsou) 91，162，200
月神，医疗之神。
巴斯泰(Bastet) 19
音乐与舞蹈的女神，原象征阳光蕴育万物的温暖，有时被认为与塞克梅特同为一神。外形为母猫或猫首人身。
巴尔卡尔山(Gebel Barkal) 65，205
巴鲁，利奥奈尔(Lionel Balout) 183-185

五划

古瓦丹(Jean-Patrice Goidin) 186-190
《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威尔金森著) 96
古尔纳(Gournah) 73，98，107-108，175-177
布吕埃(Francois Paul Brueys，1753～1798) 133
布拉契(Boulaq) 101，110，135
布拉契博物馆 107，109，157
布夏尔(Pierre Bouchard) 88
布尔卡德(Johann Ludwig Burckhardt，1784～1817) 68-69，77，169-172
布鲁施(Emil Brugsch) 42，109-110，127
石棺 46，59，63，66，67，68，80，102，105，107，109，110，111，117，121，126，157，189，192，193，194，196
《旧约》/《圣经》 16，17，30，90
卢贝，科莱特(Colette Roubet) 183-184
卢索尔(Louqsor) 57，73，75，98，107-108，109，110，135，158，160，173，176，196，197，204，206
卡布奇奥会(Cappúccio) 30，158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意大利人马窦·巴西(Matteo da Bassi，1495～1552)创立于 1528 年。
卡埃姆亚塞(Khâemouaset) 196，197
卡特，霍华德(Howard Carter) 114-125，127
卡纳克(Karnak)

57，67，73，74，75，85，91，98，102,135,136,148-149,158-163，178，193，195，203，204
卡斯尔-卡鲁恩(Kasr-Qaroun) 55
卡尔纳冯(George Carnavon，1866～1923)115-119，178
卡诺普(Canope) 25
卡罗玛玛(Karomama) 192，193
《出埃及记》 16，17，34，206
圣赫勒拿岛(Sainte-Hélène) 134
大西洋中的英属岛屿。拿破仑自1815年起被囚于此，直至1821年去世。
弗朗索瓦(François)，神父 158
弗罗芒丹(Eugène Fromentin) 144，146，149
皮什格吕(Charles Pichegru，1761～1804) 131
在法国革命战争中崛起的将军，后因背叛革命、反对共和政权而被捕，死于狱中。
皮耶(Maurice Pillet) 162
皮纳杰姆(Pinedjem) 107-108，183，205
尼菲塔莉(Nefertari) 110，166，171
尼禄(Néron，37～68) 6
罗马皇帝，公元54年即位，以残暴闻名。

六划

《地中海东部游记》(特弗诺著) 32，61
《地理学》(斯特拉蓬著) 24，154
吉村作治(Yoshimura Sakuji) 191
吉萨(Gizeh) 30，31，36，38，41，53，85，88，109，135，155，158，174
西卡尔(Claude Sicard，1677～1726) 34-36，144，160
亚述 20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 13，179
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 0，13，14-16，26，33，36，39，64，68，73，85，88，94，104，133，135，136，138，144，145，178
达米埃塔(Damiette) 29，30，97，135，136
迈索尔(Mysore) 132
印度城市，昔为印度首都，即卡纳塔克(Karnatak)。
《死者之书》 91
托特(Thot) 201
托勒密(Ptolémée) 6，15，82，95，162，206
一世(公元前360～前283) 13,15
三世(公元前247～前222年在位) 192
五世(公元前203～前181年在位) 3,88
十二世(约公元前112～前51) 14
托勒密依斯(Ptolemaïs) 50
吕卡，保尔(Paul Lucas) 160
伏尔奈(Volney，1757～1820) 36-39，131，144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 38
伊西桑凯布(Isisemkheb) 111
伊西斯(Isis) 16-17，24，26，146，152-153，193，198，206

多纳蒂(Donati) 160
多尔米庸(Gilles Dormion) 186–191
安蒂诺埃(Antinoë) 27,31
米拉(Joachim Murat,1767～1815) 61,132,136
米纳普塔(Mineptah) 193
米塞里努斯(Mycérinus) 145
红海 16,17,31,135,186

七划

玛亚(Maya) 179
杜冈(Maxime Du Camp,1822～1894) 144,145,146,173
杨格(Thomas Young,1773～1829) 92–93
克努姆霍特普(Khnoumhotep) 20
克莱伯(Jean–Baptiste Kléber,1753～1800) 135,136
法国将领。1799年拿破仑返国后接掌法国远征军指挥权,1800 年 6 月遭叙利亚伊斯兰教徒刺杀身亡。
克丽欧佩脱拉(Cléopâtre) 3,6,14,15,206
埃及有七位王后取此名,世人所熟悉者为以美貌征服了凯撒大帝的那一位(公元前69～30)。
苏伊士运河 101,105,135,146
苏科(Soukos) 25
水神索贝克的另一个称呼。
里福,让–雅克(Jean–Jacquès Rifaud) 26,61,62,63–64
何露斯(Horus) 19,198,199
希罗多德(Hérodote,约公元前 484～前 425) 20–23,38
狄奥多·德·西西里(Diodore de Sicile) 23–24,157
狄奥多西一世(Théodose I,346～395) 13,14
参见"努比亚"条。
阿匹斯(Apis)/ 神牛 154–157
公牛神,崇拜中心在孟斐斯。原为尼罗河神的化身,后与卜塔发生联系,并与太阳崇拜结合。
阿比多斯(Abydos) 104,106,202,204
阿布辛比勒(Abou Simbel) 75,77,79,87,92,93,94,95,98,166–173,204
阿布基尔(Aboukir) 134,136
阿弗狄忒城(Aphroditopolis) 50
阿伊(Ay) 179
阿西乌特(Assiout) 178,197
阿克布拉德(Johan D. Åkerblad) 92–93
阿努比斯(Anubis) 17,123,199
阿吞(Aton) 199
阿拉米语(araméen) 90,93
属闪米语族西北语支,于公元前7～公元6世纪逐渐成为近东的共同语言,后更成为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旧约》中部分篇章原即以阿拉米语写成。公元 7 世纪後渐为阿拉伯语所取代。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阿拉米语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当时流传于巴比伦与亚述者。
阿波比(Apopi) 193,204
阿门诺菲斯(Aménophis) 204
一世(公元前 1558～前 1530 年在位) 63–64,109
二世(公元前 1450～前 1425 年在位)

64，65，177
三世(公元前 1408～前 1372 年在位)
26，27，64
四世(即阿肯纳吞) 163，204
阿美内哈特二世(Amenemhat II，约公元前 1900 年) 197
阿斯佩尔塔(Aspelta) 170
阿斯旺(Assouan)
31，35，94，166，169
阿图姆(Atoum) 199
阿玛西斯(Amasis) 157，205
阿蒙(Amon)
25，65，73，91，111，158，160-163，179，183，200，204，205
阿摩西斯一世(Amosis I) 109，110
即创建第18王朝的阿赫莫西斯一世，参见“喜克索人”条。
阿霍特普(Aahotep) 110
阿谢普苏(Hatshepsout)
110，115，204
努比亚(Nubie)
57，65，75，80，82，98，127，146，153，166，169-173，203，204
古代东北非地区名，北自尼罗河谷第一瀑布附近起，东至红海滨，西起利比亚沙漠，南抵今苏丹境内的喀土穆。努比亚南部于第 18 王朝称库什，希腊人称为伊索比亚。公元前 8 世纪，库什快速埃及化，势力日强，先占领上埃及，再侵占下埃及(皮安基时代)，进而征服全埃及(约公元前 715 年，夏巴卡在位)，建立伊索比亚王朝。
努布卡斯(Noubkhas) 56
努特(Nout) 198
纳巴穆恩(Nebamoun) 56
纳加达(Nagada) 51
纳克托雷普(Nekhthorheb) 192
纳克特(Nakht) 197
纳克塔内波(Nectanebo) 196，206
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
131，132-134
英国著名海军统帅。1798年受命监视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动向，8 月 1 日于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1805 年，再度重挫法国和西班牙海军。
纸莎草纸(papyrus)
14，55，58，82，87，91，92，94，98，107-108，111，176，183，202

八划

范·迪克，雅各布斯(Jacobus Van Dijk) 179
杰札尔(Ahmed Djezzar) 135-136
拉法耶特(Marie Joseph La Fayette，1757～1834) 131
法国贵族。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大革命亦有卓著贡献，推动国民议会的成立。但 1791 年他下令军队向要求法王退位的民众开火，声望严重受损。
拉美西斯(Ramsès) 8，204
一世 204
二世(？～公元前 1251)
64，69-75，87，92，109，110，111，156，157，182-185，196，204
三世(公元前 1198～前 1166 年在位)
9，67，75，91，98，109，193，194，204
六世(公元前 1156～前 1148 年在位)
114，119
欧仁妮(Eugénie，1826～1920) 101
拿破仑三世之妻，对其夫婿甚具影响力，先

后三度摄政。
尚波里庸,让-弗朗索瓦(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1832)
3-8, 27, 51, 57, 64, 80, 90-95, 96, 102-103, 160, 173, 192, 194, 195
帕夏(pacha) 69, 105, 106
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
帕普雷米斯(Paprémis) 22
帕德嫩神庙(Parthénon) 177
最著名的希腊神庙,位于雅典卫城,供奉雅典娜女神,在建筑上以多利斯(Doris)式圆柱著称。
旺斯莱布(Vansleb) 30-31, 32, 160
凯吕斯(Caylus, 1692～1765) 33
法国考古学家、雕刻家、文学家。
凯普里(Khepri) 199
凯撒,尤利乌斯(Jules César, 公元前 100～前 44) 14, 15
罗伯特,戴维(David Roberts, 1796～1864) 82
罗浮宫博物馆
48, 49, 63-67, 94, 98, 101, 102, 103, 154, 156, 157, 185, 192-197
罗马(城) 16, 17, 58, 68
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 1800～1843) 94
尚波里庸的学生和朋友。
罗塞塔(Rosette) 0, 30, 88
罗塞塔石碑 0-6, 73, 88, 93, 135, 192
迪杜夫里(Didoufri) 196, 205
迪摩里埃兹(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z, 1739～1823) 131
法国名将,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战役中功绩卓著,曾任外长。1793 年被奥军击败后,遭国民公会解除职务时,向奥军投降。
国王谷
75, 80, 98, 114-116, 119, 125, 176, 183, 204
图坦卡蒙(Toutânkhamon, 约公元前 1333～前 1323 年在位)
58, 104, 113-127, 179, 204
图拉真(Trajan, 约 53～117) 6
罗马皇帝,曾征服阿拉伯和亚美尼亚。
图拉尔,让(Jean Tulard) 136
图埃里斯(Thouéris) 119, 125
司繁殖、生育的女神,外形常为怀孕的母河马。
图特摩斯(Thoutmosis) 8, 204
一世(公元前 1525～前 1512 年在位)
64, 109
二世(公元前 1512～前 1504 年在位)
109
三世(公元前 1504～前 1450 年在位)
9, 56, 62, 64, 65, 98, 109, 110, 193, 195
四世(公元前 1424～前 1417 年在位)
21, 115
图蒂(Thoutii) 65, 195
佩吕斯(Péluse) 20
古埃及城市,在尼罗河最东边出口。公元前 525 年,法老普萨美蒂克三世于此被波斯军队击败。
佩特蒙特(Petemonth) 192
舍弗里埃(H. Chevrier) 162
舍松契一世(Sheshonq I) 193, 205
金字塔战役 53, 134-135
庞培(Pompée, 公元前 106～前 48) 14
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伟大政治家、将军。公

元前61年与凯撒、克拉苏(Crassus)组成三头同盟，后在内战中与凯撒敌对。

庞培圆柱 33，85

底比斯(Thèbes)

9，21，22，23，25，27，34，36，55，58，62，64，70，96，97，104，106，107，110，114，116，135，138，144，158，160，175，176，183，203，204，205

法尤姆(Fayoum) 23，25，55，203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 69

英国物理、化学家，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和电解定律。

法朗士，阿纳托尔(Anatole France，1844～1924) 50

法蒂，哈桑(Hassan Fathy) 176，177

波拿巴，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22，30，36，39，41，48，49，50，53，54，61，87，88，91，130–136，138，142，160，192

《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德农著) 48，51，54

波旁(Bourbon) 91

昔日欧洲最重要的王室之一，自1589年亨利四世成为法王后长期统治法国。

波斯

20，31–32，59，90–91，93，205–206

迦勒底语(chaldéen) 90，91

迦勒底为古代巴比伦南部地区，先后为亚述和巴比伦王国所控制。尚波里庸自述习迦勒底语，可能即是该地区的东阿拉米语。参见“阿拉米语”条。

孟斐斯(Memphis)

31，36，88，101，103，104，144，154–157，195，202，203，205

九划

胡夫(Chéops)

33，41，46，150，186–191，202

胡夫金字塔

见“大金字塔”条。

查理十世(Charles X，1824～1830年在位) 64，67，94，192，194

哈夫拉(Chéphren) 36，37，42，202

哈托尔(Hathor)

19，82，119，192，200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 27，58

罗马皇帝，于公元117年即位。

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1797～1875) 58，95，96

拜占庭 13，16，17，58，206

科姆·翁波(Kom Ombo)

36，82，206

科普特人／语(Copte)

31，35，59，90–91，103–104，153，158

“科普特”一词原即“埃及”的音变，但科普特人通常指埃及基督徒，科普特语则为古埃及语的晚期形式，11世纪以後成为科普特基督教会的宗教语言。

科尔贝(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 30–31，160

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和总稽核，致力于重建法国经济，建立海军和商船队，期使法国成为海上强权。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推动多项教育与文化事业。

修道院 31，35，103–104

“白”修道院 31

"红"修道院 31
圣安东尼(Saint-Antoine)修道院 31
圣西门(Saint-Siméon)修道院 31
俄赛里斯(Osiris)
16, 17, 26-27, 108, 154, 172, 198
《叙利亚暨埃及游记》(伏尔奈著) 39, 131
洛特, 内斯托(Nestor L'Hôte, 1804～1842) 94, 102
洛蒂, 皮埃尔(Pierre Loti) 152, 153
神牛墓
26, 103, 104-105, 115, 127, 154-157, 179, 195-196, 206
屋大维(Octave, 公元前 63～公元 14) 206
即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十划

埃及文物局
101, 106, 108, 115, 162, 163, 177, 178, 196
埃及研究院(Institut d'Égypte, 在开罗) 54, 88, 90, 105, 135, 144, 192
《埃及古代与现代地理之比较》(西卡尔著) 36
《埃及史》(马内松著) 14-5
《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尚波里庸著) 94, 95, 96
《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莱普西乌斯著) 96
《埃及和努比亚游记》(贝尔佐尼著) 69, 70, 73, 176
《埃及和努比亚概况》(霍罗著) 85
《埃及书信》(萨瓦里著) 36-37, 131
《埃及记行》
22, 51, 53, 54, 55, 88, 96, 135, 138, 141, 160
《埃及艺术史》(普里斯·达韦纳著) 98
埃克斯(Aix) 93-94
法国南部城市。
埃斯纳(Esneh) 36, 98
埃德夫(Edfou) 36, 85, 142, 206
埃鲁本(Herouben) 25
格马尼库斯(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公元前 15～公元 19) 27
战功彪炳的罗马名将, 于公元12年和17年两度任执政官, 但第二度就职前调任东方行省督军。
都灵(Turin)博物馆
62, 63-64, 67, 92, 93
索贝克(Sobek) 25, 200
索哈格(Sohag) 31
莫雷(Morée) 97
14世纪拜占庭皇帝在希腊所建的封地, 15世纪土耳其人将之并入奥斯曼帝国。
莱普西乌斯, 卡尔·理查德(Karl Richard Lepsius, 1810～1884)
65, 95-96, 97, 98, 162, 179
荷马 20
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144, 145
特弗诺(Jean de Thévenot) 31, 32
特罗纳克, 克洛德(Claude Traunecker)

158，163

爱奥尼亚人(Ionien) 20
移民小亚细亚西岸的古代希腊民族。

拿破仑
见“波拿巴”条。

高卢(Gaule) 16，17
西欧古地名，含今法国、比利时、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因高卢人(即克尔特人)征服此地区而得名。

海姆韦塞(Khaemwese) 157

海，罗伯特(Robert Hay) 173

诺克拉提斯(Naucratis) 20

通俗体(démotique) 93，196
埃及象形文字的一种简易草书体，由僧侣体衍生出来，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逐渐取代僧侣体。参见“僧侣体”条。

十一划

梅努(Jacques Menou) 88，135，192
出身法国贵族，后成为伊斯兰教徒。继克莱伯之后接掌驻埃及法军指挥权，1881年9月在英军、奥斯曼军队及英属印军三面夹攻下投降。参见“克莱伯”条。

勒格兰(Georges Legrain) 162-163

菲力波(Antoine Phélippeaux，1768～1799) 135
法国军官，后流亡在外，为英国效力。

菲力普·奥尔良(Philippe d' Orléans，1674～1723) 34
1715至1723年为法国摄政王。

菲莱(Philae)
3，16，67，75，85，94，146，152-153，164，193，206

萨卡拉(Saqqarah)
26，31，32，104-105，115，154-155，158，179，202，203

萨瓦里(Savary) 36-37，131

萨伊(Saï) 180-181
参见“萨伊斯”条。

萨伊斯(Saïs) 194，205
尼罗河三角洲上卡诺普支流畔的古埃及城市，即萨伊。公元前8世纪，该地的利比亚王子特夫纳克特争夺下埃及控制权，但失败了。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萨伊斯统治者普萨美蒂克一世始控制全埃及，建立第26王朝。

萨伊德(Saïd，1822～1863)
101，105-106，162
埃及总督。

萨伊德(Saïd，即上埃及) 39

萨西(Silvestre de Sacy) 91，93

萨尔特，亨利(Henry Salt，1780～1827)
61-69，74，75，94，160，172-173，192-195

基切尔，阿塔纳斯(Athanase Kircher，1602～1680) 17

曼苏拉(Mansourah) 29，135

敏(Min) 201

象形文字
1，3-7，13，17，29，31，55，64，80，87，88，90-95，97，101，102-103，107，143，179

象关(Eléphantine)
20，23，36，57，106，146

盖伯(Geb) 25
地神，世界的支柱，俄赛里斯之父。

十二划

替身俑(ouchebtis)／小陶像
107-108，110

塔尼斯(Tanis)
104，126–127，179，193，205
塔西特(Tacitus，约 55～120) 27
塔克罗特二世(Takelot II，
约公元前 837～前 823 年在位) 192
塔哈(Taho) 192
塔哈尔卡(Taharqa) 75，205
塔莱朗(Talleyrand，1754～1838)
50，131–132
法国外交官。大革命时期为国民会议代表，先助拿破仑建立第一帝国(1804 年)，后促成波旁王室复辟(1814 年)，曾数度任外长。
塔尔迪厄，万桑(Vincent Tardieu) 19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64，166
散沫花叶色素(henné) 182
植物色素。古埃及人用来涂饰手掌和指甲，后期也用来涂抹须发。
斯芬克斯(Sphinx)
42，58，64，67，68，75，104，107，136，143，149，152，154，155，173，174，191，193，196
斯特拉蓬(Strabon) 24–26，104，154
蒂贝尔(Tibère，公元前 42～公元 37)
6
第二位罗马皇帝，公元14年即位。
喜克索人(Hyksôs) 204
由闪米人和其他亚洲人混合而成的族群，于公元前 17 世纪占领埃及北部，建立第 15 和 16 王朝，将马、战车、排弓、战斧等青铜武器引进埃及。公元前 1567 年，阿赫莫西斯结束了喜克索人在埃及长达百余年的统治。
奥什(Lazare Hoche，1768～1797)
131
奥朗日，马尔蒂纳(Martine Orange)
190
奥索尔孔二世(Osorkon II) 127
舒瓦瑟尔(Etienne Francois de Choiseul，1791～1785) 131
法国政治家，于路易十五时代历任外交、海军、陆军大臣。
普里斯·达韦纳(Achille Prisse d' Avennes，1807～1879)
97–98，162，195
普卢塔克(Plutarque) 17，26
普萨美蒂克二世(Psammétique II，
?～公元前 609) 170，205
普罗泰(Protais)，神父 158
普苏塞奈斯(Psousennès)
126，127，205
富歇(Joseph Fouché，1759～1820)
132
法国督政府至帝国时期的公安部长。
登德拉(Denderah) 36，82，195，206

十三划

瑞／太阳神(Rê) 5，56，199，200，202
瑞–何拉克提(Rê–Horakhti) 172，198
蓬夏特兰(Pontchartrain) 33
蒙泰，皮埃尔(Pierre Montet)
126–127
蒙图霍特普(Mentouhotep) 114，203
督政府(Directoire)
48，131–132，136
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政府机构，1795至1799 年统治法国。
路易(Louis)
十四世(1643～1715 在位) 33，160

十五世(1715～1774 在位) 39
十六世(1774～1792 在位) 39
十八世(1815～1824 在位)
39，48，61，63
塞克梅特(Sekhmet) 75，192
战争女神，外形为母狮或狮首人身。
塞贝克姆萨夫(Sebekemsaf) 56
塞贝霍特普(Sebekhotep) 21
图特摩斯四世的总司库。
塞贝霍特普四世(Sebekhotep) 194
第13王朝法老。
塞拉皮斯(Sérapis)
15，101，103，104-105，156-157，205
原为冥神，后被奉为太阳神。由托勒密一世引入埃及，带有浓厚希腊色彩。
塞特(Seth) 198
塞索斯特里斯(Sésostris) 203
一世(公元前 1961～前 1928 年在位)
162-163
三世(公元前 1878～前 1843 年在位)
197
塞蒂(Seti) 148，204
一世(公元前 1312～前 1298 年在位)
66，80，97，109，110，183，192，193，204
塞蒂姆·塞韦尔(Septime Sévère，146～211) 26，27
罗马皇帝，公元193年即位。
塞尔塞勒(Selseleh) 57
福尔班(Forbin) 61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 144，145-146，173

十四划

赫努姆(Khnoum) 201
僧侣体(hiératique) 92
埃及象形文字的草书体，从第1王朝起到大约公元前 200 年，一直用作手写体文字。

十五划

撒拉逊人(Sarrasins) 29
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和南欧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德·莫尔甘(Jacques de Morgan) 162
德塞克斯(Louis C. A. Desaix，1768～1800) 48，50，51
法国名将，在埃及战役中占领上埃及。
德农，多米尼克·维旺(Dominique Vivant Denon，1747～1825)
39，48-51，53，54，57，102，132，135，136，144
德尔巴哈里(Deir el Bahari)
9，104，108-111，113，114，127，177，183，203，204
德尔斐(Delphes) 26
古希腊遗址，希腊人视为世界的中心，最重要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此地所出的神谕威信极高。
德罗韦蒂，贝尔纳迪诺(Bernadino Drovetti，1776～1852)
60-68，74，93，144，160，172-173，192-195
摩西 16，17，206
摩里斯湖(Mœris) 145
在法尤姆洼地的古代湖泊。

十六划

霍朗赫布(Horemheb) 179, 204

霍罗, 埃克托尔(Hector Horeau) 85

默利卡莱(Merikarê) 55

穆罕默德·阿里(Méhémet Ali, 1769～1849) 54, 60–61, 68–69, 97, 160

穆夏卡, 让(Jean Mouchacca) 184–185

穆特(Mout) 91, 200

十七划

戴克里先(Dioclétien, 约 243～313) 58

罗马皇帝, 284～305年在位。

戴维斯, 西奥多(Theodore Davis) 115

十八划以上

《藏珠之书》 59, 174–175

鳄鱼城(Crocodilopolis) 25, 26, 50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